
武俠世界
H.K.C.T
第36年
35
$18.00

編者話

本期刊載的巨型小說乃南宮宇先生撰著的「買兇」。伍斌乃主修商科，對於現代經濟可謂了然於胸，可是幾年之浮沉，仍一事無成，他缺乏的乃是「運氣」，古謂「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不可缺一，終於在某一天，他碰上了大亨——郭家發，從此飛黃騰達，可以一展他的抱負……南宮宇先生筆下的伍斌、郭家發，通過他們的交易，反映了現代社會的經濟貿易經營手法，商場即是戰場，所謂致富之道，有許多鮮爲人知的秘密，實在發人深省，欲知詳情，請閱本故事。

* * *

今期有秦風先生撰著的「同生共死」，麥青先生撰寫的「神腿」，均是一期完之小品文，文章雖短，寓意深刻，使人閱之，裨益無窮，獻給愛好者欣賞。

* * *

下期將刊登煮酒客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霸尊風雲」，屆時請留意。

短篇有鐵石心先生所撰之「俠盜」。

* * *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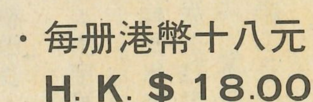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侠世界
第36年
第35期
(總號184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買兇

現代都市奇情鬥智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財神眷顧　一朝發達

伍斌對於自己的名字，一向都感到有些驕傲。

當他向別人自我介紹的時候，他總是如此道：「我姓伍，名斌，文武雙全的那個『斌』！」

伍斌一表人材，也的確是一個文武雙全的人。

在現代社會，要做一個文武雙全的人並不容易，不過，伍斌是做到了。

先說「文」這方面。

他在本地著名的大學畢業，主修商科，對於現代經濟政治，了然於胸。

在「武」這方面，他也大有成績。

他在讀書的時候，由中學到大學，都是一個運動能手，無論是賽跑、足球、籃球、項項皆能，出來工作以後，爲了保持身材，他更加學習了柔道、空手道，練了幾年，三兩個大漢，並不能輕易接近他。

照理以伍斌這樣一個人，應該在這社會上大有作爲，但事實上他偏偏不是。

他而今雖然外表夠光鮮，但他的口袋常常沒有幾塊錢。

爲什麼會這樣？

也許他是被他的小學老師，或者是國父孫中山先生所累死！

因爲他自小聽過小學的老師，引述國父孫中山先生勉勵國人的話：「立志要遠大，不要安於小成就！」

這話深深的烙印在他腦海之內。

他努力讀書，並且立下了一個非常遠大的志向，他要做全城最富有的人。

本城是一個講求物質金錢的城市，一切成功與否，常常以金錢作爲衡量，伍斌有這一個志向，也是無可厚非，那是城市人的本色，一切向錢看。

要成爲全城最富有的人，一定不能替別人打工，因爲打工只能賺到非常有限的金錢。

伍斌的理論是：只有做生意，才可以以有限的金錢與時間，賺取無限的金錢。

他的理論並非胡謅，一切有根有據。

他在大學主修商科，在商場大展拳脚，也是順理成章的事。

伍斌大學畢業之後，一直沒有替人打工。

他一直在找尋機會經商，他滿肚子大計，只要抓到一個好機會，他便可以平步青雲，實現自己的志向。



書本上的做生意理論，非常簡單，只要有需求，作爲生意人滿足大衆的需求，那你便可以賺大錢！

那實在是非常簡單的道理。

伍斌當然非常清楚這個道理。

但現實生活中，做生意最重要的，其實並不是需求，而是資金。

伍斌一直在找尋資金，根據他在大學上所學，其實資金也並不是那麼難求，只要你有一個良好的計劃，一項有賺錢潛質的生意，銀行是樂意爲你籌備資金的。

可是，伍斌寫了非常多的計劃書，那些計劃書雖看來無懈可擊，只要資金一到手，他便可以賺大錢，但銀行却沒有借錢給他。

原來書本上沒有告訴伍斌，銀行是幫助那些已有資金的人，他一無所有，因此連信用也沒有，銀行又怎會借錢給他？

他經過了一兩年的奮鬥，事業毫無進展，空負他文武雙全的身手與腦袋。

但他並不氣餒。

他更把自己的計劃改良，把每一個細節精心修改。

他經過一番思索，決定第一個步驟——籌備資金。

其實籌備資金也有很多方法，最簡單的，莫如自己先去打工，如果以伍斌的學歷，在一家商行任職，每月兩三萬元，絕不是一個問題。

如果省吃儉用，三兩年間，有

三五十萬元剩下，也不是一個問題。

問題是他絕不想打工。

他有他的理由，因爲去打工，要朝九晚五，甚至更長的時間爲公司工作，自己再沒有時間把握其他經商致富的機會，他認爲他絕不能爲了三五十萬元而錯過了那些賺大錢的機會。

所以他絕不打工。

不打工那裏有錢？

日常的生活，對他來說，是說不成問題，因爲他父母仍在堂，沒有得吃還可以回家。

他不上班工作，他做些什麼？

他一直想辦法去籌備一筆資金。

他用過很多方法，最簡單的辦法是上股票市場。

股票市場常常有很多神話般故事出現，說某人用幾千塊錢買中了一門大冷門股，一兩星期由幾千元變成幾萬元，再由幾萬元，翻了兩番，成爲了一百萬元戶！

他也試過買冷門股。

結果是那冷門股無端被停牌，以爲等個三兩天，又會再度有買賣，那知道因爲賬目有問題，被有關當局封查，結果那些股票成了牆紙。

他也試過去買黃金。

中東戰爭前夕，氣氛異常緊

張，美國已出了航空母艦，愛國者飛彈，戰爭已是一觸即發的局面。

於是，伍斌在黃金市場內放下了訂金，揸了十手黃金。所謂「揸金」，意思是看黃金價格上升，不要小看十手黃金，那是一千両，黃金價格每克一元，他便能賺一萬元，如果超過了十元，他便賺十萬元。

戰爭已迫在眉睫，幾乎所有人都知道，黃金價格一定會大漲，因爲在打仗的時候，沒有人再相信紙幣，只有相信黃金。

黃金一定會漲價。

伍斌坐在家中等着收錢。

但結果，他也是一敗塗地。

戰爭爆發，但黃金價格却下跌！這實是沒人料到，幾百年來，一打仗黃金便起，那會有下跌的道理。

以前的戰爭，人人要逃難，要帶黃金才可以上路，因此人人需要黃金，而令黃金價格上揚，可是，這一次中東戰爭，是一場最現代化的戰爭，那些飛彈不再需要運送，只要人一按電腦，飛彈便會自己找尋目標射去，人們再不必逃難！

而中東方面，爲了抗衡這次戰爭，他們大量拋售黃金的儲備，換來更多武器，以攻打美國。

結果就是因爲中東拋售黃金換現錢，形成了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因戰爭而使黃金價格下跌。

伍斌的損失，叫他欲哭無淚。

這一役中，他幾乎連老父那一層僅有的物業，也輸去了。

股票黃金使他非常失意。

不過，他仍然是一個不屈不撓的人，他仍要努力，爲自己籌備一筆資金大展鴻圖。

他轉向賭錢。

最令他神往的第一次，他下注的那天晚上的夜馬，只費了幾百元，買了一條六環彩。

那是賭指定的六場，每場要買中跑出的首名或次名，那天他眞的有如神助，六場都中了！

因此，他不單是中了一條六環彩，而是中了四條，另外還有一些特別獎，這一條，他下注的只是幾百元，而收穫是三萬多元。

如果以這個比例來說，他是不難籌到一筆資金，他知道幸運不會永遠在他這一邊。

因此，他決定以快打慢。

在另一場日賽馬之中，他看中了一隻馬。

這一次，他做足了功課，他開始從馬的血統追查，再查看這幾年來的跑績，然後再看賠率，一切都顯示，這匹馬是贏定了。

但他仍然小心行事。

直到跑馬的當天，馬匹的賠率是六倍，意思是投注一元，可派六元，如果投注一萬，那便派六萬，除了本錢，可贏五萬元。

這是一個可觀的賠率。

可是，他仍未下注。

在開賽前的三十分鐘，他一直注視着那個賠率顯示板，那匹馬一直是一賠六，他也聽着收音機，所有的馬評家都指這匹馬是相當穩健的爭勝份子。

賠率板上的顯示不斷地閃動。

突然，他想投注的那一匹馬，本來的六倍，突然變了五倍。

在本地這個大彩池，要令一匹馬從六倍變爲五倍並不是易事，那是要下大數目的金錢。

馬會是個最現實的地方，一切都是眞金白銀的交易，並沒有賒借，換句話說，這匹馬不單伍斌注意，亦開始有其他的人注意。

那些人不單注意，而且用錢，用實際的行動支持他們的行動——他們下了巨注。

伍斌感到有點高興，也有點失落，因爲由六倍變成五倍，如果他下注的話，他便會少贏一元！

突然之間，彩池的閃燈又轉了。

他心目中的馬匹賠率又再改變，由五倍改爲四倍，他慨嘆之際，數目字又再改變，四倍改爲三倍。

三倍！

本是六倍，而今只成了三倍。

伍斌的心情更爲複雜，他既喜又憂。

喜的是有更多的人與他有同樣的眼光，而且比他更爲踏實，用實際行動，用金錢來證明自己的眼光，同時，也顯示這一匹馬實在是非常穩健。

六倍的時候，已是非贏不可，而今三倍，更絕無敗之理！

而他憂的却是派彩，本來他打算用三萬元來投注，應有可能贏九萬元的，但而今下注，却只能得到四萬多元的盈利，比心目中所預期的，少了一半。

轉眼剩下五分鐘。

他不能再猶豫，他下了一個決定，把贏來的五萬元，再加上銀行最後的存款三萬元，一共是八萬元下注。

他對自己說，只要一擊而中，他便以後不再賭，因爲有了眞本錢，他可以施展自己所能。

在紅燈亮之前，他剛好下了注。

雖然他下了八萬元，但那匹馬的賠率仍然沒有變，仍然是三倍。

以八萬元下注計，派彩應該是廿四萬元，除了本錢八萬，實收是十六萬元。

十六萬元，那的確並不是一個小數目！他可以用十六萬元在商場之上實現自己的目標，實現自己的理想，看看再有沒有人對自己施以白眼。

鐘聲一響。

馬匹開始衝出閘，向終點進發。

伍斌也不自覺的站了起來，他所投注的馬匹，在馬堆之中，似乎是佔了第三四位。

那是一個最有利的位置，因爲只要前面那快放的馬匹一用盡了氣力，他的投注馬便可以一舉而衝上，直趨終點。

果然，一切如他所料。

到了最後一個彎，跑前那兩匹馬，都相繼稍減慢，而他投注的馬匹，一衝而上。

前面是一條直路，只要騎師多加兩鞭，勝利已在望，那騎師也很努力，一鞭、兩鞭……

馬匹吃了鞭之後，也展開大步。

突然，整個馬場嘩然起來……

因爲那匹馬上的騎師，不知是否太過用力，突然一個倒栽葱，倒了下來！

馬仍然拚命的往前跑，直趨終點，後面沒有那一匹馬可以威脅牠。

馬是贏了，但錢却是輸了。

伍斌看着手上的彩票，欲哭無淚，根據賽馬的規則，沒有騎師在馬匹上面，雖然馬是跑了第一，但却不算數，仍作落敗論。

伍斌整個人好像跌進了深淵似的。

不單是贏來的五萬元化爲烏有，而自己銀行中僅有的三萬元也完全沒有了！而銀行中的三萬元，其實也不算是他的，那是一位朋友爲了怕老婆知道有私己，放在他這裏而已，如果他追查起來，眞不知如何是好。

伍斌感到全身發熱，如果這樣下去，他感到自己的身體可能會發生爆炸！

他要了一杯冷飲，只有冰凍的飲品才可以使他回復過來，他的脚步不由自主的前往餐廳。

他坐了下來，一個侍者上前。

伍斌道：「要最冷的飲品！」

那侍者有點愕然，但隨即會意，因爲他經常見過不少這樣叫飲品的人客，尤其是每場結果出來之後。

不一會，侍者捧來了一杯啤酒，並且放了很多冰在啤酒裏面。

伍斌也不理會，連冰帶啤酒，吞了一大口。

啤酒帶冰，果然可以把他暫時冷却下來，當他把嘴邊的啤酒泡沫用衣袖揩下來之時，他看到一個滿臉笑容的人站在他的對面。

那人似是非常高興，看到伍斌的疑惑的臉孔，他問道：「你沒有朋友……」

伍斌望着他。

那人道：「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想問你這位子有沒有人？」

伍斌搖搖了頭。

那人道：「那麼我坐下來了！」

其實他早已坐了下來，並道：「你喝的是什麼？」

「啤酒！」

「加冰的啤酒！是的，我要好好的冷却一下我自己，否則，我會爆炸！」

他揚手叫了侍者，並沒有說什麼，指指伍斌手上的啤酒，侍者會意。

伍斌又喝了一大口。

那人道：「慢着，等我的也來了，我們好好的碰杯猛飲！」

「我並不認識你！」伍斌道。

「那有什麼關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那人道。

大杯的，加了冰的啤酒來了，那人接過，向伍斌舉杯道：「飲勝！」

伍斌也沒有什麼異議，舉杯又喝了一大口。

那人也喝了一大口，道：「好冰涼，好冰涼，否則我眞的要爆炸了！」

「爲什麼？你輸了？」

那人仍然滿臉笑容，但不知他輸了還是贏了。

伍斌道：「看你的情形，還是輸了的多！同是天涯淪落人，乾杯！」

那人也舉杯，猛吞一口。

他仍然滿臉笑容。

伍斌從來沒有見過一個大輸的人仍然滿臉的笑容，他開始懷疑自己的判斷。

「你贏了？」伍斌問。

那人點點了頭。

「贏了，怎麼還說會爆炸？」

「因爲太出乎意料之外！」

「爲什麼？」

「因爲如果不是那騎師無端的一個倒栽葱，我那裏會贏？」

「你說的是剛才那一場？」

「當然是，直到目前爲止，只有一個騎師墮馬，眞是天賜橫財！」

「你投注那一匹？」

「一號，天賜橫財！」

「你爲什麼會投注這一匹馬？你看過牠的血統？」

「沒有。」

「有沒有看過往績？」

他又再搖搖了頭。

「騎師配搭好？」

「不。」

「賠率好？」

「也不。」

「那你爲什麼要投注這匹馬？」

「天賜橫財!」

伍斌實在不明白他的意思。

那人道:「因為牠有一個好名字，天賜橫財，果然是天賜橫財!」

天!伍斌又再有一次快要爆炸的感覺，他猛地又狠狠的喝了一口啤酒。

「你甚麼也沒有理會便下注?」

「是的，這一個名字，其實已經值得。」

「你下注多少?」

「五萬元!」那人似是輕描淡寫地道。

「派彩?」

「八倍，你自己算算吧!」

「八倍，八五四十，四十萬元!」

「是的，四十萬元，除去本錢贏了三十五萬元，三十五萬，天賜橫財!」

伍斌又猛喝了一口，可是，啤酒杯裏連那些碎冰也沒有了。

那人道:「我請你喝一杯!」

伍斌沒有什麼表示，而那人已揚手，侍者到來，他叫了兩杯加冰的啤酒。

伍斌十分頹喪。

那人問道:「你輸了?」

伍斌點點頭。

「多少?」

「八萬元!」

「嘩!」頓了一頓，道:「你投注那一匹?」

「你前面的一匹。」

「什麼?你投注了倒栽葱的騎師?」

伍斌點了點頭。

「天!不過我也要多謝他，如果他不是一個不小心，我們的位置便會倒轉!」

「那匹馬根本沒有可能輸的!」

「是的，我同意。」

「為什麼你又不買?」

「因為你那匹馬的名字不好聽!」

「有什麼不好聽?」

「有什麼不妥?」

「你那匹馬叫『蜜豆』!」

「『蜜豆』豈不是『墨斗』同音?」

「那又如何?」

「黑過墨斗!你聽過沒有?」

伍斌恍然而悟，俗語說『黑過墨斗』的意思是遇上了大霉運!

「明知是大霉頭，也要投注?」

那人語氣似帶責備，又道:「賭錢只有一個竅門。」

「什麼竅門?」

「好運!」

「好運?」

「是的，只要好運!你不用刨馬經，不用看血統，不用看往績，不用看配搭，不用看賠率……」

「那你看什麼?」

「有時是看名字，像今天這一隻天賜橫財!」

「沒有好名字時又怎樣?」

「那你要自己的福至心靈了!」

「什麼福至心靈?」

「那很難解釋——最終仍是好運，好運，好運……」他又再舉起杯酒，一飲而盡。

那人站了起來，一步一步離開了餐廳。

伍斌反覆的回憶着這人說的話，他開始明白，自己這麼多年來，毫無半點成就，不是自己才華不夠，不是自己不夠努力，而是欠缺了最重的東西——好運。

不過，「好運」應該往那裏尋?

福至心靈，又應該往那裏尋?

* * *

又過了一段日子。

在這段日子之中，伍斌仍然不斷的努力，特別是工作上的努力，還不斷的找尋好運氣。

好運氣的確是並不是那麼容易找到的，他無法知道好運會在什麼時候來臨，更無法知道好運會在什麼地方出現，他不斷地在找尋，也不斷地在等待。

可是，這樣無限期的等下去，也不是辦法，因為歲月無情，時光飛逝。

有一天，他忽然想起，找個看相的人，看看自己的流年氣色，也許會有幫助。

於是，他決定找那個城中知名的相學大家胡吝語，據說這位相學大師有兩樣東西非常出名，第一是他收費非常昂貴，第二是他說話非常準確。

伍斌從未看過相，對於收費，他仍然覺得貴，但為了真真正正的找到好運的所在，他也不吝嗇。

於是，他撥了胡吝語大相師的預約電話。

接聽的是一把嚦嚦鶯聲:「胡吝語相師辦事處。」

「請問我想看相，有什麼手續?」

「你以前有沒有看過?」

「沒有。」

「那你先登記，請把姓名地址電話……」

伍斌問道:「我在什麼時候可以看到胡大師?」

「今日是五月七日，你要在八月七日才可以……」

「什麼?八月七日?三個月後?」

「是的，因為胡大師非常忙碌，而且……」

伍斌道:「那麼，我不看了!」

那嚦嚦鶯聲:「為什麼?你嫌時間太長?」

「是的，三個月後已不知什麼世界，我也可能發了，不用再看胡

大師!」他想放下電話。

「好!你既然那麼心急，我讓你排一個快期!」

「快期?」

「是的，可以在一個月後……」

「一個月?也太久了!」

「那麼，你想在什麼時候?」

「再好是明天!」

「明天?沒有可能，不過，最快……」電話傳來一陣按電腦鍵盤的聲音，然後那嚦嚦鶯聲又道:「最快也要五日之後，那是……」

「五月十三日?」

「對，五月十三日下午五時!」

「為什麼這一個時間?」

「因為胡大師每日限看八個，而你是加插下去的，因此只能加到最後一個!」

「好，那也沒有什麼問題!」

「不過，我為你排快期却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快期是要加一些快期費!」

「快期費?」這倒是一個新鮮的名詞。

「要多加百分二十看相費。」

伍斌本來不想多出快期費，但說了這一大番話，他不想再浪費時間，便道:「多百分之二十便多百分之二十，沒有其他問題?」

「請你依時來到，並且準備現金。」

伍斌放下了電話，對着自己苦笑，不過，從這一位相師的預約服務，其實伍斌也得了不少益處，因為相師有這樣的安排，使客人有一種與別不同的感覺。

第一，覺得這相師與別不同，他既多人光顧，又絕不濫看。

第二，他令客人也與別不同，他可以加百分之二十的金錢，便可以提前看相，使人有排衆而出的感覺。

五日之後，伍斌在四時三十分便來到胡大師的辦公室，胡相師的辦公室並不是普通的住宅樓宇，而是在旺角一間商業大廈之內。

辦事處面積並不大，但裝飾佈置却是非常華麗，雖然是四時三十分，仍坐滿了人。

伍斌覺得奇怪，往那位接待的小姐報到，並問道:「還有這麼多人要看?」

那接待小姐一邊按電腦，一邊道:「是的，他們希望有人臨時退出，可以補上!」

「那麼有沒有人退出?」

「今天沒有!」

「他們還在等什麼?」

「他們還希望有奇跡出現!不過，你都來了，看來再沒有奇跡!」

伍斌實在覺得奇怪，有人臨時想乘飛機出外，也可以到機場等候作後補，但想不到看相也有後補!

那位小姐道:「伍先生，請你交相金，一共是三千六百元，包括了快期費!」

伍斌早有準備。

那位小姐接過後，道:「請坐一下。」

伍斌坐在沙發上，過了一會，覺得有些內急，便往廁所去。

當他方便之後，他聽到外面有人說話。

「這份工好容易做，但太悶了!」

「好做便算，還嫌什麼?」

「一天到晚的坐着，時間真難過!」

「沒有人來的時候，你可以假寐一下!」

「雖然可以，但給那位小姐看到，或者給胡相師看到，那不太好!」

「當然，我們這份工有很多人搶着做，如果他們不喜歡，隨時可以解僱你!」

伍斌立時明白，這是胡大相師請回來充場面的人!

伍斌覺得有些氣憤，不過，他回心一想，這只是胡大相師加重本錢把自己形象突出的方法，他沒有加害其他人，也不算是騙人。

這人經營實在得法，怪不得其門如市。

當他回到胡大師的辦事處，那位小姐道:「伍先生，你去了那裏?」

「廁所!」

「為什麼去了這麼久?」

「也不算……」

小姐道:「請你望着那個鏡頭。」

「什麼鏡頭?」

「那個閉路電視的監察鏡頭!」

「為什麼!」

「你望着它好了!」

伍斌沒奈何，只好望着那鏡頭，那鏡頭自動旋轉着，似乎是在自動對焦。

那位小姐拿起了電話，道:「怎麼……好……好……我告訴他!」

她放下了電話，望着伍斌，有些遲疑道:「伍先生，真不好意思!」

「什麼事?」

「胡相師說今天不能為你服務?」

「為什麼?」

「因為他剛才在閉路電視中看過你的氣色……」

「這閉路電視也可以看氣色?」

「可以，胡相師發覺他不宜給你看。」

「為什麼?」伍斌實在是大惑不解。

「因爲他發覺時辰不對。」

「什麼時辰不對？」

「是他與你之間時辰不對，在這情形之下，他不想替你看。」

「不過，我已交了錢？」

「錢並不是一個問題。」

「你把錢退回給我！」伍斌氣憤道。

這話一出，坐着等候的人，都湧了上來，七口八舌道：「由我補上，由我補上！」

那位小姐道：「慢着，慢着。」她又轉向伍斌道：「胡相師可以在明天上午十時正，記得是十時正，他可以爲你看相！」

「爲什麼明天十時正又可以？」

「他推算過，明天十時這個時辰，對你對他，都非常有利！」

「怎麼有利？」

「對他來說，那時他最有靈光，說話也最靈驗，而在你來說，你的氣色也在那個時候最清楚的表現在臉上！」

「如果我不看呢？」

「可以……」

她的話還沒有說完，那些人已爭着說話：「明天我來，明天我來！」

小姐道：「慢着，我仍要先與伍先生交代清楚。」

旁邊那人向伍斌道：「先生，你快決定，明天你不來，我會補上。」

小姐又問伍斌道：「伍先生，如果你退錢不看，那麼，今年之內，你再沒有機會。」

「我可以加錢！」

「不，加錢也沒有用，胡相師不會再爲你看！」

旁邊另一人又道：「胡相師一言九鼎，伍先生，你不看便由我補上吧！」

「不，由我補上！」

一時之間，七嘴八舌的爭着。

伍斌知道，這些人都是在做戲，不過，戲假却情眞，氣氛令伍斌覺得，自己這麼退出，似乎是失了一個大好良機，而這個機會有很多人等着補上。

伍斌想了一想，道：「好，我明天來！」

那位小姐好像是鬆了一口氣，而旁邊那些人，似乎都十分失望的回到沙發上。

伍斌離開了胡相師的辦公室，回心一想：「爲什麼自己會中了這一個局？」

這分明是一個營造氣氛的局，不過，這個佈局却是非常好，不但把胡大相師的公信力、威信力加强，也使看相者更充滿好奇心，甚至渴望一見胡相師。

翌日，伍斌準時到達。胡相師的辦公室內，仍然是坐滿了人。

非常準確是十時，那位接待小姐請了伍斌入胡相師的辦公室。

胡相師圓口圓臉，頭髮梳得非常貼服，身穿筆挺的西裝，精神飽滿。

伍斌想開口，但胡相師比他更快，道：「伍先生你近年來相當苦惱，事業不前，愛情無着。」

伍斌聽了，身心爲之一震。

這相師實在厲害，自己未發一言，他竟然可以看出自己的心事。

伍斌又想開口。

胡相師道：「你不用說。」他用手指占算着，道：「你出身不算好，但也不差，你不用急着賺錢養家，却心有鴻鵠志！」

「是的。」伍斌忍不住的道。

胡相師微笑道：「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什麼？」伍斌並不明白。

胡相師道：「你欠的是運氣！」

這一句話又是中了伍斌的要害，他來找胡相師，便是希望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才有運氣。

「我什麼時候才有好運？」

「請你說出時辰八字！」

「我不知道……」

「你的出生日期？」

「只知陽曆！」

「也沒有問題。」

於是伍斌說出了他的出生日期。

「出生時辰？」

「我不知道……對了，我母親說過，我在早上，太陽剛出來的時候……」

「那是卯時！」

胡相師閉着了眼睛，非常用心地占相，伍斌不敢開聲，以免打亂相師的思路。

接着，相師拿起原子筆，在他面前的紙上左畫右畫，一會又好像在計數。

突然，胡相師把手中的原子筆大力的擲在枱上，然後，一雙精光的眼睛，望着伍斌。

伍斌驚道：「怎麼？看出我有些什麼不妥？」

胡相師嘆了口氣，道：「在這一年以來，我從未看過像你這樣一個運勢的人！」

「怎麼？霉透的運？」

胡相師居然點點頭，道：「霉極，霉極！」

伍斌非常喪氣地道：「我也知……」

胡相師突然又提高聲音道：「伍先生，你過去的運是霉極，你雖有學問，你雖有才華，但你空有抱負，空有大志，却一事無成！」

胡相師的話斬釘截鐵，鏗鏘有聲。

伍斌的頭放得更低，腰彎得更

彎，整個人似乎陷入了柔軟的椅子之內。

「不過……」胡相師的語調又改變了。

「不過什麼？」伍斌心急地問。

「你過了立秋之後，你的霉運已到了極點！」

「極點？衰到盡？」

「正是，所謂否極泰來，你的好運自立秋日開始，就會轉好……」

「轉好？」伍斌把腰挺了一挺，頭也昂高了一些。

「是的，那時你有貴人相助，你的事業會開始，而且是……」

「是好還是不好？」

「當然是好，你會財源廣進，幾乎想要什麼就有什麼！」胡相師仍是那麼斬釘截鐵。

伍斌聽了，腰更挺直，頭更高昂。

「不過，這個機會，你要好好把握，如果一再錯過，你將永無翻身之日！」

「什麼機會？」

「我不能跟你說！」

「爲什麼？」

「因爲那是天機，我已透露了天機的一部份，其餘的全要你自己心領神會！」

「以後怎樣？」

胡相師不理會伍斌想說什麼，道：「我今天要講的便是這些，請便！」

「我想問……」

「你不用再問，我也不會再答。」胡相師按了枱上的對話機，道：「送客！」

伍斌仍想再問，那知道接待小姐已推門而入，道：「伍先生，請走這一邊！」

胡相師已靠在他的高背椅內。

伍斌無奈，離開了辦公室。

他在回家途中，把相師的話想了一遍又一遍，發覺他說的，其實是模稜兩可。

既然要前來看相，又想快知道自己運情如何，這個人運情一定不好，因此，他一着的擊中自己欠運，那並不是神機妙算，而是普通常識。

不過，相士提出過一個日子，那是立秋之後的日子，他說他的運會好起來。

他拿出了一張月曆，細看之下，還有三個月才是立秋，三個月之後，他的運會好起來？

三個月？三個月之後，又不知要變成了一個怎樣的世界了！

漸漸，他又覺得自己實在笨拙，花費了一大筆錢，却聽了這些連自己也懂得說的預言，他十分後悔。

可是，錢已付出了，再怨也沒有用。

* * *

三個月，轉眼便過去了。

伍斌每日仍然過着平凡的生活，依然找尋他要找尋的機會，可惜，日子並沒有多大改變。

那日，天氣非常炎熱，他正想乘車過海，往看一個做地產的朋友。

那時並非繁忙時間，排隊等過海巴士的人並不多，一輛隧道巴士來了。

伍斌手裏早已預備了六元二角，那是隧道巴士的正常收費，那知道前面來的却是一輛冷氣巴士，冷氣巴士的收費是七元五角。

向來伍斌也會等另一輛巴士才上去，這樣可以省回一些錢，雖然就只是一元幾角，但小數怕長計，而且他並沒有什麼收入，可以省下來的便省下來。

可是，那天天氣實在太熱，翳悶的空氣使人極不舒服，因此，他決定破例多費一元三角，於是，他又從包裏拿出未足之數。

站在他前面是一個福泰紳士，這位紳士，西裝革履，打扮得非常光鮮。

他首先上了車，伍斌跟着他。

伍斌還沒有放下錢，那司機突然喝道：「老友，你未付夠錢！」

這話當然是對前面那位仁兄說的。

那中年紳士道：「我……我身上只有六元二角……」

「不夠，這是冷氣車，要七元五角。」

「但我沒有……」

「沒有你不要乘冷氣巴士！」那巴士司機似乎是狗眼看人低。

那中年紳士有點面紅耳赤，道：「我……」

「我什麼？還裝什麼，快拿錢出來……」

「我沒有……」

司機以爲他沒有零錢，便非常傲慢的道：「沒有零錢，便放下一張十元，沒有十元，一百元也要！」

「我沒有錢！」

這話實在令人詫異，因爲這中年紳士，單是身上那套貼貼服服的西裝，應該是超過三千元以上，爲什麼竟說自己沒有錢？

「沒有錢便下去！」那司機非常橫蠻無理。

「下去？」那中年紳士有些疑惑，因爲他畢竟是付了款的。

「是的，下去，我見過你們這種人，爲了慳一元幾角，不惜把自己的臉也抓破了！」

中年紳士道：「不，我不是這種人，只是因爲……」

「不要說了，下車！」

「但我入了錢！」

「入了錢是你自己的事，我們不負責退錢！」

那個紳士十分氣憤，但無奈。

那司機又道：「如果你不下車，我有權不開車，或者我叫警察來！」

「老兄，你太過份了！」伍斌實在忍耐不住，先把自己的七元五角放下錢箱，然後，再拿出二元，放在錢箱之內，對那司機道：「我代他補錢！」

那個紳士回過頭來，道：「謝謝你！」

伍斌道：「沒關係！」

那司機道：「算你好彩，進去吧，不要阻住地球轉！」這司機實在可惡。

這一段小風波，雖然沒有人出聲，但人人都覺得這司機實在太過份。

兩人入了車箱之內，並上了上層。

上層有非常多空位，兩人並排而坐。

那個紳士道：「先生貴姓，眞多謝你！」

「沒有什麼……這司機可能工作太悶，隨便找個人罵罵，爲難一下，發洩一下他的情緒。」

「是的，只是我不夠運！」

「算了，不要爲這種人苦了自己，如果你憤怒，與他辯論，這正中他的詭計！」

「是的，先生你眞是好人，貴姓？」

「我姓伍，伍斌，文武的斌！先生，你呢？」

「我姓郭。」他伸手入袋內，似乎是想拿卡片出來似的，可是，他的手凝在半空，道：「啊，我就是忘記了拿錢包，其實我趕着出來，只穿了衣服，什麼也忘記帶了，才會被這司機奚落一番！」

「郭先生，不用麻煩了。」

「伍先生你爲人行俠仗義，而今這個社會，實在少見！」郭先生道。

「那算什麼，一元幾角而已！」

「就是一元幾角，很多人也見死不救，不，我不是說我死，而是那場面實在尷尬！」

「那司機可惡吧了，你可以向巴士公司投訴他，看他以後還敢這麼待人！」

郭先生道：「不用了，這人一定有報應的！」

「報應？」

郭先生道：「不，我也說得過火了一些，這件小事，有什麼報應？」他頓了一頓，道：「伍先生過海辦事？」

「找個朋友聊聊！ 中環 廣場是不是在中環？」

「不，中環廣場並不在中環，而在灣仔！」

「在灣仔？幸好向你問一問，否則我會在中環下車，却又找不到，爲什麼他們不把那間大厦命名爲灣仔廣場，那豈不是更清楚？」

「中環廣場氣勢比較好得多！」

「但地點不符啊！」

「不會不符的，那是遲早的事。」

「什麼遲早的事？」

「中環已再沒有發展的餘地，整個商業中心已向東移，灣仔在將來也會成了中環一部份！」

「那時，再沒有灣仔，那麼，中環廣場便名副其實，沒有改錯名了！」

「正是。」郭先生似乎十分欣賞伍斌。

伍斌道：「我應該在那裏下車？」

「巴士一出隧道，便可以下車了，我也是去中環廣場的，我們同路，可以一起走！」

「好極！」

他們說話之間，巴士已出了海底隧道。

郭先生道：「這一個站便下車了。」

於是兩人下了車，直往中環廣場，由巴士站往那大厦，須要一段時間，那時，驕陽似火，兩人行得十分辛苦，但仍然邊走邊聊。

當郭先生在那斑馬線過馬路時，他一脚踏下，伍斌眼快，眨眼間便看到似有一輛汽車飛駛過來。

他連忙一把拉着郭先生。

郭先生被他一拉，立時呆着，而身前一輛高速跑車已飛馳而過。

如果他再多踏一步，那汽車大有可能把他撞倒。

郭先生驚魂甫定，道：「謝謝你！」

「小心！」伍斌道。

他噓了一口氣，道：「如果不是你，我早已成爲了輪下之魂！」

伍斌道：「沒有那麼嚴重！」

郭先生道：「今天倘若不是遇到你，我不知有什麼事情會發生在我身上！」

「也是湊巧而已！」

「不，你是我的福星！我一定要謝你！」

「不用！」伍斌微笑道。

郭先生想了一想，道：「你先去找朋友，然後，你來大厦內那間意大利餐廳，我要好好的請你吃一頓！」

「不用客氣！」

「不，」郭先生似是十分嚴肅的地道：「你一定要來的啊！」

「好極，我只是往上面一個做地產的朋友聊聊，一會便下來……」

「那我在那間意大利餐廳等你！」

伍斌覺得如果再推他，似乎是有點不近人情，便道：「好，我也一定來！」

於是，他們在大厦的大堂分手。

郭先生似乎是一個非常有頭有臉的人，很多人都向他打招呼，而他也十分友善的回應。

伍斌依地址找那位做地產的朋友，聊了幾句，並沒有什麼收穫，而他的朋友似乎對做地產，已有點意興闌珊，因爲近年來，樓價已實在太高，高到非一般市民可以承購的能力。

他離開了朋友的地產公司，他想起要到那間意大利餐廳。

那是下午茶時間，餐廳內已坐了十分之八，但有一個角落，當中一張枱空着。

他正在游目四顧，找尋那位郭先生的時候，忽然，有一個彪形大漢上前，這人西裝革履，非常斯文，不過，因爲他身材高大，掩不住他的身手不凡模樣。

那人道：「伍斌先生？」

伍斌點點了頭，正想問他怎會認得自己，那人已道：「請坐這一邊！」

他指着那一邊那張空置着的枱，而那大漢却坐在旁邊另外一張，他並且道：「請你等一下，郭先生立即便會來的！」

伍斌坐下，侍者上前，他要了一杯凍咖啡，坐在這清涼的高尚咖啡室，實在是非常舒服。

不一會，咖啡來到，郭先生也來了。

伍斌站起來與他招呼。

郭先生用手輕拍他的膊頭，道：「請坐！」

那個彪形大漢向他微微點頭，郭先生也是微微點頭向他示意。

「要了什麼？」

「凍咖啡！」

「你喜歡喝咖啡，爲什麼不要一杯意大利咖啡，這裏的招牌貨！」

「要了這一杯，不用再叫了，或者下一次……」

「好極，你倒知慳識儉！」

「沒有辦法，揾食艱難！」

「揾食艱難？在本市並不見得！」

「對你來說，也許是。」

「你知道我是誰？」

「當然知道，你是郭先生！」

「其他呢？」

伍斌搖搖了頭。

郭先生仍然問道：「你眞的不知道？」

「不知道！」伍斌呷了一口咖啡。

郭先生問道：「你做那一行？」

「沒有什麼……」伍斌有點苦笑。

「沒有什麼……是什麼意思？」

「我想做生意，但大學畢業出來之後，一直找機會，却苦無機會！」

「啊，你大學畢業，專修什麼？」

「工商管理！」

「那是一個大熱門學業，怎會找不到工作？」

「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我不想爲人工作！」

「啊，好極，你想爲自己工作？」

「對，這正是我的志願！」

「有什麼念頭……」

「念頭？你指的是生意的念頭？」

郭先生點點了頭。

伍斌道：「很多，但我不能告訴你！因爲……」他頓了一頓，道：「郭先生也是做生意的？」

郭先生點點了頭。

「如果你有生意念頭，你會隨便告訴人嗎？」

「當然不會。」

「對，因此，我也不會告訴你，對不起！」

「好極，我非常欣賞你，既有念頭，爲什麼不坐言起行，把念頭成爲事實？」

伍斌嘆了一口氣。

「什麼事？」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伍斌道：「我欠的只是資本而已！」

郭先生想了一會，道：「那麼你認爲你若經商一定可以賺錢？」

「一定可以！」伍斌斬釘截鐵道。

「你有沒有試過？」

「沒有。」

「既然沒有試過——你怎麼知道你一定成功？你豈不是太自負？」

伍斌仍然極有信心地道：「我有信心！」

郭先生聽了，臉現微笑。

伍斌看着郭先生，心中有些大不謂然，因爲他覺得郭先生似乎在嘲笑他。

伍斌突然感到有些頹喪。

郭先生道：「伍先生我欣賞你！」

伍斌聽了，立時回復精神，道：「多謝你，你可以看不起我，但你絕不能懷疑我的信心！」

「是的，想當年我也有過一番大理想，也是欠缺了資金而一事無成！」

「但你而今不同了！」

「因爲有人幫助我。」他頓了一頓，道：「今天我要幫助你！」

「幫我？」

「是的，我幫助你找尋資金。」

「借錢給我？」

「不，你對地產有興趣？」

伍斌點點了頭，道：「有，我今天來找這個朋友，也是希望看看地產的行情。」

「你想做地產生意？」

伍斌苦笑了一下，道：「這個時候，樓價這麼高，我怎有辦法下手？」

郭先生道：「雖然樓價高企，你認為有沒有得做？」

「有資本當然可以！」

「為什麼這麼高價仍然有得做？」郭先生問道。

「所謂高價，只是相對而論，以前樓價由幾元一呎到一千元一呎的時候，人人都說沒有得做，但結果呢？」

郭先生微笑點頭。

「而今仍有大量需求，而土地樓房乃有限，因此，一定有得做，更加上大陸那麼多人發了財，資金無出路，有什麼可以比投資在本地的樓宇上更安全更超值！」

「你這話深得我心！」郭先生道。

伍斌看着郭先生，忽然想起三個月前看相時，說他有貴人幫助，難道眼前的人便是貴人？

他更落力地表現自己的才華，道：「世界上只有兩處地方，地產永遠增值！」

「什麼地方？」

「本地是一個，另外一個是日本！」

「對！」

「兩個地方都是土地有限，而人口無限！」

「而且都是國際大都市！」

「是的，這點也極為重要，你看，無論美加，或者大陸，你要多少土地，便可以開發多少土地，根本上並沒有限制，全無限制的供應，怎會因需求而值錢上漲？」

「是的，你說得極對！」

「還有，本來已成了世界上最貴的地方，但那裏地產依然蓬勃！」

「是的，是的，你說的話正是我想說的！」

兩人停了一停，喝了一些飲品。

伍斌也覺得這一次下午茶是人生最愜意的一次，因為有人欣賞自己，尤其是欣賞自己的做生意才華，這種感覺與當年鍾子期遇到伯牙一般，不遑多讓，人生得一知音，眞是死而無憾！

伍先生向坐在他們不遠那個彪形大漢打了一個眼色，然後道：「我們走吧！」

「好極……」伍斌想掏出錢包。

「走吧，早已付了賬！」

伍斌覺得奇怪，他們一直在說話，根本沒有離開過，也沒有侍者過來。

他正奇怪的時候，那大漢走過來，恭敬的向郭先生道：「郭先生，你打算……」

郭先生道：「我與這伍先生回寫字樓，你在下面等我，我會打電話給你！」

那大漢恭敬地離開。

伍斌好奇地問道：「他是……」

「他是我的司機！」

「也是你的保鏢？」

郭先生並沒有否認，也沒有承認。

伍斌跟着郭先生回到寫字樓，原來他的寫字樓是在這大廈的頂樓七十八樓。

電梯要轉乘兩次。

再出電梯，仍然未到他的寫字樓，因為還要再多轉一次。

郭先生道：「一般人到此便要停下來。」

他們入了另一部電梯，這電梯較小，有一個打扮整齊的工人負責開動。

出了電梯，眼前一亮。

因為前面是一大片落地玻璃，可說是一望無際，比在太平山頂上觀看港九，還要遼闊。

他們一直走，半途中有時有一兩個職員出現，都是對郭先生非常尊敬，除了招呼一句之外，還似微微鞠躬，郭先生也是微微彎腰的回禮。

伍斌在郭先生的身旁，似乎也特別受人尊重。

終於來到了郭先生的辦公室。

當中懸了一張非常大的油畫，那是一幅人像，這人好熟臉口？

看了一會，伍斌才恍然而悟，他眞的遇到了貴人，原來這照片是本市的地產大王郭……一時之間，他無法想起那名字。

郭先生道：「這是先父。」

「原來你是這位地產大王的……郭先生，我眞是有眼不識泰山！」

「不，你幫我解窘，並不是因為你知道我是誰，因此我才感激你，如果那個司機也知道我是誰，認得我是誰，他也不會難為我，因為大家都不知，這才顯得你是個熱心幫助人的人！」

伍斌這才明白自己一時熱心而遇到貴人。

「請坐！」郭先生仍然十分客氣。

伍斌坐在那大辦公桌的前面。

這辦公桌很大，但枱上只有一些必要的文具，一具電話，卻沒有電腦，照理郭先生日理萬機，沒有一個電腦幫助怎可以？

郭先生坐下，按了桌上一個通話機的電掣，道：「王小姐，請你把最近那個樓盤的資料拿來！」

「請稍等一下。」

伍斌聽他要拿樓盤資料來，便想問他一些事情，但一時之間，却又不知從何問起。

「你想看看風景，本市的風景，從這裏望出去便是最好的了，比在太平山看下去更好！」

伍斌走向大片的落地玻璃，外面的風景實在難以忘懷，他住在本市已很久了，但想也想不到，本市的風景竟是如斯美麗。

不一會，那位王小姐來，拿了一個大檔案袋，道：「所有資料都在這裏！」

「好極！」

王小姐出去之後，郭先生道：「伍先生請看我這個樓盤！」

伍斌走到辦公桌前，郭先生已攤開了一張圖則，道：「這個樓盤其實我還沒有推出。」

「是山頂的豪宅！」

「是的，這個地盤可以算是山頂最後幾個樓盤之一，一共是一百八十個單位。」

「每個售價……」

「你自己可以計算一下，每間大約是一千五百呎左右，每平方呎是八千元！」

「八千元？」

「那是內部的訂價，出到市面，應該大約是一萬二千元！」

「換句話說，每一個單位要一千二百萬元左右。」

「是的，只是內部認購。」

「出街的時候，應該是一千八百萬元左右。」

「是的，如果先認購，後在市場轉售，每一個單位可以穩賺六百萬元！」

「只是這麼一轉手？」

「正是！」郭先生頓了一頓，道：「你要多少層？」

伍斌愕然的望着郭先生，他還以為自己聽錯了，猶豫地道：「我？」

「是的，你要多少層？」

「我？」伍斌笑了起來。

「你笑什麼？」

「郭先生與我開玩笑？」

「不，只要你說出層數……」

「我根本連買一塊磚也沒有錢。」

「你根本不用付錢！」郭先生輕描淡寫地道。

「什麼？」他實在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只要說出層數，然後你向我公司的地產部出售，你便可以有資本創你的事業！」

「什麼？」他仍然不敢相信。

郭先生道：「你既然暫時沒有什麼主意，我撥兩層給你，你出售之後，共得一千二百萬元，這一筆資金，可以實現你的夢想！」

「兩層？我眞的……」

郭先生道：「就這樣決定吧，這兩個單位是十八樓AB，如過你夠運的話，有人兩個同時要了，你便賺了！」

「我……」伍斌張大了口。

郭先生又再按了那個對話機，不一會，那位王小姐進來，收拾了枱上的資料檔案。

郭先生對着仍有點迷惘的伍斌道：「這是我的卡片……」他遞了給伍斌。

伍斌一看，道：「郭家發先生，為什麼以我一直沒有想起你？」

郭家發笑了一笑，道：「近年來，我比較低調，沒有出現在公共場所。」

他轉向王小姐，道：「王小姐，請你帶伍先生到地產部，伍先生是我的客人，你們好好招呼！」

他又再轉向伍斌，道：「你離開之前，撥我的私人電話，卡片上有的，我那位司機便會告訴你他在什麼地方等候你，送你回去！」

「郭先生不用那麼客氣。」

郭家發道：「你才客氣。」

伍斌不想在這位王小姐面前多說，笑道：「我多謝你這麼……」

「不，我要多謝你才是，因為你是我的大客！」

伍斌似乎是踏着雲霧走出郭家發的辦公室，他隨着王小姐，轉了又轉，來到了地產部。

地產部地方極大，也有很多職員，王小姐引了他入經理室，介紹了馬經理跟他認識。

馬經理道：「伍先生，我只需要你的身份証，其餘的我會依照郭先生的吩咐去做。」

伍斌拿出了身份証。

他坐在馬經理的辦公室內，心中仍有點驚駭，他摸摸口袋，錢包有八百元，如果要錢下訂，或者什麼……他怎能應付？

郭先生說畫了兩層給自己，如果要自己拿半個巴仙作下訂，也沒有辦法下訂。

不一會，馬經理回來，道：「伍先生，對不起，讓你久坐！」他把身份証雙手遞回給伍斌，表現得非常的恭敬，又道：「一切手續已弄妥了！」

「我要……」

「你要給我們一個指示，什麼價錢你感到滿意？」

「什麼價錢？」伍斌仍然摸不着頭腦。

馬經理道：「而今我已幫你入了兩層樓宇……」

「是嗎？」伍斌仍半信半疑。

「是的，每層一千五百呎，每呎現價八千元……」

「那麼一層的價值是一千二百萬元。」

「是，你想保留自住還是出讓？」

伍斌心中想：「我怎有資格保留自住？」連忙道：「賣，當然賣！」

「那你給我一個上下限的價錢！」

一時之間，伍斌實在是沒有頭緒，雖然，他對樓宇也有認識，但對於這種高價樓宇，所謂「豪宅」，並不知道太多，因爲自己根本並不是這個階層的人。

馬經理見他在吟哦，也不催促。

伍斌道：「以你的專業眼光來看……」

馬經理道：「我不敢說有什麼專業眼光，但在過去一年半的交易經驗，伍先生可以以一萬二千元一呎出售。」

「一萬二千元？」

「是的，比對價是每平方呎賺四千元。」

「四千元一呎？」

「是的，假如你仍不滿意的話，可以以五千元，那麼，你可以……」

伍斌急忙道：「滿意……」不過，他回心一想，馬經理提出這個價錢，當然只是一個最低的售價，於是，他改口道：「最高可以賣到多少？」

「如果以伍先生這兩層，位置是全個物業最佳的，而且是高層，加上你肯等的話，一萬四千元也許仍有買家的！」

「一萬四千元？」

馬經理點點頭，看來這價行得通。

伍斌道：「好極，我便以一萬四千元放盤！」

「好極！」

「那麼，我還需要做些什麼手續？」

馬經理道：「沒有了，你只要回家，等我們的好消息，你是我們大老闆的大客，我們會在最快的時間內，爲你服務！」

伍斌站了起來，馬經理伸出了手，熱情地握着，並送他到門口。

伍斌乘電梯到樓下，他仍然有一種騰雲駕霧的感覺，因爲他不知道這究竟是否一場夢，他咬了自己指頭一下，非常痛楚，那肯定不是一場夢。

樓下那位彪形大漢已在等着，一見了伍斌，便招呼他上車。

「司機先生……」伍斌道。

「你不用這樣稱呼我，我叫亞標。」

「標哥，麻煩你。」

「千萬不要這麼說，叫我亞標便可以了！」他頓了一頓，問道：「冷氣夠嗎？」

「好極，非常好。」

「你想去那裏？」

伍斌突然想起，郭先生如此提携自己，離開之時，一聲道別也沒有，豈非太沒有禮貌，於是，他向亞標道：「我想去向郭先生道別！」

「不用了，郭先生早已向我說過，當你辦完一切的事，不用再找他，因爲他很忙，而今可能在開會。」

「那麼，請你代我向他道謝。」

「好，沒有問題，你想往那裏去？」

伍斌當然想回家。

感恩圖報　尋找殺手

伍斌一直看着那個電子計算機上的數字。

一千五百乘二，再乘以一萬四千，那數字是四千二百萬，減去成本……不，根本不用這樣計算，如果一平方呎可以賣得一萬四千元的話，那麼，那一平方呎可以賺到六千元，再乘以三千呎，那數字是一千八百萬元！

一千八百萬元！那是天文數字。

伍斌反覆的計算着，如果這一切都是眞的，他可以不勞而獲的得到一千八百萬元，假若要靠自己中六合彩，每次頭獎算是六百萬元的話，也要中三次！

天！這是不可能的。

郭先生爲什麼要這樣益自己？與他萍水相逢，只不過爲他放下了一元三角車費，竟然會有這樣的報酬！

之後的三天，伍斌仍然似在夢中，到了第三天，他告訴自己，那只是一場玩笑而已。

可是，第四天的早上，當他剛想離開家的時候，電話便響了。

「喂，找誰？」

「是伍斌先生嗎？」

「是，你是……」

「我姓馬……」

「馬經理？」

「對，你有空沒有？我想請你立刻來我的辦公室，因爲你委托我做的事，已成功了，只要你來，簽一個字，那麼一切交易便妥當！」

「好，我立即來！」

伍斌放下了電話，一咬嘴唇，道：「一切都是眞的！一切都是眞的……」

他狂叫起來。

他以第一時間來到馬經理的辦公室。

馬經理一見伍斌，拿了很多份文件給他簽名，伍斌向來對於文件簽字是十分小心的，不過，這一次，他似乎是忘了形，一切却依馬經理所指示，一一簽了。

然後，他等了一會，馬經理從外面回來，把一張支票交給伍斌。

伍斌接過，瞥了一眼，整個人呆着。

他猛咽了一下口水，再看清楚有六個零，前面是十八，那是一千八百萬！

馬經理伸出手來，道：「恭喜你！」

伍斌也伸出手來，沒有說話，因爲他已笑得合不攏口。

馬經理道：「多謝伍先生，下一次，我希望我們仍有合作的機會。」

伍斌道：「當然，好極……太好了……」

他不知自己說了些什麼話，他一直往銀行，把支票入了戶口，銀行職員對他也是另眼相看，特別招呼他入內坐，並且奉上香茗。

他從來沒有享過這樣的禮遇。

不一會，有一位穿着整齊西服的經理出來，介紹了他自己是個投資經理。

伍斌一直望着他，不過，他一句話也沒有聽進耳裏，最後，伍斌問道：「我這張支票什麼時候可以兌現！」

「隨時！」

「爲什麼不是要等一天，等過戶？」

「別人的支票要等！郭先生開的不用等！」

「啊，我隨時都可以拿錢？」

「隨時都可以。」

「謝謝你！」伍斌立刻便要離開。

那位投資經理道：「伍先生，你有沒有考慮我那些投資計劃？」

「什麼計劃？」

「我剛才說的！」

「啊！」伍斌根本一句也沒聽入耳，他只好道：「我回去考慮一下！」

一切夢想將可以實現了，最重要的，他而今已有足夠的資金，可以把他多年來的商業念頭，變爲眞實。

於是，伍斌有了自己的公司，他的公司經營地產、金融、貿易……只要有錢賺的生意，他都做，他自己親力親爲，更請了很多商場上的精英份子，爲他工作。

一年之內，他賺了大錢，在這一年內，他也不斷的找郭先生，一來向他道謝，二來也希望再以他的盛名，協助自己的事業。

可是，說也奇怪，郭先生一直沒有見他，連一個電話覆他也沒有，最多也是由那位司機兼保鏢亞標覆電，說郭先生無暇與他見面。

轉眼又再過一年，伍斌不單夢想成眞，而且事業更上一層樓，他在商業圈子，上流社會已有一定的地位。

對比起來，郭先生似乎在商場上銷聲匿跡，以前，他還會間中出現在報紙上，或其他傳媒之上，但這二年來，他完全沒有公開露臉。

伍斌一直內心感激這位大恩人，如果沒有他，自己可能仍在人海中載浮載沉，也許早已成爲朝九晚五的上班一族，怎能成爲老闆！

有一天，他剛想下班回家，却接到了一封由速遞公司派來的信件，要伍斌親自簽收。

伍斌簽收之後，看看封面，這信是來自美國的一間醫院，發件人是吳文名，但這一個名字，却又不熟悉。

他拆開了那文件袋。

內裏最先出現的是一張照片，照片是一個中年人，伍斌並不認識。

他把照片放下，裏面有一封信，是用中文字寫的，字體相當潦草。

上面寫着：

「伍斌先生，我三年前爲你實現了一個夢想……」

伍斌自言自語地道：「咦，是郭先生？」

他再看下去。

「我也想你爲我實現一個夢想，我想你替我殺一個人，那是隨函付上的照片中人！」

伍斌心中一驚，又自忖道：「爲什麼他會叫我殺人？殺誰？」

他以爲自己看錯了，又再看一遍。

沒有錯，白紙黑字，的確是叫他去殺那個照片中人。

他繼續看：

「這人名叫文祖欽，照片是他中年時的樣子，而今已六十開外的人，樣子應該不同，你自己用你的聰明才智去找他，至於用什麼辦法殺死他，由你親自出手也好，或者你用什麼方法也好，我唯一的願望是殺死他！」

伍斌看到信內幾個「殺」字，特別寫得龍飛鳳舞，可想而知，郭先生實在非常希望把心中那人置於死地。

「你不用找我，因爲我不想這件事惹到我的身上，至於你怎樣置身事外，你一定有辦法，我希望你可以在三個月內，完成這一件事。」

「我不能再提供任何資料給你，只有這一張照片，而這封信，在你看後約十五分鐘後，字跡也自動會消失，請你暫時保存相片，但當你一找到他，便立刻把照片燒掉，我要一切痕跡也不存在！」

信並沒有下款，當然，對伍斌來說，他知道那一定是郭先生，因爲世界上沒有一個人知道他是靠郭先生幫助而起家的。

伍斌看了這封信兩遍，心中有極大的顧慮，但也有欣喜。

欣喜是自己一向想報答這位恩人，終於有了方法，可是要殺人，這事如何可以做得好？

自己已是成了身嬌肉貴的人，怎可以去殺人？殺人之後，自己的一切，又會化爲烏有！

他實在捨不得，這一切東西，夢寐以求的東西，他不能捨棄，而且，就算捨棄了這一切，殺人要填命，殺人要坐監，這如何是好？

他不停地反覆思量。

當他再想多看一遍那封信的時候，信紙已變成白色的一片，原來信上的字，是用特製的筆所寫，在空氣內過了一十五分鐘，便自動淡化並無形無跡。

郭先生爲了保護自己，非常小心。

伍斌留下了那張相片，那公文袋連信紙，也一併的燒了。

看來這一件事一定要做的。

一個可以使你在幾天之內變成千萬富翁的人，也一定有能力把你從高處拉下來，變成一無所有。

而且這是一個日夕盼望報恩的日子，自己怎能白白的放棄？

不過，那是殺人，是非同小可之事……

伍斌花了三天，反覆的思量下，終於下了一個決定，爲了自己，爲了郭先生，他一定要好好部署一下。

* * *

伍斌終於有了一個決定。

在他還沒有發跡之時，他認識很多朋友，這些朋友，三山五嶽，什麼背境的人都有，其中有些，日夕靠打打殺殺維生。

他們大多是在一些夜店中出現，如果找着他們，一定可以給自己不少的幫助，可是，他並不會找這些人，因爲找這些人，無疑是給自己一粒糖衣毒藥，將來有什麼事發生，一定有很多的痲煩。

那夜，已是凌晨的三時多。

對於一個普通人，那時已是睡得正酣的時候，但在這一間夜店，卻是人頭湧湧的時候。

對於一個陌生臉孔的人客，那些伙記並沒有熱情招呼，而把他安置在一個少爲人注意的角落，伍斌並不介意，反而對他非常方便，可以使他有機會觀察這裏出入的人，也可以聽聽他們的對話。

坐在他右邊的是四個打扮得十分斯文的大漢，他們每一個人身畔，都有一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

一望而知，這四人正從夜總會出來，帶了女人出來，先吃宵夜，然後各有節目。

八人各說各的，十分熱鬧。

其中一個架着眼鏡的男人，對着一個較爲年輕的男人道：「老杜，我早說過，有什麼寃屈，來找我們，一定可以提供他一個有效發洩之道！」

這個姓杜的年輕人道：「大哥，雖說是可以發洩一下……」

旁邊那個濃妝的少女道：「發洩？這麼快便發洩了？」

她話中有其他意思，衆人轟然的笑了起來。

另外一個女人接口道：「杜哥，你有什麼不快之事，盡情傾吐給我們聽，我們一定會爲你出頭！」

那個架着金絲眼鏡的男人道：「亞彩，你不要多事，否則，我叫老杜也在你身上發洩！」

亞彩呼道：「在我身上？你不怕文娜呷醋？」

伍斌對這些打情駡俏的對話，並沒有興趣，他的注意力轉移至另外一枱。

這一枱另有四個人。

這四個人是普通的恤衫西褲，看不出是什麼人物，他們各喝着啤酒，似乎是各有心事。

其中一人突然道：「我們一定要盡地一保！」

另一人也附和道：「對！這一次一定要趕盡殺絕！」

另一個人呷了一口啤酒，道：「你們不那麼衝動，我們是瓷器，他們是缸瓦，我們何必與他們直接拚？好好想一下，一定有辦法的！」

最初發言那人道：「不直接拚，我們怎樣做？」

一直保持緘默的男人開口道：「就算是拚，也不用直接！」

「那怎辦？」三人齊聲問。

那人道：「找人與他們拚！」

「找人？找誰？」

那人壓低了聲音，道：「找大圈、湖南幫！」

他們聲音雖然低，但伍斌因爲與他們十分接近，仍然聽得十分清楚。

「大圈」、「湖南幫」都是內地的黑社會的稱號，以前很多省港旗兵來港作案，據說也是他們。

另一個男人道：「我以爲你有什麼好提議，但這些所謂大圈、湖南幫已是過時！」

「過時？」

「是的，他們多次受僱於港人，前來本地作案，而且每作一案，都是死傷無數，迫使兩地的『黃氣』合作，他們已不敢再肆虐！」

「看來你知道行情！」

那人道：「當然知道，而今再不能用這些人了，如果要找人，也要找些『揚子鱷』！」

「什麼是揚子鱷？」

「你們知不知道河裏有鱷魚？」

他們三人都搖了頭，伍斌聽了，也感到非常有興趣，因爲他也從未聽過這名詞。

那人解釋道：「揚子鱷其實是指揚子江，也即是長江，長江河水裏，有一種稀有的淡水鱷魚，體積並不大，但一出口噬人，却非同小可！」

其中一人有點不耐煩，道：「究竟是指什麼？」

「是指……不，我還要解釋一下，這老揚子江鱷魚，不但出手厲害，而且善於單獨行動，而且神出鬼沒，犯了案之後，無從追查！」

這一番說話，不但使其他三人大感興趣，伍斌也感到非常興趣，因爲他心中也想找這種「揚子鱷」。

「你說得那麼厲害，往那裏找？」

「那當然在長江流域！」

「你找得到？」

「當然找得到，否則我不會說出來！」

「還不去找？」

那人道：「找人當然不那麼容易，况且他們在長江流域一帶……」

「我知你的意思，你要入內地，要旅費，對不？」

那人點點了頭道：「近日很多人參加那種長江三峽的旅行團，據說爲了改善水利工程，長江三峽將有極大的變動，以後可能再沒有長江三峽了！」

「究竟你想說些什麼？」

「我想……」

「快說。」

「你們給我錢，我去參加這個旅行團，爲的是想掩人耳目，我找到了那些揚子鱷之後，再想辦法偷運他們出來，那時，我們心中有什麼寃屈，有什麼看不過眼的事情，一併一掃而光！」

「不過……」其中一人有些猶豫。

另一人道：「亞光，你過去的記錄並不好，你不要欺騙我們……」

亞光接口道：「這件事我也有份兒，我怎會欺騙你們……你們這麼不相信我，我也……」他站了起來，似乎是要離開。

「亞光，你不用那麼衝動，你認爲這是一個好辦法？」另一人問。

「當然是最好的了，那些揚子鱷，既兇且狠，而且從來沒有來過本地犯案，一定沒有痲煩的！」

「沒有手尾最爲重要！」那人道，他望望其餘二人，他們似乎也同意。

那人道：「亞光，如果……」

亞光道：「你不用多說，如果你們不相信我，我也樂意不理這事，讓這件寃屈事屈着我們，其實，我們也受人屈慣的了！」

「什麼？你說什麼？亞光，這件事我無論如何也忍不住的了，你一定要好好……」

「我當然會找到那些揚子鱷，好好的把他們……把他們連根拔起！」

另一個道：「使他們横屍街頭！」

「碎屍萬段！」

亞光道：「你們放心，只要我找到那些揚子鱷，你們只需付有限的代價，却可以看到那些人……寃屈我們的人血肉横飛，使他們明白，我們不是那麼容易受人欺負的人！」他說得口沫横飛。

這四人似乎與伍斌有共同的目的，伍斌也想找一個殺手，替郭先生殺死那個對頭人，最重要的是完全沒有痲煩。

這「揚子鱷」正是最好的殺手。

可是，只知道這個名字，却往那裏去找？

伍斌在沉思期間，聽不到他們再說了些什麼，只見他們喝完了啤酒，結賬而去。

伍斌立即也跟着他們出去。

看來那個叫亞光的人，可以好好的利用一下。

亞光與其他三人分手，他一直向一座舊樓而去，看來他是住在這舊樓之內。

伍斌一直跟着他，走了兩個街口，亞光似乎已發視有人跟踪他，立即加快了脚步，他入了那幢大厦之內，伍斌不敢再跟踪。

不一會，三樓處亮了燈，看來亞光便是住在那個單位之內，既然有了地址，在適當的時間可以再找他。因此，伍斌也回家去，這一晚可算有超乎理想的收穫。

翌日，伍斌一早便在亞光的樓下監視着。

到了下午，亞光才現身，這天，他步履非常輕鬆，看來他是心情十分愉快。

亞光走進了一間商業大厦。

伍斌不敢跟得太貼，以免被他發現行踪，這人非常有警覺性。

亞光入了電梯，伍斌也同時隨人羣入內，在八樓，亞光出了電梯，伍斌也隨之而出。

他入了一間航空公司的辦事處。

看來他入大陸之事，果然成行，伍斌也入了航空公司，他先往那個放滿旅行小册子的架子去，假

裝在找尋旅行資料的模樣。

但他却注意着亞光的一舉一動。

亞光向那櫃位職員道：「我想往上海！」

職員道：「什麼時間？」

「最快是……」

「明天早上有一班機！」

「好極，我訂一張機票，對了，我什麼時間可以回程？」亞光問。

「什麼時間也可以，不過，你可以在內地找到我們的辦事處，在你打算回來前一兩天，可以訂位！」

「一定訂得到的嗎？」

「不敢保證，不過，這不是旅遊旺季，相信你一定可以訂到位的！」

亞光把他的資料遞與職員，他等了一會。

伍斌也走向櫃位，向職員道：「我想訂一張明天到上海的機票。」

亞光望了伍斌一眼。

伍斌並沒有反應，只跟職員說話，職員也重覆了剛才那一番話，伍斌也帶備了證件，遞給了職員。

不一會，亞光先拿到了機票，很快便離開。

伍斌等了一會，拿到了同樣的機票，也問了同樣的問題，而且他也打算在內地在適當的時間才劃位回來。

翌日一早，他趕到了機場。

亞光還沒有到，於是他便到機場餐廳喝一杯咖啡，伍斌這次入內地，主要是希望跟着亞光，可以找到一個厲害的殺手，看來亞光一定有辦法。

「咦，又是你？」亞光在伍斌沉思的時候，突然站在伍斌的前面。

伍斌抬起頭來，見是亞光，「光哥，你也來喝杯咖啡？」

亞光聽了伍斌直呼他的名字，有點愕然道：「你認識我嗎？」

「不，我昨天在航空公司訂機票，偶然才知道你叫亞光，而且你也是去上海的？」

亞光道：「是的。」

伍斌伸出了手，道：「我叫伍斌。」兩人握手，伍斌續道：「我去上海，然後往長江三峽，你呢？」

亞光道：「我也是，那麼凑巧？」

當然不是那麼凑巧，不過伍斌故意先說，以免亞光識破他是跟踪而來。

伍斌道：「既是那麼巧，我們可以同路！」

亞光似乎有些猶豫，不過，伍斌已不再理會他，為他叫了一客早餐。

兩人邊吃邊談，倒也投契。

上機時，他們要了在一起的座位。

伍斌道：「你打算怎樣遊三峽，據說三峽風景非常特別，不再遊覽一下，當水利工程開始，便再沒有得看！」

「是的。」

「那你怎樣遊？」

亞光似乎有些茫然，突然，他反問道：「你打算怎麼遊？其實，你應該參加旅行團才是！」

伍斌道：「我也有這個打算，不過，我到上海要辦一些私事才去遊覽！」

「那麼凑巧，我也是如此，然後……」

伍斌其實想跟着亞光，希望跟着他而達到自己的目的，因為亞光的目的與自己其實一樣，當然，這一點暫時不能與他討論。

「然後，我們到時再說吧！」伍斌這一句話非常聰明，既可以不說出自己的行徑，也可以有一個領會之約。

他們天南地北的談了一會，在言談之中，伍斌發覺亞光非常喜歡賭博，由賭博談起，又說到女人，從女人這話題開始，他更是口沫橫飛。

漸漸，伍斌發覺自己好像跟錯了一個人，因為亞光並沒有什麼江湖味，只是一個好賭又好色的男人。

不過，他仍然安慰自己，所謂江湖味道，只有與江湖人物來往應對之時，才會有江湖味，他親耳聽到亞光答應過他另外三個伙伴來這裏找殺手的，他沒有理由欺騙同伴，只不過他仍是有些擔心，此行會否白費？他不知道，不過，他已下定了決心，一定要找一個最好的殺手回去。

轉眼已過了四個鐘頭，飛機已降落。

伍斌雖然從沒有來過上海，不過，大城市總是差不多，只要有錢，路路通行。

亞光反而顯得有點怯生。

伍斌與亞光出了機場之後，他召了一輛的士，向亞光道：「你有沒有特別的居住地方？」

亞光搖搖了頭。

伍斌道：「那麼我們一起住酒店，既可以慳回一些錢，也可以互相有些照應。」

亞光點點了頭。

伍斌召來了的士，他一上車，便遞了一包外國香煙給那司機，那司機非常高興，並問道：「你們想去那一間酒店？」

伍斌道：「經濟實惠的，但靜中又要帶旺，而且交通便利！」

司機笑道：「你的要求也不少，不過，看在你這一包來路煙，沒有問題！」

司機開車。

亞光有點奇怪道：「你們而今改革開放，什麼也有，來路煙應該沒有那麼吃香！」

司機道：「你們有所不知，而今到處有煙買，而且什麼牌子也有，不過，改革開放，帶來了很多蒼蠅，太多是冒牌貨色！」他頓了一頓，道：「你們從香港帶來，一定是正價貨品！」

亞光道：「原來如此，老友，你是上海通？」

「當然是，在上海幾十年，會有什麼難倒我的！」他把車子在紅燈前面停了下來。

上海是一個大城市，路上行人擠擁，車輛也十分多，與香港不遑多讓。

司機遞上了卡片，道：「你們想遊覽什麼地方找我吧！」

亞光接過了卡片，道：「原來你還有其他私幫生意做的！」

那司機並不明白什麼是私幫生意，問道：「什麼叫私幫生意！」

伍斌道：「個體戶！」

這三個字一說出口，司機已完全明白，並吃吃笑道：「而今百物昂貴，如果不找些兼職，不下海去，那怎能應付生活。」

亞光道：「下海？處女下海？」

司機也聽不懂。

伍斌道：「他所謂下海，並不是我們所說的處女下海，而是投身於商場！」

「這位先生懂得眞多！」

亞光道：「伍兄，我在上海反而樣樣要靠你了！」

伍斌道：「大家互相幫助，日後我也有很多地方要靠你的！」

不一會，司機已在一間酒店停了下來。

司機道：「這一間霞飛酒店，新開張沒有多久，設備一流，但收費並不貴！」

他十分熱情，下車為他們拿出行李，更陪他們入酒店大堂，他向接待處說了幾句同鄉的話，果然有八折的優待，兩人都十分歡喜。

上房之前，亞光道：「你叫亞培，培哥，我們一定會找你，帶我們去見識見識！」

「好極，你打卡片上那個電話便找到我了！」

兩人上了房間，休息一會，便往餐廳吃了一些東西，亞光這人倒也認眞，一切費用，也照付半數，伍斌其實也不計較這些，但為了他心安理得，也沒有什麼異議。

上海是個大城市，吃喝玩樂，什麼都有，只要你袋裏有足夠的鈔票，因此，他們在上海的日子，也可算得上是相當愉快。

過了兩天，伍斌覺得有點不對勁，因為亞光似乎只顧吃喝玩樂，並沒有去辦他應辦的事。

伍斌一直沒有提起這事，因為他是詐作並不知道他此來的目的，也沒有透露自己北上的目的。

但是，他絕對不能這樣拖下去，於是，他決定用旁敲側擊的方法去打探一下亞光的意思，或者，他早已有腹稿，只不過是未付諸行動也說不定。

那天晚上，他們用完了豐富的晚餐之後，伍斌便道：「光哥，其實你北上有什麼公務？」

「公務？」亞光似有些猶豫，想了一下才道：「沒有……有……不過暫時不能完成！」

「那麼要什麼時間才可完成？」

亞光並沒有回答，反問伍斌道：「你呢？你又如何？你要一直留在上海？」

「不，如果在上海找不到，我會沿着長江而上，一定要找到為止！」

「找？找什麼？」亞光問。

伍斌故作神秘，並沒有回答。

不一會，亞光道：「你想找的，我可以帶你去，其實我一樣想找，今日我遇到個老鄉，他答應帶我去，本來我想自己去的，而今你既然有興趣，那麼，明天我們便一起去吧！」

伍斌心裏暗叫一聲僥倖，如果不是自己心急，可能錯過了一個大好的機會。

他不厭其煩地問：「要多少錢？」

「多少錢都有，這世界只要你有錢，你要什麼有什麼，不用擔心的！」亞光道。

翌日一早，亞光帶着伍斌來到城隍廟，這城隍廟算是上海一大名勝，廟宇規模並不大，但附近很熱鬧，商店林立，行人如鯽。

最多的是那些退休老人，他們在城隍廟附近，有些弈棋，有些談天，有些舞手舞脚的在運動，倒有點像香港的榕樹頭。

附近也有一些下三濫的人物，看來這地方也是一個龍蛇混雜的地方，想找殺手，這應該是個好地方。

亞光來到城隍廟前，左顧右盼。

伍斌道：「你約了個什麼人？」

亞光道：「你不用這麼心急，他一定會來，你帶了多少錢？」

伍斌摸了摸口袋，道：「一大疊！」

亞光道：「是人民幣？」

「有人民幣，也有港幣。」

「好極，其實他們歡迎港紙，紙水比較高一點！」

伍斌道：「你呢？」

「我是港紙。」

忽然，有一個人竄近，那人有

些獐頭鼠目，他道：「儂……」

因爲他說的是正宗上海話，伍斌只能聽到「儂」一個字，這字的意思是「我」的意思。

但亞光却聽得懂，並且一邊聽一邊點頭。

亞光轉向伍斌道：「我們一起去，你不用害怕，有這個亞公帶路，一切都沒有問題！」

伍斌向那個亞公打了一個招呼，亞公似應非應，這也怪不得，做這種工作的人，一定不想與外人說太多的話，以免將來有不必要的麻煩。

他們兩人跟着亞公走。

亞公繞過了城隍廟，轉入了一條小巷，小巷兩邊却十分整潔。

過了小巷，出現了一些普通人家。

那些典型的小巷，一列一列，中間是一條通道，有些濕滑，有時也有一些孩子在嬉戲，孩子對陌生人的出現有些好奇，但那個亞公眼睛一瞪，孩子都害怕起來，避之則吉。

不一會，他們又轉入了另一條小巷，這條小巷，兩旁也是人家，不過，全是閉門掩戶，而門外的地方，不遠之處，有些人或站或坐，其中有些拿着古式的手提電話，看來是有任務在身的。

伍斌本來想向亞光發問，但他跟着亞公匆匆而行，並沒有什麼機會發問。

不過，這應該是找對頭的地方，這種地方，神神秘秘，應該可以找到他想找的了。

終於，他們來到一間小石屋門口。

這小石屋似有些荒廢，並不顯眼，但門口却站着一個大漢，腰間似有物隆起。

亞公上前，與那人嘀嘀咕咕的說了一會，伍斌並沒有聽到他在說什麼。

伍斌便低聲問亞光道：「他們說什麼？」

「這地方不是人人可來的，以他的面子，與這個大漢說一些情面話，才可以進去！」

「那麼嚴重？」

「你剛才走過這條巷，不是到處都有人注視着，這地方並不是你想像中那麼簡單！」

這時，亞公與那個大漢已說完，並且示意二人跟着他入內。

入了這間非常淺窄的屋子，轉入後面，也似是一個破爛的地方，穿過這破爛的地方，却是另一個進口，入了這個進口，眼前突然豁達起來。

內裏傳來人聲鼎沸。

伍斌忍不住問道：「這是什麼地方？」

「是你想來的地方！」

再向人聲走去，只見四處燈火通明，一枱一枱的，赫然是個大賭場。

伍斌有些出乎意料之外，環視四周，只見什麼類型的賭博也有：番攤、大小、廿一點、輪盤，應有盡有。

「這是個地下賭場？」

「正是，是不是非常想來？」

「我……」

「不要說了，你喜歡賭什麼也可以！」

伍斌非常失望，因爲他想找殺手，却來到了一個賭場，根本是個風馬牛不相及的地方。不過，既來了，則安之，這時，亞公已不在。

亞光道：「跟我來，看看有什麼合心水的，下一些注，贏一些人民幣回去！」

伍斌跟着亞光走了一個圈。

沒有人注意他們，那些賭客只注意莊家開些什麼牌，這些人相當豪賭，一疊一疊的鈔票，推來推去！

伍斌並不是不喜歡賭，而是在這陌生的地方，根本沒有什麼賭博的意欲。

亞光道：「你不喜歡這種呼盧喝矢的場面？那也不用心怯，我們可以入內，還有貴賓室的！」

「貴賓室？」伍斌問。

「當然有，只要你賭得大，你要什麼招呼，有什麼招呼，跟着來！」

也不容伍斌有什麼解釋，亞光已拉了他，向另一個小門處走去。

進了那門，氣氛又是大大不同。

前面是一列一列的房間，並且有很多穿着旗袍的美麗女士站在前面。

一位女士上前，用上海說道：「儂……」

伍斌雖不明白，但他並不說話，他臉上的表情已告訴了她，這女人十分機靈，立刻止住了說話，示意他們等一下，然後轉身，換了另一位姑娘前來。

那位姑娘開口道：「兩位貴客是香港來的？」

她說的純正的廣州話。

亞光道：「對，這位是大老闆！」他指的是伍斌，伍斌也沒有些什麼表示。

姑娘道：「老闆，喜歡玩些什麼？」

伍斌沒有作聲。

亞光道：「玩幾鋪百家樂，好嗎？」

伍斌抱着既來之則安之的心情，點點了頭。

那位姑娘道：「請跟我來！」

兩人跟着這位姑娘，往前面一



兩個大漢逼着伍斌與亞光還賭債，用車送……

間房間走，撥起了那門簾，內裏的佈置與澳門的賭場差不多。

姑娘道：「請隨便下注，這些荷官，什麼話都懂！」

兩人入內。

賭桌已圍滿了人，但佔一個位子，也很容易。

伍斌看着賭桌，只見上面是一疊一疊的鈔票，有人民幣，有港幣，甚至有美金。

最大疊的都是人民幣。

突然，圍着賭桌的人都「嘩」的叫了一聲，伍斌一看，只見賭桌之上，荷官抛了一個「和」字的塑膠牌出來，原來有人買中。

其實開「和」並不是有什麼奇怪的地方，百家樂這種賭博，只有三個可能，一個是「莊贏」，一個是「閒贏」，另一個是「和局」。

而「和局」是賭得最多，是以幾何級數賠上的，而這個看來老老土土的老鄉，却一連中了兩鋪「和」。

他開始投注是一疊人民幣，這一疊人民幣用橡皮圈紮着，荷官並沒有數，只讓它整疊的豎在那裏。

賭的人輸了，荷官只把那疊鈔票拿了過來，又用他們的人民幣疊高，疊得與那投注的人民幣那麼高便推了出去，也是沒有數的。

那老鄉再一把的投注。

又再中了，那聲「嘩」的一聲，也因此而起。

只見荷官這一次，疊了幾疊人民幣賠給他，只見一疊一疊，一扎一扎推出，也都是沒有數的。

伍斌心內道：「他們的錢眞多！」

如果這老鄉又再一把推下去，那麼，又如果再中一鋪，這一堆鈔票將會變得無法想像。

衆人都屏息靜氣，看那老鄉如何下注。

那老鄉實在是貌不驚人。

他似有些躊躇，不過，他決定先拿回一大半，另外一小半依然放在「和」這個投注格之內。

雖是一半，數目應該是接近一百萬人民幣。

一百萬，那實在不是一個小數目，但那老鄉似乎並沒有什麼，他仍是臉無表情。

他手上那幾大疊鈔票，應該是有五至七百萬人民幣，對他來說，這一百萬應該不算什麼，九牛一毛而已。

荷官道：「和？」

「和！」那老鄉道。

開始派牌。

人人都把呼吸也壓低了。

伍斌心想：「這人也是狂妄，怎會一連三鋪也是和的？天下事怎會有這麼巧？」

忽然，又是「嘩」的一聲。

居然又是一鋪「和」！

那老鄉似乎沒有驚喜，這一次，他收手了，荷官派完了一叠一叠的鈔票——他們似也有不盡的鈔票。

接着，那老鄉把一大叠鈔票推了給荷官，道：「小賬，小賬！」荷官們都眉開眼笑！

伍斌道：「這人好厲害，賭得好豪情！」

亞光道：「不用奇怪，聽說這裏常常也有這些場面！」

老鄉步出了門口，接着，外面傳來道：「那些公關小姐可發了，那老鄉出門，見一個，派一叠銀紙！」

那實在是豪客中的豪客。

不過，這件事似是賭場內一個小插曲，轉眼之間，人們又把精神放在牌局之內。

伍斌隨便下了一些注，他不是下大注，只是隨意的玩玩，因爲他的目的並不是在賭錢。

他想找人，或許在這個地方也是個適當的地方，三山五嶽，龍蛇混雜，應該是這個地方。

亞光原來是個非常好賭的人，伍斌也不覺得奇怪，如果他並不是好賭之人，也找不着這一個地下賭場。

不一會，他已垂頭喪氣的回來。

伍斌從他表情已知道了結果，道：「走吧！」

「不！」亞光道：「借些錢給我好嗎？」

「多少？」

「一萬！」亞光道。

伍斌有些猶豫。

亞光道：「我回酒店便可以還給你！」

伍斌無奈，拿了一萬元出來，道：「好自爲之！」

亞光又興高采烈的去了，本來伍斌實在不想借錢給他，但一場朋友，而且他開了口，不借給他會惹來反感，同時，伍斌也心生一計，要好好利用亞光這個人。

不一會，亞光又回來了，並沒有出乎意料之外，單從他的表情，已知他是大大不妙。

亞光想開口。

伍斌已比他快一步的開口道：「亞光，對不起，我沒有錢再……」

忽然，亞光身後出現兩個人，這兩人臉上凹凸不平，臉肉橫生，帶有煞氣。

亞光道：「斌哥，我不是再向你借錢，而是希望你救我一次！」

「救你！」

「後面其中一個大漢道：「他向我們大哥借了兩萬塊，輸光了！」

伍斌心內吃了一驚，亞光這人好狠，拿了自己的一萬塊，又再借人二萬塊，也一併輸光了！

那人續道：「他說你可以保他！」

「保他？我沒有說過！」伍斌道。

亞光哭喪着臉道：「斌哥，你要救我！」

「救你，我早已向你說過，好自爲之！」

亞光道：「我一時心急，想翻身……」

伍斌道：「我們雖然是一場朋友，但這麼大的數目，我實在無能爲力！」

另一個大漢從背後一拳打在亞光的腰間，怒道：「小子，騙我們！」

亞光被這一拳打得人也彎了腰，發出痛苦的叫聲，伍斌見了，無動於衷。

兩個大漢見伍斌沒有什麼表情，索性拉了亞光往後去，伍斌不知他們要拉他往那裏，也跟着前去。

他們一把的把亞光拉到後門，一人一脚，把亞光踢出外面，他倒在地上，突然翻身而起，想往外面走。

兩個大漢，突然從腰間抽出手槍。

其中一人叫道：「不要再走，否則開槍！」

亞光回過頭來，看見兩人手上都有槍，雙腿立時軟了下來。

大漢回過頭來，對伍斌道：「你想你的朋友死在槍下？」

伍斌仍然木無表情。

另一大漢道：「如果你不承擔這事，你自己也不會好過的！」

伍斌道：「你威脅我？」

「不是威脅——這是我們對付賴賬的人一貫的手法，我不理你是否他的朋友，只要你與他同來，那你便要背上身！」

「背上身？我與他只是普通朋友！」

「那是你自己的事，如果普通朋友怎會一起來！你們從香港來的嗎？」

伍斌點點了頭。

「千里迢迢而來，膽敢來到我們這個地下賭場，你們也不是普通人！」

「普通人，我是一個普通人！」伍斌道。

另一個大漢道：「你不用再說，我們先打死這人，然後把槍印上你的指模，把你交給公安！」

他的說話語氣平淡，但聽在伍斌的耳裏，却是非常激動，他忍不住叫道：「你們這樣做，天下還有王法嗎？」

那人道：「王法？我們便是王法！」

另一個大漢已拿起了槍，作狀瞄準。

亞光見了，全身發抖。

伍斌知道他們並不是在說笑，在這些地方，神是他們，鬼也是他們，他實在不想把這事惹上身，而今不想弄出這大禍，只有先救亞光。

伍斌道：「慢着！」

「怎樣？」

「他欠你們多少錢？」

「二萬，另加利息！」

「利息是多少？」

「大約是一萬，合共連本帶利三萬！」

「三萬？你們怎樣計算出來的？」

「計算方法非常困難，你快給我一個答覆，你是否負責這筆數？」

伍斌猶豫。

亞光連忙從地上爬起，他不敢再往外跑，返身回來伍斌跟前，好像跪着的懇求伍斌。

伍斌怒道：「我給你累死！」

亞光全身顫抖，說話的聲音也顫抖：「斌哥，救我，救我，我將來一定會還錢給你！」

「你？」伍斌冷笑。

亞光道：「請你相信我，將來你要我做什麼事也可以，我一定報答你的救命之恩！」

大漢道：「快決定！」

伍斌仍然猶豫。

另一大漢道：「不用等了！」

亞光望着另一大漢，大漢慢慢的舉槍。

亞光跪着哭起來，雙手拉着伍斌。

伍斌道：「亞光，你自己說過，我救了你之後，你會報答我？」

「是的，我不單還錢，而且你要我做什麼也可以！」

「好極，這是你說的！」

「是的，我可以當天發誓！」

伍斌向那持槍的大漢道：「好，我付這筆數！」

「好極！」那大漢把槍收了起來。

伍斌道：「不過，我沒有這麼多現錢在身上。」

「我跟你們回酒店！」

「好！」伍斌知道，再拖下去對自己也絕對沒有好處，還是先離開這險惡之地。

亞光從地上緩緩的爬起來。

兩個大漢是親自用車送他們回酒店之內，他們把槍插在腰間，看來這地方眞像沒有王法。

伍斌是個非常謹慎的人，他來這地方，目的是找個殺手，身上當然帶有不少錢，而且全是美金，因爲美金世界通行，人人信任。

伍斌道：「我沒有人民幣，也沒有港幣。」

「你有什麼？」

兩人以爲伍斌又再玩把戲。

「我有美金！」

兩人聽了，才舒了一口氣。

「美金與人民幣比對多少我不知道，比對港幣是一比八。」

大漢道：「不，是一比七點八。」

伍斌道：「我不理會公價是多少，他欠你們三萬，我全身只有三千美金，那便算了！」

「那不夠！」

伍斌道：「不止的，你們這裏美金也吃香！」

「不，我們要收足數回去交差！」

「我只有這麼多，你們要不要！」伍斌把三千美金在他們面前揮着。

美金的確有無比的魅力。

兩人商量了一下，其中一人道：「好！」

伍斌突然又把錢收了，道：「收了錢之後，要保證我們的安全！」

「當然可以，我們是求財不求氣！」

「如果……」

「不用如果！」另一大漢道：「我們是『和』字頭，有誰麻煩你，你說出來，擔保一切沒有事！」

「你們呢？」

「我們當然不會麻煩你！因爲理論上，你們是我們的大客，對於客人，我們一向以客爲尊！」

「你們走江湖，我相信有口齒有義氣！」伍斌故意如此强調，其實，這些殺人不眨眼的傢伙，那會有什麼義氣可言！

「當然！」

伍斌把三千美元交上，他實在是個懂計算之人，三千美元作三萬人民幣計算，有些着數。

兩大漢離開之前，還道：「好好玩幾天才回去，有事也可以找我們！」

伍斌道：「多謝了，我們最好不再見面！」

亞光看着二人離開，才眞眞正正的舒了一口氣，轉向伍斌道：「斌哥，我不知如何感激你！」

「不用感激，你還欠我錢。」

「是的！」

伍斌道：「你什麼時候可以還錢！」

亞光道：「回去之後，我想辦法！」

「想辦法？你可以想些什麼辦法！」

亞光沒有說話。

伍斌道：「我早已知你出身，幾萬元對你來說，是天文數字！」

亞光想反駁，却是無從說起。

伍斌道：「你上來是想找殺手的！」

亞光有點愕然。

「你連找殺手的錢也輸了！」

「你怎知的？」

「我當然知道，否則我也不會跟你上來！」

「你查過我……」亞光有些憤怒，又道：「斌哥，你究竟是什麼人？」

「你不用知道！」

「那你跟着我做什麼？」

「這點我可以告訴你，我與你有相同的目的！」

「你也找殺手？」

伍斌點點了頭。

亞光道：「怪不得你會這麼巧與我一起訂機票，也借故與我認識！」

伍斌道：「我後悔認識你，你根本找不到殺手，你只懂賭錢！」

「不，我能找到！」

「那你爲什麼還不去找？」

「我想玩一兩天才動身！」

伍斌道：「好了，而今我不理會你怎樣做，我要你爲我找一個殺手，送他到香港，然後殺一個人！」

「殺誰？」

「到時我會通知你！」頓了一頓，道：「有沒有問題？」

亞光搖搖了頭。

伍斌道：「如果你完成這個任務，我們之間的數便一筆勾銷！」

亞光聽了，大喜過望道：「可以，可以，我一定可以做得妥妥貼貼！」

不過，伍斌知道亞光這個人的性格，雖然沒有說甚麼，但臉上仍然表現出有點不大相信的樣子。

亞光道：「你大可以放心，本來我應承了我的老友上來找殺手，而今他們給我的錢，我已完全輸光了，本也無面目再回去！幸好有你，你既要找殺手殺人，我們也有相同的目的，我一定會爲你做得妥妥貼貼！」

伍斌道：「你想怎樣做？」

「先找殺手，然後立刻回去，殺了你要殺的人，然後叫那殺手，再搭單多做一件！」

「然後替你們殺人？」

「是的，對那個殺手來說，一件穢，兩件也是穢，不會有什麼問題！」

伍斌道：「不，我不想你這樣做，一件是一件，我不想那殺手拖下任何尾巴！」

亞光道：「好極，我會依照你的話去做！」

伍斌道：「你什麼時候可以找到殺手？」

「那是很容易的事，我立即去，今晚便有好消息！」

「一下子又這麼快？」

「是的，你不相信，我今晚便帶他來見你！」

伍斌立即緊張地道：「不，不，你千萬不要帶他來見我，我絕對不想牽連入這件事之內！」

亞光聽了，表示明白道：「對，對，我實在太蠢，我不會把你委托我的事告訴任何人！」

伍斌非常鄭重的對亞光道：「亞光，這件事是關乎人命的，如果你稍一不對，我一樣可以找人把你殺了！」

亞光伸伸了舌頭道：「我……我會小心從事！」

伍斌想了一下，又覺得如果自己連殺手的影子也沒有看過，豈不是太相信亞光？因此，他又改口道：「這樣吧，亞光，你甚麼時候找到殺手？」

「今天晚上……或者最遲是明天！」

「好極，最遲是明天早上，如果你找到了殺手，叫他在餐廳處，讓我在暗處看看他！」

「好，這樣你就不用懷疑我了！」

於是，亞光匆匆的出去。

伍斌在酒店中，百無聊賴，也出去逛逛。

上海是個大城市，人口比香港還要多，因此，街上無論在什麼時候，也是擠滿了人的，他逛了半天，覺得有點疲倦，才回到酒店去。

* * *

亞光離開了旅店，從口袋中拿出了皮包，從皮包之內拿出一張紙條，上面有一個地址。

他叫了一部計程車，把地址交給那個司機一看，同時遞上了一包外國香煙。

那司機一看，皺着眉頭，但見了旁邊的那包外國煙，似乎還有一些兒的興趣，用濃重的上海土語說了一大堆的話。

亞光也皺着眉。

那司機發覺了他的模樣，才用普通話道：「你找的這個地方很遠的！」

亞光勉强可以聽懂，道：「很遠也要去！」

「可是，我回來沒有客人！」

「天下烏鴉原是一樣黑的！」亞光心裏這樣想，但他立即接口道：「你在那地址等我一下，然後載我回來，那便不會沒有客人了！」

司機聽了才放心，亞光上了車。

那地址果然是一處十分遠的地方，似是市郊，連司機也要問了一些路人才到達。

當司機到達這個地址的時候，

才恍然而悟地向亞光道：「這地方原來也相當著名的！」

亞光道：「那你爲什麼不知道？」

「因爲你沒有說出這地方的名字！」

「這地方的名字？」

「是的，這地方本來是一間著名的武館！」

「武館？」

「雖然這間武館位於偏僻的地方，但仍有很多人來學武的！」

「學武？」

「是的，這裏的師傅非常出名，不過，而今一切已成過去！」

「過去？」

「是的，因爲月前市政府認爲這地方訓練太多流氓出來，因此一舉而把它停業！」

「停業？那些師傅去了那裏？」

「天知道！」

亞光聽了這司機的話，才知道自己是找到了地方，却是來遲了！不過，既然來到，也要下去看一看。

亞光對司機道：「你在這裏等我一下，看看我找不找到我要找的人！」

司機道：「你小心一點！」

亞光下了車。

只見前面一座房子關上了門，連招牌也似被砍了下來似的。

他小心走近一看，却見牆壁上依稀有一些字跡，上面寫着「維揚武館」。

武館之內，黝黑一片。

亞光往那些破爛的木板處瞧瞧。

裏面似仍有一些武館的模樣，不過，所有的東西已破爛之極，似是經過一場大武鬥。

亞光試圖推開那些木板，木板竟是應聲而倒了下去，亞光有點驚惶。

他定了一定神，推開那些木板，木板發出了「咿咿呀呀」的聲音，在黑暗之中，非常可怕，也非常刺耳。

他再推開一些，已經可以讓他入內，他想入內，但有些猶豫。

當他正想踏入一步，脚還未提起，突然有一個黑影撲出，雙手把他攔腰抱着。

亞光拚命掙扎，而且大叫。

那人一手仍攔腰抱住亞光，另一手却按着他的口，亞光用口咬那人的手。

那人狂叫一聲，甩開了手，又立即一手拍下，這一拍把亞光的鼻子與牙齒拍痛了。

亞光只覺痛極，臉孔濡濡濕濕似的，他知道自己已滿臉是血，不過，他仍掙扎。

那人叫道：「儂弄……」

亞光不知他在說些什麼，不過，那人再沒有拍下，他才閉口，那人一直把他抱向後面的地方，那人手臂非常有力。

那人手臂用力一擲，亞光整個人被擲向牆邊，撞在牆上，然後倒了下來。

亞光全身痛得有如快要散了似的。

這時，他看見了光。

光是來自一盞煤油燈。

燈光之下，那人却並不是想像中那麼威猛，他臉白無鬚，身材與亞光差不多。

不過，他臉有一股煞氣。

亞光叫道：「我……我是來找人的！」

那人似不明白他所說的是什麼。

亞光連忙改口用國語道：「我找人！」

「找誰？」那人用國語道。

「找亞帆！」

「什麼亞帆？」

「我是從香港來的，我要找一個叫亞帆的人，他是做教頭的！」

「教頭，什麼教頭？」

亞光一時之間，却又未領略到那人的心意，因此，二人在僵持着。

那個人似又有所動作。

亞光道：「不要打人，我只是找人！」

那人道：「我天天都要對付來找人的人！」

亞光不明白，道：「我是來找人，不是來找人打！」

「找誰？」

他們又回到剛才的問題上。

亞光爲了免被再打，這一次說話更加小心一點，非常謹慎地道：「我要找那個教……教人打功夫的人！」

「教人打功夫的？」

「是的，教武術的老師！」

「找他作什麼？」

「當然有事！」

「你所說的教頭，便是教人打功夫的師傅？」

「正是！」

那人沉默不語。

亞光看了他一會，恍然而悟道：「你……你便是那位師傅？」

他見亞光並不是一個懂武功的人，來意也並沒有不善的表示，因此才應道：「是，我正是曾帆師傅。」

「對，是曾帆，我匆忙之間已忘記了。」

「你貴姓，找我作什麼？」

「找你去香港。」

「去香港？」

「是的，據說你在上海這一帶，威名顯赫，你有過一掌擊斃一

頭牛的記錄。」

「是的。」曾帆似乎陷入記憶之中，此時的他却沒有一位大師傅應有的風範。

亞光是一個十分聰明的人，早已知道這位曾帆師傅一定曾經遭遇過一些什麼風波，才會落得如此田地，他想邀請這位大師傅去作殺手，似乎有部份資料出了錯誤。

「不過，我想告辭了。」

「告辭？你不是說過要找我去香港？」

「而今……而今不想了。」

「爲什麼？」

「因爲……」亞光並沒有說話，但眼神出現了疑惑，閃爍不定的神情。

「你懷疑我的武功？」

亞光並沒有回答。

「我仍然可以一掌打死一隻牛。」

「可是……」亞光目光打量着四周。

「是的，我最近遭人暗算。」

「暗算？」

「是的，他們妒忌我有很多學生，來踢我武館。」

「踢館？你不會怕的。」

「如果光明正大的來，我當然不怕，可是，他們來旁門左道，來暗算我，使我這間武館不再有人敢來。」

「你也受了重傷？」

「不，就算他們暗算我，也傷害不到我。」

「怪不得我來的時候，你要用這麼暴力來對付我。」

「是的，我也以爲你是他們其中一份子。」

「你爲什麼不報仇？」

「報仇？談何容易！」

「爲什麼？」

「因爲我勢力弱，而且上海這個地方，也像你們香港一樣，什麼也要講錢的。」

「講錢？你怎知道香港的事情。」

「當然知道，香港也是個大都市。」

亞光看着曾帆，在這情形之下，本來他眞不想再請曾帆去香港，可是他又改變了主意，因爲曾帆在這地方遇上了窮途末路的情況，這樣，他去香港當殺手，他有這個賺錢的需要，他一定可以勝任。

「你想報仇？你想有錢嗎？」亞光問。

曾帆道：「兩樣都想要，而且我有了錢之後，才可以回來報仇，重整旗鼓。」

「好極，你仍可以一掌擊死一頭牛？」

「我仍有這個力量。」曾帆突然發出一掌，這一掌打在一疊磚頭之上，磚頭應聲裂開。

這一疊磚至少也有七塊以上，這一掌實在不簡單。

「我知你武功厲害，不過，我不是叫你用武力。」

「我只懂用武。」

「除了武力之外，你還懂什麼？」

曾帆茫然。

對於這一個莽魯匹夫，亞光覺得有點可憐復可笑，可是却是一個可以加以利用的人。

「開槍，懂嗎？」

「開槍，當然懂！」

「不是打獵，而是殺人，懂嗎？」

「殺人？」曾帆並沒有驚懼之色，他頓了一頓，才道：「這一陣子我被人多番暗算，我實在想殺人。」

「那好極了，你跟我去香港，用槍……或者用什麼辦法也好，替我殺一個人。」

「殺誰？」

「你不用知道殺誰，你而今只要答我究竟你想不想去？」

曾帆口中雖說想殺人，但說到眞的去殺人，當然有些猶豫起來。

「你怕！」亞光故意刺激他。

「我怕？怕什麼，你可以出多少錢？」

「港幣五萬元。」

「五萬元，可以做得什麼？」曾帆道。

亞光早已知道這個價錢並不十分吸引，但他却想用廉價請這殺手，便道：「不少了，我們包你一切食宿，一切交通費用。」

「不，太少了，我不會因五萬元去搏命。」

「搏命，不用搏命的，你只要用手槍，殺了那人之後，立即便可以回來上海。」

「那麼簡單？」

「就是這麼簡單！」亞光强調地道。

曾帆仍然不願意。

亞光看出他的心意，他在走投無路之際，他定可以用低廉的代價請這殺手，於是，他站了起來，作要離開這地方的意思。

曾帆道：「你可以不可以加一些？」

「加多少？」

「加多五萬元，十萬元。」

「十萬元？我可以隨便在廣東的窮鄉僻壤找一個，不過，我不想找那些沒有頭腦，沒有眞正功夫的人，因此，我才慕名來到上海。」

其實，亞光來到上海，也是聽朋友說的，不過，這幾句說話却打動了曾帆的心，因爲他過去一段日子，受盡敵人暗算，弄得灰頭土

臉，那有一個人向他說過恭維他的話，因此，他開始心動。

曾帆道：「無論如何，加多一點。」

亞光想了一下，道：「爲了表示我的誠意，我多加兩萬，即七萬元。」

曾帆聽了，現出了一個滿意的笑容。

亞光道：「不過，你要完全聽我的指示。」他從口袋暗袋拿出了二萬元，道：「這是訂金。」

曾帆接過二萬元，手發着抖，因爲他從沒有接觸過這麼多現鈔。

「你快準備行裝，我再接觸你，你這裏有電話嗎？」

曾帆道：「沒有。」

「那怎樣找你？」

曾帆道：「我可以找你。」

「好，你什麼時候可以起行？」

曾帆道：「其實我也沒有什麼牽掛，可以隨時起行，不過，我那些錢……」

「你完成了任務，我一定會給你。」一頓亞光道：「你也不是一個普通人，只要你完成了任務，我一定會全數把錢給你，這是血汗錢，我不會虧欠你的。」

「我的槍可以殺人，也可以殺你。」曾帆警告他。

亞光道：「你不單可以用槍殺我，甚至一掌也可以擊斃我。」

曾帆滿意地笑了。

於是，他立即跟亞光到市區，到了亞光所住的酒店，亞光讓他出外買一些東西，也打電話聯絡一些朋友。

到了晚上，一切聯絡已就緒。

亞光道：「曾帆，我們先去廣州，然後到蛇口，再乘大飛往香港。」

「甚麼大飛？」

「是那種四個引擎的走私快艇，你偷渡入香港，到時有人在大嶼山接應你，然後我再與你聯絡。」

「你呢？」

「我當然不會與你一起，記着，到了香港，我會與你聯絡，但表面上，我與你不認識，也沒有任何關係。」

臨陣退縮　落網招供

曾帆本來是處於人生黑暗的低潮處，突然遇到了亞光，可以說是他人生中一個轉捩點。

這個轉捩點，在當時來說，當然是充滿希望。

當時，他被人踢館，被人欺負，被人冷漠對待，對於一個曾經名震一時的師傅，實在難以忍受，可是，落難的英雄，一切身不由己，何況他自己並不是什麼英雄，而只是有一身蠻功夫而已。

曾帆拿了二萬元訂金，把其中一萬元交與年邁的母親，他自己並沒有娶親，仍是王老五一名。

他那位母親，已八十歲，眼睛已差不多看不見東西，一直生活在貧困之中，突然接到那麼多錢，顯得有點手足無措，並且追問他金錢的來源。

曾帆道：「媽，你不用掛心，我下海去了。」

「下海？什麼下海？這裏是上海呀。」

「是的，這當然是上海，但你有沒有聽過，而今上海每一個人差不多要下海，下海去做生意，連那什麼大學的教授也下海做生意去了。」

「做生意？你懂得做什麼生意？你只懂打你的功夫。」

「我不單要做生意，而且還要到香港。」

「到香港？」

「是的，你知香港是個什麼地方？」

「聽說是比上海還要繁榮的地方。」

「是的，因此，我才去那裏發財，而今我給你一萬元，只是讓你安個心，我回來之後，還可以建一間屋給你住。」

「建一間屋？」這是曾母幾十年來的心願，可是，生活迫人，這個心願，早以認爲再沒有實現的機會。

「那你幹的是什麼生意？」曾母雖然年紀老邁，但心仍是澄明的。

「我幹的……說給你聽，你也不明白，大都市有很多生意可幹的，你不用問了，我已托了亞明，暫時替你找個房子住住。」

「找個房子？」

「是的，找個有暖氣的，不用在半夜時沒有了暖氣而冷得半死。」

「不用了，我這副骨頭仍然可以撐下去。」

曾帆看着母親的身影，心中突然有說不出的悲哀，他的悲哀來自自己多年來無法好好孝順這一位守寡的母親，也來自這一去可能與母親永別。

永別？

他實在不敢再想下去，他的大半生雖與人打架無數，而且爲了表演掌力，也殺牛無數。

可是，殺人他却從未試過。

想到殺人，他開始手心沁汗，那應該是非常容易的事情，而且並不是用掌力，而是用槍。

用槍，他可在行，當年輕的時候，文化大革命每個人都曾經出去串連，那時，每個人都有機會用槍，那些槍，到處都是，用來嚇唬

人們，那一個黃毛小子沒有試過？

不過，他始終沒有用槍殺過人，因爲他是學武功的，學武功的人一向秉承師傅的教訓，要好好的練功，强身健體，更不能用武功殺人！

用槍殺人實在是一種昧着良心，又對不起自己武德的方法，可是，爲了一改自己的生活，他似乎再沒有了其他的選擇。

曾帆一直在胡思亂想，直到他打了電話給亞光之後，才整個人開始沸騰起來，因爲亞光已叫他到酒店的接待處去拿機票。

臨走之前，他仍然看了母親一眼。

他的母親似乎也有同感，兒子這一別，可能不知要多久才可以回來，她不知道他去幹什麼，但憑直覺，她感覺到他的不妥，她從櫃底找了一件小小的皮背心。

曾母道：「亞帆，你此去希望你一帆風順，這一件小小的皮背心，是當年你祖父用過的，你爸爸也捨不得穿，留到了現在，你好好穿上。」

曾帆接過那皮背心，小小的一件，非常老土，不過，他沒有辜負老母的一番心意，收了下來。

他並沒有什麼行李，只帶了一個手提包上路。

拿了機票，非常順利的來到了廣州。

廣州是中國的南大門，對於一直在上海生活的曾帆來說，無疑是走進了一個新世界。

這世界五光十色，比上海不遑多讓。

他住在一間小型賓館之中，這種賓館，只有那些小公務員出差住一兩天之用。

他本想出外看看這個城市，但一來人生路不熟，不辨東西南北，而且他一出口便是上海話，那些廣州人，對外地人似乎並不十分客氣，他實在不敢亂闖。

到了廣州第二天，有人敲門。

曾帆開門，只見是一個小孩。

小孩道：「你是老曾？」

「老僧？我不是和尚。」

那小孩倒懂得他在說什麼，道：「你當然不是和尚，我問你是不是姓曾的？」

「是，我姓曾。」

那小孩遞上了一個包裹似的東西，曾帆接過，小心打開了，却原來是一個無線電話。

這東西他在上海也常常見過，但從未用過，抬起頭來，想問那孩子。

可是，那孩子却不見了。

他關上了房門，對着這具無線電話發呆。

忽然，電話響了。

曾帆看着這個電話，一時之間，實在不知如何是好，他呆了一會。

電話仍然在响。

於是，他胡亂的按了上面的電鈕，然後大聲的叫道：「喂，喂！」

「爲什麼這麼大聲？」

那是一個熟悉的聲音，原來他誤打誤撞，竟接通了電話，來電的人是亞光。

「對不起，我不懂用這個電話。」

「你聽着，今晚有人來帶你上船。」

「上船？」

「是的，你先上珠海那邊，才乘大飛。」

「珠海？又是什麼地方？」

「你不用知道，到時我派人來接你，你只要依照吩咐做便可以了。」

「至於我到了香港……」

「也會有指示的，你不用擔心。」

「我不認識香港的道路。」

「我有辦法吩咐你的了。」

電話已然掛斷了。

曾帆一直在房間久候着，也呆呆的看着這具無線電話，亞光也實在想得週到，他不用現身，便可以指揮曾帆，這樣，他可以把暗殺之事，完全置身事外。

曾帆一直在等，他連晚飯也沒有出外吃，只叫了回房中吃，那一頓飯是吃得完全沒有味道。

吃完了飯，電話仍然沒有响起，他模模糊糊的挨在床邊，不知什麼時候入了睡鄉，忽然，他被電話的鈴聲驚醒過來。

可是，他按了電話，却完全沒有反應。

他正在不知如何是好時，已見有人推門而進。

那是一個黑衣人。

那人道：「曾帆？」

曾帆道：「是！」

「跟我來。」

那黑衣人並沒有再多說話，轉身便走，曾帆想多問一句也沒有機會。

出了門，黑衣人上了一輛「三脚鷄」，那種三個輪的電單車，這古老的車子，發出非常大的噪音，曾帆仍是沒有機會說話。

他們一直來到海邊。

那是一個已荒廢了的碼頭，碼頭邊停泊了一艘快艇，雖然在黑暗之中，曾帆仍然看清楚的那艘快艇後面，是裝有四個引擎。

「大飛！」他心想。

快艇上面堆滿了一些紙箱，幾乎已擠滿了整個船艙，沒有再容納其他東西的空位。

那黑衣人回身道：「下去！」

「下去？」

「是的。」

「沒有位置了。」

艇上有一個滿臉鬍子的人，他大概是這艘快艇的駕駛員，拉開了一個紙箱。

黑衣人道：「有位置了！」

他索性不再徵求曾帆的同意，一手把曾帆推了下去，曾帆跌在紙箱堆中。

那滿臉鬍子的人道：「坐穩了！」

曾帆還沒有機會回答，快艇已發出了响音，立時向前標去。

曾帆坐在紙箱之中，倒也安全，他只看見上面有海水水花飄洒，也感覺到艇身動盪，而且有越來越快的感覺。

他想站起來一看。

當他一站起來，頭上已有硬物壓下，他抬頭一看，是一挺機關槍，他整個人軟了下來。

這是一艘什麼快艇？這個滿臉鬍子的人又是一個什麼人？他不能問，只能胡思亂想，他只好把玩那具手提電話，坐在紙箱堆中搖搖晃晃。

快艇速度很快，突然，他聽見一聲隆然巨响，只見那個駕駛快艇的人急低下頭來，而且放棄了軚盤。

那人也躲在紙箱堆中，與曾帆擠在一起。

快艇忽然向前衝去。

曾帆忍不住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有軍隊過來！」

「在這海域，還有什麼軍隊？」

在這時候，頭上有一些火光，然後又發出了一聲震耳欲聾的聲响，不一會，海上射起一條巨大水柱，水柱在半空之中洒下，正洒落在快艇之中，立時好像下了一場大暴雨。

「發生了什麼事？」

「炮艇追來，向我們發炮！」

「發炮？」

「難道和你玩嗎？」

「如果擊中……」

「擊中我們便會葬身在這大海，成爲了這些大鯊魚的點心。」

「你開玩笑？」曾帆仍有點疑惑。

「誰會和你開這種玩笑，我在這大海之中，幾乎死了幾次。」

曾帆知道他並不是在說笑。

快艇在無人駕駛之下，依然是全速向前行駛，但有一點搖搖擺擺。

過了一會，似乎再沒有炮艇追來。

那人爬了起來，向外面看了一會，那時已漸露曙光，海面十分平靜。

「不知是你好彩，還是我好彩。」

「什麼好彩？」

「幸好已到了香港水域，他們不再追來。」

「追來又怎樣？」

「捉你我回去，不判我們槍斃，也要二十年勞改。」

「我們犯了什麼罪？」

「走私、越境、偷渡……什麼罪也可能……」

「走私，你走私什麼？」

那人回到駕駛座，並沒有回答，快艇似又加快了，直向香港那邊駛去。

曾帆坐在紙箱之中，看見有些紙箱因爲剛才的震動互撞而破了，看到紙箱內有一些香烟，才恍然而悟這一艘快艇是走私香烟。

「走私香烟也不是什麼大罪！」他心想，他推開了其中一個紙箱的缺口，這一個缺口露出來的，不再是香烟，而是一支槍的槍柄。

曾帆這時才覺得一身的皮起了疙瘩，因爲這長滿鬍子的人並沒有說錯，假如被軍隊發現了，走私香烟並不足以判什麼刑罰，但走私軍火……他不敢再想像下去。

突然，快艇好像停了下來。

「出來，快出來！」那人喝道。

曾帆爬了出來，他見到快艇已衝上了一個沙灘。

「快走，快走！」

曾帆不知應該走到那裏。

那人催促着：「不要阻礙我們出貨，而且警察來了，立即拘捕你，即遞即解，沒有情講的。」

曾帆看看幾個人從沙灘上跑下來，看來是接收這一批走私貨的，他知道自己再呆在這裏也無用，於是拔脚向沙灘的樹叢走去。

他身無長物，只好死抱那具手提電話。

他先躲在樹叢，也許亞光早已派人在這附近接應他也說不定，可是，看了一會，附近根本沒有人經過，這地方十分偏僻荒廢，否則走私客也不會利用這個地方作上落貨之用。

曾帆本想走出去，但回心一想，自己這樣的裝束，加上不辨東南西北，出去無疑是自找滅亡。

他唯一的希望是這具無線電話。

於是，他在樹叢中找了一處較爲舒適的地方，躲了下去，然後是等。

等，他一直在等，他不知要等多久。

時間好像停頓似的，他也不知幾時是否有人會通知他，或者來接應他。

他又在樹叢中迷迷糊糊，半睡半醒。

突然，電話响了，他整個人清醒過來。

「曾帆？」

「是。」

「你立即……你在那裏？」

「我在沙灘的叢林內。」

「好極，你走出來，向前走，出了一條小路，路上有一輛貨客車，那種你們叫麵包車的車，立刻上車，自然有人載你到酒店。」

「酒店？」

「即是賓館，然後我們再聯絡。」

曾帆想再追問，但電話已是寂然，他只好伸頭出外望了一望，那時已是日在中天。

他爬了出去，直向前走。

果然，不遠之處，是一條小馬路，再走出一些，便看到那輛客貨車。

他上前去。

車上司機位處有一人伸了頭出來，看見了他，也不打什麼招呼，只做了一個手勢，叫他上車。

曾帆也不猶豫，上了車廂。

司機在窗口叫他，道：「快換上車內的衣服。」

說完車便開動，曾帆在車廂之內，換上了恤衫西褲，看來倒像個普通的香港人模樣。

那人問道：「穿好了沒有？」

曾帆道：「換好了！」

「你坐穩，我盡快送你去旅館。」

「什麼旅館，在什麼地方？」

那司機並沒有回答，汽車一直高速行駛，曾帆在車廂之內，也看不見什麼，因爲車廂兩旁及前面的玻璃窗，都被厚厚的窗簾遮蓋着。

忽然，司機叫道：「伏下！」

曾帆聽了，非常聽話的立刻伏下，汽車稍爲減慢，曾帆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但他的心情却是非常的緊張。

汽車終於停了下來。

司機在車停之前，叫道：「你伏在一旁，千萬不要說話！」

曾帆除了依司機所言之外，也沒有什麼事情好做。

突然，有人開了車門，問道：「這是誰？」

司機道：「是我一位朋友。」

「他做什麼？」

「沒有什麼，飲多了兩杯，睡了！」

曾帆把眼睛略爲睜開，見是一個穿了黃色制服的人，頭上戴了一頂黑帽，而帽子的中央，有一個銀色的章，太陽的光剛巧照在那章上，反射在曾帆的臉上。

他不敢睜視，不過，他已知道那是香港的皇家警察，雖然，他從來沒有到過香港，但在內地很多地方都有香港電視看，因此，他知道那是警察的徽號。

他心裏突然感到一陣寒意，因爲自己一旦被發現，一切都變成英雄無用武之地。

警察並沒有弄醒曾帆，他離開了車廂，與那司機又說了幾句，然後，車子開動。

曾帆仍然不敢睜開眼睛。

過了半晌，司機才回過頭來，道：「沒事了！」

曾帆昂起頭來，問道：「那是警察？」

「是的！」

「他沒有查我？」

「算你好運。」

曾帆吁了一口氣，道：「如果他一查問我……」

「沒有別的話說，一定會拘捕你回去，而我也犯了協助教唆偷渡之罪。」

「爲什麼他會這麼輕易放過我？」

司機回過頭來，道：「可能看見你抱着那個無線電話，內地偷渡來的人，沒有理由這麼快便有手提電話。」

曾帆笑道：「想不到這東西救了我。」

司機道：「前面快到你去的旅館了。」

曾帆把布簾撥開了一些，看見前面並非熱鬧市區，便問：「那裏有旅館？」

司機沒有回答，過了一會，車子停了下來，道：「前面便是了。」

「什麼旅館？」

「你眞以爲是大間的酒店？」

「不是？那是什麼？」

「我不知道，但我接到的吩咐，是送你來這裏，你下去自己看看。」

曾帆下了車，而那輛貨客車也絕塵而去。

前面那有什麼旅館？只有一兩間平房，而附近根本是荒野。

曾帆走進其中一間，裏面却倒似有人曾執拾一番，並且有桌椅，還有一些日常用的雜物。

曾帆正在狐疑之際，無線電話响了。

「喂！你究竟安置我到了什麼地方？」曾帆不讓對方先開口。

「旅館，當然是旅館。」

「什麼旅館？這算是旅館？」

「當然是，這是你在香港期間所住的地方，非常安全，利便你行事之後，不讓人們發現你的行踪，而且在第一時間之內回去。」

曾帆知道，再多說也無益。

「我而今應該怎樣做？」

「屋內有你一切日常用品，廚房有米有即食麵，一切飲食，悉隨尊便。」

「吃不是問題，我應該怎樣

做？」

「你房間內有地圖、手槍，以及你的對象，由而今開始，一切由你自己作主了。」

「我可以找你嗎？」

「不可以，千萬不可以！」

「那我怎辦？」

「一切由你自己作主。」

「我的錢呢？」

「當你做妥你應做的事，會有人交給你，並且立刻送你回去。」

曾帆想再問，但電話已斷。

* * *

一切事由曾帆自己作主。

曾帆在房間之內果然找到了三樣東西，第一是一柄手槍，第二是一幅街道詳圖，第三是一張相片。

曾帆首先研究那柄手槍。

那並不是內地那種槍械，而是一柄最先進的左輪，並有十四發子彈。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手槍雖然是簇新的，但一定要試試是否可以發射。

曾帆把子彈安上了，然後走出屋外。

附近沒有人，也沒有屋子，發射一槍並不是什麼問題，於是，他找了一個目標。

他向着目標，開了一槍。

「砰」的一聲，震耳欲聾的聲响，而且非常準確的打中了目標。

武器非常可靠，這樣給曾帆一顆小小的定心丸。

他再看那幅街道圖，是一幅非常詳細的街道圖，幾乎每一間建築物，每一間商店，都有詳細的名稱，街道上並有非常清晰的指示，指示出巴士的路程，其他汽車的終程，曾帆研究了一會。

紙上談兵是沒有用的，尤其是街道，一定要實地現場觀察，那才有效。

他決定明天到實地勘察。

最後，他看那張相片。

那是一個非常有福相的人，臉圓圓的，架有眼鏡，頭髮梳得光亮亮的。

一看便知是一個早已作富家翁的人。

這人爲什麼會得罪了亞光這種人？他並不一定得罪亞光，可能是得罪了他的一些朋友。

朋友？朋友往往會變成人生中最大的敵人。

曾帆再看那照片，忽然，他發覺這人的雙耳非常長大，看相的人都說，耳長的人大都長命，而這人而今只是步入了中年，應該沒有到大限之期。

他沒有到大限之期？那麼，曾帆自己豈非註定不能成功槍殺這人？

曾帆心裏有了一個疙瘩，不過，他隨即又想到，那些看相的，都是騙人的，走江湖的把戲，他一定可以成功，可以把這人一槍打死。

他重新把這些資料放在那個牛皮紙袋內，這時，他才發現袋裏還有一大疊鈔票，有了這些鈔票才可以到現場看看，找一個最適當的地點下手。

* * *

翌日一早，他換過了衣服，依照地圖的指示，他來到了現場。

他最先找到那個目標。

那是一間商業大厦，根據指示，這人的工作地點是在這間商業大厦之內的五樓。

他先乘電梯上了五樓。

五樓內有差不多二十間的寫字樓，他要找的是一間叫「祥輝」的公司。

他很容易便找到了。

他走了進去，前面那個女接待員，用非常親切的語氣問道：「請問找誰？」

「文先生！」

「文先生？那一位？」

「文祖欽先生！」

「他還沒有回來。」接待員道。

曾帆本想立刻離開，因爲他已證實了文祖欽這傢伙的確是這間公司的老闆，而這個人正是自己要找的目標。

忽然，他注視到那邊牆上一張照片。

那是一張集體的照片，看來好像是慶祝會之後一張集體照片。

照片中有一個非常熟口面的人。

曾帆自言自語地道：「這是文祖欽。」

那接待員聽了，接口道：「不，那是他的公子，文先生已六十多歲了。」

「不過他仍然很年輕呀？」曾帆問。

「那要看你怎樣看，如果以一般六十多歲的人來比較，他是十分年輕。」

「他什麼時候回來？」

「每天都大約在十時。」

曾帆看看手錶，還有十五分鐘才到十時，便道：「我可以等他嗎？」

「當然可以。」

其實曾帆並不在等文祖欽，他只希望清楚這間公司的內裏情形。

那邊盡頭才是經理室，經理室前是幾個職員，如果在這地方下手，一定傷及無辜。

曾帆不想傷及無辜。

如果在這接待處前，應該是一個好地方。

只要文祖欽一出現，一槍射過去，他不可能躲起來，最多是再多

一槍，他再沒有生存的機會。

忽然，那接待小姐看見他東張西望比劃着的古怪模樣，道：「先生，我可以幫助你做些什麼？」

曾帆如夢初醒，原來，他計劃着開槍射殺文祖欽，而忘形的做出了手勢。

曾帆立即答道：「不，不，沒有什麼。」

「他快要回來了。」

曾帆忽然覺得，他不想眞的面對這位文祖欽，不知是他自己有問題，還是心怯，他決定離去。

「先生，你想走嗎？」接待員問。

「是的。」

「那你可以留下姓名，我可以叫文先生打電話給你，這樣不礙你的時間。」

「不，不用了！」

他想立即離開這間公司，他走出了門，直走向電梯，等了一會，電梯門開了。

裏面有很多人，只有一個人走出來。

曾帆突然心裏感到一陣震動，因爲面前這人，非常面善。

那是照片中人。

那是文祖欽，不過，他的確比照片老了一些，不過，他的輪廓仍在。

他身穿一套入時的西裝，精神非常的好，走起路來，腰板挺直，非常神氣。

他直入了祥輝公司。

爲了眞眞正正的證實這人便是文祖欽，曾帆閃身回到祥輝公司的門口，站在一旁。

那位接待小姐一見了那人入內，便恭敬地道：「文先生，早晨！」

「早晨，有人找過我嗎？」

「有，剛才才走了。」

「是誰？」

「他沒有留下名字。」

「怎麼模樣的？」

「一個三十出頭的人，有些老土的……不……」接待小姐立時發現了自己說錯話，因爲那是老闆的朋友或者是客人，自己的批評實在不應。

「沒有留下姓名，倒是十分老土。」文祖欽道。

這時，曾帆在外面，可以肯定這人便是文祖欽，也是自己這一次行動的目標。

第一次勘察場地，已有了非常好的收穫。

他離開了大厦，再看各處的通道。

他打開了那張街道圖，一一加以引證。

地圖果然繪得非常精細，而且絕無一些遺漏。

曾帆發現離大厦不遠之處，有一個地下行人隧道，這個隧道，一直過了兩條繁盛的大馬路。

他入了隧道，只見隧道有多個出口，這是一個理想的撤退通道。

一經行動完畢，不用三分鐘，便可以全身而退，一切都比想像中理想。

於是，他想先回到自己的住所，再加以詳細的計劃再決定行動。

他從隧道走出來，前面是繁榮的街道，他被五光十色的店鋪所吸引着，不知不覺的隨着人羣而走，他入了一間非常大的百貨公司。

他抬頭一看，是先施公司。

上海也有先施公司，不只有這間著名的百貨公司，還有其他三大百貨公司，包括了大新、永安……還有一間，一時之間，他記不起了。

走上二樓，一入門處便有一個女售貨員向她微笑招呼，他停下了脚步。

那女售貨員微笑對他道：「快來看看我們的健康產品。」

曾帆皺着眉。

那售貨員十分機靈醒目，一見他皺眉，便知道他不明白廣東話，改用普通話道：「看看我們的健康產品，有推拿機，可以舒筋活絡。」

曾帆從未看過這些會不停轉動的機器，非常好奇。

那位女售貨員又道：「你可以坐下來試試，一說完差不多拉了他坐下來，他坐在沙發上，那女售貨員把推拿機放在他的大腿之上，轉動的圓粒，果然是有推拿作用，他感到十分舒服。

這時，他想起那年邁的母親。

他母親長年風濕，有時，找到個好醫生，還會替她拿捏一下，她便會覺得非常舒服，可是，找推拿醫生並不容易，而且一次收費也非常昂貴，而今這機器却可替代人手。

那售貨員用溫柔親切的語調道：「買一個回去，你和你的家人都受惠。」

曾帆再把機器放在小腿肌肉上，滾動的輪子，的確可以把肌肉鬆弛，他決定買一個回去給母親。

「好，我買一個。」

那售貨員道：「你還要看看那些量血壓的儀器嗎？對老人家非常有用。」

「我還不太老吧！」曾帆道。

女售貨員道：「不，你正當盛年，不過，這東西什麼人都用得着，而且，你家中應有老人家，因此一定有用的，你看看。」

「妳怎知我有老人家？」

「我只是猜猜，我再猜一下，

你買這推拿機，是……是送給你母親的。」

「對，妳怎知道？」

「我見你臉上一片祥和，你一定是想起你的母親，你才買這推拿機器的，看看你，實在是個孝順的孩子，孝順的孩子，做事一定平安順利，你一定可以發大財啊！」

這一番本來是普通恭維的話，但聽在曾帆的耳裏，却有一番受用。這年來，他受到的寃氣實在太多，被人踢舘，幾乎是事業與人生，都是一敗塗地，幾時聽過一些恭維的話，更對不起的是母親，幾十歲人了，仍沒冇一口安樂的飯吃。

於是，他又買了那個量血壓的儀器。

當他離開百貨公司時，左手一大包，右手也一大包，錢是花了不少，但心裏却感到從來沒有過的愜意。

人生在世幾十寒暑，有多少時候可以這般愜意！

他乘車回到自己那居處，想起再見母親，可以送她一大堆禮物的時候，他又高興了一陣子。

可是，當他靜下來的時候，又覺得一陣難以言喻的心酸。

他還有一件最重大的事沒做，只有妥善完成這事，他才可以回到母親處。

如果……萬一……

他不敢往下想去。

他又再胡思亂想一番，模模糊糊的進入了夢鄉。

突然，他好像到了一個熟悉的地方，一個人正走入一間高貴的辦公室內，曾帆立即尾隨，他大叫一聲，那人回身，曾帆便立即開槍。

砰砰砰……三聲槍响，那人倒地，血從那人的胸口流出，先染滿了他胸前衣衫，然後是一地都是血。

有人喝道：「殺人啊，殺人啊！」

曾帆立時轉身便走。

可是，當他一轉身，便見到三個穿着制服的人，他們都手持大型的卡賓槍，正向着他開槍。

又是一陣砰砰砰砰像爆竹一般的响聲……

曾帆驚醒過來，四周漆黑的一片，他只感到滿身都是汗水，全身濕透。

那是一場夢，一場可怕的夢。

做夢是一種先兆，曾帆感到非常害怕，因此，他一直無法再入睡。

不知等了多久，他才看見光線從外面透入。

不，那只是夢境，不是當眞，他拿出了那張詳細的街道圖，再小心研究。

如果自己的行動快速，那一切應該沒有問題。

不，殺人並不是一件好事，雖然可以逃離，但一生一世也不安樂。

不，我做了大半世好人，母親也做了大半世好人，又有什麼好結果？

曾帆思湖起伏，腦海中出現不同的交戰。

這樣，他又躭誤了一天。

那天他並沒有出門，只是呆呆的坐着，直到晚上，那具手提電話又响了。

「曾帆？」

「是，是我，你……」

「你已經準備好了？」

「準備過了，而且見過那人一面。」

「還不動手？」

「我……」

「我已爲你預備了大飛。」

「大飛？」

「就是回去的快艇，明天是動手的好日子，你殺了那人，晚上立刻離去。」

「明天？」

「你還想等到幾時？」

「我想……」

「不要再胡思亂想，把工具看一遍，明天一定要動手，否則……」

「我那些錢呢？」

「你不用擔心。」電話已斷了，曾帆呆呆的拿着電話。

明天，看來再沒有推托的餘地。

他猛地吸了一口氣，提起了精神，自言自語道：「明天，明天一定可以，後天我便可以回到上海，把所有禮物交給母親，母親一定非常高興。」

他彷彿看到母親的笑臉。

* * *

翌日，他一早醒來。

今天，他似乎有了足夠的信心，他首先把手槍拿了出來，小心揩抹了一番，然後上了子彈。

他並沒有上足六粒子彈，只上了三粒。

是的，只上三粒，這三粒子彈一定要結束那人的命，這舉動無疑是破釜沉舟之舉。

一切都整裝待發。

他依照日前的路線，他來到了那間商業大厦。

四週依然是行人如鯽，熙來攘往。

曾帆按按袋中的槍，槍在袋內，他吸了一口氣，入了電梯，按了五樓。

電梯內沒有人，可是，電梯却在四樓停了，他再按，電梯開動，却沒有在五樓停下來，一直上了十

八樓，才停下來。

曾帆感到非常驚愕。

他再按五字，電梯終於在五字停了下來，門打開，他衝了出去。

那間寫字樓已經開了門，有人出入。

他在梯間一個非常隱蔽的地方，躲了下來，他看看手錶，快近十時。

那是文祖欽快要出現的時刻。

曾帆開始感到緊張。

突然，電梯門開了，走出來的正是文祖欽。

曾帆舉起了槍，向着曾帆射去，可是……

「卡」的一聲，並沒有子彈射出。

他再扣了槍掣一下。

又是「卡」的一聲。

文祖欽突然看見了樓梯撲出的人影，他叫道：「喂，你在做什麼？」

曾帆用衣服把槍掩藏得快，文祖欽並沒有看見。

「你想打劫？」文祖欽叫道。

曾帆道：「不……不……」

「還不是？」文祖欽喝道，他還不知道這時自己已踏入了鬼門關一大步。

曾帆被他這一喝，却感到非常心怯，他不再作任何反應轉身便走。

他從樓梯一口氣到了樓下。

在樓梯出口的地方，看見一個保安人員，他立時作若無其事，那保安與他打個照面，也沒有問什麼。

曾帆出了商業大厦，迎面而來的，是兩個警察，曾帆不理會他們，再走向行人隧道。

入了行人隧道，從另一邊出來。

依照計劃，他是應該從這邊出來，可是，他並沒有完成計劃，他並沒有殺文祖欽。

曾帆一邊抹着汗，一邊找計程車離開。

「我沒有殺人，我不能殺人。」他的心不停地想着，他實在不知怎樣才好。

司機大聲地問道：「你去那裏？」

曾帆如夢初醒的問道：「為什麼你這麼大聲問我？」

司機道：「我已問了你三次，你仍然沒有答我。」

曾帆說出了地址。

那位司機自言自語地道：「那地方很遠的。」

曾帆並沒有理會司機，因為他自己也要揩汗，汽車一直入了新界。

那時並非繁忙時間，但汽車却慢慢而行。

「發生了什麼事？」曾帆問。

司機道：「我也想知道。」

對講機器忽然响起來：「三四八，是你嗎？」

「是我，為什麼新界路那麼塞車？」

「你在新界路？」

「是的。」

「那麼，你不好彩了，前面有一個大『薄落』！」

「什麼，這個時候也會查車？」

「好像聽說發生了打劫案？」

曾帆一直聽不懂司機與通話機內的人對答，不過，對「打劫」這兩個字，他倒聽得懂，而且異常敏感。

他叫道：「什麼打劫？」

那司機皺着眉，竟用普通話回答，道：「打劫便是打劫，有什麼稀奇？」

「什麼人打劫？」

「不知道，香港天天都有人打劫。」他轉向對講機，道：「什麼人打劫？」

「據說有兩個賊人，劫走了一個路人幾百萬，正往新界這邊走了。」

「他們眞是累人，累到我們沒有生意。」

曾帆聽不懂他們說些什麼，追問道：「發生了什麼事？什麼人打劫？」

司機又用普通話道：「兩個人打劫，劫走了幾百萬。」

「幾百萬？路上人怎會有幾百萬？」

「有什麼出奇，他們可能是代老闆去銀行入數。」

「一個普通人，怎會有幾百萬？」

「看來大多是有內鬼的。」

「內鬼？」曾帆並不明白。

司機道：「那是籠裏鷄作反。」

這一句曾帆倒是明白。

司機道：「截車搜查，其實沒有多大用處。」

「為什麼？」

「因為這麼多車，而且賊人又沒有人識認，你也可能是其中一個賊。」

「不，我不是！」曾帆非常緊張地道。

「我只是說笑。」

曾帆顯得有點侷促不安。

「你為什麼這麼緊張？」

曾帆不答。

那司機道：「捉到打劫的人，在香港也不算什麼。」

「不算什麼？」

「只判三五七年，幾百萬三五七年，實在是博得過。」

「這麼輕判？」

「你從大陸來？」

曾帆不置可否。

但司機似已明白，道：「這裏與大陸不同，這裏一切講人權，如果是一般本地人打劫，只判三五年，有辦法的，連贓款也不用拿出來，大陸便不同了。」

「大陸不同，這樣的罪案，大有可能立即槍斃。」

「對，應該槍斃。」

「還有幾年時光呢。」曾帆道，忽然，他想起司機所說的，問道：「如果是內地人來打劫呢？」

「那更便宜。」

「如果是偷渡客，那可能即捕即解。」

「解？解回大陸？」

「當然。」

「那眞是便宜了。」曾帆道。

車子慢慢的一步一步似的移動着，過了一會，司機也看到前面的警察臨時路障，道：「這麼大陣仗，有人荷槍實彈呢！」

「荷槍實彈？」

「我說是那些警察。」

「他們會拉人下車搜身嗎？」

「可能。」

曾帆喉間不自覺的發出一些怪聲。

司機道：「你害怕？」

曾帆道：「我害怕什麼？」其實他是非常害怕，車子越移越近那個臨時警察路障，他越是緊張。

他雙脚開始抖動。

幸好司機看不見他。

忽然，他向司機道：「我想下車！」

「下車？」司機奇怪地問，接口道：「這裏下車，你可以去到那裏？」

「我……」一時之間，曾帆不知怎樣說才好。

司機道：「你……」

曾帆突然拿出了槍，抵住司機的背部，道：「你不要動，否則……」

司機看不見手槍，但可以感覺到那冰冷的槍管，他顯得有些驚駭。

曾帆道：「你一定要裝作若無其事，否則，我有什麼差池，你首先送命。」

司機非常緊張道：「好，好，我會裝作若無其事，你……你也要鎮定。」

「我……我十分鎮定。」

「你的手槍也在發抖。」

曾帆看着自己的手槍，才知道自己確實在發抖，可是，他實在無法控制自己。

司機道：「老友，大家都是老鄉。」

「老鄉？」

「聽你口音，你是上海人？」

「是又如何？」

「我也是上海人，老友，你鎮定點，我們可以過這一關的。」

「怎樣過？」

「只有一個辦法，鎮定一點，把槍收好，否則一旦被發現，誰也沒有辦法。」

曾帆心想，司機也沒有說錯，於是，他收好了手槍。

司機道：「你好好坐着……你假裝睡了，一切由我應付好了。」

「你千萬不要……」

「老鄉，我也怕死，你好好裝睡，過了這關，你下車去，我也當作完全沒有事發生過。」

曾帆知道自己困在這車廂，實在再沒有其他辦法，如果下車，這無疑是無私顯見私反招懷疑。

車子慢慢的移動。

曾帆的心却狂烈地跳動，他緊閉雙眼。

車子終於移到警察的前面。

一個警察上前道：「往那裏？」

「載客入新界。」

那警察看了司機一眼，再看曾帆。

司機道：「這位大佬可能打了通宵麻雀，一上車便睡了。」

警員再看了一會，道：「走吧！」

曾帆聽了，心中吁了一口氣，司機也吁噓了一口氣，他正想開動車子。

忽然，另外一個警察，從後面追上來，叫道：「不要那麼快開車。」

司機把車停了，他感到一陣恐慌。

曾帆比他更驚怕，整個人醒了過來。

後面那警察道：「司機，你下來！」

「下來？」

那警察上前，道：「下來！」他手持機槍，用機槍示意他下車。

司機無奈，回過頭來，看了曾帆一眼，表示那並非他的事，而是警察的吩咐。

曾帆緊張極了，他控制不了自己，他叫了一聲，雙手突然舉起。

幾個警察，看見他的模樣，也嚇了一跳，紛紛退後，並把卡賓槍舉起。

曾帆道：「我投降！」

警察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叫道：「你先下來，下來再說。」

這情形突轉，連司機也感到意外，他低聲對身旁的警察道：「他有槍！」

那警察聽了，叫道：「你雙手放在頭上。」

曾帆似不明白。

司機代為翻譯，曾帆才把雙手放在頭上，一個警察上前，開了車門。

「下來！」

曾帆一下來，旁邊兩個警察湧了上來，分別用力把曾帆按在地上。

曾帆叫道：「我沒有犯法。」

司機這時道：「小心，他有槍！」

兩個警察用非常熟練的手法，搜了他身上，立時把槍搜了出來。

其他警察如臨大敵。

曾帆叫道：「我沒有犯法。」

那些警察都聽不懂他在說些什麼，司機又再代為翻譯，警員道：「回警署再說。」

警察為曾帆上手銬，的士司機也要回警署落案。

* * *

曾帆被安置在一間小房間之內，房間內只有一張寫字枱，枱上只有一盞電燈。

燈罩把燈光形成了一條光柱，射在曾帆的臉上。

「贓款呢？」

「什麼贓款？我沒有打劫。」

「那你的手槍用來做什麼？」

「我……我……」他實在無法解釋。

「那幾顆子彈去了那裏？」

「我沒有開過槍。」

「為什麼沒有開槍，却沒有了幾顆子彈？」

「我只裝了三顆。」

「為什麼只裝三顆？你目的是什麼？」

「我……」

警察見他沒有說話，又再重覆了剛才的話。

曾帆被他們問得透不過氣來，因為這樣的問話，已經重覆了三次。

他一直按捺着，沒有說出自己是來殺人的。

那個警探看來也問到沒有辦法了，於是他道：「你沒有打劫，我放你也可以，但你要解釋一下，這手槍的用途，否則……」

「否則怎樣？」

警探道：「我看你……你剛從大陸來了不久？」

「是的，我偷渡來的。」

「來做什麼？」

曾帆實在覺得非常疲累，道：「我來殺人。」

「對，你開始說眞話了。」

「可是，我却沒有殺人。」

「為什麼？」

「因為……因為我害怕。」

警探聽了，幾乎笑了起來。

曾帆提起了精神，道：「有什麼好笑？」

「你是被人買來殺人？」

「是的。」

「那麼你當然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頭，否則他們也不會僱用你，而你而今說，你害怕，那不是有史以來最大的笑話？」

曾帆聽了，臉紅耳赤。

不過，他也想起了一個故事，便道：「秦舞陽見了眞正的秦王，也害怕起來。」

「秦舞陽？是你的伙伴？」

「不，他是……」

「他在那裏，快說！」

「他……」這一次，輪到曾帆笑了起來。

警探大叫一聲，道：「你笑什麼？」

「我笑你沒有唸過書！」

「我沒有讀過書？」警探覺得這話實在沒「厘頭」，因此大喝了一聲。

曾帆道：「你眞的沒有讀過書。」

「什麼？我有沒有讀過書，跟你這件事有什麼關係？快說！」

「我說的秦舞陽，是荊軻刺秦始皇的秦舞陽，並非我的拍檔。」

「什麼？荊軻刺秦始皇，你說的是大戲？」

「我用秦舞陽來比喻，秦舞陽十四歲開始殺人，但一見到秦始皇的宮殿，秦始皇的威勢，便全身顫抖，協助不了荊軻去刺秦皇。」

「原來如此！」那警探也有些汗顏，他立時改變了話題，道：「你快說出誰人買你下來？」

「如果我說了出來，你們會放我回去嗎？」

「如果你眞的沒有殺人，那麼你算是個偷渡客，根據香港法例，我們即捕即解。」

「我不會在這裏坐監？」

「不會，政府沒有那麼多皇家飯養你們。」

「那麼，我告訴你，有人僱用我下來，殺一個叫文祖欽的人！」

開始的時候，那個警探還以為曾帆這人在信口雌黃，但當他提示了文祖欽的姓名之後，他開始覺得事態非常嚴重，立即找了他的上司來，一起追問曾帆他被人僱用來港殺人的事。

曾帆在情急之下，把事情和盤托出，他的目的，是可以立刻回去，免自己受難。

負責這件「買兇」的案件的是高探長，近來一連串的殺人事件，早已弄得他十分頭痛，因為那一連串的兇案，全是無頭公案，被殺的人，早已橫屍街頭，而殺人的兇手，一個也沒有落網。

高探長受盡了上司及輿論的壓力，他知道這些兇案，大都是在內地買兇下來殺人，那些職業殺手，殺人手法乾淨俐落，殺了人之後，一聲不吭，便回了大陸，雖然，他一向跟大陸公安也有聯繫，但要在十一億人中找一個人，那實在比在海底撈針更難。

因此，這一次曾帆落網，一個被人買下來的殺手落網，他當然不會放過破這案的機會。

高探長決定，一定要好好對付這件案件，務要找出誰人買兇，揪出幕後的主犯，這樣才可以以儆效尤。

證據不足　難懲幕後

高探長親自審問了曾帆，把一切細節都加以記錄下來，曾帆也為了早日脫身回大陸，因此，他也非常合作，把事件始末說了出來。

「亞光是什麼人？」高探長知道，唯一的線索，應該在這個亞光的身上，但這個亞光也大有可能並非眞正的幕後黑手，他希望可以再往上找，找到眞正出錢買兇的人。

「我並不認識他，我的意思是，我們只有交易，並沒有談及其他。」

「他怎樣與你聯絡？」

曾帆拿出了那個無線電話。

「有沒有這個電話主人的電話號碼？」

「沒有，只有他打來，我並沒有打出去。」

高探長道：「有了這個電話，看來查出這個主人並不難！」

他拿了這個電話，派手下往無線電話公司追查，本來以為這是件並不太困難的工作，但查了三天，仍然沒有得到要領。

原來在香港使用的無線電話，差不多接近五十多萬具，而且經營的公司很多，這些無線電話，屢經轉手，也有很多遺失，因此，要查這個無線電話的眞正主人，實在並不容易。

最困難的地方，還是本地的電子業太發達，很多無線電話主人，為了慳錢，竟偷了別人的網絡線路，打出或者打入的電話，全經其他人的線路，因此更加無法查出這具電話的主人。

高探長並不氣餒，因為他知道，這個亞光，一定要跟曾帆聯絡，以便遣送他返大陸。

於是，他耐心的等候着。

等了兩天，却仍無結果，他約了曾帆多次，仍然沒有什麼可以採取的行動。

高探長突然靈機一觸，想出了一條妙計。

他找一間報館的記者，發放了一段消息，含糊的報導在文祖欽的商業大廈內，有人被槍殺的消息，這段消息，對一般市民來說，並非什麼轟動的大新聞，因為槍手殺人的事件，在這裏是十分平凡的事。

但對亞光來說，這件事則十分重要。

報紙在早上六時開始在市面出售，不及七時，那具無線電話已响了。

高探長早已找了一個有上海口音的探員，冒充曾帆，接收這一個電話。

「曾帆？」

那個叫羅拔圖的探員，是高探長的得力助手，應了一聲，道：「是我。」

亞光並沒有懷疑，續道：「好極，你已殺了文祖欽，你做得不錯。」

羅拔圖道：「你怎知道的？」

「因為我看到了報紙，你任務已完成，那你也要回去。」

「什麼時候？」

「我不想夜長夢多，今晚你回去，你仍在屋內等我，我聯絡好那隻『大飛』，便立刻回去。」

為了增加對方的信心，羅拔圖道：「我的餘錢怎樣？」

「我會滙給你的。」

「我想你把現金交給我，我也是不想夜長夢多。」

亞光似乎沉吟了一會。

羅拔圖道：「你橫豎也要付錢給我，為什麼不用現金？這樣大家以後也再沒有麻煩。」

亞光道：「我害怕一時之間，沒有這麼多現金。」

「你有心給我，一定可以的。」

亞光道：「好極，你是個義氣江湖漢，我也是重承諾的人，你等我，我拿到錢，再聯絡你。」

電話掛斷了。

高探長道：「好極，羅拔圖，你扮曾帆的聲音極似，看來，我們要佈一個天羅地網，捉這亞光，有了亞光，那幕後黑手，逃不了多遠。」

於是，高探長派了一大隊人，隱伏在曾帆躲藏的地方，為了確實可以捉到亞光，高探長決定還是把曾帆從拘留所中帶了出來，也埋伏在那木屋之內。

一切都齊備了，亞光只要一露臉，他便墮入了高探長的天羅地網。

* * *

亞光為了「買兇」這件事，一直非常擔心。

曾帆來了幾日，並沒有什麼行動，他有點後悔，找來這個並非十分職業化的殺手，他害怕曾帆累事。

幸好，那天早上，他打開報紙，看到那一段有人被槍殺的消息，那段消息，對一般人並不起眼，但對他來說，那實在非常重要。

消息雖然並沒有透露死者的姓名，但報導地方的地點，正是文祖欽工作的商業大廈，這一點足以證明曾帆做了他應該做的事。

他沒有什麼懷疑，因爲曾帆不認識其他地方，他下手的地方，只有那所商業大廈。

他看完那段新聞之後，放下了心頭大石。

他立刻致電給曾帆，安排他回大陸，但想不到曾帆却要求要把餘錢用現金支付。

這個要求其實也並非無理，而且付了現金之後，大家再沒有其他手續。

於是，他決定往銀行拿取現金，並且聯絡了那艘「大飛」，打算把錢交給了曾帆之後，立即送他上船。

那天晚上，他自己駕車入新界。

入夜之後，道路並不繁忙，亞光懷着十分輕快的心情任由汽車在公路上馳騁。

忽然，前面有一個路障。

這些路障對亞光來說，並不陌生，他看看手錶，只是晚上八時多，他覺得有點奇怪，因爲這些路障，一向都在午夜或者接近午夜才設置的，除非是發生了重大的事情。

當他駛近路障，已有警員示意他慢駛，然後用手勢叫他停了下來。

亞光把車停了下來，他並沒有半點緊張，因爲這一切都是例行公事。

有警員上前，用電筒照他的車廂。

亞光問道：「老友，發生了什麼事，這麼早便設置路障查車？」

那警員看了亞光一眼，道：「沒有什麼事，只是例行公事而已。」

他照了一會，又道：「沒有事了，你可以走！」

亞光正要踏油門，對面來了一輛車。

這個警察路障似乎有些特別，一面是查出車，而今却連對面的車也要查。

一輛平治駛近。

香港「平治」極多，本也不十分起眼。

但亞光一看，看到那個車牌，似乎有些稔熟，忽然，他想起，這是他查問過的車牌？

他再看看駕車的司機。

他立時整個人像打入了十八層地獄一般，全身僵硬起來，動彈不得。

因爲駕車的人正是相片中人。

亞光開始還以爲自己眼花，但擦了一下眼睛，再看，那的確是文祖欽。

怎麼是他，他不是死了的嗎？

文祖欽也把車停了，問警員道：「發生了什麼事，這麼早便設警崗？」

聲音也是文祖欽，他並沒有看錯，更沒有聽錯，那的確是文祖欽，他也曾偷聽過他的嗓音。

亞光呆着。

警員見他不動，叫道：「老友，爲什麼還不開車？」

亞光依然沒有反應。

警員叫了三聲，最後大力一拍車門，亞光才如夢初醒的道：「啊……我走，我走了……」

事情有了急劇的變化，一時之間，亞光似乎無法把不同的思緒好好的整理一下。

文祖欽並沒有死，換句話說，曾帆並沒有完成他的任務，不過，在電話之中，曾帆却非常鎮定的承認自己已完成了他的工作。

很明顯，這是一個陷阱，一個圈套。

他應該怎樣做？

這時，他已接近了曾帆所住那處隱蔽的地方。

他感到非常的氣憤，一定要好好教訓這個曾帆一頓，他拿起了身邊的無線電話。

他按了掣，突然又把電話按下。

不，在這個時候，一定不能再與曾帆聯絡，否則自暴身份，問題會弄得更大。

這時，高探長所佈的天羅地網，已發現了這輛車子駛近木屋。

附近監視的探員已把這輛車子的行踪向裏面的人報告：「相信是那個叫亞光的來了。」

「小心監視！」

高探長已在木屋附近滿佈探員，曾帆是被安置在木屋之內，曾帆感到非常的害怕。

亞光把車子慢了下來，正小心地思量。

探員立即向高探長報告：「車子慢了！」

「爲什麼？」

「不知道，咦，那輛車突然掉頭。」

「立刻追上去。」

原來亞光越想越不對路，他不能再與曾帆聯絡，而且面前這木屋一定是個大陷阱，因此，他決定立刻掉頭，離開這地方。

高探長接到這消息，立即叫助手羅拔圖開車去追亞光這輛車。

羅拔圖是個快車高手，汽車已找到了目標。

高探長知道前面有個警崗，立時用無線電話知會，只要亞光那車駛近，便立刻拘捕他。

那處警崗的警員，知悉這輛車十分重要，立時在地上舖了一些攔路的鐵釘，如果那輛汽車硬闖，一定過不了這些鐵釘，立時爆胎。

亞光高速地向市區方向而去。

忽然，他也想起，來的時候，曾經有一個路障，相信如果自己是被監視的話，自己也一定不能再闖過這一個路障。

他看了倒後鏡一下。

他也發現後面似有一輛車在追踪他，他立時知道，自己已是前後受敵了。

「這個死曾帆，害得我前去也不得，後退也不能……」他用了最惡毒的語言來詛咒曾帆。

但這一切沒有用。

亞光突然把車駛入了一條支路，他並不知道這條支路通往那裏，他只是希望暫時可以擺脫那輛追踪的車。

高探長一看見亞光那輛車駛入支路，便道：「疑匪可能已發現我們的追踪。」

「發現也沒有辦法。」

「隨他入支路。」

那支路是上山的，仍然是相當寬敞的柏油路，亞光高速的向前駛去。

羅拔圖也不再掩飾，也踩盡油門的追上。

亞光知道，他已成了警探的目標，幸好他的駕駛技術不弱。

可是，羅拔圖的駕駛技術更比他高一籌，駛上了半山，亞光仍然無法把他擺脫。

亞光非常心急，一時之間，他不知如何是好，他只能踏盡油門。

忽然，前面有燈閃過。

想不到，這個時候，也有車從山上下來，他幾乎把車子撞向對方。

這一慢，羅拔圖的車又接近了一些。

亞光十分緊張，大力一拍，竟然連車頭那個小小的雜物櫃也震開了，跌下了一柄手槍。

原來他忘記了自己也帶有一柄槍的，有了槍在手，他開始比較鎮定一點。

他把車子駛入了支路之後，根本並不十分清楚前面的去路，他只是希望從後面來的那輛追踪車，會因爲轉入了小路，而放棄追踪。

亞光的希望是如此，但他的希望並沒有實現，那輛追踪的車依然鍥而不捨的追來。

路面越來越窄。

亞光這時才猛然省起，這路根本上是一條死路，前面沒有去路。

他猛踏油門，汽車發出像猛虎怒號的聲音。

這時，已是全無去路。

亞光猛踏下煞車掣，汽車戛然停了下來，他伏在車的靠背椅上，雙手持槍。

他決定與警方一搏，因爲被他們拘捕回去，自己一身麻煩眞免不了，最麻煩的是要供出他幕後的人，這一點他實在不敢想像。

那輛追踪的車，見這可疑的車突然停了下來，完全沒有聲響，一時之間，他們也不敢迫近。

羅拔圖道：「探長，怎麼辦？」

高探長道：「等一等，原來我們已趕狗入了窮巷，如果再迫他，我們也沒有什麼好處！」

羅拔圖拿出了槍。

高探長也拿出了他的配槍，道：「小心，這一次最重要的是活口，殺了他，我們反是全功盡廢！」

他小心看着前面那車的情況。

前面是漆黑一片，只勉强的看到司機位上仍然有人，但看不到他在做些什麼。

高探長道：「用高燈射他！」

羅拔圖道：「小心！」他把車頭燈開了，並且用高燈射向那車。

亞光被這高燈燈光射個正着，他立時縮了下去，他同時感到有點憤怒。

高探長叫道：「你已被我們包圍，立刻棄械出來投降，否則……」

亞光聽了，心下更爲憤怒，他仍縮在椅背後，用槍瞄準了對方的左邊車頭燈，雙手一扣。

那左邊車頭燈應聲碎了，只剩下右邊的車頭燈。

高探長與羅拔圖聽見了槍聲，自然而然的縮向車下，免被流彈所傷。

羅拔圖始終是年輕，心氣較盛，正想拔槍還擊，那知道，亞光已開了第二槍。

「轟」的一聲，右邊的車頭燈同時也碎了。

這狹窄的道路，立時又回復了黑暗。

亞光決定，一不作二不休。

他用最快的速度開動了引擎，索性連頭也不轉過來，入了後波，讓車子用退後的方法衝向警探的車。

羅拔圖聽見引擎聲，知道對方要突圍而出，他立刻對高探長道：「坐穩！」

他也發動了車子的引擎，可是，他並沒有對方那麼手快，只見對方車已衝過來。

開始，他還以爲那輛車先掉頭，然後會再衝過來，那知道，那車索性用尾向他們撞過來。

他想避也無法避。

那車尾撞向他們的車，本來已是一雙車頭燈已碎的車，被這一撞，水箱已破，並且被撞向了一邊，讓出一大半路出來。

亞光見難得有此良機，再猛踏油門，向後再衝。

高探長臨危不亂，把槍伸出車外，胡亂地開了一槍，這一槍打中

了那車的後面沙板。

亞光用全速向後退，衝過了警方的車，再一踏煞車掣，車子因這一猛力停車，立時改變了方向，亞光不用再掉頭，車輛已改變了方向，向着大路而去。

高探長與羅拔圖看着賊車揚長而去，大爲不憤。

羅拔圖道：「如果我再見到這車，我一定一槍便把你轟掉！」

高探長道：「多說也無益！車子還不動？」

羅拔圖試試再開動引擎，幸好車子還可以動，不過，一雙車頭燈已破、水箱又破，看來就算開動，也走不了多遠。

羅拔圖道：「我們出去再算！」

他們回到大路，賊車當然已是無踪影了，高探長用身上的通訊器通知警方來接他們。

＊　＊　＊

警方異常重視這宗案件。

「這宗案牽涉實在很大……」高探長仍然負責這個專案小組，他與羅拔圖及其他幾個小組的工作人員檢討一下過去已發生的事。

他續道：「目前本地治安比起以前，有更壞的趨勢，很多匪徒，動不動便開槍殺人，實在可怕！」

羅拔圖道：「他們來自大陸，一犯完了案，逃回大陸，我們便沒有辦法！」

另一成員亞東道：「並不是沒有辦法的，我們的頭頭與上面公安極有聯絡，可以去大陸抓他們！」

高探長道：「大陸幅員那麼廣，如果他們眞的不再犯事，我們很難再找他們出來！」

「爲什麼他們會不再犯事？」

「因爲他們下來殺人，已賺夠了，回鄉建屋娶妻，那有人甘願再犯難冒險！」

「本地人越來越多人買兇，所費無幾，却是乾手淨脚，却爲難了我們當差的！」

高探長道：「你們所說的話極有理，我們面對的這一宗案件，正是典型的買兇殺人案件，如果我們能把幕後的主犯揪了出來，對以後上去買兇殺人，有極大的阻嚇作用，並且可以向社會發出一個訊息，上去買兇殺人，一樣可以抓到人！」

羅拔圖道：「我們幾乎捉到了那買兇的人！」

亞東道：「照你們的描述，那個賊人，根本上他自己也可以做殺手！」

「是的，看來他在本港有些基業，他不想自己動手，才會買兇殺人！」

「這個殺手也是沒用！」

「是的，這個殺手曾帆仍然在我們手上，我們仍然可以好好的利用他，把幕後人引出來！」

「幕後人會不會再上當？」

「那要看我們怎樣利用曾帆！」

「探長，你有計策？」

高探長道：「也不知是否上乘之策，我們發放一個消息，曾帆溜走了。」

「那人如果相信，他一定會出面把曾帆消滅，殺他滅口，也有可能趕他回大陸！」

「正是，上次我們用過假消息這一招，本來已到了成功階段，不知爲什麼突然失敗？」

當然，他們並不知道，是亞光在快要送曾帆回大陸之際，却發現了文祖欽仍活生生的駕着車，這才出了岔子。

羅拔圖道：「如果我們說曾帆在警局中失了踪影，那難使賊人那麼輕易入信！」

亞東道：「我有一個辦法，說曾帆因傷入了醫院，說他從醫院拘留病房中逃了！」

高探長道：「這是個可行方法！」

羅拔圖道：「這一點由我去辦，我會一直跟踪着曾帆，一遇到那個要殺曾帆，或者與曾帆接觸的人，我立時通知你們，然後一舉而擒之！」

衆人都覺得這個辦法極好。

於是，高探長與其他專案小組成員準備，而羅拔圖也開始進行他們的計劃。

羅拔圖先到了拘留所。

曾帆是個偷渡客，但他在這宗案件中，身份特殊，因此被單獨拘留。

曾帆一個人睡在那床上，雖然他聽見有人推開閘柵，但他仍當作沒有一回事。

「喂，曾帆！」

曾帆睜開了眼睛，道：「讓我回去了？」

「不！」羅拔圖道。

曾帆再把眼睛合上，再不說話。

羅拔圖道：「我要再帶你去問話，探長說你的供詞仍有很多疑點！」

曾帆有氣沒力似地道：「我要說的早已說了，我再沒有什麼話好說！」

羅拔圖上前，把他拉了起來。

曾帆用力甩開了他，道：「不要再作弄我，你們送我回去最好！」

「送你回去？探長審閱過你的供詞，認爲你既有殺人的企圖，我們不能讓你逍遙法外！」

「怎麼？只有殺人的企圖也不可？我並沒有殺人，你們的是什麼法律？」

「我不知道，我不聽你的解釋，如果你要解釋，你可以直接向探長解釋！」

曾帆仍是不理。

羅拔圖走近，一手抽起他，那知道用力一拉，竟然拉破了他的恤衫。

曾帆叫了起來，道：「你想怎樣？你想打人？」

他在拘留所幾天看到聽到好些囚犯，一發生了芝麻綠豆般的事，也故意弄大，這樣，拘留所的警員有所顧忌，便不會動手。

他也學起這一套來。

可是，其他在拘留所工作人員，並沒有理會，因爲他們都知道羅拔圖是負責這宗案件的。

羅拔圖又再拉他起來。

曾帆又放開喉嚨叫道：「你打人！」

羅拔圖聽了，心裏有氣，道：「我打你又如何？」他眞的一拳打下去。

曾帆立時發出殺豬似的叫聲。

羅拔圖又再打兩拳，其中一拳，打在他的鼻樑上，一下子，曾帆血流披臉。

他更號叫：「警察打人啦，救命呀！」

其實他並沒有受什麼嚴重的傷害，只不過是在流鼻血，因爲他叫救命，因此，其他工作人員沒有法子不來。

曾帆一見有人來，便道：「我受傷，我一定要去驗傷，我要告這警探！」

曾帆來了幾天，在這拘留所內所學的東西實在不少！

一個工作人員上前道：「沒有什麼的！」

「不，我要去醫院！」

「不用那麼緊張，只是流鼻血！」

「不，我一定要去醫院！」

那個工作人員向羅拔圖，道：「你怎樣看！」

「他既然要去醫院，那便讓他去！」

曾帆聽了，更加大叫道：「我要立即去！」

羅拔圖心下暗喜，這樣會無痕跡的讓曾帆跌入他的陷阱，然後成爲他的香餌。

不一會，已有救護車來，羅拔圖親自押送他入醫院，並且安置在一間拘留病房之內。

曾帆早已聽說過，入住醫院是犯人最大的福利，因爲既有舒適的軟床可睡，也有冷氣嘆。

羅拔圖道：「快有醫生和你驗傷，你要做什麼也好，你自己好好打算！」

曾帆道：「我當然要告你！」

羅拔圖不再理會他，出了病房，立即通知高探長，他已把曾帆弄到醫院去。

高探長知道了，立刻知會了新聞界。

曾帆被捕的消息，雖然並不是一件什麼重大的新聞，因爲他牽涉買兇殺人之事，倒有不少的新聞記者關注這件事，一聽到這消息，都把事情在報紙上刋登。

亞光一直注意報紙上的消息。

曾帆一日在警方的手上，對他極爲不利，因此，他一直注意事態的發展。

當他看到曾帆入了醫院的消息，他知道要剷除曾帆的機會來了。

他一定要先剷除曾帆，這樣才有機會爲自己洗脫，如果曾帆一旦不在，沒有了人證，那買兇殺人之事，便可不了了之。

他決定往醫院下手。

高探長當然已在醫院附近佈下天羅地網。

那日黃昏，正是醫院派飯的時間，曾帆剛剛睡了一個午覺，起來之時，覺得非常肚餓。

他也知道這個時候，應該有飯吃。

他有點心急，於是，走下床來，他從門縫處，想叫那個值班的警員去催促派飯。

那知道，房門應是上鎖的，但這時他一推，門却可以開，並沒有上鎖。

他往外探頭一看，外面並沒有警員把守。

曾帆心中突然竄起了一個念頭：「這時不逃，還待何時？」

他看看自己的衣服，是醫院的制服，這樣出去，一定騙不了人，於是，他立刻把衣服脫了下來，把自己的衣服換了，幸好這是夏天，一件衫，一條運動褲，便可以上街去。

他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快手快脚的把握時間。

可是，當他正想出去，門外却響起輕微的脚步聲，他急忙縮入了那個大衣櫃。

脚步聲在他門口停了下來，並且有人推門而進，曾帆從衣櫃望出去，看見一個白袍人。

這是個醫生模樣的人，不過，曾帆覺得非常奇怪，因爲醫生巡房是有一定的時間，而今是晚膳的時候，醫生沒有理由出現。

「醫生」看不見曾帆，似乎有點吃驚，他立刻展開搜索，看看床下，也看看洗手間。

「醫生」道：「曾帆，你不要弄花樣。」

他一開口，曾帆便知道，這位「醫生」並非眞正的醫生，而是亞光！

亞光冒充醫生進來找曾帆。

看見亞光，曾帆比看見警員還要驚慌，因爲他自己也知道，亞光爲了他自己，一定要剷除他。

他一定不能讓亞光發覺自己躲藏。

可是，他的慌怕來自心裏，無法加以掩飾，所以全身顫抖起來。

亞光一看，便看見那衣櫃門有些抖動，他拔出手槍，向着衣櫃，道：「曾帆，出來！」

曾帆知道亞光已發現了自己，並且看見他手上有槍，他只好推開了衣櫃門。

亞光高舉手槍，指着曾帆。

曾帆全身發抖的道：「不要開槍！」

「你先出來！」

曾帆慢慢走了出來，雙手高舉，口中仍道：「不要開槍，不要開槍！」

「原來你已換了衣服，你也想逃！」

曾帆依然在發抖，亞光道：「你可害得我慘了！」

「我害你？」

「你沒有殺那個人！」

「我……我不是不想殺……而是……」

「你沒有下手，爲什麼不告訴我？」

「因爲……因爲……」

「不要多說，你跟我走！」亞光道。

「去那裏？」

「你不用理會！」

「不！」

「爲什麼不？」

「如果你劫走我，要到外面殺死我的話，倒不如在這裏……」

「好，我就在這裏殺了你！」

曾帆聽了，反而鎭定下來，道：「好，你開槍！」

亞光並沒有開槍。

他們兩人都知道，只要一開槍，驚動了警方，兩人都逃不了，曾帆也恃着這個優勢，他知道亞光並不敢在這個時候開槍。

「你跟我走！」

「帶我去那裏？」

「我當然要送你回大陸。」

「不，這裏的警方也會送我去大陸！」

「你有殺人嫌疑，警方那會送你回去，我看你至少要在這裏坐六七年監，才有機會回去！」

「我要被判監？」

「當然要，那時你在上海的老母早已死了，沒有人去送終！」

想不到這話刺中曾帆的要害，他立時害怕起來，道：「不過……」

「不過什麼？還不走？」

「你不要殺我……」

就在這時，門外有脚步聲。

曾帆道：「有人來了！」

亞光十分緊張，道：「走！」

兩人來到門口，開了一條縫隙，只見外面既有派飯的工作人員，也有三個警員。

亞光立即把門推上，一時之間，他們實在不知如何是好。

曾帆道：「你把槍給我！」

「給你？」

「我不會害你——你而今冒充醫生，正好我用槍威脅你，把你當作人質，我們才可以安全逃離醫院！」

這辦法無疑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

曾帆道：「快！而今我們唇齒相依！」

門外脚步聲更響。

亞光無奈，把槍交了給曾帆，曾帆接過，並且伸手把亞光的右手拗着，用槍指着他的太陽穴。

那個派飯的工作人員首先推開了門，並且道：「送飯來了！」

曾帆叫道：「你們出去！」

兩個派飯的工作人員呆着。

曾帆索性押着亞光走向門口，兩個警員也看見了這個情形，叫道：「曾帆，你做什麼？」

曾帆道：「你們看見我在做什麼！」

兩人想撲上。

曾帆道：「你們再動，我先殺了這個醫生！」

兩人不敢動。

「讓開！」

兩個警員只好讓開。

其實外面已有了很多警員，因爲高探長早已派人在附近埋伏。

計劃之中，衆人預料有二：第一，亞光會來殺曾帆，只要他一來，衆人一擁上前拘捕他。

第二：曾帆自己趁機逃脫。

兩個預料，已不成預料，而是曾帆突然脅持了一個醫生，這並非計劃中會發生的事，在場的警員，實在不知如何是好。

曾帆手上有槍，沒有人敢作任何動作。

「走開！」

曾帆推着亞光，走出長廊，幾個警員，眼白白的送他們出去。

轉到了長廊，曾帆收了手槍，兩人拚命向前奔跑。

在醫院門口，也有警員把守。

兩人一來到門口，已發現有幾個看來並非病人，也非探病的人。

曾帆道：「我仍要脅持你！」

曾帆又用槍指着亞光。

那些人已拔出了配槍，不出曾帆所料，這些都是埋伏的警務人員。

兩人左顧右盼的，一步一步走出醫院。

突然，有人從右面撲出。

曾帆飛起一脚，踢中那人，那人似乎想舉槍，曾帆也看不清楚他是否開槍，他要先發制人。

「轟」的一聲，子彈並沒有打中那人，但發出震耳欲聾的聲響。

那人連忙滾向路旁。

曾帆推着亞光，拚命向前跑。因爲曾帆開了一槍，沒有人不敢再追近。

兩人出了醫院範圍，斜坡上面是另外一條馬路，亞光已泊了一輛車在那條馬路之上。

兩人都是爲了逃命，上斜坡步伐，快如猿猴。

上了斜坡，亞光道：「上車！」

他們上了車，亞光道：「把手槍交回給我！」

曾帆道：「你先開車，否則他們追來了！」

亞光開動車子，向前奔馳。

曾帆道：「我拿着手槍，他們追來，我也可以爲你擋一下！」

果然，警方的車輛追來。

亞光踏盡了油門，轉入了僻靜的小路，他非常熟悉附近地勢，由小路轉入大路，又由大路轉入小路，兩三下子，已擺脫了警方的跟踪。

他把車子駛入了一個隱蔽的路口，這路口是通上半山的一座別墅。

亞光把車子停了下來。

曾帆問道：「爲什麼在這裏停下來？」

「這裏他們找不着的！」

「爲什麼？」

亞光並沒有答他，只道：「把槍給我！」

曾帆突然推開了車門，滾向地下，然後轉身把槍指着亞光，道：「我不能把槍交給你！」

「爲什麼？」

「因爲我還不想死！」

「不想死？我沒有說過要殺你呀！」

「不，我要拿着槍！」

亞光道：「那麼你想殺我？」

曾帆道：「如果有這個需要的話。」

亞光笑了起來。

「你笑什麼？」

「我笑你說要殺我？」

「那有什麼好笑？」

「如果你殺了我，那即是殺了你自己，你沒有了我，你怎能回大陸？」

「爲什麼不能？」

「你人生路不熟，難道眞是爬山涉水回去，就算你想，到不了邊界，早被人抓回來了！」

「我可以自首投案！」

「自首投案，然後告發我，帶罪立功？」

「當然！」

亞光道：「你以爲而今仍是包青天的時代？你犯的罪不小，加上你剛才又向警務人員開槍，你投案，肯定洗脫不了自己的罪，而且坐監也一定坐到了九七也不能回去！」

曾帆聽了，心下發毛。

亞光見他有恐懼的神色，道：「你而今一切都要相信我！」

「相信你？」

「是的，你已說過，我們唇齒相依，我不能把你交給警方，也不會殺你，我不想背上殺人罪。」

「那你怎樣對付我？」

「不是對付你，而是幫助你，我會依照原來計劃，用『大飛』送你回去，你以後不要再在我眼前出現！」

「爲什麼你這麼好心？」

「我並不想這麼好心，但我也不想你證實我僱用你殺人，我只要你消失，我的罪，警方沒有人證，也奈何我不得！」

曾帆思量着，他的話也有理，道：「我也不想再多事，我要回去！」

「好極，把槍交給我！」

曾帆有點猶豫，最後還是把槍交回給亞光。

亞光接過了槍，臉孔顏色突然改變，他高舉了槍，指着曾帆。

曾帆見了，哆嗦着道：「你想怎樣？」

「你也累得我好慘，你收了我的錢，沒有殺人也不打緊，幾乎被你累死，累我也不重要，還會連累我的恩人！」

「恩人？」

「你不用知道那麼多！」

亞光的神色更爲可怕。

「你想……」

他的話仍未說完，亞光已經開槍，曾帆倒在地上，這致命的一槍，使曾帆再沒有分辯或者求情的機會。

＊　＊　＊

曾帆的失踪，使高探長領導下的專案小組大爲震動，本來是佈下天羅地網的，却是很容易被匪徒逃走了。

署長對於這件事大爲震怒，高探長承受了不少壓力，不過，他仍然有信心，可以找出幕後操縱的黑手。

高探長又再召集專案小組開會，他們廣泛地討論這一次佈下的陷阱的失敗之處。

他們各自熱烈發言。

高探長道：「我們似乎是忽略了一個人！」

羅拔圖道：「誰？」

高探長道：「是文祖欽！」

探員亞東道：「那個幾乎被曾帆槍殺的人？」

「對，這件事情，其實本來是

十分簡單的，有人仇恨文祖欽，但自己却不敢動手殺他，便上大陸買兇來殺他，不知是他命大，還是買兇的人行了霉運，買了一個不敢殺人的兇手回來！」

羅拔圖道：「這個買兇殺人的人，我們相信便是劫走曾帆的人，看來這人已改變了原來的主意！」

高探長道：「你的意思是……」

羅拔圖道：「這個買兇的人，本想花費一筆金錢而殺了仇人，免了自己的麻煩，那知道找了這個窩囊的曾帆，曾帆不單沒有爲他們殺人，反而累得他雞毛鴨血！」

亞東道：「你以爲他會把那個曾帆怎樣？」

「送回大陸。」

「我想不會的了，那個曾帆貪生怕死，買兇的人爲了自己，可能會再一次殺了文祖欽！」

「那麼……他會殺了曾帆？」

「那也說不定，因爲曾帆實在害得他很慘，可能他把心一橫，殺了他再算！」

「那麼，這人本算買兇，而今買兇不成，自己先做了兇手！」

高探長道：「那麼，那個叫文祖欽的人便會有極大的危險！」高探長道：「有道是：一件穢，二件也穢，這人本來不想把殺人的事件沾上身，但在意想不到的形勢下，要先殺了曾帆，那麼，再殺文祖欽，對他來說，也沒有什麼大分別了！」

「對，那麼文祖欽現在非常危險！」

亞東道：「不用擔心，我們早已有人保護文祖欽，看來暫時還沒有異動。」

剛巧這時，電話響了。

高探長拿起了電話，小心地聆聽，然後放下了電話，對衆人道：「一講曹操，曹操便到！」

「曾帆回來投案？」

「不是，是文祖欽來！」

這時，有人敲門，一個警員帶着一個臉色有點蒼白的男子進來。

高探長道：「文先生，請坐。」

文祖欽坐了下來，看來他心情是忐忑不安。

「文先生，發生了什麼事？」

「上一次有人想殺我，我已要求警方保護，但你們只派了一兩個警員在我辦公室附近，沒有用的！」

「他們會保護你！」

「但我下班之後，再沒有人保護我。」

「文先生，你要明白，我們人手有限，沒有能力保護你廿四小時！」

「但的確有人想殺我，而且有所行動！」

「什麼行動？」

「我的住所有人在偷窺或者在監視我，甚至今早我上班，有人跟踪我！」

「有什麼證明？！」

「證明，你叫我給你們什麼證明？我回到辦公室，有探員在外，那個人便消失了！」

「那人的模樣是怎樣的？」

「他閃閃縮縮，我看不清楚，不過，他的行動，對我實在有非常重大的威脅。」

高探長道：「我們會加派人手保護你，不過，這件事情，如果那個人眞的要殺你，我相信他一定會千方百計跟踪你，你自己要多加小心，否則我們也不能保證一定可以保護你！」

文祖欽有些憤怒道：「探長，爲什麼你這樣說？警方的責任是保護市民的生命與財產……」

「我明白，而且我們也會盡力而爲，不過，爲了根本解決這事，問題在你身上！」

文祖欽有點詫異地道：「在我身上？」

「是的，爲什麼有人要殺你？」

文祖欽道：「上次，當那個兇手在我寫字樓外面想開槍，我來作證之時，我已向你們說過，我實在不知道得罪了什麼人！」

「你有沒有回去再想清楚？」

「有，當然有，但仍沒有結果。」

羅拔圖道：「得罪人的事很簡單，如果得罪得令人要殺你的話，不出兩件事，女人與金錢！」

「女人與金錢？女人這一事，我早已收山，這一點你可以去問我的太太，我是個住家男人！」

「以前呢？」

「我一向是潔身自愛的人，不要說有世紀愛滋病大絕症的出現，對於性病，我也怕怕！」

「這一點我們還要證實，另外一事呢？」

「金錢？我是個正當商人，賺錢自然合法的。」

高探長道：「很多時候，你以爲是合乎法律，却不合乎人情，因此而得罪了人！」

「這點我實在不知道。」

「你這生意，是你自己獨資的？」

文祖欽道：「是的。」

「你白手興家？」

「不，老實說，我並非是很有做生意才能的人，我是繼承我父親的生意，但我並不是一個二世祖，我可以守着我父親這生意，但發展却不大！」

「守着生意，那並沒有與人有金錢上或事業上的太大矛盾！」

「正是，因此，我也想不出我會在生意上，金錢上得失任何

人！」

「有時，你得罪了人也不知！」

「但我實在想不出。」

高探長道：「你還是要盡量去想，我們也會盡力去把這個可能會殺你的人抓回來！」

文祖欽道：「你們在我下班之後，仍要派人保護我，至少在這一段時間之內。」

高探長送走了文祖欽，立時又接到了另外一個消息——曾帆的屍體被發現了。

高探長立即往現場，只見曾帆僵臥在地上，胸口中了致命的一槍。

兇手殺人的手法非常乾淨俐落。

高探長道：「殺曾帆那人正是買他下來殺人的人，那麼，我們的預測應該不會落空！」

羅拔圖道：「你的意思是他已經決定自己動手了？」

「是的，第一個是曾帆，第二個自然是文祖欽了！」

＊　＊　＊

高探長的猜測是完全正確的。

亞光殺了曾帆之後，已下了決心由自己動手去殺文祖欽，這幾天以來，他開始受到伍斌的壓力。

伍斌自從在上海與他有了這個交易之後，一直沒有露面，但發生了曾帆事件之後，他也開始擔心。

他曾經找過亞光，並且威脅他。

亞光受人威脅的壓力實在太大，他本來有的一班朋友，也要他買兇殺人，而他對朋友的承諾却因賭博輸錢而接了伍斌這一個交易。

亞光本來以爲這一個交易是輕而易舉的事，可是，因請了曾帆這一個殺手而弄得一場糊塗。

亞光知道伍斌並不是普通的人，他懂得用手段來控制自己，他當然有更多的辦法去對付自己。

最後，他實在經不起伍斌的壓力，他答應過，他會自己親自去解決這件事情。

殺了曾帆是第一個保證。

然後第二個目標當然是文祖欽。

亞光在文祖欽的家居，一直跟踪他到他的辦公室，在他辦公室附近，他發現了警探，因此，他沒敢動手。

不過，他仍然跟踪着文祖欽，他看到文祖欽親自到了警署。

看見事件又再擴大，如果他不盡快下手，當警方加强人手保護文祖欽之時，再難以再下手。

因此，他在警署外面等候着，一直等候到他出來。

文祖欽自己駕車，離開了警署，亞光立時截了一輛計程車，一直跟踪他。

文祖欽並不是回家，而是往中區的商業大廈。

亞光看着他，文祖欽入了一間航空公司。

很明顯，文祖欽並不相信警方的保護力量，他要暫時離開本地。

這一步，令亞光更下了大決心。

他又再跟踪文祖欽，文祖欽買了機票之後，便回到他的辦公室。

那時，是午飯一段時間，寫字樓大厦內並沒有太多的人，因爲那些白領階級(工作人員)都去午膳了，兩個警探也不知在那裏。

文祖欽一直上寫字樓，亞光也跟着。

到了五樓，文祖欽正想推門而進。

忽然，有人叫他：「文祖欽先生！」

文祖欽自然而然的回過頭來，他立時看到一個人手持手槍，火光一閃，他感到胸前一痛。

他立即倒地。

亞光再向他開了兩槍但因爲太緊張，並沒打中，此時已聽到腳步聲，亞光已無暇看看文祖欽是生是死，匆忙從梯間逃走。

這三響槍聲驚動了整座大厦。

亞光逃向樓下，本來應該是通行無阻的，他追踪文祖欽也是從樓梯而上。

可是，當他向樓梯逃下去，來到了二樓，却是人聲鼎沸，原來有人正在搬貨，把樓梯也塞住了。

那些貨物都是大大的紙皮箱，而且相當重，一時之間，亞光被困在紙箱陣之中。

這一擾攘，已經太遲。

整座大厦已被警方包圍了，當他非常艱難來到大厦的大堂時，却見大厦門已被關上，四周空無一人。

亞光呆了，他持着槍，想找其他出路，所有通道已上了鎖。

外面傳來了揚聲器的聲音，「你已被包圍，快放下武器，出來投降！」

亞光當然不會甘心這樣束手就擒，他跑上天台，這大厦沒有天台，因此也是無路可逃。

亞光實在想不到，自己一出手，便陷入了警方的包圍之中。

他走回大厦大堂之中。

這時，看更處的電話突然響了，他知道，大概可能是警方找他談判。

他上前拿起了電話。

「老友，你已被警方包圍，你立刻投降！」

亞光怒道：「你們憑什麼叫我投降，你們快讓開路，否則，我拋下身上的炸彈，這間大厦立刻會被炸塌一半！」

「你有炸彈?」

亞光的身上其實沒有炸彈，只是一時情急，威脅警方，他說完得意地放下了電話。

可是，當他回身，望向大廈閘門之處，却有人影閃動，而且拋了一些東西進來。

亞光想避開，已是太遲了。

那幾個拋進來的東西，立時爆炸，原來是催淚彈，一時之間，烟霧瀰漫，伸手不見五指，而且那氣味使亞光不斷嗆咳，他伏在地上。

那大廈閘門隨即開了，幾個戴着防毒面具的人衝了進來，用機槍指住了亞光，立刻把他上了手銬。

這一件本來大有可能演變成對峙事件的事，却給警方三兩下手脚便化解了。

亞光被帶返了警局。

原來高探長這次採取了英明果斷的決定，立刻攻入大廈之內，不讓他再有機會逃脫，加上是在大廈管理處有一個防盜的攝影機，外面可以清晰的看到，亞光身上並沒有炸彈，他只是在恫嚇，因此，他立即決定用催淚彈進攻，一下子便擒了亞光回去。

亞光被警方人員作疲勞的審訊，開始他還死口不認，但終敵不過身心的疲累，結果供了殺曾帆之事。

高探長親身審問亞光，道：「你殺曾帆，事件已完全背上了身，那麼，告訴我們，誰指使你的?」

「誰指使我?」

「你不是主謀眞兇，其實你也是被人收買的人!」

「我不是!」亞光依然死撐着。

「如果不是，你是主謀，你不會自己動手。」

亞光死口不言。

可是，接着的審訊，一班接着一班，同樣的問題，同樣的手法，使亞光再無法忍受。

第三天，他終於叫了高探長來，向他道：「我願意供出來了!」

「誰?」高探長緊張地道。

「伍斌!」

亞光把在上海所遇到之事，和盤托出，並把伍斌的資料，完全透露給警方。

警方立時下令，拘捕伍斌。

伍斌被捕之後，完全沒有說過一句話，他一直等到他的律師來，才由律師陪伴之下與警方對話。

高探長見伍斌似乎來頭不小，於是，親自往落口供，除了姓名以及身份證之外，一切都由那位費律師回答。

高探長問道：「請問伍先生從事那一個行業?」

費律師道：「我的當事人伍先生是從事地產業，因此他的時間十分寶貴?」

高探長聽了，有些生氣，但仍按捺着問他，道：「難道我們警方的時間不寶貴!」

費律師道：「請問你控告我的當事人什麼罪名?」

高探長道：「買兇殺人!」

伍斌道：「這是一個十分嚴重的指控，你們有什麼證據?」

「我們有人證!」

「人證在那裏?」

高探長道：「這一點我日後自會在法庭上指控你，你認識一個叫亞光的人嗎?」

費律師想代替伍斌回答，但高探長已搶先道：「這是他個人的事，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你不用替他回答!」

費律師無奈。

然而，伍斌依然與費律師耳語一番，才道：「我並不認識他!」

「你不用抵賴，而且你不要以爲一口死硬的不認，便可以逃離指控，我們一定有辦法指證你的!」

費律師道：「探長，這是日後的事，我重申一次，我的當事人非常忙碌，有沒有其他的事情再問?」

一時之間，高探長似也莫奈他何。

「我要申請我的當事人保釋出外。」

高探長道：「不可以，因爲這一些案件的性質非常嚴重，他不能保釋!」

「沒有這個道理!」

高探長道：「你是個律師，不要亂說話，否則……」

伍斌道：「費律師，他們要拘留我，沒有問題，你立刻在外面做可做的事情，保釋我出外!」

費律師道：「對不起，伍先生，委屈你在拘留所一會，我會盡快想辦法保釋你出外!」

當費律師離開，高探長又再問他，他依然是緘口不言，一句話也沒有說。

高探長與手下商量了一會，道：「這個伍斌，是個非常難對付的人，你們一定要盡量搜集證據，以證明他與這事件有關，我們才可以眞正的帶他上法庭!」

羅拔圖道：「事實上，他一直並沒有與這事件有過任何直接關係，很難有什麼證據!」

高探長也非常明白，道：「你們向他工作的地產公司查詢，問他的同事，上司下屬，務要讓他感到煩惱不堪，這樣，也許可以找出一些端倪!」

於是，各人分頭工作。

高探長突然想到了一個辦法。

翌日一早，他召了亞光到一個房間問話，同時又叫了伍斌上來，他故意讓他們兩人會面。

亞光一見了他，顯得有些羞慚。

可是，伍斌却木無表情。

亞光道：「伍先生，我實在無法，他們用的辦法使我無法不把你的名字說了出來!」

伍斌道：「你是誰?我根本不認識你。」

「什麼?你不認識我，我們在上海，一同去賭錢，一同去找殺手!」

「喂，你不要亂說話，我事實上不認識你!」

「你迫我去找殺手……」

「你不要亂說話，我並不認識你。」伍斌立刻要離開這房間。

很明顯，伍斌知道這是一個陷阱，一句漏洞也沒有說出來，連認識亞光的表示也沒有。

高探長本已預備了錄音機，攝錄機想把他們會面的過程錄下來，以便作爲一種證據，可是伍斌全沒有上當。

當伍斌見了高探長時，他還道：「探長，我根本沒有犯任何事，你設什麼陷阱也沒有用的!」

高探長沒辦法，他又召見了亞光，問道：「你與伍斌去上海，你有留下什麼證據沒有?」

「證據?什麼證據?」

「譬如車票或其他票據?」

「沒有。」

「對了，你們的機票呢?」

「也沒有了。」

高探長道：「這只是兩個月前的事，航空公司應該還有記錄的!」

於是，羅拔圖立刻往航空公司，果然他有了重大的收穫，他高興地回到辦公室，對探長道：「我找到了他與亞光的機票，還有，我透過航空公司，也在上海的酒店找到他們居住的證據。」

高探長道：「好極了!伍斌不能再置身事外。」

下午，費律師又再來，他找到太平紳士讓伍斌可以有機會保釋出外。

高探長親自接見費律師，道：「我們已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你的當事人與亞光曾往上海，而且同住在一起，因此，他有買兇殺人的可能!」

費律師道：「探長，請你小心說話，我的當事人，就算有往上海，認識亞光，也不代表他一定有去買兇殺人，而且他在審判之前，是清白無罪的，否則，我會告你毀誘我的當事人!」

高探長不想再與他咬文嚼字，當然，這一仗，高探長是勝了，伍斌並不能獲得保釋出外。

伍斌知道了這個消息之後，並沒有什麼表示。

費律師是個專爲這些富人打官師的律師，因此，他用盡了辦法去阻撓高探長，不讓他有更多的時間去搜集證據。

高探長也與律政部門商量過，這件案件不能因要搜集證據而拖延下去。

於是，他們決定上法庭。

高探長道：「我們還有一個重要的證人——文祖欽，如果他上法庭指控他，他一定沒有辦法再抵賴。」

他們徵求過文祖欽的意見，文祖欽雖然槍傷未癒，但他願意上庭。

在法庭上，亞光一直指控伍斌與他合謀買兇，可是，他無法提供更進一步的證據。

至於他與伍斌同機去上海，一起住在酒店的證據，本來非常有用，可是伍斌的費律師，却提出了他們並不是一起買機票的證據，反證了他們只是暫面的相識，大有可能是一見如故，十分投緣，才會同住在一間旅店，這個證據對伍斌十分有利。

到了文祖欽上庭，高探長對他極有信心，有希望。

法官聆聽兩位律師盤問文祖欽。

事實上，文祖欽並沒有見過伍斌，也沒有與伍斌有過任何交往，因此，互無任何仇怨之事，因此，並沒有理由裁決會買兇殺他。

這一個高探長以爲有力的證人，反而給伍斌的費律師好好利用，反而洗脫了嫌疑。

亞光的確有開槍殺人的記錄，因此他最後被重判入獄二十年，而伍斌却無罪釋放了。

* * *

這件事完結後的半年，文祖欽在一次撞車意外中受重傷而死去。

高探長也插手這件事，他仍然希望找到蛛絲馬跡，可以證明他是被人謀殺的，可是，整件意外事件，並沒有什麼破綻，文祖欽的確是交通意外死的。

不過，事後有些報刋的秘聞報導，文祖欽的父親，是個靠不大正當的手段發達的人，因此，因果報應，報在文祖欽的身上，事實是否如此，那只有天曉得。

但這事在高探長心中，並不是如此簡單，可惜，他一直無法找到證據，證明這件事與伍斌有任何關係。

伍斌在這件買兇殺人案件中獲無罪釋放之後，他反而行起運來，他的事業蒸蒸日上。

他獲得榮升入了郭老闆那間大公司內的董事局內，成爲了這間大集團的擧足輕重的人物。

那天，他正式上班，他在自己

的大房間內，顯得有點顧盼自豪。

有人敲門，伍斌道：「請進！」來的竟是大老闆郭先生。

郭先生道：「恭喜你！」

伍斌站了起來，恭敬地道：「多謝郭先生的提拔！」

「不，這是你自己努力的成果！」

「以前，我也許有些事做錯了！」

「啊，有錯沒有問題，只要知錯改錯，並不妨碍你的前途與事業！」

「我知道靠人做事往往會誤己誤人，後來，我決定所有事都親力親爲！」

「而且一矢而成功了！」

「也許是好運！」

「不，凡事親力親爲總比較好些，以後，這盤生意你也要親力親爲。」

「當然，當然。」

前面兩人講的皆是弦外之音，唯有看官明白他們所指。

郭老闆臨離開之前，道：「伍斌，你一直有沒有想過，我爲何會要你爲我辦這件事？」

「我沒有想過。」

「不過，這個時候，我却想讓你知道。」

「知道什麼？」

「我是個永遠向前的人，無論在人生或事業上，都是永遠向前，如果遇到有阻碍，我一定要剷除，而且會用任何可以做得到的手段去剷除，譬如以前在我做生意的時候，有人故意與我競爭，因此有不好的收場。」

「我明白。」

「你明白什麼？」

「我明白以後處事定要忠於我們這間公司！」

郭老闆滿意地離開了。

伍斌當然明白，郭老闆可以白白讓一個人成爲千萬富翁，當然也可以把這個人變成窮措大，使之人生事業永難翻身，這一番話表面是告誡與勉勵，其實是一個重大的警告，伍斌當然非常明白他所指。

* * *

法律面前，本是人人平等的，但在險惡的人生之中，有人利用財富，利用權力，竟可改變一切。

法律是否平等，那要看官你們自己定奪了！

——全文完——

短篇武俠傳奇故事／秦風·文　可飛·圖

同生共死

見財忘義　枉結金蘭

「早起的鳥兒有蟲吃……」

「晚睡覺，早起床，天上掉下元寶來……」

這兩句話，是勸人勤勞可以致富的金石良言，你相信不相信？

其實早起是有益的，如果你天天早起，在天未亮時走出家門，即使天上沒有掉下元寶來，可能有一天你會在地上發現許多財物。

怎麼說呢？

只因爲世界上的人十分古怪，有不少人喜歡晝伏夜出，這些人中又有不少人利用夜間進行着見不得人的事，萬一一時出了差錯，沒來得及在天亮之前收拾乾淨，那麼當太陽升起時，它就暴露在陽光之下了！

* * *

劉平、關大通、張一刀是三個異姓兄弟，他們都練有一身武功，在江湖上也有小小的名氣，有一天三人不期而遇，互通姓名之後，發現竟是這麼凑巧，與「桃園三結義」的劉關張同姓，這眞是「難能可貴」的一件事，於是三人就效法桃園三結義，當天備下祭禮，焚香發誓道：「劉平、關大通、張一刀既結金蘭，當同心協力，救困扶危，上報朝廷，下安黎庶，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共鑒此心，背義忘恩，天人同誅。」

從此江湖三結義，聯袂行遍江湖，倒也幹了幾件稱得上是「俠義」的事，三人情同手足，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眞個是樂也融融……

平時，劉平常常掛在嘴邊上的一句口頭禪，就是：「早起的鳥兒有蟲吃，晚睡覺，早起來，天上掉下元寶來……」是故，他們在行走江湖的時候，每天天未亮就起來。

「天，就是天未亮的時候……」

他們三人一起走在一處荒郊野上。

這一陣子，他們沒事幹，囊中的銀子也花得差不多了，因此情緒低落，心灰意懶。

忽然，張一刀脚下踩着什麼東西，登時失去平衡，一跤跌在地上，屁股碰得發痛，不禁破口大罵道：「那個婊子養的，人在倒霉的時候，喝凉水也塞牙，走得好好地，竟然摔了我一跤。」

劉平笑道：「三弟你必是一邊走路邊睡覺，這一跤摔得可好，把你的睡蟲摔跑了。」

張一刀摸摸屁股，忽然臉色一變，怪叫道：「咦，這是什麼東西

呀？」

黎明之前，天地是特別黑暗的，要是沒有仔細去看，連脚下有什麼東西都不知道呢。

張一刀以爲是摔在一顆石上，從屁股下面拿起那顆東西一看，正想狠狠的將它打碎，忽覺入手的東西型狀十分熟悉，拿到近前一看，頓時怔住了。

是一錠大元寶。

關大通一見大喜道：「三弟，是銀子！你這一跤摔得好，撿到一個大元寶啦。」

張一刀拿着那大元寶左看右看，又驚又喜，便向關大通遞了過去，道：「二哥，你看看是眞是假。」

關大通接過一看，連連點頭道：「是眞的，是眞的，十兩重的一個大元寶！」

「我看看。」

劉平取過一看，也不禁眉開眼笑道：「果然是白銀，三弟啊，若是摔一跤可撿到白銀十兩，那咱們多摔幾跤吧！」

張一刀興奮的道：「只怕不止一錠啦，咱們快找找看……」

於是，三人滿地亂找，尋找元寶，而這一尋找之下，可把他們嚇呆了，敢情滿地都是元寶，散落地上足足有二百多錠，就像石頭那麼多。

張一刀大叫道：「我的媽，大哥、二哥，咱們該不是在做夢吧？」

劉平聽到這話，也怕是在做夢，趕緊把手指伸入嘴中咬了一下，一陣疼痛告訴他不是夢，不是夢，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哈哈哈……早起的鳥兒有蟲吃，晚睡覺，早起來，天上掉下元寶來……果然被愚兄說中了，當眞的被愚兄說中了……」

繼續搜索之下，他們又找到了兩個箱子和一輛翻倒的馬車，怪的是馬已不見了，人也沒有一個。

他們將滿地的大元寶集成一堆，然後一錠一錠的放入箱中，一錠一錠的數，一共是兩百七十錠，也就是二千七百兩。

三人的臉色發白，劉平着實是吸了一口氣，滿臉駭異道：「這許多元寶是怎麼來的？」

關大通抬頭望望天上，接着側臉望望那輛馬車，最後搖搖頭道：「我不相信是天上掉下來的，絕對不相信！」

劉平道：「二弟，你眞傻，愚兄說的『晚睡覺，早起來，天上掉下元寶來，』並非表示天上一定會掉下元寶，而是說咱們早起趕路，要是地上有東西，也會叫咱們撿到。」

語聲一頓，又道：「你想想看，今天咱們兄弟要不是早起，這兩千七百兩銀子不是被別人撿去了麼？」

張一刀連連點頭道：「正是，正是，大哥的話是有道理的。」

關大通道：「這樣的事，一輩子也碰不到一次。」

劉平道：「不錯，可是碰一次就叫咱們發了財，想想看，整整的兩箱子大元寶，兩千七百兩的銀子啦！」

關大通道：「我猜這些元寶是從那車中掉下來的。」

劉平道：「就是，就是，不用猜！」

關大通滿臉的疑惑道：「可是，究竟出了什麼事呢，若說遇上了賊，被搶了，爲什麼這些銀子還在這裡？」

張一刀也表示不解，道：「正是，若說是兩敗俱傷，爲什麼不見一個死人？」

劉平道：「這個……唉！你們眞傻，現在操這個心幹嗎？你們可知道現在最要緊的是什麼？」

張一刀道：「是什麼？」

劉平道：「趕快離開此地。」

張一刀問道：「爲什麼？」

劉平道：「不趕快離開，要是失主或强盜回來了，這兩箱大元寶，豈非又是別人的了。」

張一刀立即緊張起來，急道：「對了，二哥，你抬一箱小弟抬一箱，咱們快離開此地。」

他雙手抱住一箱元寶，使勁要把它抬上肩上，可惜他畢竟非長板橋上的張翼德，使盡吃奶之力，終是抬它不起。

關大通見他無力抬起，心知自己也不能，便道：「不要白費氣力了，這樣不成的，我看不如抬上車，咱們三人合力推着車走好了。」

劉平立刻附和道：「對啦，你們快去把馬車拉過來。」

關、張二人便走去拉那輛馬車，將車抬起，見車輪未壞，於是一推一拖，將馬車拖到兩箱元寶前面。

接着，他們三人合力將兩箱元寶抬上車廂，即由張一刀在前面拉，劉、關二人在後面推，離開了現場。

這時候，天色漸白，但荒野上仍不見一個人跡。

關大通問道：「大哥，咱們如何處置這些元寶？」

劉平笑道：「很簡單，我們一個人九百兩！」

張一刀在前面大聲道：「大哥，咱們就這樣拖着車入城麼？」

劉平忙道：「不，不，不，不能入城，我看，對了，前面四五里

處有座山，山脚下有間破廟，咱們先到那廟中再作計較。」

爲恐失主尋到或被路人發現，他們三人同心協力的推車疾行，不久便到了山脚下的一片樹林中。

然後，他們將馬車藏入林中，而將那兩箱元寶抬入破廟中。

這是一間破敗不堪的破廟，這山神廟早已無人管理，附近也無人居住，確是理想的藏匿地點。

三人坐下歇息片刻，六隻眼睛盯着那兩箱白花花的元寶，越看越喜歡，劉平不覺抓耳搔腮，眉飛色舞道：「有了這兩千七百兩銀子，咱們可以成家了，一個人九百兩銀子，可以置家娶妻買屋了。哈哈哈，說來說去，這還是老天爺憐愛咱們『江湖三結義』，體念咱們仁心仁俠，這才叫咱們撿到了這麼多的元寶，你們說是不是呢？」

張一刀笑道：「是啊，是啊！這叫做好心有好報，好人不寂寞。」

劉平忽然收斂了笑容，正色的道：「咱們應該買些祭禮來拜謝天地。」

關大通道：「不錯，正該如此，只是這裡距離城裡甚遠，不大方便吧。」

劉平道：「不遠，不遠，只不過十幾里路吧，走快一些，中午便可以回來。」

張一刀道：「誰去？」

劉平道：「你去，愚兄和二弟負責看守這兩箱元寶。」

張一刀不樂意的道：「爲什麼要我去呢？」

劉平道：「因爲你是老么，這跑腿買東西的事，自然該由你來。」

張一刀道：「我不幹，剛才我在前面拖車，出的力氣最多，該讓我歇一歇。」

劉平轉對關大通說道：「二弟，你去吧！」

關大通沉吟道：「這個，我看拜謝天地的事不必急在一時，改天也可以啊！」

劉平道：「不成，今天撿到銀子，今天就要拜謝天地，而且……咱們也需要一匹馬。」

關大通道：「大哥既然這麼心急，那由你去跑一趟好了。」

劉平有些不悅地道：「怪了，你們兩個今天是怎麼搞的，怕銀子被我吞掉了是不是？哼，你們要是有這種想法，這可叫愚兄傷心了，咱們江湖三結義，是磕過頭立過誓的，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誰要是存了私心，那可是天打雷劈的啊！」

看看關、張二人默默無語，沒有一點表示，他冒了肝火，頓足而起道：「好，你們怕被吞掉了，我不怕，你們不去，我自己去！」

說罷拔步奔下山去。

* * *

「三弟。」

「嗯？」

「你在想什麼？」

「沒有啊。」

「不要瞞我，我知道你心裡想什麼，如今大哥不在，你不妨老老實實告訴我，你對大哥很不滿，是吧？」

「沒有呀。」

「我看得出來，唉，咱們三人自從結拜金蘭以來，雖說他是大哥，可是也實在不該老是對咱們兩個使氣……」

「唔……」

「他自認了不起，什麼事都要聽他的，有功是他的，有過是咱的，實在太氣人了。」

「唔……」

「最氣人的是今天的這件事，明明這些元寶是你先發現的，他却認爲是他的功勞，說什麼『晚睡覺，早起來，天上掉下元寶來……』要不是他教導我們早起就不會撿得這許多元寶……哼！這是活見鬼，豈有此理。」

「二哥的意思是……」

「這就要看你了，咱們雖然跟他結拜兄弟，畢竟不是眞正的同胞手足，所謂『天下無不散的筵蓆。』像他這種的人，要跟他相處一輩子，那是十分痛苦的事情。」

「小弟覺得大哥並不難相處，不過小弟比較喜歡跟二哥在一起，你要怎樣，說一聲就是了。」

「我……我想跟他分道揚鑣，但不知三弟你意下如何呢？」

「好啊！」

「眞的？」

「當然是眞的，咱們年紀已不小了，也該回家去娶妻生子了。」

「那麼這些元寶怎麼處理？」

「哈哈，三人分，每人得九百兩，兩個人分每人可得一百三十五錠！」

「啊，對，原來三弟你也有這種想法！這眞是太好了！」

關大通高興得跳起來。

張一刀冷笑道：「二哥且慢高興，這件事還相當麻煩呢！」

關大通一怔，道：「有何麻煩？」

「最頭痛一件事，你我都無法抬走這許多元寶，每一箱八十多斤呢。」

關大通道：「咱們抬上馬車。」

張一刀搖頭道：「不成，沒有一匹馬拖車是絕對不成，會被大哥追上的。」

關大通眼珠一轉，笑道：「有了，咱們趁他不在，趕快將這兩箱元寶埋入地底，然後一走了之，等

過了一段時日，再來起出便了。」

張一刀又搖頭道：「也不好，這兩箱元寶太重，咱們一次祇能搬走一箱，萬一咱們離開此廟時，忽然有人來了，那豈不糟糕？」

關大通一想有理，不由得眉頭一皺，道：「依你說該怎麼辦？」

張一刀道：「二哥，我再問你一聲，你當眞不顧結義之情麼？」

關大通道：「不錯，跟你沒話說，跟他姓劉的，我是打定了主意跟他分道揚鑣的了。」

張一刀道：「既然如此，只有一個辦法。」

關大通問道：「是什麼辦法？」

張一刀笑道：「釜底抽薪！」

關大通裝傻的道：「什麼叫做釜底抽薪？」

張一刀哈哈大笑道：「二哥是聰明人，何必小弟多作解釋呢？」

關大通也哈哈大笑，道：「好，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咱們就這麼辦吧！」

＊　＊　＊

劉平回來了。

是騎着一匹馬回來的。

另外，他手上提着一隻籃子，裡面盛滿祭品，最叫關、張二人高興的是有一隻燒鷄和一小罎酒。

關大通趕緊上前接下他手上的籃子，笑嘻嘻道：「大哥，你設想週到，還買了一小罎酒回來呀！」

劉平下了馬，將馬拴好，才說道：「要拜謝天地，酒是少不了的，你們快將廟中那張供案抬出，咱們就在這廟外拜謝天地。」

關、張二人即將供案抬到廟外，劉平取出了籃中的祭品，一一擺放在案桌上。

他買來的東西可眞不少，有一隻鷄，一大包切好的牛肉和十幾個鹵蛋，外加一小罎酒。

張一刀道：「大哥，你眞花了不少錢啊！」

劉平道：「豈只不少，愚兄今天是傾囊而出，包括那匹馬，一共是五十六兩銀子了！」

他點上了三炷香，也不知觸動了什麼心事，忽然掉下眼淚來。

關大通微訝道：「大哥，你怎麼哭了起來呢？」

張一刀接口笑道：「是啊，大哥，人家說劉備的江山是哭出來的，你又不是劉備，幹什麼老掉眼淚？」

劉平淚如雨下道：「愚兄是傷心才哭的。」

關大通道：「大哥何事傷心？」

劉平道：「我……我很擔心……擔心咱們兄弟的感情會因這二箱大元寶而起變化。」

關大通道：「怎麼會呢？」

張一刀又接口道：「是啊，咱們兄弟現在不是好好的麼？」

劉平輕嘆了一聲，道：「但願如此了，愚兄常聽人說『共患難易，共富貴難』，所以愚兄很擔心！」

張一刀笑道：「沒有那回事，大哥不要多心。」

劉平道：「可是，今天我要你們入城買祭品，你們都推三推四的，這表示你們心裡存着猜疑，咱們江湖三結義是磕過頭立又過誓的，照說應該彼此信任，若是存有私心，那就是笑話了。」

關大通道：「大哥教訓得是，其實我們並不是存着什麼私心，要是有的話，今早大哥動身回城之後，我和三弟爲何不帶走這兩箱元寶跑掉呢！」

張一刀答說道：「正是，正是。」

劉平分給他們每人一炷香，說道：「來，你們跟着愚兄下跪拜謝天地，感謝上天賜給我們這一大筆財富。同時不妨再表明心迹，咱們江湖三結義不論今後的日子是好是壞，都不會影響咱們的感情。」

說到這裡，轉身向供案上，擧香叩拜曰：「弟子劉平、關大通、張一刀三人爲結義金蘭異姓兄弟以來，所爲莫非俠義，雖然沒有幹出轟轟烈烈的大事，也着實幹了不少路見不平，除奸扶弱之事，今早弟子三人，在路上撿到兩箱金元寶，這必是老天爺，體念弟子三人終年的辛勞……」

他說了許多感謝的話，然後上香，再後領着關、張二人在供桌前跪下，行起三跪九叩的大禮。

第二次跪下叩頭之際。

張一刀悄然拔刀出鞘，一刀對準他的後頸猛砍而下……

這一砍眞夠快的。

他以前曾幹過幾年的劊子手，對砍人腦袋可謂經驗豐富，每次一刀砍下去，人頭便告落地，從來沒有失閃過，因此搏得「一刀」的美譽。

不料，這次自認也十拿九穩的一刀下去時，却出了意外，只聽「叮」然一聲響，鋼刀沒有砍中劉平的腦袋，而砍落地上。

原來，劉平很機靈，反應也很快，就在張一刀一刀砍下的那一刹時間，他雙手一按地倏忽退後一尺，緊接着滾開，逃過了一刀之危。

關大通見張一刀失手，立刻取出他的九環大砍刀，搶步疾上，揮刀便砍！

劉平跳到一旁，驚怒交迸的大叫道：「二弟、三弟，你倆瘋了不成？」

張一刀厲笑道：「不錯，我們瘋了，姓劉的，你納命來吧！」

話聲中，虎撲而上，展開狂

攻。

劉平手無寸鐵，抵擋不住他們的左右夾攻，登時陷入險境，急得大哭道：「二弟、三弟，你們要了那兩箱元寶，愚兄那一份也給你們就是了，千萬不要傷了我們兄弟的和氣！」

關、張二人認爲已變臉，若不將他殺死，將來在江湖上就要落個謀財害命的惡名，所以不理他的哀求，繼續出招猛攻。

劉平使盡渾身解數躲過了他們十幾刀，見隙縱身便走，關、張二人豈肯讓他跑掉，發足疾追，不久又將他截住，雙刀連下殺着，終於將劉平亂刀砍殺於山神廟之外……

但是，劉平沒有立即死去，他倒在血泊中，口中喃喃的說了一句：「雖非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才告氣絕身亡。

張一刀見他死了，心中倒眞有些不忍，便向關大通說道：「二哥，我們給他埋了吧。」

關大通點點頭道：「好的。」

當下，兩人就在樹林裡挖了一個深坑，將劉平的屍體埋下，然後將現場的血迹清除乾淨。

這一番忙碌之後，兩人都已饑腸轆轆，於是不約而同的把視線投在供案上那隻燒鷄、牛肉、鹵蛋和酒上。

張一刀哈哈笑道：「好啊！」

他拔大步走到供案前，拿起那隻燒鷄，一撕爲二，把一半遞給關大通，立即狠吞虎嚥起來。

吃完了燒鷄，再吃牛肉，當他們吃得半飽時候，張一刀才捧起小酒罎要喝酒。

關大通道：「慢着！」

張一刀道：「怎麼啦？」

關大通道：「當心酒中有毒！」

張一刀吃了驚道：「怎麼會呢？」

關大通冷笑道：「小心無大事，說不定咱們在計算他，而他也在計算我們──你先喝一小口，含在嘴中試試看？」

張一刀想了想，放下酒罎，搖頭道：「我不喝了。」

關大通笑道：「若是酒中無毒，不喝太可惜，你怕中毒，我來試試。」

他捧起小酒罎喝了一小口，含在口中，嚐試酒中是否有毒。

過一會，張一刀問道：「怎麼樣？」

關大通一骨碌吞了下去，笑道：「是我多慮了，這酒沒有毒，可以放心的喝。」

說畢，又喝了幾大口了。

張一刀這才放心，也捧起酒罎，骨碌骨碌的猛灌了幾大口，快意的長吁了一聲道：「痛快，好痛快！」

兩人一邊喝酒一邊吃肉，約莫一刻時候，關大通忽然說道：「二弟，現在是什麼時候？」

張一刀道：「才午後不久呀！」

關大通抬頭望天，道：「奇怪，天怎麼忽然黑了下來呢？」

張一刀道：「沒有呀！」

關大通臉色漸漸蒼白，頭上直冒冷汗，兩顆眼睛好像突然瞎了一樣似的，雙手在空中亂抓，叫道：「黑了，黑了！」

身形一仰，跌了個四脚朝天！

不一會，突然張一刀亦復如是的一跤摔在地上……

──完──

神腿

湖海恩仇軼事錄／

文・青　麥
圖・飛　可



劍藏乾坤　鐵腿破解

驕陽似火，在這樣的天氣下，難得有一點兒風也是熱的，正在趕路的兩輛鏢車，押鏢的人連汗也快要流乾了。

「唉！老天爺眞不開眼，那鬼養的太陽幹嗎要讓它跑出來？我們出門前一天還下着細雨的，誰知一連走了十多天，都是……」

「夠了，夠了，金鏢頭，別嚕囌了好不好，大家兄弟還不是一樣受苦？就只有你多話說。」

金雄正想分辯，剛才斥責他的老者，忽然豎起一隻手指，示意他不要作聲，雙目如鷹隼般向兩邊搜索，一面悄聲說道：「有人呼氣的聲音。」

金雄愕然環顧一看，這裡是大路，別說四週沒有個人影，就連可以供人躲藏的地方也不見。

「韓總鏢頭，怎麼……」

話還沒說完，走在前頭的數名鏢師慘叫數聲，撲倒地上，他們的鋼刀飛上半空，跌落道旁，和地上的石子相碰激起了幾點火星。

金雄臉上陡地變色，只見前面數尺的地方，多了四個大洞，每個洞口旁都站着一個人，手中都拿着一根銀色的短槍，槍頭正滴着血。

「銀槍！」金雄望了一眼，衝口而出的叫了起來，推着鏢車的幾個鏢師不知「銀槍」的來頭，也還罷了，但押後的兩名鏢頭臉上却突然變色。

韓總鏢頭催馬上前，抱拳問道：「在下韓百刀，係姚安縣韓家鏢局總鏢頭，幾位……」

「我們是『銀槍』！」

「在下的鏢局向來是只做些小生意，我看你們找錯對象了。」韓百刀見那四人態度倨傲，到底自己在江湖上也享有薄名，於是也不客氣的道：「幾位，銀槍雖然盛名不少，我韓百刀也並非好欺負的，幾位如肯就此罷手，我幾個鏢師的性命再也不追究，不然，嘿嘿！」

站在最後的一個說道：「我叫沈仲。」聲音冰冷得像是毫無生氣。

「好，既然各位存心找麻煩，那麼……」手中大刀一揮，翻身下馬，韓百刀已準備一戰。沈仲銀槍對着他的面門。在陽光下閃着耀目的光輝。

「不要動手！」忽然一聲低喝，沈仲和韓百刀中間忽然多了一個全身黑衣的漢子，韓百刀嚇得「蹬蹬蹬」一連退了三步，沈仲也被懾住了。

「你是誰？」韓百刀低聲地問道。

「你聽過江湖三神嗎？」一個低沉的聲音緩緩的吐出。

韓百刀唔了一聲道：「神捕八年前遭天地三兇困攻，葬身天山脚下。」

「但天地三兇却沒有一個活下去。」沈仲接口道。

「不錯，」韓百刀繼續道：「神槍五年前開始消聲匿跡。啊……」他突然吃驚的望着神腿。「難道你是……」

「砰！」

一聲巨響，韓百刀飛開數丈，重重墮在地上，胸骨從背後穿出，鮮血直噴。

「果然是……神腿……」這是他所能說出的最後一句話。

金雄和其他鏢師都十分清楚韓百刀的武功，但祇看見那人右脚一提，韓百刀已被擊斃。

神腿在江湖上極負盛名，行事却介乎正邪之間，金雄和韓百刀武功相差甚遠。此時心中害怕，但他爲人硬朗，亦不低頭，見神腿出招狠辣，起身說道：「神腿果然名不虛傳，只是我過往聽人說江湖三神全是好漢，豈知今日一見，嘿，好叫人失望！」

神腿看也不看他一眼，向沈仲說道：「你對他說！」

沈仲冷哼了一聲，不屑地問道：「憑什麼？」

神腿看他的短槍望了一眼，反手從衣袖裡摸出一個金色的槍頭，在沈仲面前一晃，立刻又放回衣袖。

沈仲看得一呆，轉向金雄說道：「你聽着……」

「聽你娘的屁，銀槍傢伙說的還有好東西？你們這班是王八，平日殺人不眨眼，老子早就看不過眼了。」金雄罵了幾句，上身一麻，已接連被封了幾個穴道，可是沒有人看見誰出手，他雖是硬漢一條，也不禁驚出一身冷汗。

「你聽着，」沈仲向神腿瞄了一眼，露出欽佩的神色，繼續道：「先去將鏢車打開，你就會知道一切。」

他伸手把金雄的穴道拍活了，再一掌將他推向鏢車旁邊去，金雄自知難以守得住，唯有取出韓百刀屍身上的鎖匙，把鏢車打開了，一蓬白光透出。

「只是一箱銀子罷了，有什麼特別嗎？」他奇怪地說道。

沈仲走近前去，同銀槍把那些銀子一錠一錠的挑出，漸漸露出一個檀木箱。

「把它打開了吧。」他對金雄道。

金雄滿腹疑團，揭開箱蓋，尚有一塊麻布覆蓋着裡面的事物，他小心翼翼的掀開了麻布，還沒有來得及看清楚箱子裡面裝的究竟是什麼，已感到心頭翳悶，頭暈目眩，「嘩」的一聲嘔吐起來。

「好重的毒氣，」沈仲一面挑起那張麻布，槍頭向箱內一點，半截銀槍竟立刻變黑。

「這是什麼毒，箱子裡究竟載着些什麼？」金雄驚問道：「須知能使人致死地的毒氣並不罕見，但連身有武功的人近之都會受到感染的毒物却少有，而且稍一碰便令半截銀槍都變了黑色，這些毒質定必非尋常了。」

「這是見血封喉的毒，箱中所載的，都是唐門毒藥暗器。」沈仲一字一頓的回答。

金雄臉色一下子變得雪白，張大口說不出話來，其他鏢師聽見「唐門暗器」，也都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每次出鏢前把鏢銀裝箱的照例是由韓百刀，他們確實不知裡面藏有「唐門暗器」。

神腿道：「你們現在明白了麼，韓百刀是替唐家運送毒藥暗器的，我早知唐家堡打造暗器是另有地方，不過查了很久才查出這運送暗器的方法。」

沈仲抹乾淨了手中的銀槍，抱拳向神腿道：「請問神腿兄，你的金槍頭……」

神腿臉部肌肉微微一抽搐，道：「等會兒才告訴你。」他轉頭對金雄和其他鏢師道：「幾位這次雖是受人蒙蔽，但唐家的人絕不會輕易放過你們任何一個，你們當中若有單身一人者，速速離去，今後隱姓埋名，或許能有一線生機，但須切記千萬別對人再提起片言隻字。」

金雄吶吶的道：「我……已有兩個女兒，那怎……怎麼辦？」

神腿望了他一眼，道：「已有妻兒或父母兄弟同住的全留了下來。」

「幹什麼？」

「死！」神腿口中吐出了這個字：「爲了自己一家，你們最好現在就死在這裡，否則，連你們的家人性命也是保不住了。」

* * *

「乾！」一陣大笑聲響起：「神腿兄，這幾年來，你一直在查唐家的事吧！」

神腿舉杯一乾，點了點頭，說道：「不錯，自從你離奇失踪之後，我每天都在偵查，因爲我懷疑你的『失踪』是和唐家有關的！」

「哈哈，神腿兄，唐家的人雖然厲害，但我有『神槍』之稱，可也非易與之輩啊！」

「本來是不錯，可是你無端失踪，一直不見，我也不得不這樣想，幸好我今天追踪韓百刀的鏢

車，看見你手下所使的銀槍，正和你當年賴以成名的兵刃一模一樣，比一般長槍要短一半，槍頭像劍尖一樣，鋒利而平扁，世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人用這樣的兵器，若非如此，我眞做夢也想不到你竟然當起一幫之主來了。」

「你再拿我以前贈你的金槍頭，他們若與我有關，自然認得，所以你更加肯定了！」

兩人笑了一會，對飮數杯，「神槍」龍虎潭又問道：「是了，你怎知道我的手下不是去劫鏢的？」

「銀槍聲名很大，又怎會劫韓百刀那小小的鏢銀？是以我斷定也是爲了唐門暗器而來的。」

龍虎潭臉色微微一變。

神腿又倒了一杯酒，毫不在意地道：「龍兄，我們本來是並肩作戰的，你這是爲了什麼？」

龍虎潭笑握手上三尺金槍，笑得却有點不太自然。

他若有所思的呆了一會兒，才道：「神腿兄，我們當初爲何要偵查唐家秘密？你還記得嗎？」

神腿走到窗前，園子裡一大叢開得正盛的金雀花，勾起了他無限的回憶，他嘆了口氣道：「是爲了三個原因。」

「那三個？」

「我十八歲出道，行走江湖十多年，雖然聲名不弱，但唐家弟子橫行無忌，氣度太盛，全把江湖上的朋友不放在眼中，爲了武林中安寧的例子，也爲了這點薄名，我才決定與他們鬥鬥。」

「這一鬥已鬥六年才給你找到了一點端倪，那是你所始料不及的，第二個原因是……」

「是因爲神捕的死。」

「不錯，殺死他的天地三魔，表面上看似爲利益衝突而下毒手，其實暗地裡却是由唐家指使，此舉可以一口氣除去兩個大患，只可憐那天地三兇，劉民還不知道，唐家是要製造機會把他們除去。」

「他們死有餘辜！」神腿道：「還有最後一個原因，是因爲你的女兒。」

龍虎潭道：「要不是可兒好管閑事，用暗器打傷了正欲採花的的唐星，我本也不願跟唐家過不去。」

「龍兄，你提起這些事……」

龍虎潭一抬手，制止他說不去，然後道：「這些都是唐家和我們江湖三神之間的一點糾葛，尤其是可兒，她娘死得早，我只有她一個女兒，既然她性命受到了威脅，我便是上刀山下油鍋也要救她，也毫不猶豫的去了，何況祇是一個唐家堡，所以我當時下定了決心，一定要消滅整個唐門，可是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怎麼了，有什麼事情發生嗎？」

「那一天，大概你還沒有忘記，我們相約好了晚上到唐家堡附近，暗中搜查客棧內商旅所携帶的貨物，看看有沒有藏着毒藥暗器的，但是……」

他的聲音忽然變得好像有點顫抖的，就像蟬兒那振動着發聲的腹膜一樣。「我剛回到家裡，他們已在等着。」

「他們是誰？」

「唐家的人，那間屋是爲了方便偵查特地秘密買下的，他們竟然立刻就知道了，而且還不止是這樣，連可兒也落到他們手中。」

神腿哦了一聲，道：「你將可兒藏在那裡去了？」

「我自己當時身在四川，她却在甘肅附近的沙漠邊區一個小村，跟我妹妹住在一起，兩地相距又何止百里？但他們的確把她捉了。」

「那你怎麼樣？」

「他們要我自那一晚起，」龍虎潭轉身回答：「就在江湖上『消失』，創立一個神秘組織。」

「就是『銀槍』？」

「不錯，一直以來，江湖上都不知道我就是最高的指揮者，亦因爲如此，這許多年來，人們對銀槍愈傳愈厲害，後來竟把它當成一個神秘殺人組織，由於沒有人淸楚我們的來歷，最後便大家都是這樣的相信了。」

神腿突然目光冷冷的逼視着龍虎潭，問道：「唐家堡要你這樣做，究竟有什麼目的？」

龍虎潭道：「唐家堡經常要進行暗殺工作，但爲免惹起武林中人提防之心，必須有一個組織擔當起所有的罪名，所以早就該被殺死的我，就這樣成爲了一個傀儡，供他們擺佈。」

神腿臉色稍緩，突然有人走了進來，正是沈仲，神腿見到他，心中一動，只見他和龍虎潭耳語一番，龍虎潭向他抱拳道：「神腿兄，我有點要事，出去一會，失陪了。」說完，正向沈仲打了一個眼色。

沈仲走上來道：「神腿大俠，賞面乾一杯如何？」

神腿漫不經心的點點頭，心裡却想着另一件事。

他們飮了數杯，龍虎潭大步邁進來，沈仲連忙站了起身，向他微微一鞠躬，走了出去。

神腿不待龍虎潭開口，搶先說道：「剛才看見沈仲，使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龍虎潭臉色微微一變，道：「你是不是想起，我派沈仲去截韓百刀的鏢車幹什麼。」

「不錯，照你所說，你只是被

用來引開別人注意力的，沒有可能會得知韓百刀的眞正身份，即使你知道，又怎會加以阻撓？」

龍虎潭苦笑道：「既然你已猜到了，我也無須再隱瞞下去，『銀槍』的眞正作用，不是要替唐家堡掩護，而是替唐家堡他們運送毒藥暗器。」

神腿早猜到一二，但此時也禁不住倒抽一口冷氣。

龍虎潭又道：「本來這些事，我是寧死也不做的，可是……可是爲了我的女兒，我一定要替他們工作。」

神腿鄙視的看了他一眼，道：「難道你把神捕的仇忘掉了嗎？」

龍虎潭道：「神捕雖然死得不値，但殺他的人總算被他殺了，而你，只不過是爲了自己的一點熱血，不成還會比可兒的性命更加重要？」

神腿閉口不答不言。

龍虎潭見他不說話，繼續道：「唐門暗器每半年運送一次，每次由十六個不同地方，用十六種不同方式進行，全由我接收，韓百刀祇是其中之一，這次我們原本打算『劫鏢』，豈料你的出現破壞了計劃，韓百刀身死，現在暗器總算落在我手中，但却是無端端害了那麼許多鏢師的性命。」

「你派人殺死他們？」神腿的心往下一沉。

「你是說我？」

「該死的人，絕不止他們。」

龍虎潭道：「剛才我出去，就是因爲唐家的人來了，他們知道你殺了韓百刀的事，吩咐我一定不能讓你走出這裡的大門！」

「你將秘密全告訴我，就是因爲你認爲我已必死無疑了嗎？」

龍虎潭緩緩地道：「若你能不死，那倒在地上的一定是我，那麼我把秘密告訴你又何妨？」

「總而言之，你現在是有殺我的把握了。」

龍虎潭微微一笑，並不答話。

神腿道：「制敵之機，需由心生，心術不正，敗數已定了。」

「這話雖然不錯，但別忘記我這裡還有七十多個武功不弱的人，他們一擁而上，你能抵抗得了？」

神腿心中暗道：「如果那七十人的武功全像沈冲一般的，我神腿今天豈非要畢命於此？罷了，殺得一個也是好的！」又想道：「像龍虎潭這等人物，恐怕未必便會讓他手下圍攻我……」

却聽得龍虎潭道：「本來我無論如何也不會叫人圍攻，可是這裡除了我之外，全部都是唐家外姓的子弟，直接聽令唐家的人，他們不懂暗器功夫，但都學會了我幾成槍法，到時他們若眞的殺你，我也沒有辦法。」

話剛說完，大堂兩邊各出現了十五人，帶頭一個正是沈冲。

「我是這次行動的指揮人，本來我令所有兄弟把你圍困，可是你到底是成名人物，我考慮過後，終於決定只用卅個武功最好的，由三十個對你一個，你死也瞑目了吧？」

他本欲以七十對一，可是神腿輕功甚高，人多他要逃走反而容易，倒不如挑選一些較强的，人少了神腿就不會逃走。

神腿環掃了一眼，問道：「我的脚法，你們有誰淸楚見過嗎？」

沒有人回答，縱使有人看見過，也不會看得淸楚。

「我之所以被稱爲神腿，並非全因爲我出脚快，或者變化無窮，我在江湖上已闖了二十年，踢也踢了十一二年，可是，從來沒有自己的脚法，我一向用的全是江湖上名門正派的脚法，現在武林的脚法共有五十六種，我學會了九種，取其各自的所長，如藍家脚法專走輕靈，白家掃葉脚善攻敵人下盤，少林剛伏魔脚，剛猛無匹，江南碧玉堂『玲瓏絕』以快見稱，蹐龍腿勁力內蘊，中者非死即傷……」

「哈哈……」沈冲突然大笑道：「你們別聽他胡說八道，他是想嚇唬你們，快動手，一起上！」

神腿突然也發出一陣長笑，竭止了他們欲撲之勢，就在他們稍窒步之間，神腿身影閃動，一面道：「我出道以來，殺人最多一次，是四年前在一家客棧內，與唐家高手相鬥，他們共二十二人，我在他們膊頭，還沒動過的那一刹，破屋頂而出，然後逐個走到他們身後，統統殺光！」

他每次說話一頓，總有「蓬」一聲，立刻有人倒地，直至「光」字出口，兩下慘聲隨之響起，又有兩人仆下，他這幾句話說得快極，那三十人要分神去聽淸楚，神腿輕功冠絕天下，所以連殺十一人，竟沒有一個抓到機會向他攻擊。

沈冲見他輕功快如閃電，只剩下一個黑影給人追尋，心中暗叫不好，乘他站之勢，大喝一聲：「上！」手中銀槍呼嘯着直刺。

神腿見他心計高，暗暗決定先把他解決，不待他接近，向前一縱，左脚一伸一屈，已把銀槍扣住，右脚一長，正好撐在沈冲面門，兩人雙雙落下，他朝前額再頓一脚，沈冲右手鬆脫，立即重傷暈死過去。

其他十八人見狀，無不冷汗直標，猶豫着不敢上前，神腿心知夜長夢多，立刻提氣縱起，使出碧玉堂的「玲瓏絕」幾乎同在半空踢出三脚，正中三人太陽穴，他身子一

扭，又再踢出三脚，分別踢中另外三人的前額、喉結和右頸動脈。

其實剛才十八支銀槍若蜂湧而上，神腿未必能全勝，只是聲勢被奪，銳氣大挫，神腿才有必勝機會。

十二人全爲眼前情景嚇呆了，須知「玲瓏絕」乃是無雙腿法，沒有一式半招，只講求力道和出招方位，如身在半空，勁力要集中脚尖，若有若無，落地前可踢出十一脚之多，但若混合其他脚法一起使用，剛柔不純，威力反而大打折扣。

神腿望了地上屍體一眼，又看看那十二人的神色，心裡嘆了一口氣，不忍再下殺手。

他緩緩沉聲道：「誰要性命的，可以立刻離開。」

那十二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心中都拿不定主意。

「誰敢退後。」

神腿聽見這冰冷的聲音，竟忍不住打個冷顫。

十二人個個臉露驚惶之色，瘋狂地揮動銀槍，後悔剛才不下重手，眨眼十二支槍已四周逼近咫尺，使的竟都同是一招。

槍網交織，神腿本欲衝天而起，他心中突然一轉，飛快臥倒，果然他身形一動，至少有五六支槍閃電向上刺去，顯然預料到他定會跳高。

他一躺下，立刻使出白家掃葉腿的「削枝式」，此式本是原脚劈出四脚，但神腿這時週圍都有敵人，忙中雙脚同使，只是每邊只能踢出三脚。

「啪啪」數聲，六脚中有五脚劈中五人大腿，腿骨全部折斷。

「掃葉腿」中削枝式，勁力聚於脚掌緣，就像厚背大刀一樣，中者難逃骨折之禍，神腿對敵時甚少使用，只是現在身處險境，不得不施展最厲害的招數。

他乘着那五人的慘叫聲還未完，蜷曲身子撞倒他們衝出重圍。

「誰敢退後！」那個可怖的聲音又再響起。

神腿剛才聽得不大清楚，這次已知道說話的人躲在那裡，沒有人看到站在一旁的龍虎潭臉色變得很難看。

說時遲，那時快，神腿已化成一個黑影，向一扇窗門撞去，龍虎潭急欲阻止，但輕功遠遜，忙中手一揮，隨身携帶的金槍已夾着嘯聲向神腿急射而去。

神腿突聽得比鐵弓硬弩還要尖銳的破空之聲從身側傳來，他輕功已達化境，勁力在心，隨意而發，聲音剛進耳朵，身子已作大翻身，飄飛落地。

龍虎潭金槍剛出手，本身已如箭般縱去，外衣被勁氣鼓得張開，有如一個大盾，擋在神腿和那窗子之間，此時神腿還沒有站定，那扇窗戶突然出現無數小孔，變得稀爛，霎時間萬千寒光打在龍虎潭身上和外衣上，他已貫注了一生練成的眞氣，有如一個大氣球，把暗器都彈開。

窗外傳來一聲怒哼，龍虎潭癱軟的倒下，神腿忙趕上去扶住。

「別……別……讓他逃去……」他僅用微弱不堪的聲音說了這幾句話，剛才體積較大的一些毒藥暗器雖被反彈，但龍虎潭終究中了無數細如髮絲的毒芒。

唐門暗器，中者必死。

神腿輕輕把他的屍體放下，撞開那扇窗戶向外追去。他只見到一個人在遠處飄忽，立刻提氣追趕，一面催動內功，如萬流歸宗，注滿雙腿，一掠數丈，那人和他仍有五丈距離，輕功亦自不弱。

神腿越逼越近，一聲長嘯淩空撲下，那人倏的回頭，神腿不敢讓他有發暗器的機會，一抬金剛伏魔腿的「天神降世」，有如一尊石像般夾着風雷怒吼重重的踏下！

他踏下的速度並不算得最快，但金剛伏魔腿乃少林秘技，當年神腿路經少室山下，剛好追風大盜摸入少林藏經閣，偷走了武林中人視如至寶的達摩心法秘笈，眼看少林僧衆難以追上，神腿一時興起，與「追風大盜」較量輕功，不一會已追及，他本不知發生什麼事，但「追風大盜」心虛，拋下秘笈逃走，他交回少林寺。當時的掌門明心大師答應傳他一項武功，他當時的脚法已有小成，立刻送了金剛伏魔腿，明心大師把秘本給他，限他三年之內，在少林寺內練成，三年後不論成果如何，他都要交還秘笈，豈料神腿基根比誰都好，少林僧往往花十年光景還練不成的這項脚法，他竟在兩年後已大功告成，明心大師與他互相切磋，也只贏得一招半式，此事震驚少林寺，嘆爲百年難得一見的奇才。

* * *

那人被剛柔並存的勁烈風籠罩，心知難以閃避，雙掌立刻運足內勁，向前迎去。高手比武，單雙之力本無差別，兩人脚和掌相碰，神腿木然不動，潛默運勁，那人兩手微屈，竟也沒被震斷，只是滿臉汗水滾滾而下，雙脚也慢慢向地面陷下去。

神腿單脚站在他雙掌上，想把他活活埋入地下，轉眼間，那人小腿已全陷進地下，神腿漸感困難，那人下陷速度也越來越慢，再過一會，那人連大腿也不見了。神腿已覺有點力不從心，顯然消耗內力過甚。

他知道，若還繼續下去，恐怕那人未被活埋，自己經已力竭而死，於是漸漸收回內勁，眞氣一滴一點的聚回丹田。

借力一彈，他已跳開丈許。

那人雙手「啪」的一聲落下，打在身側，已筋脈盡傷了。

「你在唐家是什麼身份。」

他無神的雙目抬起：「要殺便殺。」

「你不說我也知道，唐家堡中有此輕功和內力的，除『飛雲使』唐一鳴外，還會有誰人？」

「我已不能再發射暗器了，你還等什麼？」唐一鳴怒聲。

「你放心，你很快就會死的。」

* * *

是夜，也是靜夜。

神腿躺在一張乾草上，腦海不住浮起龍虎潭臨死前看着他的目光，他明白他的意思，也知道他爲何要替他擋住暗器。

他自己不能到唐家堡去救女兒，如果神腿替他去，唐家堡的人猜不到他的來意，機會總比較多一點，爲了自己女兒幸福，他毅然犧牲了自己也絕無怨言。

神腿這時正在回鄉的路上。

一個人流浪久了，便很可能不顧一切，都要回到自己的家。

他想到不久便將故地重臨，他的嘴角泛起了一絲微笑，一絲純眞，毫不像江湖人所應有的微笑，他笑得就像小孩子初看見美麗的蝴蝶起舞一樣的開心。

天一亮，他就要趕路，汗一滴一滴沿臉頰流下，從下巴滴到地上，神腿臉上却連半點辛苦都找不到，他眼神流露着的只是焦急和興奮。

那個予他無限親切和溫暖的小村已不遠了，他的心在劇烈的顫抖，他的臉已像剛燒沸的水一樣，要不是他的內傷仍很重，不宜騎馬施展輕功，早已飛奔了過去。

* * *

「什麼賣藝的老者？」

神腿在晦暗的天色下看着那婦人漠然的神色，心底隱有一絲不祥之感。

這條村子的屋，全是新築的，本來就已令得他覺得奇怪。

「你多久前還在這裡見過他？」那婦人又問道。

「大約在二十年前，他個子很瘦，手中常常拿着一柄小木劍在把玩……」

「二十年前？」那婦人笑道：「大爺，我搬來這裡不過半年多點，你可眞問倒我了。」

神腿一怔，「怎麼不早說？」在心裡嘀咕着。

「不過。」那婦人接着道：「這裡所有的人都和我一樣，是才住進來不久，你問誰都沒有分別。」

神腿問道：「以前的居民呢？」

「我不知道，聽說這裡發生過慘事，官府派人來封村，至到最近才准人居住，所以所有居民都是新近搬來的。」

神腿呆住了。

「呀，對了！」那婦人突然叫了起來，「那間小屋中住着一個怪老頭。」她指着不遠處的一間木屋：「聽說他以前是住在這裡的，有一次出門，回來後所有的人都死光了。他從此性情變得很古怪，你去問問他或許會找到一點線索。」

神腿好像在黑暗中找到了一點微弱的光芒，連忙道：「謝謝妳，大嬸，勞煩了。」他直往那小木屋走去。

那婦人在後面叫道：「大爺，現在天色已不早了，我看還是明天再去吧。」

可是神腿怎會待得第二天？他剛在門前站定，正準備敲門，門內便傳出一個蒼老而響亮的聲音道：「你的輕功不錯，請進來吧。」

神腿一呆，想道：「我的輕功已達落地無聲，踏沙無痕之境界，非有深湛內功者無法察覺，想不到荒僻小村竟有這等一流高手，倒不可小覷了！」

他一面推開木門，一面暗暗凝神戒備。

小屋內光線很暗，神腿一踏上去便即向旁一閃，多年來的江湖經驗，使他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格外小心。

「既然你害怕，就請出去吧！」那蒼老的聲音又再響起來了。

神腿對一切冷諷熱譏向來毫不在意，這時是戒備得更緊，又問道：「你就是以前住在這裡的一位老伯嗎？」

那老者並不正面回答他的問題，却自顧自的說道：「你輕功很好，江湖經驗看來也不太淺，聽聲音年紀還不算很老，哦……莫不是浪子劍嗎？」

「不！浪子劍比我年輕，而且不會事事都如此小心。」

「對，對，浪子劍又怎會太重視自己的生命，那麼……難道是脚出如電，永不失手的神腿來了？」

「正是神腿！」他傲然的回答。

話甫出口，突然呼的一聲，隱約看見一個黑影撲過來，左掌朝他右肩拍下，勁風嘯嘯，端的是非同小可。

神腿聞風辨影，向左一閃，右脚順勢踢出「玲瓏絕」，正好對準那黑影頭部。

這時漆黑一片，什麼變化無窮的招數都用不着，輕功也無從施展，輕功强大的脚法又易於爲對方警覺，最用得着莫如快腿。

那黑影低呼一聲，竟來不及閃避，「砰」的一聲踢個正着，倒了開去，神腿感覺如踢在花崗石上一般，不禁大感意外。

「嘿！神腿果然是神腿，可是脚法雖好，找人卻找錯了。」

「嗤」的一聲，那人亮起火摺子，點着了桌上一盞小油燈，火燄閃了幾下，屋內的事物漸漸清晰起來。

神腿看清了老者，清瘦修長，銀絲滿頭，穿一件灰色長衫，一副學者的打扮，兩邊太陽穴高高鼓起，雙目精光四射。

「這個就是你要找的人了」，他指着牆角一張床上道：「不過，你能叫一個死了的人告訴你些什麼？」

神腿沒有做聲，他接着又道：「剛才我問你是不是神腿，如果你答不是，那麼現在，你我起碼有一人要躺在地上了。」

「爲什麼？」

那老者捋鬚笑道：「近年武林多劫，除了老一輩之外的，江湖上就祇有你、浪子劍和姓唐的兩個臭小子才有這樣的輕功。」

神腿明白他的意思，指着床上那老人道：「你也是來找他的？」

「不錯，可是當我來到這裡的時候，他已是油盡燈枯，奄奄一息，事實上我只比你早到半個時辰。」

「你找他幹什麼？」

「還不是爲了這條村子的事，我有一個哥哥，我們年輕時各學了一些武技，後來因一件小事吵翻了，各奔前程，碰巧那年碧玉堂上代堂主，年事已高，後繼無人，四處找尋一個合適的人選，也是上天有意安排，我在江南和一個欺壓平民的惡霸相鬥，被他看見，一掌打斷了那惡人七、八條肋骨，還把我帶返碧玉堂，說我是練武之材料，開始傳授武功，於是七年後，他宣佈正式退位，由我接掌堂主之職。」

神腿悟然道：「原來你是現任碧玉堂堂主，早聞你鐵頭功厲害，果然名下無虛。」

碧玉堂堂主哈哈大笑，說道：「你使本門的『玲瓏絕』可也不差啊，老夫剛才就閃避不了。」

神腿傲然一笑，道：「對了，你的兄弟呢？他後來怎麼樣？和這件事又有什麼關係？」

碧玉堂堂主霎時間似有無限感觸，他嘆着氣道：「我當上了堂主之後，無時無刻不掛念着他，奈何身居要職，必須以本堂兄弟爲重，其時江湖上鬥爭又多，一不小心，便會有滅門之禍，於是這件事一擱便擱了數十年，現在我兒子也長大了，我的武功他也學得七七八八，只差內力未純，火候不足，所以我便放心把堂主責任交給他，自己四出查探，此事我爲避免麻煩，江湖上知道者僅數人而已，你最好也別說出去。」

神腿道：「你查到了你兄弟的消息嗎？」他隱隱覺得這件事有着關連。

「唉，年湮代遠，要查又談何容易，當眞如大海撈針，幾經辛苦才給我打聽到一點點端倪，他在江湖上靠賣藝爲生，後來搬到這裡來。」

神腿心中一震，很久以前搬來這裡？賣藝爲生的老人？難道……

「不過當我找來時，竟然發現事與願違，並且只有這人才曉得事情的眞相，於是……」

他沒有再說下去，神腿只有一番心事，急追問道：「他死之前對你說了些什麼？」

「我問他的話，他只能勉強答了幾句，但我已猜到這條村子四年前有過一場大災難，全村的人死光了。」

「是瘟疫？」神腿心中冷了一大截。

「瘟他娘的，我起初也這樣以爲，後來再問他，那許多人死狀是怎樣的，你道他如何說，哼！他說所有的人都一樣，七孔出血，全身皮膚發黑，只有頭部呈現可怖的蒼白！」

神腿心頭重重的一沉，雙目暴睜，眼中閃着無比憤怒的火燄。

碧玉堂堂主看着他的臉色，道：「你也知道了吧？呸！眞想不到，唐家堡那班混蛋竟會對一些絲毫不懂武功的鄉下人下毒手，可眞無恥得豬狗不如。」

神腿突然冷笑連聲，道：「無恥又怎麼樣？你們碧玉堂以仁厚出名，見了唐家的人要退讓數步，現在你能做些什麼？」

碧玉堂堂主一呆，道：「那你就不明白了，上代堂主曾千叮萬囑，要我管束堂下兄弟，不可與唐家打起來，因爲我們和鐵箭門、白家寨都有交情，如果和唐家打起來，必定牽起一場大風暴，武林中流血又多了！」

神腿不以爲然的冷哼了一聲，碧玉堂堂主繼續道：「不過我唯一的兄弟現在都已被他們毒殺了，此仇甚大，但我也不會貿然與唐家交鋒，他媽的，唐老祖，我一定找她算算這筆大賬。」目光一轉，他向神腿問道：「你來這裡，究竟又是爲了什麼事？」

神腿深深吸了一口氣，沉聲道：「不論爲了什麼事，現在都沒有關係了。」他向門口走去，神色回復平時的蒼白。

四年前……四年前……

那正是他和唐家的人初次正面交鋒，血戰於客棧那年，想不到爲了這件事，唐家就下此毒手。

「現在你要往那裡去？」碧玉堂堂主在後高聲叫道。

「我到鐵箭門去找幫手。」他的養父可能就是碧玉堂堂主的哥哥，但死者已矣，況且他是成名人物，直覺也沒有和碧玉堂堂主攀交情的必要。

* * *

白玉崖上。

終年爲雲霧遮蓋着的白玉崖頂，這時現出了一條人影。

神腿呆呆的站在這裡。

昔日雄偉壯麗的鐵箭門，竟只剩下幾片破瓦，半幅殘垣。

神腿在一處地方彎下了腰，撥開幾塊碎瓦，拾起一根燒黑了的鐵箭，箭尾部份刻了一個小小的「謝」字，正是鐵箭門門主隨身携帶的暗器。

一陣清風吹過，爲這裡帶來幾分淒涼之感。

父母雙亡，四海流浪，受盡欺凌，困苦與饑餓交煎……

養父一走江湖，小村，稻田麥穗，日出日落……

神腿壯志，隻身闖江湖……

脚法，脚法，脚法……

鐵箭門主，神秘的鐵箭門，鐵箭龍功，斷箭沉星……

神腿、江湖三神、唐門暗器，恩怨重重……

闖蕩江湖二十年，二十年來多少淒酸，幾許豪氣，一幕一幕又再浮起現在眼前。

江湖上能查得出無一知曉的鐵箭門所在地，而又會向他進攻的只有唐家堡，也沒有其他門派會把屍體全部秘密運走。

他現在站的地方，正是他最後的一個「家」，亦即是他苦練「鐵箭龍功」和「斷箭沉星」脚法的地方，離開鐵箭門後，他無論歡笑，無論流淚，無論狂歡，無論酩酊大醉，都只有在客棧破廟，甚至荒郊野嶺之外。

他的憤怒已達到了極點，但是他仍忍得住。

不管武功有多强，若是貿然而去對付唐家，後果只會死路一條。

* * *

長安城每天客商往來者多不勝數，單看大小不下二三百間的客棧飯店，永遠擠得滿滿的，叫人驚嘆它的繁榮。

神腿知道唐家年輕一輩中武功最好的唐永，現在就在長安最大的飛雲客棧一間客房內，和他在一起的還有兩個用劍的高手，却不清楚他的身份，而唐家本身除了本門暗器手法精純之外，在劍法方面聽說也有極高的造詣。

「他坐在客棧的飯堂裡，一口一口地呷着茶，雙眼一直望着面前的桌面，沒有絲毫舉動，鐵觀音茶葉已換了好幾壺了，看樣子他不像是等人。」在客房內，一個陰沉的劍客向唐永報告。

唐永低頭的想了一會，向他道：「無名，依你看，他究竟是誰？」

「他年紀不老，但定力驚人，絕對是江湖上少數成名高手之一，他的手看來如普通人的差不多，大概不擅掌功的。」

「你的意思是……」

「神腿。」

「唔，我也是這麼想，如果他眞的是神腿，那麼就是衝着我們而來的了。」

「不錯，照我看來，他在飯堂裡呆坐，也是想把我們引了開去。」

唐永雙眉一揚，道：「江湖三神，先後被我們剷除了兩個，我早知道神腿會找上我們唐家來的，這次我們又沒有刻意隱藏身份，他居然就來了。」

門外忽然閃進一人，向唐永抱拳道：「他離開了。」

唐永「哦」了一聲，隨即問道：「無名，你去跟踪他吧，小心點。」

無名躊躇了一下，還是向外走去。

* * *

唐永待無名去後不久，便對無姓說道：「我們快收拾行李，快速離開。」

無姓一呆，道：「可是無名他……」

唐永一擺手道：「我是故意讓他去跟踪的，老祖宗給我們的任務重要，何況無名未必有什麼危險！」

兩人匆匆收拾了一切，到櫃枱去結賬，正欲離去，一個店小二走了過來，笑道：「兩位大爺要走了麼？慢走呀……」

唐永向他望了一眼，見他刀眉星目，氣宇不凡，不像尋常的店小二，心下暗奇，忙抱拳問道：「這位小二哥面生得很，請問什麼時候開始在這裡當店小二的呢！」

那店小二一忙道：「不敢，不敢，小人姓魯名早忠。」

唐永還未弄清楚他在說什麼，那店小二趁他一愕之際，雙拳突向他胸腹打去，唐永早生戒心，但拳頭甚快，來不及擋格或閃避，立刻勁運於胸腹，竟把店小二的雙拳硬接了下來。

他借力向後彈開，那店小二尾追不捨，他還沒着地，店小二身形突地坐低，右腿如鋼棒般向他小腿掃去，唐永輕功甚高，身形一旋，便已飄開十來尺，店小二一招無

功，立刻竄進一張桌子底下，將它扳倒，擋住身前。

其他顧客一見有事，忙不迭爭相逃跑。

有兩個農夫打扮的中年大漢跌跌撞撞往無姓身旁走過，其中一個突然「呼」的一掌拍向他的面門，他正全神貫注唐永和店小二的情況，措手不及，反應仍快，身子向後疾退，却正好撞上另一個農夫的拳頭，背部一陣劇痛，急向後一掌把他逼開。

唐永見無姓和兩人打了起來，店小二又躲在桌子之後，想是害怕他的暗器，他心念一轉，出掌向其中一個農夫背後打去，店小二連人帶桌向他撞出，他半空變招，一腳把桌子踢得裂成數塊，店小二右掌從碎片中鑽出，打向他的胸前，他右掌硬拚一招，由於出招倉猝，被震得直飛了開去。

店小二防他發射暗器，立刻窮追，唐永剛着地，他雙掌翻飛，一掌拍頭，一掌叩腹，唐永登時手腳大亂。

店小二纏着唐永雙手，令他無法有空去取暗器，但唐永拆招敏捷，一時倒也難以攻入，兩人交手數十招，唐永大喝一聲道：「你使的正宗蝶掌，白家寨白丹清與你有何關係？」

「失禮了，白丹清正是家父！」

「啊！原來白頭你這小子，那邊那兩個想必是白凌雲、白凌峯兩兄弟了，你們三個今天無緣無故走來找麻煩，是活得不耐煩了！」

「唐永你別臭美了，今日一戰，你以爲你有多少成機會取勝？」

「啊，差點忘記了，你們是和神腿一起來的，怪不得膽子那麼大了。」

「呸！我們姓白的與誰人聯手了？唐永，要殺你的人不成還少？鐵箭門一夜之間被夷爲平地，這件事你該知道吧！我們與鐵箭門向來交情甚厚，此仇是家父命我來報的！」

「白丹清自己呢？他爲什麼不來？」

「你還要裝傻，碧玉堂堂主約戰你家老祖宗，家父趕忙往幫助，要不是這樣，嘿嘿，你今天大大有得受了！」

白頭一面說，雙掌出招含極大殺傷力，唐永只守不攻，倒也勉强應付得來。

白凌雲與白凌峯兩人都是白家的高手，無姓遭他們二人的襲擊，頗感吃力，只是仗着有劍在手，尚能支持，兩人見久攻不下，攻勢驟變，白凌雲使出掃葉腿，白凌峯施展蝶掌靈活出招，兩人分攻左右、上下盤，無姓難以兼顧，劍法漸亂，白凌峯大喝一聲，左掌背拍開長劍，右掌直擊無姓的前額，無姓疾退數步，白凌雲目光烱烱看準他移形換步之際，使出一招「拔根式」，下身貼地滑行數尺，正好蹬在他的右脚脚跟之上，無姓立失平衡，白凌峯再踢出掃葉脚，無姓肩、腹、大腿連吃三脚，慘嚎一聲，飛墜丈外。

* * *

無名剛跨出客棧門口，見神腿正在不遠處緩緩前進，好像故意讓他跟上去。

「難道他是在引我上釣？」無名脚步不期然的慢了下來。

說是遲，那時快，神腿已轉過了街角，無名不容多想，緊握長劍，向前急追。

此時正當白日，大街上往來的行人甚衆，神腿走得看來很慢，但是無名竭力追趕，始終和他有五丈多的距離，還要提防撞倒路上的行人，是以他雖恐被引進圈套，却也無可奈何。

不多久，兩人已轉了十多條街，無名只追得汗下如雨，那還有心情顧及其他。

再過一會，兩人已走到了城外，無名心知自己所料不差，果然神腿剛出城門不久，便站定，緩緩轉過身來，他拔出長劍，凝神戒備，雖知五丈的距離，對輕功傲視天下的神腿來說，眨眼即至。

「你追夠了麼？」神腿冷然問道，雖然相距五丈，無名聽起來却是如在耳邊。

無名尚未開口，神腿黑衣飄動，一晃已五丈，右脚在無名面前晃了一晃，無名挽了三個劍花護身，神腿稍一移形，又是兩脚從左踢向無名，無名看出是虛招，劍鋒一轉，直刺他的咽喉，神腿向後微微一仰，已彈至十來尺之外。

「原來是武當門下，你屬於那一輩的？」

無名剛才使的是武當山太極劍法中的「三仙護法」和「天姬送子」，太極劍是至尊劍法，神腿一近身便被迫開了。

「少說廢話。」無名挽起太極劍圈，勁風四射，神腿衝上前右脚斜斜踢出，撞着劍圈氣勁，雙雙蕩開。

神腿心中一驚：「太極劍法成名遠播，果然是名不虛傳。」

他心神一收，知道太極劍圈厲害，非用詭秘莫測的「幻影千里追」難以避過。

千里追爲四、五十年前武林奇葩言幻影所創，敵人好像被自己影子攻擊一般，絕難逃脫，後來言幻影建立了幻影門，行事全憑一己喜惡，終因殺戮太多，開罪了黑白二道名門派系的人物，羣起圍攻，幻影門覆滅，言幻影逃到了白玉崖，與當時的鐵箭門主謝川中打了起來，被他用自創的「斷劍沉星」脚法破盡幻影千里追，言幻影這個傳奇性的人物，也就此飲恨終結了一生。

謝川中晚年慨嘆，臨終遺命，鐵箭門以後每一代門主必須精通「斷劍沉星」，但不許對敵時使用，只可尋覓懂得幻影千里追的人，把這套脚法傳授給他。

原來言幻影雖死，但他生前結交的朋友無數，至少得他傳授脚法，謝川中本性善良，當年言幻影慌不擇路，無意中闖上鐵箭門的所在地，逼不得已才下殺手，好希望「幻影千里追」的傳人學會了「斷劍沉星」，再在武林放一異彩，這些事武林中無人知曉，只知道言幻影在那一役之後便消失無踪，還以爲他另尋地而居，日後定會重出江湖。

神腿自學成幻影千里追後，從沒用過，此刻驟遇强敵，運起心法，氣勁遍散全身，若有若無，使用時全身輕如無物，他消耗內力甚多，必須速戰速決。

神腿身體像稻草人般仆前，向無名身上襲擊，無名長劍颯颯直刺，腿一扭，把劍貼身讓過，右脚如刀切向他的小腹，無名躍高，長劍向下泛起劍圈。

豈料幻影千里追的要訣在於「如影隨形」，出招方位刁鑽無比，無名身在半空，神腿一搶而上，反倒變了在無名頭上，無名倒也變機得快，長劍一圈，「九當屠龍」反刺神腿，此招看似自救，其實名爲「屠龍」，內裡已含極大殺機。

神腿身形突地一落，剛着地突見萬千劍影如排山倒海般壓下，太極劍的劍氣勁剛令到他也窒息了，千里追雖然走位靈活，但此際被劍光包圍無可逃避，神腿把心一橫，右脚如尖槍般竄出，衝出劍網。「刷刷刷」數聲，神腿右脚被劃了多道血痕，但脚尖已狠狠踹在無名右手臂旁，無名悶哼一聲退後，臉色蒼白，長劍被踢開，斜斜插在路上，他右手軟軟垂下，嘴裡緊咬牙齦不作聲，但冷汗汩汩而下，整個臂彎竟已被踢碎了。

神腿右腿傷勢甚重，忙伸手封了穴道止血，然後撕下衣衫，包紮傷口。

「這是什麼脚法？」無名問道。

「斷劍沉星」，千里追和斷劍沉星原是兩套全然不同的脚法，決不可一起使用，但神腿得鐵箭門主謝川中指點，自己又領悟其中神髓，已將兩者溶化爲一，所以能隨意混合使用。

無名顯得出奇的平靜，他緩緩的道：「你的脚法雖然厲害，但我不妨告訴你，唐永他一劍就能刺傷我！」

神腿哦了一聲，道：「他的劍很快，你的太極劍圈擋他不住。」

「他用的是軟劍，不受劍圈威脅，他用以勝我的，是很奇特的劍招，我即使再接一百招，也是無法破解！」

* * *

唐永和白頭打得難分難解，驚險迭出，忽聽得無姓驚天動地的慘叫聲，心神一亂，拆招時露出破綻，白頭乘機搶入內橋，連發數招，右掌窺準他的破綻，正好拍在他的右肩，唐永忙身子一扭，卸開來勢，白頭大喜，左手一探一縮，閃電後退，已把唐永腰間的暗器皮囊拿到手中。

唐永料不到白頭一直想的就是取他暗器，心中大怒，拔出纏在腰帶內的軟劍，連勁一打，已如普通鋼劍的堅挺。

白凌雲兄弟解決了無姓，見唐永拔劍，又是一上一下的撲了過去，唐永冷笑數聲，向前一縱，正好在兩人中間穿過，這一下身法妙絕巔毫，力度、方位無一不恰到好處，只見劍尖一閃，白凌峯怪叫一聲，右臂被削下了一大片皮肉。

兩人對望了一眼，再接再厲，唐永不敢故技重施，手中軟劍微微顫動，直刺白凌峯，雙脚同時以頭爲軸心，轉到指向屋頂，避過白凌雲掃葉腿，白凌雲料不到唐永的劍能搶近他掌網之內，眼前白光一閃，嚇得他急忙向後一退，右脚隨即踢出，唐永一掌打在他的小腿，把他震得滾開了丈許。

此時白凌雲已站起身子，手脚齊飛，竟把兩項功夫一起用上，唐永一時眼花撩亂，不慎胸口中了一掌，他連退數步，受傷不重，白凌峯正待補上一下，唐永突然來個大旋身，白凌雲料他要出劍，急退兩步，唐永旋了一小半圈的身却突然飛起。白凌雲收住了退勢，單掌迎擊，唐永一掠而還，白凌雲再轉身出掌，可是掌還沒到一半，唐永把劍身擺成一個看來毫無攻擊力的姿勢，却已將白凌雲兩掌都全封住了。

白凌雲連忙收掌，唐永軟劍一彈，險險在他頸上擦過，白凌雲急退，軟劍像幾株芳草般直揮，他定睛一看，面前竟有四支劍，本來快劍之人可以辨出千百劍影也絕不稀奇，可是唐永出劍並不太快，但四支劍却和直的沒有分別，分別不出是否劍光所致，白凌雲稍一遲疑，身上已多了四個血洞，唐永再加一掌，切在他的咽喉，他倒飛開去，鮮血在地上灑了一條紅得驚心動魄的路，白凌雲倒在地上，已然斃命。

他們兩人交手不過彈指間之事，白頭和白凌峯莫說上前去相助，便是看也僅能看清楚他們出招。白凌峯見胞兄慘死，目眥盡裂，像瘋了的獅子一般撲向唐永，白頭慌忙配合攻勢，一前一後，唐永目露兇光，左掌貫注本身眞氣，直向白凌峯拍去，白凌峯運掌相拚，兩人硬拚了一招，發出轟然的巨響，唐永血氣翻騰不已。

白凌峯右臂曾受劍傷，這一硬碰，兩人雖不相伯仲，但他右臂傷口血如泉湧，全身無力，心知已不能再鬥，只好封了右手幾個穴道，盤膝治傷。

唐永被震得倒退數步，白頭剛好撲至，一掌拍在他的背心，唐永向前仆倒，噴出大口鮮血。

白頭見他剛才連敗兩人，終究忌憚，不敢再撲上前，唐永自調息一會，顛顛危危的站了起來，一見白頭臉色陰晴不定，知道害怕自己的軟劍，心想道：「此時不殺，更待何時。」

心念一動，長劍又分為四，白頭眼前一花，見四支簇一樣的劍從不同角度直指自己全身，腦海中閃過白凌雲身上的傷口，不敢再看，立時向後倒臥，雙脚連環使出家傳掃葉腿，招招威猛，唐永若稍一不慎，即有斷腿之危，唐永退了一會，內傷發作，呼吸漸感急促，開始有點力不從心，白頭見他身法呆滯，不禁步步進逼。

客棧飯堂本來枱椅甚多，起初唐永尚知閃避，但此時連退也退得很吃力，那還顧慮到這些，白頭脚如刀，唐永後退，背脊竟撞在一張桌子之上，白頭一腿劈向他大腿，唐永心中一動，立刻向後倒翻，站在枱面之上，白頭一脚把桌椅劈成兩半，唐永長身而起，把握了足夠的時間，手中軟劍一化為四，暴射而下，白頭雙手各拍兩掌，把四劍全擋回去。可是突感一陣刺痛，狂吼一聲，雙掌向上猛推，勁力如排山倒海把唐永震得撞向屋頂，他一手抓住大樑，再飄然落下，可是剛才强自運氣，內傷劇增，喉嚨一甜，吐出一口鮮血。

白頭站起一看，右臂、左肩，左大腿，左腹各染紅了一大片，不禁駭然。

一劍化四，凡會使劍的人都會，可是變儘管是變，劍始終只是一柄，四劍被一一拍開，攻勢已破，豈料唐永還能刺傷四處之多，自不免令白頭心驚膽顫。

不久，唐永獰笑數聲，持劍走近，白頭臂肩傷口甚深，雙手如同被廢，右脚舉步為艱，正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死亡的恐懼完全籠罩着他。

「少爺……」白凌峯見兩人比鬥已久，此時白頭性命危殆，主僕情深，可惜失血過多，全身軟弱無力，欲救無從，只待白頭一死，便要嚼舌自盡。

白頭聽着他的聲音，不知那裡來的一股氣勁，奮起後縱，唐永一怔，尾隨追趕。在半空中就要一劍將他刺殺，突地一個黑影從側向他撞來，不禁心中一驚，右掌呼的一聲拍去，那黑影也出掌硬拚，兩人齊齊落下，唐永左臂被對方內力震得顫抖不已。他大驚，舉脚朝那人便踢，那人也舉脚踢來，相接之下，唐永重重的摔倒地上。

「你……是神腿。」唐永手脚痲木爬不起來，顫聲地問。

神腿道：「我來，是為了要殺你的，你的隨從已敗在我脚下。」

「為什麼？」

神腿冷冷的看了他一眼，道：「為了報仇，也為了阻止更多人被害。」

「哈哈……想不到脚下不留情的神腿，竟也會作起善心人來？」

神腿道：「你不用故意拖延時間，我就讓你恢復功力後再殺你又何妨。」

唐永被他一語說破心事，臉上微微一紅，不再打話。

不久，他悄悄站了起來，一聲不響，像豹子般撲出，劍又化四，白頭正想出言警告，却見神腿頭也不回，一個大翻身，已反過身站在唐永身後，唐永再次出劍，神腿左右一閃，便人影不見，唐永心道：「要不是被白頭那小子偷去暗器，這時便再有十個神腿也早就伏屍地上了，眞倒霉透頂了。」

他刺了十餘劍，神腿却輕易的避過了，可是却也不出腿攻擊，唐永大怒喝道：「枉你為江湖頂尖高手，竟只曉得四處奔跑躲避了。」

神腿身形陡地站定，道：「我縱使不避不閃，諒你的劍也難奈我何了。」

唐永見他好勝，不禁暗自獰笑，又使出無人能破的一劍化四的招式，白頭一心要看神腿如何破解，是以也不加警告。

唐永雖負重傷，但劍仍出手如電，轉眼四道白光已在神腿身前三尺，神腿雙眼盯緊來勢，左肩一沉，右腿陡起，只聽得「錚錚錚錚」接連四響，唐永手中軟劍竟眞的分開四片，可是已經只剩下半截，神腿右腿凝在半空，徐徐放下。

白頭大奇，看了一會，才恍然而悟，原來唐永軟劍內另有乾坤，一按機簧即分四片，平時黏在一起，看上去就像只得一支，對敵時配以靈巧的身法，確很難為人發覺。

唐永頹然跪下，神腿不再看他一眼，只道：「你服了嗎？」

唐永淒然慘笑，反手將軟劍刺入小腹，軟軟的倒下。

白頭勉力站起，正要向神腿道謝，神腿已擺手道：「不必多言，我也並非眞的要救你，若非他剛才出劍傷你，被我在門外看見他指按劍柄末端，我也看不出其中奧妙。」

白頭一呆，隨即笑道：「話雖如此，但要踢斷不着力的軟劍，而且一招四式，江湖上除了閣下之外，還有誰人呢？」

神腿道：「我用的脚法，是鐵箭門的斷劍沉星，踢斷軟劍用的勁力，是鐵箭龍功，鐵箭龍功能聚於一點，連毛髮也能踢斷。」

白頭微一動容，目光不期然的投向他右脚，却見他小腿纏着了黑布滲出點點血水：「閣下受傷了，可否請到舍下去……」

神腿打斷他的話道：「不必了……」隨即逕自向另一方向走去。

白頭見他如此，朗聲說道：「閣下既無意應邀，我也不願强留，只是今日多蒙相救，他朝有緣再會，定當再為犬馬之勞，以報大恩。」

神腿一條腿已跨出門外，這時緩緩說道：「白兄弟，你太言重了，其實，我亦非不願到貴寨拜訪，只不過我還有太多的事等着我去做。」

不知何時，客棧門外已聚集了一大幫觀熱鬧的人。

當白頭和抱着胞兄屍體的白凌峯走到門口時，神腿已在人潮中消失了蹤跡。

或許正如他自己所說，還有太多的事正等待着他去解決了……

——完——

上文提要：萬冰寒懺悔後自願犧牲性命，叫異火將他殺掉，恢復她的自由和補償她，要她和邪雲鑄造兵刃，去對付魔宗「天極」。邪雲和異火在翡翠城地下秘密鑄劍，並生了一個與生俱來很傷心的兒子……翡翠城上面，葉天王秘密失踪了，他和鐵艷初、琴琬匿藏在翡翠城地下，由神醫高興為他療傷，城上面鍾海嘯以勝利者的姿態奉「主上」為王……

天王傳奇

惜玉天王故事／余破浪・文
可飛・圖



遭鉅變義師瓦解　五岔口援軍集結

優秀是令人怡悅的。

她雖在袒裼裸裎之中，但仍有着志若秋霜般的高貴尊嚴。

主上笑了。

笑聲在神秘詭異的面紗內發出。

笑聲越來越難聽，越來越可怖。

他突然緊抱着優秀，然後問：「妳敢不敢看朕的臉？」

主上竟自稱「朕」！

他儼然以九五之尊，眞命天子自居於武林！

優秀已在他懷抱中。

但她沒見過主上的臉。

沒有人知道主上的廬山眞面貌。但此刻，優秀忽然有了這個機會。

她會錯過這難得良機嗎？

可是，她搖頭，輕輕地搖着頭：「我不敢看。」

主上默然一陣：「妳害怕朕的樣子太醜陋，因此不敢面對面望住朕的臉孔？」

優秀在笑，媚笑。

很能令男人心動，更很能令男人心軟的媚笑。

「主上，我的心已跳得很厲害。」

主上「唔」了一聲，他手已摟住了她。

「好美的酥胸。」

「主上過譽了。」

主上發出了陰森的笑聲：「朕說美，就一定是美。」

優秀不再答腔。

主上突然運功一逼，把身上的袍衣悉數震裂。

「朕的仙子，來吧！朕要令妳快樂！朕是天上人間的快樂泉源！」

優秀輕輕咬牙，忍受着他的侵襲……

殿內一片凌亂，處處都是殘餘的酒肉，充斥着一種令人頭昏腦脹的氣味。

赤裸的優秀，本是人間絕色，但在這樣的境況下，彷彿連她的艷光也爲之黯淡起來。

只有主上的肉慾，得以盡情地宣洩。

沒有人知道在面紗底下的臉孔，是否已脹紅得發紫。

天色漸亮。

夜幕在陽光還未照射大地之前，已悄悄褪去，不留半點殘餘夜色。

她的眼神卻像是一片空洞，她的媚笑竟在這時候消失得乾乾淨淨。

良久，良久……

柔和的晨曦，終於照入了明珠大殿。

在激烈抖動之後，一切漸漸平

靜下來。

主上離開了她的身體，但優秀卻突然把他的手臂扯住：「主上，我忽然改變主意，很想看看你的臉。」

主上的黑紗布一陣晃動。

他點頭。

他一面點頭，一面緩緩地把罩在臉上的黑紗掀開。

優秀仙子終於看見了主上的臉。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她輕輕吐一口氣，眼中閃動着奇異的神采。

她凝視着主上的臉，凝視了很久很久。

主上沒有動，任由她看着，看着……

* * *

正午，翡翠城外二十里，忽然沙塵滾動，旗幟飄揚。

這是著名的五岔口。

五岔口，由五條不同路徑，在此滙聚，再經一條翠天大道，乃可直達翡翠城東。

五條路徑，分別是若薺道、戎樓徑、神武路、黃鸝道與聖賢路。

首先殺出一彪人馬的，是東北方的若薺道。

十六匹快馬，刀槍劍戟遠自數十丈外已明晃晃地閃動着悸人的寒芒。

當先一人，手握水綠大旗，旗幟上繡着一個巨大的「戰」字。

這是戰旗，戰旗幫的戰旗。

戰旗幫幫主「長沙神魔」盛北樓，係長沙十六大小幫會總盟主，五年前在岳陽樓火併姑蘇第一大幫的「銅牆鐵壁陣」，苦戰八個時辰終獲艱苦勝利，自始名聲大噪，威震長沙。

繼戰旗幫十六騎人馬後，黃鸝道再傳急馬蹄聲響。

那是五騎人馬，並無旗幟，只有五面黝黑的鐵盾，五把黝黑的長刀。

這五人，來自黑水窩。

黑水窩位於梁山泊以北三十里，地勢比梁山泊更險要，近十年來，一直都是「黑五義」后氏兄弟盤踞之地。

后氏昆仲，年齡由三十五歲至四十五歲，老大「黑太歲」后一夫，老二「黑君子」后一言、老三「黑天神」后一晃、老四「黑秀才」后一藏、老五「黑旋風」后一轍，除了並稱爲「黑五義」之外，亦被稱爲「黑衣五判官」。

既是強盜，亦是判官。

更是刀法如神的一流高手。

戰旗幫幫主盛北樓，初會「黑五義」。

識英雄者重英雄，盛北樓在馬鞍上拱手爲禮：「五位當家，久仰了！」

「黑太歲」后一夫把黑鐵盾拍向自己的胸膛，沉聲道：「翡翠城竟生鉅變，后某痛心疾首！」

語聲未落，戎樓徑那邊又來了一批人。

這一批人，人人額紮白布，個個一身白袍，芒鞋白襪。

這批人所發出的聲音，細碎而頻密。

他們沒有騎馬，只是用兩條腿趕路。

但在每一個人的腰間，都插着一面神主牌！

每一個神主牌所述之名字，並不相同。

有些述寫：

「千塔孤魂主第十一代傳人孤血殺靈位」。

有的述寫：

「白鷺門掌教展羽居士靈位」。

更有些述寫：

「死老虔婆吾妻至愛井阿嬌靈位」等等……

赫然正是辰州「喪門堂」的「喪師殺手組」！

二十一個白袍殺手。

二十一個怵目驚心的神主牌！

全都苦嘴苦臉，人人如喪考妣，個個目露悲痛可怖狠毒兼而有之的殺機。

沒有人知道這一組殺手的頭領是誰。

只知道這二十一個人既已離開了辰州，就再也沒有活着回去的打算。

這是喪門堂的傳統規矩。

好一支哀兵……

然後，是聖賢路上再起風雲。

十六個紅衣少女，每四人扛着一頂花轎，每一頂花轎裏都有一個新娘子。

每個新娘子在花轎上，都用一塊紅色繡花彩巾蒙頭。

扛轎的少女都很漂亮，但這些新娘子是否更漂亮迷人，卻沒有人知道。

看似喜氣洋洋，但怎會四個新娘子一起出嫁的？

一般人定必莫名其妙。

只有喪門堂最清楚這些新娘子的來歷……

喪門堂，白袍白布，終年到晚都哭喪着臉。

但這些女子，卻永遠都是熱熱鬧鬧，喜氣洋洋的模樣。

這些新娘子眞的要嫁人嗎？

不，她們不是要嫁人，而是要殺人。

每當花轎抬動的時候，這些用蓋巾蒙在頭上的「新娘子」就一定要殺人！

她們是江湖中最神秘幫派之一，名爲「合巹」，就是婚禮。

根據俗例，新郎新娘成親之際，須將一個瓜瓢分成兩半，男女各持一邊，取酒而飲，這就是合巹酒。

但「合巹派」的「新娘子」，永遠不會有眞正的「新郎倌」。

因爲這些新娘子，絕不會和男人親近。

當她們親近男人的一刻，也就是她們要屠殺男人的時候。

這四個新娘子，是東施、南媚、西艷、北粉。

最後出現在五岔口的人，來自神武路。

自神武路而來的人，陣容最爲鼎盛浩瀚。

竟是一支黃旗軍士。

黃旗迎風麾動，更有三十對鼓手擂起戰鼓，浩浩蕩蕩帶引逾千軍將，三百騎兵，操向五岔口！

只見衆軍將衣甲鮮明，各執器械在手，當中一員大將，更是威風凜凜，相貌堂堂。

只見這位大將，年約三旬，頭戴精鋼獅子盔，腦後抖散一顆血色紅纓，身披紫金魚鱗鎧甲，腰纏金麒麟金束帶，下穿一雙猊皮襯底跨靴，更手中挺一支渾鐵點鋼槍，騎一匹能征慣戰五花馬，端的氣勢懾人，威儀出衆。

要是不明就裏的人，定必以爲此乃朝廷武將，率領三軍奔殺而至。

但這人非但不是朝廷眞正的大將，更是一個欽犯。

他複姓皇甫，名槍。

皇甫槍乃輕功冠絕長江三峽，有「峽外飛仙」之稱皇甫箭的堂弟。

皇甫箭是個很英俊的男人，可惜臉孔好看，嘴巴卻臭得令人難受。

他生平有兩大嗜好。

第一種嗜好是女人。

第二種嗜好是用最刻薄的說話挖苦女人，批評女人，甚至是中傷女人。

他喜歡把清清白白的女人强姦。

更喜歡在姦掉清清白白女人之後，言出不遜恣意侮辱。

人各有所喜好，他爲此而洋洋自得。

直至有一天，他看上了一個嬌嬌小小，但卻令他心癢癢咬牙切齒寢食不安的女子。

他想强姦了她。

但有顧慮。

他的顧慮，是這女子雖然嬌嬌小小，但她的飛刀，竟被江湖中人公認爲「例不虛發」。

一如當年縱橫大江南北，掌中飛刀例不虛發的小李。

小李李尋歡！

嬌小玲瓏掌上可舞的解蕊！

這兩人可以相提並論嗎？

「不！這是天大的笑話！」皇甫箭終於迸出了一句這樣的話。

當他說出這句話的時候，他的堂弟皇甫槍就在他身邊，用仇人的腦袋磨槍。

人頭並不是磨石，怎能把槍尖磨利？

看似不能，實在能。

因爲皇甫槍要磨利的，並不是槍尖，而是他自己的一顆心！

他認爲，銳利的心，遠比銳利的槍更能置敵人於死命。

當天，他嚴詞斥責皇甫箭：「你瘋了！你一定已經瘋了！解蕊是翡翠城三霸之一，她是葉天王的心腹愛將，你去動她，與自殺何異？」

他皇甫箭不理會這個堂弟的話。

他還是去惹了解蕊。

刀霸解蕊是個美麗的女子，越是高傲的男人，越想佔有她的身體。

皇甫箭如是，石夢舟亦如是。

最後，兩人的命運，都在解蕊手底下血流五步，命喪黃泉。

皇甫箭死後，有人問皇甫槍該當如何？

皇甫槍冷冷一笑，斬釘截鐵地評論：「皇甫箭是個該死的東西，該死的東西死了，咱們當浮一大白！」

有人認爲這是違心之論，甚至有人認爲皇甫槍將來一定會爲皇甫箭報仇雪恨。

是耶？非耶？將來總有答案。

* * *

五岔口，今天熱鬧非凡。

只是，合巹派並不如往昔一般，每次出師都是喜氣洋溢的樣子。

往昔，四個新娘子都會在花轎抬動的時候，互相吱吱喳喳地吵鬧個不亦樂乎。

但今天，人人沉默是金。

竟沒一個新娘子開口。

想必是心境沉重之故。

五岔口，五路雄師滙聚，尤以神武路上的黃旗軍團最令人爲之側目。

看似是朝廷之師，原來卻是一羣武林人物。

如此整齊威武的軍容，只是皇甫槍大灑金銀玩弄出來的把戲。

但誰敢小覷這一支軍團的兵力？

逾千武林人物在五岔口前會師，連空氣也爲之一片肅殺，附近林木間的飛鳥，早已一一被這肅殺之氣驚飛。

戰旗幫盛北樓環視五路英雄，沉聲道：「難得大家都對葉天王義氣深重，翡翠城之戰，有賴各位齊

心一戰了！」

「黑太歲」后一夫沉思着，忽然尖嘯道：「鍾海嘯是老奸狡猾的狗雜種，誰若殺了他，咱們便奉殺鍾者爲盟主！」

喪師殺手組中，一人滿臉淚痕，滿手鼻涕地越衆而出，道：「鍾海嘯是必須要殺的，但不必爲此而推擧盟主。」

這人腰間斜插着的神主牌，述寫在上面的是：

「辰州殭屍老祖靈位」。

這人臉色慘白，語聲悲悲慘慘，神情哀哀切切。

他是「殭屍老祖」的唯一弟子——常斷腸。

常斷腸是個命運極悲慘的人。

因爲他常常殺掉自己最尊敬、最寵愛、最親信的人。

殭屍老祖是他最拜服最尊崇的師父，但他最後還是忍不了手，終於還是在同桌吃飯的時候，突然用竹筷貫穿這殭屍老祖的眉心，竹筷一直透穿過他的腦後。

當時，殭屍老祖正在捧着飯碗在扒飯。

碗裏的飯只是扒了一半，常斷腸的一雙竹筷已穿過了他的腦袋。

但殭屍老祖竟然連眼睛也不眨一下，只是淡淡地望定着常斷腸。

他唯一的弟子。

老祖繼續扒飯，把染滿了鮮血的飯一口一口扒入嘴裏。

直至飯碗裏連一粒米飯也吃掉了，老祖才迸出了他畢生中最後的一句話。

他嘆了口氣，道：「半年前就已該下手了……」

爲什麼？常斷腸明白嗎？

常斷腸明白，他很瞭解師父，正如師父也很瞭解他一樣。

因爲在那半年之前，殭屍老祖已把畢生所學，都已悉數傳授給常斷腸。

* * *

常斷腸說的話，通常都很有點道理。

當他把最心愛的女人揑死的時候，他會告訴那個女人：「只有這樣妳才不會給快樂引誘，也不會給痛苦折磨。」

喪師殺手組高手雲集，但他仍然是這些高手中的高手，他說的話，也就是整組殺手每一個人的話。

合巹派沒有人發言。

輪到皇甫槍開腔了。他臉無表情，在馬鞍上用長近一丈的渾鐵點鋼槍指向遙遠的翡翠城，厲聲喝道：「爲葉天王而戰！衆兵將，咱們這便出發去也！」

他這一喝，聲威十足。

但他喝叫完之後，卻「咕咚」一聲栽倒在馬蹄之下！

才倒下去的皇甫槍，竟立刻臉龐紫黑，七竅流血！

一支短而細小的毒弩，已射入了他的頸側。

毒弩是在一頂花轎裏射出來的。

* * *

花轎裏的新娘子，伸出了一隻手。

這一隻手，手指粗而短，一望而知並不是什麼「柔荑」，而是一隻屬於上了年紀男人的手。

新娘子並不是新娘子。

新娘子是個男人。

「合巹派有奸細！」黑太歲大吼。

「難怪這四個新娘子不敢開口說話！」盛北樓憤怒地揮劍。

他是長沙神魔，據說他的劍曾受天地諸神諸魔施法，每一寸鋒刃，都帶着天地鬼神莫測之威！

曾幾何時，盛北樓也曾年輕過。

年輕時的小盛，也和許多年輕人一樣，有他的千般夢想，萬種豪情壯志。

但五年前岳陽樓一役，他雖勝猶敗。

世人每每只能目睹表面的光輝，但隱藏在光輝背後的痛苦，卻只有身受者始能深深體會。

盛北樓雖在岳陽樓大破「銅牆鐵壁陣」，但卻已元氣大傷。

慘勝後的創傷，在江湖爭殺中屢見不鮮，問題只在於能否復原。

而飽受創傷的武者，是否能夠復原，也得看是否有良好的機會，去讓這些創傷得以彌補。

但盛北樓重創未癒，姑蘇第一大幫兇悍的追擊已隨後殺至。

第一大幫能夠在姑蘇城屹立數十載不倒，決非倖致。

「銅牆鐵壁陣」雖被搗破，但並不等於已把第一大幫連根拔起。

第一大幫仍有凌人盛勢，岳陽樓一役之敗，只是損折幫中二三成力量。

餘下來的力量，仍然强大。

而且，爲了收復前失，這一次對盛北樓的追擊，堪稱鋪天蓋地，絕不留情。

强師勁旅，竟追殺數百里，殺入戰旗幫總舵重地！

戰旗幫數月以來，屢戰第一大幫，早已兵疲力竭，自岳陽樓一戰後，更是軍心散渙，再無餘力對抗第一大幫。

雖是勝利雄師，竟也疲不能興。

聽似怪事，實則不足爲奇。

眼看戰旗幫上下幫衆再也逃避不過第一大幫悉數殲滅之悲慘命運，孰料突然天降奇兵，左右包抄夾擊來自姑蘇之復仇殺手。

赫然竟是翡翠城西之金、銀二營悍將。

金營以伏飛雨爲首，此人外號「拚命十三郎」。

銀營以賈庭魁爲首，此人外號「鐵指老八」。

除「二營」之外，更有「左右二翼」。

「左翼」中原喇嘛。

「右翼」肉翅天尊。

此翡翠城四大高手，合稱「營營翼翼」，都是當銳之師，長勝猛將。

姑蘇第一大幫立刻陷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之局。

第一大幫幫主「姑蘇妖魂」鐵空一遂大失預算。

翡翠城强陣出擊，金營武士血洗第一大幫熊組殺手。

銀營戰將，把第一大幫鷹組、狼組殺手聚殲於長沙九曲橋及瀚淳湖畔。

而左右二翼，一個喇嘛、一個天尊，互顯奇功，更配合上翡翠城奇門三十六金童、七十二玉女之「奇門遁甲天罡地煞陣法」，把鐵空一所率領之姑蘇第一大幫主力，悉數斬殺在長沙「滾滾紅塵山莊」，本是「長沙神魔」盛北樓金屋藏嬌，與「碧目仙姑」于萍雙宿雙棲之地。

鐵空一窮追猛打，盛北樓在兵凶戰危之際，兀自掛念于萍之安危，且戰且走，終於引狼入室，釀成火燒滾滾紅塵山莊之亂局。

亂局雖亂得天下大亂，但鐵空一千算萬算，不及蒼天一算。

翡翠城突然殺出精銳之師，立刻把第一大幫全盤戰略粉碎！

鐵空一賠了夫人又折兵，繼岳陽樓一役之後，再度慘敗一仗。

而且這一仗敗得之慘，遠遠在於銅牆鐵壁陣被搗破一役之上。

滿以爲自各州各縣各分舵調度精銳高手，大可報仇雪恨兼且把長沙戰旗幫徹底殲滅，但翡翠城一經插手，鐵空一就只有敗！只有死！

因此，翡翠城已成爲戰旗幫一輩子都忘不了的盟友。

沒有翡翠城，早已沒有戰旗幫。

* * *

不但戰旗幫如此，喪門堂、合巹派、黑五義以至皇甫槍，與翡翠城都有類似的情誼，類似的淵源。

豈料五路英雄之師尚未衝往翡翠城，在這五岔口上已生鉅變。

合巹派根本不是合巹派！

花轎內的新娘子，根本不是新娘子！

皇甫槍，本是英雄人物，他殺奸官，蓄財帛，斥資自建軍隊，視當今腐敗朝廷兵將如無物……

如斯草莽霸主，姑勿論以後成敗如何，最少也該有一番作爲才對。

但今天，竟在這五岔口爲敵人所暗算，出師未捷身先死！

花轎內的「新娘子」究竟是誰？

* * *

皇甫槍已倒臥血泊中。

血仍在流，血已變黑。

一張死不瞑目的臉龐更黑。

喪門堂喪師殺手組老大常斷腸走到皇甫槍身邊，看了半晌，然後跪下，伸出舌頭吮舐這死人臉上流出來的黑血。

死人的臉黑得像墨。

常斷腸的臉卻慘白得像個死人。

他竟然吮舐黑血，莫非不想活了？

五岔口上，靜寂如同死域。

連馬匹嘶鳴聲也彷彿完全停頓下來。

每個人的眼睛都盯着常斷腸，看看他是否會隨着中毒。

但他沒事，最少在這時候看來沒事，他只是用幽幽慘慘的聲音說道：「藍蝎尾、黑蜂針、百歲蜈蚣、還有金果王。」

衆皆愕然！

沒有人懷疑常斷腸的判斷是否準確，只是爲了他仍能活着而驚訝。

花轎內的「新娘子」冷冷一笑：「好厲害的『屍王嚐毒功』，佩服！佩服！」

常斷腸又再幽幽慘慘地說道：「這人是我妹夫。」

「新娘子」道：「你妹子的眼光太差，揀了一個短命的丈夫。」

常斷腸搖搖頭：「沒關係，我妹子比他更短命，在兩天前已給人殺了。」

「新娘子」道：「是誰下的毒手？」

常斷腸道：「常某的妹子，除了常某之外，誰敢動她一根汗毛？」

「新娘子」道：「爲什麼殺她？」

常斷腸慘笑一聲，道：「我已算準她的老公命不久了，爲了不讓她做寡婦，最好的辦法便是先讓她的老公變成一個鰥夫。」

衆人聽得連耳朶都豎直起來。

要是這些話是出自別人口中，恐怕誰都難以入信。

但說出這些話的並非別人，而是常斷腸！

既是常斷腸這樣說，大夥兒只好深信不疑。

因爲常斷腸本來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白白慘慘的臉孔，憂憂傷傷的表情，悲悲切切的說話。

常斷腸！

* * *

四頂花轎的「新娘子」，仍然罩着大紅色的蓋巾。

這四個「新娘子」是何方神聖？

原來合巹派的「四大新娘」又怎樣了？

出手暗算皇甫槍的「新娘子」，終於把大紅蓋巾掀起，露出了蓋巾下的廬山眞面貌。

是一個老人。

一個殭屍般的老人。

在這老人的眉心，赫然有一雙竹筷，自眉心貫穿過腦後！

常斷腸一看見這殭屍般的老人，慘慘白白的臉立刻起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變化。

他的臉迅速脹紅，甚至是又紅又紫。

殭屍般的老人卻一直臉色灰白，唯獨一雙筷子插着的眉心，有着明顯的赭色。

那是傷疤留下的血痕。

常斷腸本身已經是一個幽幽慘慘詭異有如地獄妖魂的恐怖人物，但這殭屍般的老人，卻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尅星。

他曾極尊敬這尅星。

因爲這尅星也是他唯一的師父。

殭屍老祖。

* * *

殭屍老祖自花轎裏走了出來。

他走得不快，但一晃眼間已來到了常斷腸面前。

常斷腸的瞳孔已散渙。他以往經常令膽小者臉色大變，身體劇烈顫抖。

但今天，報應降臨到他身上。

殭屍老祖竟然未死！

常斷腸知道，武林中有一個奇人異士，他又老又胖，喜歡做一些絕對沒有人敢做的怪事。

十二年前，這個老胖子把一柄犀角折扇，插入了他左邊的太陽穴，據說至今仍然未曾死掉。

犀角折扇一直插在致命的地方，但他一直活着，而且頭腦清醒，胃口上佳。

但那人是那人，殭屍老祖是殭屍老祖。

一雙竹筷自眉心插入，由腦後穿出，誰能不死？除非……除非那是一具眞眞正正的殭屍！

常斷腸當年刺殺殭屍老祖，其中最大的一個原因，就是他越來越感覺得到，自己的師父殭屍老祖，很可能是一具眞眞正正的殭屍。

殭屍老祖一直是常斷腸心中的陰影，這可怖的陰影，一天不消除，常斷腸就沒法子可以高枕無憂。

以是常斷腸終於在吃飯的時候，一舉刺殺了殭屍老祖。

孰料殭屍老祖還是再度出現。

這是不可能出現的人，不可能出現的事。

竟偏偏出現！

常斷腸的身子，不斷在顫抖。

他是從心底裏驚悸出來的。

「你不是師父！你絕對不是我的師父！」常斷腸突然嘶聲尖叫，叫聲充滿着極度的懼意。

殭屍老祖陰惻惻地在笑：「小常，你說對了，我並不是你的師父……但你相信嗎？」

常斷腸瞪着眼睛。

他的眼睛有着說不出的恐懼和數之不盡的血絲。

他倒抽了一口冷氣，搖頭之後又再搖頭：「不……我不相信……你果然是我的師父……」

他已方寸大亂，心神大震，連自己在說些什麼話，都不大清楚。

他只知道，殭屍老祖沒有死。

也許殭屍老祖已經死了，但卻又再活了過來，今天，正是師父要找他復仇算帳的時候。

他看見殭屍老祖自眉心上，緩緩地抽出了一雙竹筷。

竹筷上兀自在滴血。

每一滴血都極刺眼。

常斷腸忽然不再顫抖，他只是怔住、怔住，彷彿目睹着一件極神聖的事情，正降臨到他的頭上。

是頭上嗎？不錯……而且不偏不倚，正好降臨到他的眉心！

殭屍老祖對他道：「這是還給你的一雙筷子！」

颯！颯！兩下沉實可怖的聲音，先後在常斷腸的眉心要害部位響起。

常斷腸竟沒閃躲，也沒有還手。

他只是呆楞楞地看着那一雙竹筷，竟似是看得痴了。

他全然未曾聽見，當殭屍老祖自眉心把那雙竹筷抽出來的時候，戰旗幫幫主盛北樓也同時破聲大吼：「他不是殭屍老祖，他額上的筷子是個騙局！」

盛北樓看得很清楚，每個人都看得很清楚。

那個「殭屍老祖」並不是從眉心要害部位抽出那雙竹筷。

那只是一種掩眼法！

「殭屍老祖」的竹筷，一直藏在衣袖裏，而且早已有了極巧妙的佈置，以致竹筷一出現，便有鮮血沿着竹筷滴了下來。

看似詭異恐怖不可思議，但這只是掩人耳目的技倆。

「殭屍老祖」正在施展一種迷惑人心的魔功。

他要迷惑的，並不是五岔口上所有的人，他只要迷惑住常斷腸一個人，便已很足夠很足夠。

他本來就是爲了要殺常斷腸而來的。

常斷腸只是看着那一對竹筷，對「長沙神魔」盛北樓的警示，全然

沒聽入耳內。

「殭屍老祖」的迷惑技倆果然厲害。

兩根竹筷，先後自常斷腸的眉心刺入，然後從他的腦後透穿而出，情況正如他當年弑師一模一樣。

常斷腸中招了！他在迷惑中，任由那雙竹筷取掉他的性命。

他呆楞楞地望住插入眉心的竹筷，一張臉孔的神情，漸漸又再哭喪着臉的樣子。

「殭屍老祖」倏地獰笑，笑聲得意洋洋之極。

他的臉極恐怖，活脫脫是慘白駭人一具殭屍的模樣，但他身上卻穿着新娘子的服飾。

除了他之外，還有三個「新娘子」。

這三個「新娘子」也相繼掀開了罩在臉上的蓋巾。

都不是女子。

都是臉色慘白的老人、漢子。

一個老者，兩個男人，全都臉色慘慘白白，似乎一輩子也沒接觸過陽光。

盛北樓倏地大叫：「北邙山『離魂四邪』！」

他這一叫，常斷腸終於聽見了。

常斷腸倏地眼神大亮。

他倏地完全明白過來。

「離魂四邪」，都是殭屍老祖師弟，換而言之，也就是常斷腸的師叔！

但殭屍老祖素與離魂四邪不睦，因此，自從常斷腸拜師在殭屍老祖門下之後，他與離魂四邪這四位師叔，竟是素未謀面的。

常斷腸只是知道，北邙山有四位師叔，其中以二師叔「離魂天魔」簡十悲之「悲天離魂魔法」，最能懾人魂魄，迷惑人心繼而猛下殺手。

常斷腸早在很久很久以前，已聽說過這位二師叔的厲害。

但只是聽聞而已。

到了今天，終於在五岔口見識得着。

但卻也是常斷腸畢生中最後的一次「見識」。

* * *

「殭屍老祖」並不是殭屍老祖。

在翡翠城地底下的異人，他能夠把犀角折扇插入太陽穴不死，因為那人並不是殭屍老祖，而是高興。

天下間姓高名興的人也絕不只有這一個。

但也唯獨是這一個高興，才能這樣子玩命。

要是別的高興也這樣一插，那就不是玩命，而是白白送命。

可惜常斷腸今生唯一最大的尅星，便是殭屍老祖。

以致他雖然親手殺了殭屍老祖，但心中對殭屍老祖的恐懼，不但沒有消除，反而朝朝暮暮都在擔憂，師父會再回來找自己算帳。

常斷腸明知道這是絕不可能發生的事，但卻沒法子可以操控這種怪異的思想。

簡十悲顯然比誰都更瞭解常斷腸。

因此，他佈下迷離幻影般的騙局，易容喬裝他的大師兄殭屍老祖。

竹筷插在簡十悲的眉心上，看來半點不假，實則只是江湖雜耍的小把戲。

甚至連簡十悲的易容術，也並不怎樣高明，充其量只能酷肖他的大師兄殭屍老祖五六成而已。

但這五六成酷肖的喬裝，卻十二分可怖地震撼着常斷腸的心弦。

因此，一擊即中，簡十悲輕而易舉地把常斷腸置於死命，更可美其名說是爲了大師兄清理門戶，殺了這個大逆不道親手弑師奸惡叛徒。

常斷腸一死，喪門堂已崩潰了一大半。

五岔路上，本有五路人馬前往翡翠城爲葉天王復仇，但合巹派已遭大變、喪門堂首腦被殺、皇甫槍出師未捷身先死……

僅餘下戰旗幫與「黑五義」后氏兄弟！

五路人馬之中，聲勢最浩大的，首推皇甫槍的「皇甫軍團」。

千餘兵將，倘若運用得宜，已足可攻城掠池，儼然一國之師。

豈料相貌堂堂，鎧甲鮮明的「皇甫將軍」，連五岔路口的方向都沒看清楚，便已轟然倒下，死得一塌糊塗！

「主將」一死，其餘兵將人人面面相覷。

這一來，無異已充份表現出，此乃烏合之衆的本色。

卻有一「偏將」，突然挺身而出，揮臂舞劍，吼叫道：「皇甫將軍對待咱們兄弟，義重如山，竟爾在此慘遭奸徒暗算，咱們若不是臨陣畏懼，貪生怕死的懦夫，該當怎樣？」

此人振臂一呼，本已散渙軍心突然受到鉅大刺激，紛紛舉戈呼應，叫道：「爲皇甫將軍報仇！」

「皇甫之師，永不言敗！」

「天地存正義，肅奸殺……殺他媽的王八雜種！」

「說得好！幹他娘的老烏龜！」

「咱們是長勝雄師，老子推舉『無賴神劍』小諸葛做咱們的大將軍，有誰反對？」

「反對的拉去浸尿！」

「不反對！不反對！大夥兒一致贊成，咱們以後定必他媽的順風

順水，節節勝利，一馬當先，個個兄弟勇不可擋！」

霎眼間，本已低沉的士氣，突然變得戰意如虹，人人磨拳擦掌，睚眥欲裂地瞪着「離魂四邪」！

「離魂四邪」除了老二「離魂天魔」簡十悲之外，其餘三邪魔，亦非易與之輩。

老大「惡心有善報」詹田野，以「惡心破天拐」名震黑道武林。

老三「裂屍陰陽手」孟黃泉，殺人手段兇狠，連死屍都不放過。

老四「殭屍無淚」繆笑天陰險暴戾，生人勿近。

合巹派東施、南媚、西豔、北粉四位天天都在嫁，但天天都沒嫁出去的「新娘子」，一旦遇上這四個吃人不吐骨的妖魔，後果如何，不難想像。

還有，那十六個抬着花轎而來的少女，看似喜氣洋洋，實則全都中了簡十悲的魔障！

簡十悲可怖的笑聲，在五岔口響起。

「就憑你們這羣烏合之衆，便想殺入翡翠城興風作浪，簡直是做夢！」

他的話剛說完，一個人已閃電般站立在他眼前。

這人手裏有一把劍，劍很粗大，長四尺八寸，劍柄古銅，劍鋒黝黑，閃動着一股詭異的寒芒。

他有一雙神氣十足的大眼睛。

他的臉型充滿粗獷氣息，皮膚也像是他手裏的劍柄，看來都是不相上下的古銅色。

他也和皇甫槍倒下去之前一樣，鎧甲鮮明，腰肢筆挺如槍。

只是，皇甫槍再也不能挺直腰肢，揮戈上陣殺敵。

但偏將仍在。

這個眼睛大大、神氣十足、膚色古銅的年輕將士，人稱「無賴神劍」小諸葛！

小諸葛是不是個無賴，人言人殊。

有人說他是無賴中的無賴。

但也有人說小諸葛並非無賴，無賴的是他手裏的劍。

他的劍，在劍柄上鐫刻了兩個字：「無賴」。

於是，他的劍無賴，他也被稱作「無賴神劍」。

皇甫槍生平，喜歡廣交天下豪傑，但好像小諸葛那樣的好朋友，卻只得一個。

他常笑着對別人道：「我若死了，小諸葛可以取而代之！」

一語成讖。他眞的死了。

但小諸葛能否取代他的地位？

每個人都在拭目以待。

簡十悲冷冷地盯着小諸葛，小諸葛的劍尖指向自己的足尖。

他道：「皇甫將軍本來就是個天天做夢的混蛋。」

簡十悲臉無表情：「你也好像跟他差不多。」

小諸葛搖搖頭：「差得遠了。他是大混蛋，我只是個小混蛋，他若不死，我也許一輩子都抬不起頭來。」

簡十悲道：「但他死了，而且是我殺的，你打算怎樣謝我？」

小諸葛道：「送你一個字。」

簡十悲道：「什麼樣的一個字？」

小諸葛的劍尖倏地顫動，在地上劃出了一個字。

一個「終」字。

他送給簡十悲的這個字，是——終！

他要送他的終！

簡十悲笑了，皮笑肉不笑。也許，他臉上的肉太少了，只有皮，包住了一個骷髏骨，看來根本沒有什麼肉。

「好一個偏將！不知死活的東西！」他沒有出手，他用的是腳。

腳一動，一招十三式！

一招十三式，每一式都是一腳，每一腳都足以致命。

但最令人驚詫的，是這十三腳竟然全都踢中了小諸葛。

小諸葛連一腳都閃不開去。

十三腳照單全收！

他每中一腳，身子向後退了一步。

連中十三腳，連退十三步。

皇甫大軍睹狀，人人無不臉上變色。

這偏將，經常跟皇甫槍將軍一起瘋瘋癲癲渡日，不少人心裏都這樣想：「他能跟皇甫大將軍稱兄道弟，定必有一身驚人藝業！」

豈料在這五岔口，皇甫槍只是在馬鞍上吼叫幾句，便已給「離魂四邪」暗算身亡。

軍心本已散渙，只要再稍有半點異動，勢必鳥獸四散，潰不成軍。

但這偏將小諸葛，卻提着那柄「無賴神劍」大聲呼喊，刺激軍心重組陣勢。

幾乎已散渙的烏合之衆，始再度凝聚力量，對抗强敵。

孰料一經接戰，偏將差點沒立刻給簡十悲踢得骨頭飛甩出來。

皇甫大軍衆兵將，無不心中大叫「媽唷！」有些膽汁弱少之輩，差點便已腳底揩油，溜之大吉。

可是，小諸葛雖中了一十三腳，但並未倒下。

勝負未分。

不但勝負未分，小諸葛更在連中一十三腳之後，揮出了他的無賴神劍。

劍又粗又大，鈍器也！

但竟不然！

（未完・三）

上文提要： 皇甫一香與蕭逸飛同舟往江陵，途經巫峽，一陣浪過船翻，二人落入江中，竭盡心力幸而無恙爬上岸，借住農舍棲身，等待翌春船期再上路，二人經此一段時間相處，漸生感情。皇甫一香誠心勸諭蕭逸飛改邪棄殺手行業，蕭逸飛內心感動。永福總鏢頭王重銘押送一批價值連城寶物，驚動了黑道上鐵船幫等人……

新派江湖殺手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龍虎雙雄

守諾救鏢頭　妬忌生暗嫌

田尚飛吳鈎劍一拉，扣住王重銘之九環寶刀，王重銘掙脫不開，掙得金刀「噹噹」亂響，他又驚又慌，田尚飛叫道：「快制住他！」

他若說快殺他者，十個王重銘的腦袋都已落地，偏偏他要制住他，那名大漢一時之間不知如何下手，不由怔了一怔。

就在此刻，屋內忽然有人打了呵欠，罵道：「是那些不長眼的毛賊，在外面吵得人家睡不着覺？」話未說畢，窗戶推開，探出一個猥瑣骯髒的腦袋來。

田尚飛不由自主抬頭望去，一望之下，不由魂飛魄散，三柄飛刀離其胸前不足尺半，所幸他十分機智，反應敏捷果斷，立即棄劍伏倒！可惜依然慢了一步，右肩上被一把飛刀牢牢地釘上！與此同時，那名大漢已發出一聲慘叫，黑夜之中，聽來格外恐怖！

那人又道：「咦，怎地有這許多人？老夫只剩六把飛刀，如何夠用？」說畢又射出六把飛刀來！

這次雖然有了準備，但那廝的暗器手法十分高明，仍有兩名大漢中招！

熊大圭大怒，罵道：「糟老頭，與你無關的事，你不必多管，否則連你也殺了！」

那老頭哈哈大笑，道：「老夫已一大把年紀，尚未聽人說過有人敢殺我！嘿嘿，老子不殺你，已是你之福氣了！」言畢將窗子關上。

此刻，岳秦嶺憑其飛刀手法已認出這「老頭」便是蕭逸飛所扮，一顆心方安定下來。

* * *

屋子旁邊便是一條小巷，岳秦嶺和王重銘拚死都衝不進小巷。田尚飛邊包紮傷口，邊道：「你們幾個人進去，守在巷內，看他怎樣逃！」

幾名大漢應了一聲，魚貫進入小巷，不料一進小巷，便傳來幾道慘呼聲。熊大圭不由大怒，喝道：「弟兄們，給老子進屋去，把裡面的人全給我殺光！」

七八名大漢提着兵刃衝了進去，只見那四名兄弟躺在地上，或中劍或中飛刀，無一倖免。大漢頓覺自腳底升起一股寒氣，戰戰兢兢地慢慢走前，然後分散戒備，其中三個站在大門前，互相打了個眼色，一齊向大門撞去！

就在此刻，大門突然打開，那三個大漢收不住步，撞了進去，又因驚恐，互相推撞，緊接着便是一陣慘叫聲！

小巷裡的大漢尚未定過神來，大門又「砰」地一聲關上，那五個大漢面面相覷，雙腳如千斤重般，再也移動不得。巷外的熊大圭不斷叫罵，那五個人才慢慢移動步子，向

大門走去。

當他們靠在一起時，背後那棟屋子的窗子突然悄沒聲息地打開，有人自內灑出一蓬鋼針。

「哎唷」聲音不絕於耳，窗子又已關上，猛聽熊大圭大聲罵道：「你們都死了不成？還不進去幫忙？衝不進去，不會放火燒麼？眞是飯桶！」

窗子又再打開，自內射出幾把飛刀！鋼針不能斃人命，飛刀可就不同！這一來，殺傷力大增，未死的都急忙撤出小巷。

另一屋內的蕭逸飛又換了一副臉容，爬上屋頂，拉弓搭箭，他手法極快，一連三箭，射殺三名大漢。第四支因爲下面的人都有了準備，就射不中了！但他立即站了起來，第五支箭對準了熊大圭，道：「俺師父說，你們若不退，便叫俺將你們全放倒！」

熊大圭在其長箭的威力之下，頭皮發炸，鋼刀威力大減，岳秦嶺此刻方可喘一口氣。

田尚飛問道：「你師父是誰？」

「俺師父叫『天殺星』，他有個原則，最討厭被人打擾，受人威脅！你們再不退，惹火了他老人家，可就死無葬身之地了！」

熊大圭轉頭問周北城：「老周，你可知此屋主人是誰麼？」

周北城道：「這個小弟明天可以派人調查！」

「放你娘的屁！明天才調查，你說什麼屁話！」

周北城冷笑一聲，道：「原來熊幫主平日仗義，其實也是欺善怕惡之輩，害怕『天殺星』，却拿小弟來出氣！眞是英雄啊英雄！」

蕭逸飛喝道：「俺要睡覺了，你們吵完了沒有？到底退不退？」

話音未落，長箭已離弦而出，「嗤」地一聲響，射中一個欲閃進小巷的大漢，那長箭穿背而出，大漢一聲不響，便仰天而倒！

這一箭又急又勁，充分顯示出蕭逸飛之功力，把下面的人嚇了一跳。熊大圭聽見弦響聲，不由抬起頭來，只見蕭逸飛已搭上第六支長箭，依然對着自己。他心頭吃驚，不由自主地退後，他一退，岳秦嶺大發神威，一刀結果了其手下性命！

他退後，田尚飛也相繼退後，抬頭道：「兄弟，你在上面以長箭傷人，不算英雄，可否下來，大家憑眞實本領分個勝負？」

「你知道俺有點傻頭傻腦，要欺侮我？哼，這次俺才不上當！你們幾十個人打兩個人，也不是英雄！你叫他們都走開，咱們兩個就在下面決鬥，你敢不敢？你若不敢的，便不要吹牛皮！」忽然提高聲音道：「你們到底退不退？」他手臂一展，長箭離弦，直向田尚飛的胸膛射去！

此箭破空之聲更加急勁，只嚇得田尚飛忙不迭後退！就在此刻，熊大圭忽然舞刀向屋頂躍起！他粗中有細，估計對方射了此箭，再取下一支箭時，有一個空隙，他有把握，趁此機會躍上屋頂！

不過他估計錯了！蕭逸飛經過嚴格及刻苦之訓練，尤其他在速度方面，更是痛下苦功！熊大圭腳尖尚未沾及屋頂，蕭逸飛的箭已射出！

「叮」地一聲，箭鏃恰好射在鋼刀上，熊大圭只覺一股大力傳來，將自己帶後，竟跌了下去！他雙腳剛落地，蕭逸飛又一箭射來。熊大圭猶有餘悸，忙不迭退後。

「你們誰還敢來？」他又一箭射出，直取一名大漢，那漢子揮刀撥不開箭，登時中箭倒地。

田尚飛忙向熊大圭打了個眼色，熊大圭惡狠狠地道：「退！」那些大漢登時如潮水般撤退，連周北城也帶着手下散了，眨眼間退得一乾二淨。

岳秦嶺抱拳道：「多謝蕭兄相助。」

蕭逸飛含笑道：「剛才岳兄心裡一定在暗中罵我！我既然答應你，又怎會食言！」

王重銘亦忙致謝，道：「壯士大恩，敝鏢局上下均感，他日王某必隨敝東家，親到府上拜謝。」

蕭逸飛大笑，道：「你們謝什麼？能否離開江陵，如今還是未知之數哩！你以爲他們已撤退？嘿嘿，相信他們正伺伏在四周！皇甫姑娘還在裡面呢！兩位快進小巷！」

蕭逸飛先躍進巷裡，敞開一扇大門，率岳秦嶺及王重銘進內。

* * *

皇甫一香不吭一聲，引他們三個由後門出去，後門有一條狹道，可連通好幾戶人家，最後停在末端那一戶，打開了門，四人閃身進去。

王重銘道：「眞是好地方，你們認識戶主的？」

蕭逸飛道：「幹咱們這一行的，這方面的能力比一般人强多了，都是剛相識的。不相識又有何干？他認識我的銀子就行！」

岳秦嶺問道：「下一步該如何走？」

蕭逸飛反問：「你們知道尚有多少人，對王總鏢頭的『紅貨』有興趣？」

岳秦嶺道：「據岳某所知道，尚有一個『金沙幫』的人也來了，不過人數好像不多，最怕他們聯合起來，就棘手了！」

「經過剛才那一役，他們摸不

準咱們有多少人，聯合的可能很大！據我所知，由外地趕來的人還有不少，就算出了江陵，到江夏一段路，還是寸步難行！」

皇甫一香問道：「王總鏢頭，小女子斗膽問一句，你保的到底是什麼值錢的東西，惹來這麼多人覬覦？」

王重銘苦笑道：「老實說，王某也不知道，因爲敝東家交代過，貨主收貨不看裡面的東西，要看包裝，故此包裝必須完好。換而言之，不能拆！」

蕭逸飛道：「此事必然十分秘密，相信貴局所知的人亦有限，爲何會傳得這麼廣？」

王重銘嘆了一口氣，道：「有關此事，王某心中的疑團，相信比諸位還多！是次回去之後，也得跟敝東家好好談一下。」

岳秦嶺道：「此事不好再討論，目前還是先離開這裡再說！」

「好，請先更衣易容，此時天已亮了，請皇甫姑娘先去備幾匹馬，然後到東城外等候，蕭某先出去溜躂一下，了解四周情況。只是咱們身上的銀子全丟在江裡，買馬的銀子，只好向兩位伸手了！」

岳秦嶺看了王重銘一眼，王重銘只好解囊，交了兩大錠銀子給皇甫一香。蕭逸飛道：「不夠！再加兩錠，咱們要好馬，還要買些暗器，總不能咱們自己掏包讓你家東主賺錢！」

王重銘訕訕一笑，這才再掏出兩錠銀子。他待只剩岳秦嶺時才不好意思地道：「這四錠銀子，回局子裡以後，恐怕敝東家未必肯報賬！」

岳秦嶺怒道：「那廝賺了不少錢，還這般吝嗇，你又何必替他賣命！」

王重銘搖搖頭，一副難言之狀，岳秦嶺也不多說，先替他易容，待他倆都弄好之後，方見蕭逸飛又回來，手上還有十來個肉包子。「先吃了再說，今天可能有好幾場惡鬥，沒有東西下肚不行！」

三人各自吃了四個包子，蕭逸飛還留着幾個，準備給皇甫一香。

王重銘問道：「老弟，外面的情況到底怎樣？」

「他們都埋伏着，不過我出入沒引起他們之注意，但若他們跟『三斧幫』那些地頭蛇合作，一見到扎眼的人，恐會露出馬脚，是故必須立即行動！」

岳秦嶺道：「外面的情況，咱們不了解，還是由你發號施令！」

蕭逸飛笑笑，道：「那在下便不客氣了，還是由在下先走，兩位分開出去，在東大街的江陵酒樓門口集合，再出東城門，一切要快！」他看看擱在桌子上的弓箭，道：「這副弓箭很好用，可惜一帶上便要露餡！走！」

＊　＊　＊

江陵酒樓在江陵不算一流，因爲已很舊。但正因爲舊，燒的菜特別地道，知道的人也多。此時正是吃早飯的時候，店外車水馬龍，人來人往，十分熱鬧。

蕭逸飛等了一陣，在附近買了些食物，見岳秦嶺和王重銘走過來，暗中使了個眼色，便向東城門走去。

一路上，蕭逸飛都暗中留意四周，未見有扎眼的人，他仍不放心，蓋人太多，他也怕看走眼。東城門眨眼即至，蕭逸飛頭也不回地出了城門，遠遠已望見一座樹林，便快步走過去。

那座樹林不小，長得又密，蕭逸飛進林不見皇甫一香及馬匹，暗吃一驚，忍不住呼叫起來：「皇甫姑娘！」他邊叫邊往林子裡走去。

一直至走腹地，方見樹下拴着四匹駿馬，他一抬頭，便見到樹葉中露出一張臉來，乃含笑道：「還怕妳沒到哩！」

皇甫一香振衣躍下。「我怕來的不是你，是以躲了起來。喂，買馬的錢還剩了兩錠銀子……」

蕭逸飛不等她說畢，便道：「留起來作費用！」

「這個如何使得，這不是做生意！」

「人家是在做生意，咱們用性命保護他，只拿他兩錠銀子，已經便宜了他！你可知道，我早把身上的錢全買了暗器和這些包子，如今眞應了一句：身無分文啦！啊，妳先吃包子吧！」

皇甫一香的肚子早餓了，也不客氣，接過包子便吃，吞下兩個包子才道：「剛才我經過兵器舖，又替你買了一把硬弓，一匣箭，還有一大堆暗器，都掛在馬鞍上！」

「好！」蕭逸飛忽然着起急來：「咦，怎地他們還沒到？快去看看！」他拉了兩匹馬，首先由來路走去。

走至邊緣，蕭逸飛已聽到一陣兵刃碰撞聲，他忙放下馬韁，伏在樹後探首窺望，一看之下，不由吃了一驚，事實不幸被他猜中了：「金沙幫」、「鐵船幫」、「飛舟幫」和「三斧幫」竟然聯合起來，也不知他們如何發現喬裝了的王重銘及岳秦嶺，此時正圍着他們强攻！

蕭逸飛連忙轉身對皇甫一香耳語一陣，皇甫一香立即上馬，催騎出林，緩緩向東城門走過去。由於她是女子，又對着城門不徐不疾地走着，並沒有引起那干人之注意。待到得跟前，她才猝然發難，先灑一把鋼針，再將長劍抽出來，喝道：「攔劫商旅，無耻之至！」

她秉承乃父之武功，出手極快，一開始時，還因缺乏江湖經驗，有點顧忌，漸漸便見凶狠辛辣起來，連傷數人。

熊大圭道：「臭丫頭不知死活，先收拾你！」他本受了傷，此時率人將皇甫一香圍住。

皇甫一香得蕭逸飛面授機宜，利用馬速，不待他們合圍，便換了個方位，氣得周北城哇哇大叫：「擒賊先擒王，射人先射馬！先殺了臭丫頭的坐騎！」

就在此刻，林中又衝出一匹沒鞍的馬匹來，馬兒極快，瞬即衝至人叢中！

原來蕭逸飛藏在馬腹下，以雙腿勾住馬背，待至近處，雙手連揚，發出十數把飛刀，射傷了六七個人。忽見他又翻身上鞍，飛刀再度出手，又傷幾個人。待熊大圭改變方向奔向他去，蕭逸飛雙腿一夾馬腹，急馳而去。

馬兒馳出十來丈，一個轉身，又向人叢中衝去，却見蕭逸飛搭箭拉弓。衆江賊心頭均是一沉，蓋這種硬弓長箭威力極大，誰都不敢輕視！

「嗤」！長箭挾風離弦，直向「金沙幫」副幫主楊嘯江射去！楊嘯江聞得風聲，連忙轉身揮刀擋格，長箭蘊力極强，「噹」地一聲響，只震得他虎口作痛！長箭吃他一撥，餘力未衰，居然射進他手下的左脅！

與此同時，岳秦嶺見機不可失，左手摸出一把飛刀，用力向他拋出！雙方距離旣近，楊嘯江又背向着，待他聞得風聲，匆忙閃避，已來不及，飛刀插在他右後肩！

周北城見蕭逸飛長箭離弦，立即飛身撲過去。蕭逸飛雙腿用力抓馬腹，馬兒吃痛竄出，周北城那一刀砍在空處，他尚未直起身來，蕭逸飛第二支長箭已至，由其後頸進去，從喉頭穿出來，登時斃命！

四幫聯手，人數佔了絕大優勢，岳秦嶺和王重銘更是甕中之鼈，眼看「紅貨」即將到手，不料讓蕭逸飛及皇甫一香一陣衝殺，不但死傷了十多個幫衆，連主將也一死一傷！形勢立即轉變。

蕭逸飛見人越來越多，來不及搭箭，他當機立斷，倏地自馬上躍了起來，左手一揚，兩把飛刀脫手，接着將長劍抽了出來！

衆人只道他會落在地上，不料他脚尖落在馬鞍上，借力平射，向熊大圭飛射過去！

這一着氣勢如虹，嚇得熊大圭亡魂喪膽，忙不迭閃開，順手抓了個手下，向前推去！

他用力極大，蕭逸飛勢猛，這一劍若刺進其手下的胸膛，入肉必深，長劍一時之間抽不出來，他便有機可乘！不料他不知道蕭逸飛是名出色的殺手！殺手對殺人之一切方法，比任何人都清楚！

只見蕭逸飛左脚猛地落地，身子一搖，卸去力道，左掌擊出，將那名漢子震飛，右手長劍趁勢刺出，把另一名呆若木鷄的大漢的腦袋斬落於地！

這幾個動作乾淨俐落，似乎事先已料到般，做來如同羚羊掛角，完美之至，其間氣勢、力道、應變、腰力、腿力、眼力缺一不行。連一向心高氣傲之岳秦嶺在旁邊看見也不得不喝了聲采，心中忖道：「這廝殺人之本領眞有一套，我是決計比不上他的！」

蕭逸飛得手之後並沒有停下來，他人如穿花蝴蝶般，見縫揚針，拳打腿踢，身飛劍舞，如虎入羊羣，予取予求，一口氣傷了七八個人。一直衝殺至皇甫一香跟前，替她解了圍！

皇甫一香忙催馬前進，居高臨下揮劍衝殺。熊大圭發出一聲短嘯，城門內又湧出二三十個大漢，有他道：「看你們還有多大本事，有種便將咱們全殺光！」

蕭逸飛叫道：「師妹，師父叫咱們鋤强扶弱，咱們就做一齣好戲給他老人家看看，讓他早點批准咱倆出師！」此話無疑吐露了一個消息：他倆師父就在附近。

田尚飛昨夜肩膊中了飛刀，本來站在一旁吶喊助威，此時見狀，抽出吳鈎劍來，叫道：「兄弟們，快將他們解決了，以免夜長夢多！咱們能讓煮熟的鴨子再飛上天麼？」

羣賊喊罵一聲不能，鼓起餘勇再度上前，蕭逸飛見狀又道：「師妹，你快去請師兄來助陣，快！否則這兩個人可保不住了！」

皇甫一香揮鞭催馬欲衝出重圍，田尚飛狡猾，見她比較幼嫩，便帶了七八名大漢急追。「誰有飛刀？借幾把給俺！」

皇甫一香依計劃，伏在馬背上急馳，將對方的人拉掉一小部份。蕭逸飛殺至岳秦嶺旁邊，高聲問道：「兩位壯士無恙？」

岳秦嶺會意，也裝作不認識，道：「多謝賢兄妹相救，咱們無恙！」

「那就一齊殺出去吧！」

四個幫會四名主將，一個已死，二個受傷，只餘一個熊大圭是倖免的，其他主將的武功都暫不如他，三人一起聯手，便慢慢殺開一條血路。

四幫幫衆死傷漸多，鬥志漸失，許多人稍爲抵擋一下便緩緩退後。只見皇甫一香去而復返，帶着兩匹空馬，蕭逸飛再回身殺過去，躍上自己騎來的馬兒。四人先後上

馬之後，急馳而去。回頭一望，地上血漬斑斑，躺着二三十具屍體，熊大圭等人眞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四人策馬急馳一陣，將江陵遠遠拋在馬後，王重銘才道：「多謝兩位再一次救了王某，眞是感恩不盡！若非兩位相救，王某今日必死無疑！」

蕭逸飛道：「總鏢頭不必掛齒，在下因答應了岳神捕，自當盡力！今日能脫險，也是老天爺相助，若是一出城門，連我也被包圍，則別說脫險了，連在下這條命也得賠進去！」

岳秦嶺道：「也幸虧皇甫姑娘買了馬，否則也逃不脫！」

皇甫一香忖道：「岳師兄始終不肯面對現實，不肯承認蕭大哥的功勞！」當下道：「買馬是小事，小妹一切行動均是依照蕭大哥之指示，是故岳師兄應該多謝蕭大哥才對！適才他冒險衝進人羣，幸好吉人天相，否則千軍萬馬之中，着了暗算也絕不奇怪！」

蕭逸飛忙道：「姑娘不必爲難神捕！他只視在下在贖罪而已，且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既然我已答應助他，此便成爲義務，何須多謝！」

岳秦嶺被他倆說得滿臉羞慚，忽然高聲道：「你們以爲岳某是個不知好歹的人？蕭逸飛殺人便該死，但他救我只是對我個人有恩，大丈夫理該公私分明！」

蕭逸飛道：「在下並沒有說神捕公私不分，岳兄不必生氣！」

岳秦嶺一本正經地抱拳道：「蕭兄幾番相救，此恩此德，岳某畢生難忘，也望我有生之年，可以報答！所謂大恩不言謝，但點滴恩情均在心頭，蕭兄諒能知我心！」

蕭逸飛在馬上回禮道：「岳兄言重，在下不懂什麼恩義，只重信諾，也跟你一樣，最重公私分明！」

皇甫一香拍手叫好，王重銘却有點摸不着頭腦，不知他倆在弄什玄虛！

蕭逸飛道：「廢話只到此爲止，前路茫茫，說不定尚有不少敵人，鑑於今次的敎訓，咱們還是分開走，萬一有事，還有個照應！」

此說衆皆同意，當下岳秦嶺和王重銘稍爲落後幾步，先由蕭逸飛及皇甫一香放馬急馳在前。岳秦嶺望着他倆背影，心中不由升起一股酸意，暗道：「岳某那方面不如他？怎地偏他有此艷福？老天爺眞不公平！」

* * *

岳秦嶺暗生妒忌，不料蕭逸飛根本沒有談情說愛之心情，他不斷催馬前進，希望將意欲攔截的人拋在後面，更恨不得插翅飛抵江夏，是故沿途上不說半句廢話。

岳秦嶺和王重銘見他倆跑得快，亦不敢怠慢，亦步亦趨跟在後面二三十丈。不明內情者，尚以爲他倆欲追殺前面那兩騎哩！

「飛舟幫」及「鐵船幫」等幫會既已收到風聲，附近地方的其他組織，料亦有所聞，是以蕭逸飛一路上認定必有人攔截，連場惡鬥在所難免。不料到黃昏時，江夏城已遠遠在望，居然一路順風，不過亦已人疲馬乏，不管如何，抵達江夏，成功率已臻九成。

蕭逸飛和皇甫一香由西門進城之後，便在一旁等候。俄頃，岳秦嶺和王重銘亦已抵達。王重銘下馬問了路逕，便轉入大街，往沈府馳去。

沈百福是江夏地區之首富，其人其家，江夏人罕有不知者。但奇怪的是沈府並不堂煌巨大，跟一般富商甚有分別，甚至連門口也沒有石獅子，也許這便是沈百福成功之處，錢全用在刀口上，也不出風頭！

四人抵大門後，王重銘上前敲門，蕭逸飛和岳秦嶺仍然一副監視戒備之神情，抽出兵刃，站在其旁。半晌，大門爲一老蒼頭拉開，王重銘說明來意，老蒼頭含笑道：「四位快請進，有話見了敝家主人再說未遲！」

四人幾乎不約而同地道：「請老人家帶路。」

老蒼頭引他們到大廳，又吩咐丫頭送茶，然後到內堂通報。「四位請稍坐，老爺在書房，老奴這就去請他。」

老蒼頭去後不久便回來，背後跟着一位衣着簡便，身材頎長，年約五旬的男子來。「這位便是我家老爺！」

沈百福的樣子實與一般富翁不同，外表還帶點書卷味，是故四人均是怔了一怔，然後方長身行禮。

沈百福拱手道：「四位遠來辛苦，請坐下再說！」

賓主坐下，沈百福未待王重銘開腔，便取出一封信來，道：「此乃李財佳侄兒前天派人送來的信，着沈某交給總鏢頭，請先展閱再說！」

王重銘連忙撕開箋口，匆匆閱之，臉上神態十分複雜，一副哭笑不得之態。他看後將之交給岳秦嶺看，蕭逸飛也探頭過去。

信之內容十分簡單：

重銘兄台鑒，見字之後，請即回局子裡，是次多得吾兄將敵人引開，弟方能將紅貨交給物主。見面再謝，又及，若仍有人要你交出紅貨，可將弟交與兄之盒子打開，讓他們看個清楚，料對兄有好處也，耑此。

弟李財佳頓首。

蕭逸飛看後，不由脫口罵道：「這李財佳眞不是東西！若非王總鏢頭遇到咱們，早已死了！既然盒子裡沒有東西，他應告訴總鏢頭，萬一性命危在旦夕時，還可以打開來解釋！」

沈百福不明所以，連忙詢問之，王重銘遂將情況告之。沈百福聽後亦不值李財佳之所爲。岳秦嶺問道：「請問沈老爺，李財佳與你是何關係？」

「他是內人外家的一位遠房侄子，想不到這廝爲了賺錢，這般缺德，若害了總鏢頭，他這罪孽有多重！」沈百福稍頓即道：「此事日後沈某自會處理，四位遠來辛苦，料尚沒吃過晚飯，沈某立即吩咐下人開席，今夜四位無論如何也得在寒舍過夜，沈某尚有話要跟岳神捕聊聊！」他立即吩咐丫頭去準備。

賓主交談了一下，下人已把晚飯備好。「匆促之間沒有什麼好菜，請包涵！」

菜餚用料不算上等，但配備齊全，烹調得法，四人連番惡鬥，路上只吃乾糧，此時精神鬆弛，胃口大開，把那些菜吃得乾乾淨淨。

沈百福甚是高興，道：「諸位若對寒舍廚師的烹調手藝欣賞，何妨小住幾日？」

王重銘忙道：「在下急着回去覆命，明早便告辭！」

「那請四位先回客房洗個澡，稍候再到沈某書房聊天！」

* * *

沈百福甚是健談，他非武林人士，是故與岳秦嶺談些辦案的軼事，直至二更方送客人回房。

王重銘赧然地道：「三位，王某眞的不知道敝東家有此安排，幸虧三位沒有受傷，否則王某更加難以心安！」

蕭逸飛道：「咱們不怪你，不過你那位東家實在不是東西，若我是你，這次回去之後便辭職不幹！」

岳秦嶺道：「總鏢頭不必介懷，咱們並無怪您！」

「不管如何，三位之大義，王某五內俱感！他日有機會，千萬要讓王某做個東，好好酬謝一下。」

蕭逸飛不耐煩，揮揮手先進房去了。

* * *

沈百福在早飯過後，見他們堅持要告辭，便每人送了一些銀子給他們作路費，四人推辭不得，只好接受。

出了門，王重銘問道：「諸位去何處？」

皇甫一香搶着答道：「咱們想在江夏遊玩一下再走，到此不去黃鶴樓瞻仰一番，有如空手出寶山。」

王重銘抱拳道：「如此王某先走一步。」

王重銘走後，岳秦嶺問道：「師妹，你眞的想去黃鶴樓遊覽？」

蕭逸飛道：「此處除黃鶴樓外，尚有歸元禪寺、古琴台等古蹟，頗堪一遊，岳兄若無急事，何妨作伴同遊？」

岳秦嶺心中暗罵：「這廝一定是偷偷跟師妹約好……也不知他倆在何時何處約定的！」他心中有氣，本想拒絕，奈何又有點捨不得師妹。轉頭望去，但見皇甫一香目光充滿着期待，他心念一轉，便道：「好呀，反正愚兄沒有急事要辦，便順道遊覽一遍吧！」

那黃鶴樓聳立在大江江畔，十分雄偉，樓高數層，三人拾級而登，但見白牆上寫着那首唐朝崖灝名作：「黃鶴樓」七律詩。

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字跡龍飛鳳舞，看其墨色，料是後人手筆。此詩膾炙人口自有其理，情景交融，由古而今，由遠而近，長江烟靄沉沉景色，以及附近地形風景，躍然紙上。傳說當年詩仙李白看了此詩之後，也拋筆三嘆，不敢在黃鶴樓留下半隻字。

三人居高臨下，滾滾長江似一條白帶，在脚下流過，對岸漢陽茂盛之樹木，歷歷在望，脚下鸚鵡小沙洲，萋萋青草，全在眼簾。三人但覺心胸爲之一寬，連日來之煩悶及劇鬥後之疲乏，一掃而空。

皇甫一香輕嘆一聲：「古人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實在至理名言，難怪莘莘學子，許多都喜邊遊邊學。」

蕭逸飛道：「上次我路過此處，因有生意在身，錯失良機，幸喜今番彌補了，否則終生遺憾。」

岳秦嶺不愠不火地道：「去年在下亦路過江夏，可惜俗務在身，亦未克飽覽雄姿秀色，幸好這次未敢錯失良機。」

蕭逸飛冷冷地問道：「去年岳兄任務在身，大概是奉命要緝拿蕭某？」

岳秦嶺還以顏色：「去年蕭兄尚未有此份榮耀！」

蕭逸飛長長一嘆：「蕭某之榮耀來得何其遲哉！」

皇甫一香忙道：「你倆作甚？面對美景，尚能唇槍舌劍，眞敎人佩服。」

岳秦嶺興緻索然，道：「咱們下樓去吧！」三人下樓走到岸邊，登上渡船，到對岸去。黃鶴樓在武昌，歸元禪寺却在對岸之漢陽鎭。

歸元禪寺歷史悠久，在佛國中頗有地位，禪寺佔地甚廣，最著名的是寺內的五百塑金羅漢，每尊高三四尺，五百羅漢有五百個造型，表情神態無一相同，兼且栩栩如生，成爲歸元禪寺鎮寺之寶。傳說有一年，長江發大水，洪水浸滿漢陽街道，家家戶戶以門板作交通工具，毀家無數，然洪水居然過不了羅漢堂的門檻，由是善信來參拜者更衆，香火更盛。

三人中只皇甫一香看得津津有味，岳秦嶺心中忖道：「羅漢若眞有靈，爲何天下尚有這許多犯罪者逍遙法外？」

蕭逸飛則暗道：「俺殺了不少人，來此地方心頭難受！」當下兩人都到外面花樹下等皇甫一香。

岳秦嶺低聲問道：「蕭兄尚想當殺手？」

「蕭某尚未最後決定，岳兄仍想緝捕我？」

「那得看你是否仍要作惡。」

「岳兄之意乃既往不咎，只端今後？」

岳秦嶺不吭聲，半晌又道：「小師妹毫無江湖閱歷，就像一張白紙般。」

「在下知道，是以處處保護她。」

岳秦嶺略爲提高了聲音道：「岳某之意不是這點。」

蕭逸飛故意問道：「岳兄用意何在，爲何不敢明言？事關你師妹之前途，千萬不要矯情。」

岳秦嶺沉聲道：「在下之意是請蕭兄遠離她。」

「岳兄這是什麼意思？上次在長江上，若在下遠離皇甫姑娘的，她早已溺斃在江中了，是故，岳兄說話前可得先三思。」

「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下不希望你教壞了她。」

「放心，在下除了以殺人爲業之外，其他方面相信都不比岳兄差。」蕭逸飛輕輕一嘆：「就算在下不想接近她，她若喜歡親近在下，蕭某也沒辦法。」

「一般的交往無所謂，但……但你的如意算盤是打不响的，皇甫伯伯會讓他女兒……跟一個臭名昭彰的殺手來往麼？」

「那倒未必，皇甫前輩若跟岳兄一樣心思，他一定會告訴在下，用不着岳兄操心。」

岳秦嶺怒道：「蕭逸飛，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

「岳兄不必惱羞成怒，我知道你喜歡皇甫姑娘，但又不敢向她示愛，是以要阻止在下跟她來往。」蕭逸飛似笑非笑地問道：「不知在下有沒有說錯看錯？」

岳秦嶺臉色一陣青一陣白，正不知如何反擊，忽聞皇甫一香的聲音傳來：「你倆爲何不高興，咦，你們又在嘔氣？囉囉嗦嗦，小裡小氣，完全不像男人！」

蕭逸飛道：「在下那敢跟神捕嘔氣，妳千萬不要誤會。」

皇甫一香道：「不管你們如何嘔氣，小妹肚子餓了，咱們先去吃飯，下午再去古琴台、禹王吹遊覽，如何？」

岳秦嶺沒好氣地道：「吃飽飯愚兄便送師妹回家，妳這次出來，可有告知令尊？」

「當然得到家父之同意，否則小妹怎敢出來？」

「令尊是否知道妳出來找蕭逸飛？」

皇甫一香一怔，隨即不悅地道：「岳師兄這是什麼意思？江湖上不期而遇，幸得蕭大哥照料相救，小妹認爲無甚不對。」

岳秦嶺氣勢登時弱了，尷尬地道：「愚兄不是這個意思。」

蕭逸飛笑嘻嘻地問道：「那是什麼意思？」

皇甫一香道：「小妹知道你看不起蕭大哥，不過小妹覺得他殺人爲業當然不好，但其他方面比很多俠義中人做得還好！小妹又說回頭，還有你這位神捕，若不是他仗義相救，都早已死了，給你這麼一說，小妹也沒了遊興，下午便回家去。」

岳秦嶺忙陪小心：「愚兄恰好要去皖境辦事，路上不安靖，讓愚兄陪你。」

皇甫一香不置可否，帶頭走進一家飯店，一口氣點了六七道菜，菜色雖然不錯，但三人都似沒了胃口，皇甫一香索性抛下箸，叫小二會賬：「不吃了！」

岳秦嶺忙陪着她，又扶她上馬，馳了幾步，耳際聽見馬蹄聲，回頭一望，却是蕭逸飛，他沉下臉來道：「蕭兄，你不用去做生意賺錢麼？爲何跟着咱們？」

蕭逸飛悠悠地道：「岳兄眞善忘，在下與皇甫姑娘是鄰居，我要回家不算犯法吧？多謝神捕保護咱們回家！」岳秦嶺聽後，爲之氣結，却又作聲不得。

* * *

由江夏去皖中巢湖，本可走水路，至蕪湖才上岸折北，如此既舒適又快捷，但岳秦嶺堅持走旱路，皇甫一香水性不佳，加上有了上次在巫山遇溺之經歷，猶有餘悸，他也不堅持，她回首道：「蕭大哥，回巢湖之後，請你教我水上功夫。」

「能有機會指點皇甫姑娘，乃蕭某之榮幸！」

岳秦嶺輕咳了一聲：「油腔滑調，師妹，愚兄水底功夫也不錯，還是由我來教你吧！」

「你公務纏身，豈可因私廢公？小妹不敢。」

岳秦嶺低聲道：「那斯十分狡猾，師妹可得提防。」

皇甫一香道：「你可知小妹爲何要他教我水性？那是希望經過相處，能化解其戾氣，打消他重操舊業之志。」

岳秦嶺心頭如放下一塊大石，點頭道：「原來師妹有此用意，愚兄倒是錯怪妳了！」

皇甫一香杏眼一睜，反問：「師兄錯怪我什麼？」岳秦嶺支吾應之。路上指點江山，要停便停，要走便走，要快便快，要慢便慢，倒也快活逍遙，只是岳秦嶺和蕭逸飛不時會以言詞互相諷刺一下對方。

如此走了半個月，終於到了巢湖，皇甫一香道：「蕭大哥，你家已被燒毀，不如到寒舍住幾天吧！」

岳秦嶺道：「方便麼？妳不怕皇甫伯伯反對？」

皇甫一香道：「家父絕對不會反對，何況家裡有空房，有何不便？」

蕭逸飛大聲道：「在下是恭敬不如從命了。」

三人到了皇甫雪家，只見廳裡坐着三位漢子，年紀最大的已逾六旬，最輕的也已有五旬出頭。皇甫雪見他們三人進來，微微一怔，道：「一香，你帶他倆先到客房休息，稍候爲父再叫你們。」

皇甫一香一向對父親十分敬畏，心裡亦料他們在談大事，不問一句，便帶他倆到客房。她道：「客房只有兩間，外面尚有客人，先委屈你倆合住一間，兩位最好在房裡，不要出廳。」

蕭逸飛道：「這個咱們曉得，姑娘不必擔心。」

皇甫一香自己也回了卧室更衣，岳秦嶺問道：「蕭兄可認識那三個人？」

蕭逸飛搖搖頭道：「在下向來不愛多管閒事。」

「不，在下只是問你他們三個是否巢湖人？」

「未見過。」蕭逸飛言畢和衣躺在床上道：「你們幹捕快的，好奇心特別重。」

岳秦嶺亦隨他躺在另一張床上，蕭逸飛問道：「你不是說有公務在身要辦麼？」

「岳某自己會安排。」

房內陷入一片沉默，過了許久，皇甫一香方過來，道：「岳師兄，家父請你出去，有事跟你商量，請蕭大哥繼續休息。」待岳秦嶺出去之後，她又探頭問道：「蕭大哥，你喜歡吃什麼菜？小妹準備弄晚飯了。」

蕭逸飛道：「咱們一齊去買菜吧！」他一躍下床，皇甫一香欣然答應。兩人到菜市場，買了好多菜，蕭逸飛道：「你那三位叔伯也一齊吃飯吧！要不要買酒？」

「爹藏了許多酒，不必買，他們應該會留下來吃飯。」

兩人回家，見那三人仍和皇甫雪及岳秦嶺在低聲商量什麼，一見到他倆進來便停住，蕭逸飛一顆心登時懸起，沉思道：「莫非他們在談論我？」他只想了一下，隨皇甫一香進灶房之後，便不把此事放在心上了。

皇甫一香在灶房是一把好手，平日父女倆的生活都由她料理，但想不到蕭逸飛居然亦做得頭頭是道，使皇甫一香驚異不已。

兩人分工合作，邊做邊談，很快便把飯燒好，皇甫一香炒菜，蕭逸飛又做湯，忽聞皇甫雪的聲音傳來：「丫頭，不必煮太多，晚上只咱們四個人吃飯！」

皇甫一香只道自己聽錯，訝然問道：「爹，那四個人吃飯？」

「爹，你，你岳師兄和蕭老弟。」

岳秦嶺探頭看了幾眼便又退出去。皇甫雪道：「岳賢侄，你把桌子收拾一下。」

過了一陣，皇甫一香開始把菜端上去：清炒菠菜、黃燜鷄、麻辣肉丁、油爆河蝦、鹽水毛豆、肉末炖蛋，還有豆腐鯽魚湯，放滿了一桌。皇甫雪道：「快吃，老夫一見便垂涎三尺了！」

「爹，你怎地這般饞嘴？」

「哈，妳不在家，爹一個人嫌麻煩，不是吃饅頭燒餅，便是做點簡單的麵條，這幾天幾曾吃過這種好菜，丫頭，把爹藏在床底下的酒拿出來。」皇甫雪老實不客氣，先動起箸來。

蕭逸飛和岳秦嶺待皇甫一香替他們斟了酒，坐了下來才動箸，皇甫雪滿懷高興，忍不住老王賣瓜地道：「小女做的菜還可以吧？」

「爹，你不怕人家笑話，這其中有幾樣是蕭大哥做的。」

皇甫雪驚奇地道：「哦，你還會燒菜？」

「胡亂湊合，若還能進前輩肚子的，晚輩明天專誠替你做幾個好菜。」

皇甫雪笑笑：「不急，有機會自然會讓你表演的，來，老夫敬兩位一杯，唉，長江後浪推前浪，老夫老矣，今後武林是你們年輕人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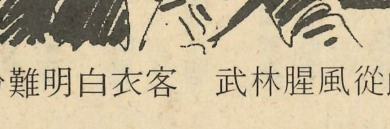
「晚輩常聽人謂，廉頗七十歲尚能上陣，且飯量奇大，前輩比廉頗年輕，爲何反覺得老了？大概是在家裡坐得太久了，晚輩建議前輩，應該保持每年到外面跑一趟。」

(未完・五)

上文提要：「溫柔雙劍」等大鬧羣雄，「溫柔雙劍」兄弟倆見寒雪兒美貌垂涎三尺，兄弟合璧鬥之，欲活擒寒雪兒中飽淫慾，寒雪兒認定難逃此劫，決心自刎，霎時眼前出現了蕭越救駕，並擊斃淫蟲兩兄弟。蕭越慰問寒雪兒時，來了冰清，冰清質問蕭越是否移情別戀，爲何不去「蘭花敎」救妹妹玉潔，提起玉潔，蕭越無限相思湧上心頭……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鐵手無敵



身份難明白衣客　武林腥風從此生

正要開口說話，猛聽一聲高呼：「『霸王盟』盟主『孤堡』蕭越駕到！」

西南邊的開口處，走入一行人，爲首一人一襲黑色勁裝，身披黑色披風，左邊一名黃衫女子，右邊一名白衣女子。

那正是蕭越等人！

蕭越率衆坐在了東南面，因爲與主席正對的席位被那名白衣怪客所佔據了。

蕭越奇怪地打量了一眼白衣怪客。

之後，他轉視韓威雲，笑道：「韓威雲，你想不到我功力會恢復吧？相信你沒有忘記我曾說過的話。」

西邊席位上的羣雄又紛紛議論着。

韓威雲道：「我當然不會忘記！不過，只怕你沒有這個能耐。」

蕭越道：「咱們不妨走着瞧！」

江雲楓似乎覺得受了冷落，開口道：「韓威雲，今日本盟也要與你算總賬！」

韓威雲滿不在乎地道：「不妨事，本座召集此次大會就是這個目的，咱們依武林規矩決鬥一場，勝者爲王，敗者爲臣！」

「好一個『勝者爲王，敗者爲臣』，老夫倒要見識一下！」一條人影奔到場中，只見他白髮銀鬚，一臉傲色。

韓威雲驚道：「『大魔仭』楊暮雲？」

「好小子，眼光不錯嘛！老夫已有四十年沒涉江湖了，居然還有人一眼便認得我。韓威雲，老夫此來之目的，想來你心中應該是很明白的囉！」

「不錯，」韓威雲道：「你是爲了你外孫蕭文之死……」

「韓威雲！」蕭越急聲道：「你殺了我大哥蕭文？」

韓威雲道：「一點也不錯，『孤堡』與本敎有深仇大恨，老夫自然不會放過他。今日你也要步蕭文之後塵。」

「大魔仭」楊暮雲道：「很好，你果然是越兒，你大哥這個仇是非報不可的。韓威雲，老夫倒要見識見識你的武功。」

「憑你也配與本敎敎主比武嗎？」一名老者從韓威雲身後掠出。

「哼，老小子也敢在老夫面前猖狂。」

楊暮雲挾怒而來，出手毫不留情。

他雖年事已高，但功力仍然極爲精純，出手便是殺招，果然不愧四十年前與「孤堡」第六代堡主蕭劍白齊名之人。

那位總壇護法與楊暮雲交手不足二十招，便斃命於楊暮雲的掌下。

蕭越此時武功雖高，對楊暮雲出手的招式却十分佩服，心中暗忖：「想不到外公的武功這般精純，絲毫沒有老邁之感，出手時分寸拿捏之準，當世實已難再找出幾個這樣的高手了。」

蕭越有此想法，韓威雲又何嘗不如此想呢？

韓威雲略一沉吟，緩緩站起來步出席位走入場中。

他知道「幽靈敎」中雖高手如雲，單論個人武功能勝過楊暮雲的人，也只有他自己能夠了。

楊暮雲冷笑道：「小子，老夫就知道你定要與老夫較量一下才行，派那些徒子徒孫來，實在是送死。」

韓威雲神色不動地道：「楊暮雲，所謂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四十年前你能夠稱威江湖，所向無敵，四十年後，本座要你埋骨於七星坪，去見見你那外孫蕭文！」

楊暮雲怒道：「你當眞殺死了他？」

韓威雲道：「你若不信，稍時你自己去閻羅殿瞧瞧！」

楊暮雲口中怒叱一聲，雙掌急攻而出，掌風狂嘯，飛沙走石。

「好掌力，且看本座的『劫月寒刀』神功！」韓威雲口中說着，雙掌已緩緩迎了上去，說時緩，其時快如閃電。

掌力相碰，並未發出通常的那種轟然聲，兩條人影倐地凝立不動，楊暮雲額上汗如雨下，頭頂白氣蒸騰。

「不好！」蕭越心中暗驚，身形快速掠出，就在此時，楊暮雲悶哼一聲，身形一連退了七、八步，腳步剛剛跟蹌的站隱，臉上已是一片煞白。

韓威雲身形如附骨之蛆，快逾閃電，追擊而至，雙掌連環拍出！

但他快，蕭越則比他更快。

蕭越身形一掠即至，左掌橫隔，右手五指齊揚，暴射五道銳勁無比的指力。

韓威雲心頭一驚，身形隨掠向一旁，不敢輕攖其鋒。

蕭越一把扶住楊暮雲，道：「外公，你老沒事吧？」

楊暮雲苦笑道：「『劫月寒刀』果然厲害！老夫一世英名盡付流水了。」

韓威雲聞言大笑道：「本座的『劫月寒刀』神功世無所匹，以你楊暮雲又怎是本座敵手？」

他語聲微微一頓，目光巡視全場，朗聲接道：「各位朋友，大家有目共睹，本座的『劫月寒刀』神功，如果有那位還想一試的話，儘管下場，若是無人敢與本座匹敵，那就得尊本座爲天下至尊『武林盟』主……」

「你在做夢！」江雲楓穩步走出席位，站在韓威雲面前道：「我『武林盟』與你『幽靈敎』勢不兩立，想做『武林盟』主還得經過老夫！」

韓威雲淡淡一笑，道：「江盟主，對於上次毀滅貴莊之事，本座甚感抱歉，這筆賬本座隨時可以候敎……」

「住口！」江雲楓怒極道：「在下爲『武林盟』盟主，就要爲六大門派和武林正義人士謀利，你『幽靈敎』一年來爲禍武林，『武林盟』有義務剷平……」

「江盟主！」韓威雲道：「武林之中本來就是弱肉强食，我『幽靈敎』出道江湖也是憑本敎的實力。一年來，的確是得罪了不少武林朋友，不過……」

韓威雲說到這裡，目光一掠不遠處的蕭越和楊暮雲，接着又道：「江盟主，如果本座沒記錯的話，那蕭越的父親蕭廷深是死在你那致命的一刀之下的，我『幽靈敎』與你『武林盟』同『孤堡』蕭越之間可都有無法了結的血仇。本座以爲與其你我兩方相鬥，倒還不如聯手共同對付『孤堡』蕭越。」

韓威雲這後面的話全是以「傳音入密」之術說給江雲楓聽的，故而場外羣豪沒有一人聽到這一席話。

江雲楓怔了半晌，驀地劍眉陡揚道：「蕭越確是我『武林盟』的大敵，不過貴敎也同樣是本盟之敵，你我雙方想要化敵爲友，那是比登天還難。不過，本盟可以暫不與貴敎作對，但也不會與蕭越爲難，無論你們雙方中那一方勝，本盟都要全力對付之。」

江雲楓同樣以「傳音入密」告訴了韓威雲，隨即朗聲道：「本盟爲天下蒼生計，希望貴敎放下屠刀，否則本盟絕不姑息，請敎主最好三思！」

江雲楓說完，轉回座位坐下。

他突然退出場外，引得羣豪揣測紛紜，不知他與韓威雲談了些什麼，居然慨然退場。

韓威雲目注江雲楓坐了回去，心中暗暗道：「好個奸猾的江雲楓，居然來個壁上觀，却要我與蕭越拚個你死我活，便想坐收漁翁之利。哼，待本座收拾了蕭越，再找你算賬！」

韓威雲一念至此，遂轉頭步向蕭越道：「蕭越，想不到你居然解了『天陽化魂草』的劇毒，的確令本座佩服。」

蕭越見楊暮雲傷勢已趨平穩，遂命人扶了下去。

接着，向韓威雲道：「韓威雲，今日你我再度相見，相信你再也使不出什麼詭計……」

韓威雲笑道：「笑話，今日本座無需施以智謀，只憑武功即可取你頸上人頭，以祭奠我『幽靈教』被你爹所殺的亡靈，所謂父債子還，今日你就爲你爹償債吧！」

他話音一落，神色倏地一肅，手掌緩緩上抬至胸口，右掌掌心向外，左掌斜揚向天，這是「劫月寒刀」的起手式。

韓威雲蓄勢待發，臉上一片肅然，神情極爲莊嚴，儼然一派宗主氣度。

蕭越見狀，心下也不敢絲毫大意，要知以楊暮雲那等武功尚在一招之間落敗於「劫月寒刀」神功之下，使得蕭越不敢存絲毫輕視之念，何況韓玉華警告過他，「劫月寒刀」正是他「太清罡氣」的尅星。

* * *

蕭越倏地有了主意，體內眞氣流動，右手食中二指駢指如戟斜指劍眉，左掌却隨便地下垂在身側。

韓威雲怔了怔，目光閃動不定，他想不出蕭越那隻左掌會使出什麼招式，他對蕭越的武功瞭如指掌。

因爲一年前韓玉華正是爲了查清蕭越爲何會在短期內武功一步登天的原因，才親身做餌引蕭越入了圈套。

在蕭越與韓玉華共度的一個月中，蕭越的武功也被摸透了。

韓威雲腦中極快地閃過了一遍蕭越所用的武功，並無一式一招是如蕭越現在左掌的起手式一般的。

蕭越臉上泛起一抹笑意，這笑意更給了韓威雲一種莫測高深的感覺，他腦中只是在想：「莫不是他又學了別的武學？看他那模樣似乎胸有成竹……」

整個場面也寂靜異常，所有的人都屏息凝視着場中兩位當代武林中的絕頂高手。

這是大戰前的寂靜，這種靜正預示着天崩地裂般的一動。

高手中的高手比武時，勝負往往只決定於一招。

而蕭越與韓威雲正是高手中的高手。

他們互相凝視，目光中充滿了探詢、揣測和判斷，他們這是在較智，是一種心力的較量，一種超越武學的較量。

蕭越臉上的笑意逐漸濃厚起來，左掌依然是隨便地下垂着。

韓威雲臉上神情却更見凝重，他有些猶豫不定，他實在想不出蕭越是否有能力接下他的「劫月寒刀」，起初他自認對蕭越的武功路數一清二楚，所以，他胸有成竹，可是如今蕭越那記起手式令他大感意外。

他眉頭也皺了起來，他在苦思。

而蕭越同樣在心中掂量着，仔細想着適才韓威雲擊敗外公的那一記掌法。

場外，楚香雲和寒雪兒同樣如坐針毡。

楚香雲伸出手去握住寒雪兒的手，發現她的手同自己的手一樣，汗濕濕的。

倏地，一聲長嘆打破了這個場面的沉寂，那名神秘的白衣蒙面人站了起來，直對着場中對峙的兩人行去。

場外羣豪立時騷動了起來，誰也不知這名白衣怪客作何打算。

韓威雲自然也看到了此人向場中走來，他很清楚這人來參加七星坪之會，那一定也是與「幽靈教」作對的。

可是他現在不敢貿然向白衣怪客出手，因爲蕭越正伺機而動。

就在他心念電轉之時，白衣怪客已行至離兩人不足一丈之地了。

兩條人影電閃而至截住了白衣怪客。

這兩人一身黑衣，白髮白鬚，長相居然十分相似。

他們正是「幽靈教」十大護法中的兩位，江湖中兇名久著的「左右無常」。

這兩個人，哥哥只有左手，弟弟只有右手，兩人一雙手配合得天衣無縫，自出道以來，據傳從沒敗過。

兩人手中的兵刃相同，都是一支雙刃金鈎。

「左右無常」攔阻了白衣怪客，雙刃金鈎也同時襲向了白衣怪客。

白衣怪客身形突然一旋，出人意料地從「左右無常」的身體之間插入。

「左右無常」但覺眼前一花，白衣怪客已越過他二人，兩人的金鈎不僅未鈎中白衣怪客，反倒鈎向了自己兄弟倆。

「左右無常」大驚，硬生生收住了金鈎。

這一變化令場外羣豪全都驚訝萬分，更覺得那白衣怪客詭異之極。

就在這片刻工夫，蕭越和韓威雲都各踏上了一步，兩人相距僅有五尺，只要一伸手便可觸及到對方。

但兩人誰也沒伸手，因爲雙方都明白，誰先伸手誰就必敗無疑，一個人如果不動時，會令對方覺得無處下手，因他認爲無論從哪一方面攻擊，都必然被封住，而且會給對方一個反擊的機會。

白衣怪客已逼近了兩人。

韓威雲的目光不由從蕭越臉上

移向了白衣怪客。

就在這一瞬間，其實比一瞬間要短得多，但這一極短的時間却已足夠蕭越攻擊了。

蕭越右手劃出，挾起一股銳利的劍氣，左掌箕張，五指拂出，使出「大無極驚神指法」將韓威雲全身大穴全部罩於指風之下，讓人無法預測蕭越會點向那一處穴道。

就在蕭越出手之時，韓威雲立時反擊了，但已明顯地慢了一步。

韓威雲心中也明白自己敗了，但他極不甘心，故而雖然明知自己必敗無疑，他仍然施出了「劫月寒刀」的神功！

場中這三人站得極近，蕭越一出手，銳嘯的勁氣便已掀起塵土，三人立時成爲一團影子。

一聲呻吟傳出，聲音未落，楚香雲和寒雪兒已雙雙立起，口中同時嬌呼：「是越哥！」寒雪兒率先撲入場中，楚香雲隨後跟了上去。

人影漸清，但見蕭越臉色煞白，身形踉蹌退出，情形與楊暮雲被打傷時一樣。

韓威雲却有些呆了似的望着蕭越，就連白衣怪客雙掌擊向他，他也未曾察到，因爲他根本不明白蕭越是如何被他的「劫月寒刀」擊中，而他本人又是如何在蕭越那驚人的一擊之下安然的。

但是，他立刻明白了，不過已經晚了。

白衣怪客的雙掌已攻出，令韓威雲連思想的餘地都沒有，只是出於一個高手應有的本能，他雙掌自然地阻了阻。

「砰」的一聲，韓威雲被白衣怪客一掌震出五丈開外，張口噴出了一大口鮮血，看上去他的傷比蕭越還重。

白衣怪客一擊得手，身形急掠而起撲向蕭越。

他出掌震傷韓威雲，反身撲向蕭越，這幾個動作迅捷無比，一氣呵成，顯然這些情況早在他的算計之中。

而此刻的蕭越幾乎已無力抗擊了，一條人影極速掠到，正是趕入場中的寒雪兒，她身法雖然迅捷，但仍慢了一步，欲出手阻隔已是不及。

寒雪兒大驚之下想也未想，身形猛撞向白衣怪客。

「砰」的一聲，寒雪兒悶哼一聲，身形被白衣怪客的掌力震得直飛而出，正撞向蕭越懷中。

兩人立時摔在一起。

「雪兒……」楚香雲想也沒想，長劍出鞘，施出殺招攻向那白衣怪客！

她一番瘋狂的攻擊，竟使白衣怪客連退了十餘步，白衣怪客似乎是有意讓楚香雲似的，並不反擊，只是一味地避閃，他身法詭奇至極，以楚香雲的龍虎風雲之劍法竟連他衣角也未碰到。

蕭越抱着寒雪兒，目光觸及她那毫無血色的臉和那雙已經失去了光采的眸子，心中一陣陣絞痛，比那嚴重的內傷還要令他疼痛。

寒雪兒自小便由蕭廷璧爲她訂了親，自小便是蕭越的妻子。

蕭越自從認識了她以來，從沒給過她什麼，可是她却爲蕭越獻出了一切，甚至生命，連死時都未能和心上人話別。

蕭越之所以心痛，便在於此了。

寒雪兒唯一可以瞑目的是死在心上人的懷中。

此刻場中已大爲混亂。

「幽靈教」中的人撲入場中救起垂死的韓威雲，並攻擊那白衣怪客。

而場外的羣豪則隨同「武林盟」一起向「幽靈教」展開了猛烈的攻擊。

「幽靈教」教主韓威雲不僅不能出手，反而因爲身受重傷，使教中有數的一流高手都得拚死保護他。

這就使得羣豪們得以大開殺戒，「幽靈教」中的弟子那裡是這些人的敵手呢？

這是一曲瘋狂慘酷的樂章，是死亡之神吹奏出的奪命之曲！

殘肢、斷臂、頭顱齊飛，碧血染紅了青草。

暴吼、慘嚎、呻吟共鳴，狂曲充斥了空間。

在這種殘酷的場面中，却有一羣沒有瘋狂的人，這就是「霸王盟」的高手，他們沒有投入到對「幽靈教」徒的屠殺之中，因爲他們的盟主蕭越此時沒有下令。

蕭越此刻身心俱痛，他抱着寒雪兒緩緩地站了起來，只說了三個字：「我們走！」

話一說完，他已率先而行，衆高手怔了怔，立刻跟了上去。

那位神秘的白衣怪客却在死亡之曲奏響之際，飄然遁去，沒有人知道他是誰，更沒有人能夠將他攔下來。

以楚香雲的武功自然無法將他留下，白衣怪客的武功太詭奇了！

在瘋狂廝殺中的人們並不知道主角都已退場了，甚至連韓威雲也不知何時消失了，對於這一點，江雲楓竟然沒有能夠注意到。

也許，他認爲韓威雲死定了，因爲白衣怪客給韓威雲的那一掌足以置他於死地了。

也許，他被屠殺刺激得喪失了理智，沒有考慮到這一點。

「幽靈教」徒似乎在爲韓威雲爭取時間，仍然沒走，還在向比他們自身强十倍的敵手發動攻擊。

這一場屠殺，該是二十年來武林中最大的一次戰役了。

可是，誰會想到更可怕的屠殺還在等待着他們？

也許，眞是武林末日來到了！也許……

* * *

身在高處幾多愁，
英雄無言枉費心。
生至死時多少志，
到時看劍可無情？
烽烟再起武林日，
萬相俱滅劍獨行。
數盡前朝英雄事，
江湖逐鹿可有心？
劍問蒼天情何物？
創傷未復又見卿。
別時已難聚更難，
道是無情却有情。
天下有誰知恩怨？
此生虛度亦未明。
有仇無仇一齊休，
傲遊天地無愧心。
莫把此情空拋却，
又負佳人相思情。
江湖風雲多變幻，
武林爭霸幾時停？

這個極大的土包堆在這片草地之上顯得極不協調，而土包上的黃土也顯得很爲觸目。

這是個人工堆成的土堆。

在這種荒僻的所在，人工堆成的這種大土堆的作用十之八九便是土墳。

不錯，這的確是一座墳，而且還是一座很大的墳，裡面埋葬了五百餘名武林高手，確實一些說，是五百多位「幽靈敎」中的高手。

這是「幽靈敎」再現江湖以來，傷亡最爲慘重的一次戰役——七星坪之戰！

這一戰，由於「幽靈敎」敎主韓威雲在大戰開始前便身受重傷，使得「幽靈敎」中高手一開始便心理上輸給了六大門派及一干江湖高手。

又由於韓威雲在大戰之際撤走，帶走了敎中一流高手，使得餘下的「幽靈敎」中弟子在武功上也不如對手了。

這一戰的結果，便是這荒僻的七星坪上，多了那一座黃土堆成的巨塚。

其實，任何一個人都無法逃脫化爲一坯黃土的命運，只是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途徑罷了。

有道是傷敵一萬，自損三千。

六大門派及江湖高手在這一戰中雖大獲全勝，但是也傷亡很重。

武林之中紛爭頻繁，大戰時有，小戰不斷，每一個武林中人過的都是刀尖舔血的生活，誰也無法保證自己能夠終老一生。

但是，却仍有許許多多的人投身到武林中來。

其實人類的社會本就存在着弱肉强食，生存的鬥爭，只不過在江湖之上表現得更爲充分、尖銳而已。

剛下過一場小雨，青草猶自蒼翠，草上滾動的水珠，不時閃爍出道道光芒，像大地的眼睛。

空氣略有些潮濕，並帶着縷縷泥土的氣息。

很靜！連一聲鳥鳴也聞不到，更使本就荒僻寂靜的七星坪又增了幾分幽寧。

在那黃土塚之前，站着三名素衣少女。

爲首一人雖淡妝素抹，仍無法掩飾她那撩人的成熟美。

三人已站了好一會了。

倏地，那爲首的女子輕嘆了一聲，俯身捧起一坯黃土拂灑在墳頭，她身後的兩名少女立時也做了同樣的舉動。

這位爲首的婦人輕聲道：「小藍、小悔，咱們走吧！」

聲如鶯啼，嬌柔中有幾分剛强。

兩名侍女模樣的素衣少女緊隨着婦人而行，蓮步移動之間，居然沒讓半點露水沾上裙邊！

三女漸行漸快，穿過草地，很快便來到了大道旁。

三女倏然止步，因爲眼前的景象令她們不得不止步。

原先等在這兒的幾名轎伕此刻已橫屍路邊，而留下護轎的兩名侍女也同樣慘死。

素衣婦人凝立半晌，才道：「什麼人這麼殘忍……」

「在下！」一條人影瀉落在婦人身前，接口道：「韓姑娘可還認得我嗎？」

他話未落，又有一個人閃到他身旁，和他併肩而立，是一對夫婦！

素衣婦人目光凝注在男人臉上，似乎想起來似的，道：「你可是江雲楓之子江龍飛？」

「不錯。」男子應聲道。

他的確是江龍飛，他身旁的婦人則是他新婚的妻子——紫薇。

他們兩人自少林寺被「幽靈敎」攻破後，江龍飛又再度受了毒傷，幸被紫薇所救，此後兩人一直相伴在一起，情意日深，終於結合。

此番江龍飛帶着紫薇離開山居，再次踏入江湖。

江龍飛本想尋訪爹爹的下落，哪知一年來武林形勢又發生了劇變，六大門派會同武林中人一舉毀掉了「幽靈敎」在各地的分壇，圍困了作爲「幽靈敎」總壇的武當山，江雲楓身爲「武林盟」的盟主，自然也在武當了。

江龍飛夫婦本擬赴武當，不想途中遇上了「幽靈敎」敎主的女兒韓

玉華，便追踪至此。

江龍飛雖與韓玉華僅見一面，但已記住了她。

韓玉華冷聲道：「江龍飛，虧你還是正道中人，一向自居俠義，今日竟然對毫不會武功的轎伕下了殺手，難怪有『辣手』之稱……」

紫薇微哼一聲，接道：「妳不必在此假慈悲，人是我殺的，我一向並不自居俠義，與龍飛並無關係。」

韓玉華淡然一笑，向江龍飛道：「想不到你居然有這樣的妻子，可惜你的俠名也將蕩然無存……」

「住口！」江龍飛斥聲道：「在下可不是來聽芳駕敎訓的，識相的，就隨我們夫婦去見我爹……」

「哼，眞是大言不慚！」韓玉華身後的一名素衣少女冷哼一聲，長劍出鞘，劃過一道弧形，直刺向江龍飛！

江龍飛臉不改色，寶刀帶鞘，橫隔而出，左掌奇幻無比地襲向素衣少女。

素衣少女似乎沒料到江龍飛的這一掌來得這麼快，於是急忙側身出掌。

江龍飛嘴角帶笑，左掌快速無比地搭上了自己的寶刀，右手發力，寶刀出鞘，刀光閃出，一聲嬌呼，素衣少女跟蹌向後退了四、五步，臉色蒼白。

素衣少女絕沒料到江龍飛的刀那麼快，若非她反應過人，此刻已該橫屍於地了，但饒是如此，她的左掌已經被江龍飛的刀齊腕切下！

韓玉華怔了怔，她同樣沒有料到江龍飛的刀那麼快，一招就傷了小梅。

江龍飛還刀入鞘道：「韓姑娘，在下夠資格請妳嗎？」

「不夠！」韓玉華冷冷道，口氣沒有半分猶豫。

紫薇微動櫻唇道：「龍飛，客氣什麼？她不願走，你就動手抓她走。」

她話音未落，身形已動，掠過韓玉華，直取小梅和小藍兩人。

韓玉華一見她身法，心頭一震，知道小藍和小梅絕非這女子的對手，纖掌一抬，欲阻止紫薇，但……

江龍飛輕喝一聲「看掌」，聲落掌到，出手迅捷，毫不含糊。

而韓玉華不敢輕視，身形一旋，退步出掌，將門戶封得嚴密無隙。

江龍飛掌勢未盡，變掌爲爪，急扣向韓玉華腕脈，這一招變式極快。

韓玉華見狀，內心微凜，一式「腕底翻雲」，纖指反擊江龍飛的脈門。

江龍飛微哼了一聲，手掌一旋，急拍向韓玉華的心口！

韓玉華臉色一變，斥道：「下流！」

話音中，纖掌一翻，迎了上去。

「砰」然一聲，江龍飛連退三步，韓玉華同樣退了三步。

江龍飛見狀，心知自己功力尚差韓玉華一籌，適才這一掌，江龍飛是全力搶攻。

而韓玉華則是被動迎接，未盡全力，如今結果是平分秋色，自然韓玉華的功力略勝於他一籌了。

韓玉華正待反擊，猛聽慘呼，她心頭一驚，轉過頭去，正見小梅身形緩緩倒下，小藍大叫「梅姊……」呼聲中，小藍身形掠起，長劍直向紫薇刺去，顯然心存拚命之念。

韓玉華見狀，却大吃一驚，她知道小藍武功差對方太多，這一招勢必不能成功，身形立時飛掠過去。

半空中，一股勁道撞來，韓玉華情知這是江龍飛從身後襲來的劈空掌力。

危急之時，韓玉華心中鎭靜，身形倏然一折，直墜而下，毫釐之差，避過了那記掌力。

就這般一耽擱，小藍已遭不測。

紫薇在小藍飛身撲來之時，身形也同時掠起，僅越過小藍，這擦身的刹那，她手中的長劍已然劃出！

小藍閃避不及，慘呼一聲，墜落地面，氣絕而亡。

韓玉華心內大痛，今日她這四名隨身侍女全都是她從小調教出來的，平時待她們如同親妹妹一般，想不到今日全都喪身於敵手。

韓玉華嬌叱一聲，身形撲向落地未穩的紫薇。

紫薇身形未穩，不願硬接韓玉華這一招，身形急掠開去。

但是，韓玉華身形在空中連翻數翻正落向紫薇，同時袖底暴射出一道劍芒刺向紫薇！

紫薇沒料到她突然出劍，猝不及防，這一劍正中她右肩，若不是她閃避了一下，她此刻的右手必然被廢了。

但饒是如此，這一劍亦深達數寸，傷勢不輕。

江龍飛見狀急怒攻心，暴喝一聲，飛身撲來。

韓玉華一劍傷敵，立時飄閃開去，見江龍飛撲到，短劍立時劃出！

江龍飛身形突然掠起，寶刀出鞘，快逾閃電，直劈向韓玉華，這一刀去勢如虹，快到不能再快。

韓玉華見狀，身形快速閃退。

但，她仍慢了半分，刀鋒劃過

她的左肩，虧她見機得早，閃避及時，否則此刻已身首異處了。

江龍飛一招得手，不容韓玉華喘息，寶刀連環攻出，正是江雲楓成名絕技「閃電十八式」！

十八式，一刀比一刀快，讓人眼花撩亂。

韓玉華新傷未治，不敢硬接，身形快速閃避，每一次都從刀鋒邊緣閃過。

她暗忖道：「想不到江龍飛武功精進得這麼快，他夫人裹傷之後，必然前來助戰，到時只怕我無法對付他們夫婦兩個。」

她心念未了，行動上不由緩了緩，腰上立時被劃了一刀，這一來，形勢更不利於韓玉華。

韓玉華猝然出劍反擊，迫得江龍飛連退數步，韓玉華並不追擊江龍飛，身形向後掠去，身形才起，紫薇也飛掠而至，長劍直削過去。

韓玉華身在空中，根本無法閃避，她猛一咬牙，手中短劍也刺了過去。

半空中傳出兩聲悶哼，韓玉華和紫薇都摔在地上，韓玉華胸口一道七寸餘長的劍傷，深達一寸有餘，而紫薇亦受重傷，短劍刺中了她的腹部，劍鋒入肉三、四寸。

江龍飛見狀呆了呆，立時揮刀直劈向重傷倒地的韓玉華，此刻韓玉華身上三處傷勢都極重，手中的短劍又留在了紫薇體內，對於江龍飛這一刀已無法閃避了。

江龍飛寶刀揮下，「噹」的一聲，却被一柄長劍隔開，只見眼前多了一名十歲有餘的童子，這童子絲毫不給江龍飛喘息之機，手中長劍怪招頻出，將江龍飛逼退了五、六步。

童子倏然收劍，掠回，抱起韓玉華飛掠而去。

江龍飛不由恨聲道：「便宜了妳！」

回身抱起紫薇，目光觸及短劍，大是心痛。

紫薇喘息道：「龍飛，別這樣，替我把短劍拔出來！」

江龍飛猶豫了一陣，終於伸手握住了短劍劍柄，猛然拔出。

紫薇大叫一聲，疼昏了過去。

江龍飛急忙從衣上撕下布條，先點了傷口處的穴道，又用布條把傷口紮緊。

望着昏迷不醒的紫薇，心道：「我必須給小薇找個大夫，但願那一劍沒有傷及內腑。」

江龍飛這般想着，立時便抱起紫薇，大步而去……

＊　＊　＊

如果說七星坪上的黃土堆不像一座墳的話，那麼，這裡的這座墓修建得却是很別緻。

墓前，一塊石碑聳立着，上書「蕭門寒氏雪兒之墓」。

在韓玉華與江龍飛生死相搏時，蕭越一個人來到了這座墓前，靜靜的凝立着。

蕭越臉上一片肅穆，眼眶中啜着晶瑩的淚花，他沒有說話，只是站着，一動也不動。

也許，他心中太過於沉重，或者是他自我感覺到對寒雪兒有所虧欠，他無言可語。

這份悲苦，自七星坪之戰以來，一直壓抑着蕭越。

蕭越漸漸地覺得，他眼前的景象逐步模糊起來。

驀地，他發出了一聲嘆息，就在他嘆息的同時，他身後也傳出了一聲長嘆。

蕭越轉身一瞧，是楚香雲！

「越哥，雪兒妹妹已經離開我們了，你不要再自苦下去了，好嗎？而你應該明白，還有許多事等你去做……」

蕭越臉色依舊，目光漠然地望着楚香雲。

蕭越道：「雪兒對我情深義重，為我犧牲了一切，可是我却什麼也沒有給過她，我辜負了她。」

蕭越心裡極為難過，含淚又道：「唉，當我發現我虧欠她太多時，已是無法回報了。」

楚香雲哼了一聲，道：「難道雪兒妹妹為你付出一切乃至生命，就是為了得到你的回報嗎？如果你是這麼認為，那你真是辜負了她一片真心！」

蕭越身形一震，問道：「為什麼？」

楚香雲道：「雪兒對你情意深切，並不是要你給她什麼回報，她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發自真心，出於至誠，所求的不過是你心中能夠存着她，可是你心中有過她嗎？重視過她嗎？」

蕭越漠然垂下了頭，他自問沒有重視過寒雪兒，否則當初他不會棄雪兒與冰清於不顧，隻身返回中原的。

「是的，冰清沒有說錯，我對她與雪兒都沒有認真過，可是我內心却一直認為對她有情，唉……」

蕭越內心默默地細想。

楚香雲見狀，柔聲道：「越哥，你承認並不愛雪兒，是不是，可是你為什麼又要說心中有她呢？」

蕭越目光閃動，道：「妳知道……」

「我知道，雪兒和我談過你們相識的經過。越哥，你老老實實告訴我，當初你之所以對雪兒說你心中對她難捨，是不是只因為雪兒的容貌才這樣說？」

蕭越見楚香雲鄭重其事的模樣，慨然道：「我也不知道究竟是

怎麼回事。」

楚香雲欲言又止，久久，她嘆息了一聲，道：「越哥，你心中是不是真的有我？」

蕭越驚聲道：「香雲，妳這話是什麼意思？難道妳懷疑我對妳的感情嗎？」

楚香雲沉吟片刻，道：「我也不知道。不過，我的確很擔心，我怕你忘不了韓玉華！」

「妳說什麼？」蕭越張大眼睛道：「韓玉華？我怎麼會懷念她呢？難道她害我還不夠嗎？」

「我不是這個意思……」

蕭越氣呼呼地道：「那是什麼意思？」

楚香雲道：「她已為你生了個兒子，你……」

蕭越驚疑道：「妳怎麼會知道？」

楚香雲嘆然道：「如果我不說，你是不是要瞞着我？」

蕭越啞然半晌，道：「我不會瞞妳，只要有時間，我會告訴妳，可是七星坪會聚，接下來發生的事情一樁接着一樁，我一直沒有空閒時間對妳說……」

他話聲微頓，接道：「香雲，這件事妳是如何知道的？」

楚香雲道：「七星坪之會前，你去追一名侵入白馬寺中的白衣人時，我也跟上去了，那白衣人便是韓玉華，她對你說的話我都聽見了，後來我又跟着你們去了那幢木屋，我從窗子處看見了你和你兒子。」

楚香雲不自然地笑了笑，又道：「當時我看見你那副舐犢之情的流露，我就知道，你和韓玉華之間的關係不可能徹底割斷的。越哥，孩子是無辜的，我希望你能原諒韓玉華……」

「不可能的！」蕭越斷然道：「我和韓玉華已是恩斷義絕，即使有遙兒在，我與她之間的關係也不可能復合的了，在我的心目只有一個人，那就是妳，我不能犧牲我和妳之間的感情。」

楚香雲見他臉上神情十分堅定，不由道：「越哥，你當真這麼在乎我們的感情嗎？」

「當然！」蕭越以不容置疑的口吻道。

他有些激動地接道：「香雲，妳必須相信我，我已經不能失去妳了，知道嗎？我已失去了玉潔，我不能再失去妳，否則，我將無法承受精神的打擊。」

楚香雲只聽得淚水從眼中湧出，這淚水不知道究竟是喜，還是憂？

蕭越輕聲道：「香雲，我們回去吧！」

楚香雲輕輕拭去腮上的淚水，點頭笑道：「我們走！」

兩人併肩回到了白馬寺……

＊　＊　＊

蕭越自從七星坪之會後，一個月來一面療傷，一面遣人在江湖中廣佈眼線，查探形勢，對江湖中所發生的事了然於胸。

同時，重建「孤堡」的工作也已開始進行。

但是，在「孤堡」建成之前，這白馬寺將作為「孤堡」的暫時總壇了。

蕭越和楚香雲才回到大殿，就見堡中堂主級的高手及「霸王盟」中的各位首要已在殿中聚集等候了。

龍天南一見蕭越，立時臉帶笑容地迎了上來道：「堡主，你可回來了，我正打算派人去找你呢！」

蕭越劍眉一揚，問道：「什麼事？」

「遠香閣主」接口道：「最近本盟弟子查獲，『幽靈教』最後一個分壇華山分壇已被『武林盟』剷除，眼下『幽靈教』僅剩一處武當總壇了。」

接着又道：「『武林盟』的人馬現在已經包圍了武當山，通往武當山的各條通道全都廣佈高手監視，不放過任何一個可疑份子進入武當山。」

余莫塵滿臉笑意地道：「咳，這一回可有好戲瞧了，只等『武林盟』與『幽靈教』拚個兩敗俱傷，那時，本盟再動手定能獲得全勝。」

蕭越在居中的位子坐下，目光閃動，掃過殿中羣雄道：「『武林盟』勢力雖盛，但也不可能在短短一日之內掃除『幽靈教』六大分壇及三十五處小分舵，這裡面只怕有蹊蹺。」

他語聲一頓，轉向龍天南道：「龍伯，你有沒有派人查探那位神秘白衣人的下落？本座認為，『武林盟』的戰績中有他一份功勞。」

龍天南道：「屬下派人查過，只是一個月來，這白衣人音訊全無，根本沒在江湖中露過面，不過……」

他說到這裡時，剎住了話頭，也許他是要考慮後面的話要不要說出來。

蕭越追問道：「龍伯，不過什麼？」

「哦，不過屬下曾接過一個消息，說是『武林盟』向『幽靈教』泰山分壇發動進攻前，泰山分壇已被人殺得鷄犬不留了，現場沒有任何痕跡，不知道是什麼人幹的。」

龍天南這一席話說出來，令殿內羣雄皆震驚莫名。

（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和本初從陵墓出來，即與百來個韃子兵滙合，他如統領一聲令下，大軍直奔西陵堡，這一切被來如風看個清楚。和本初稱「西域巧匠」原來是個陰謀，來如風急要救出被困陵墓中人，尤其是他的席美姬，便決定要追踪和本初回來，臨走時却來了寒山公主包成玉，她是專程來找來如風的，一見面，便要主動獻身……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虎嘯來如風

韃子狠毒滅二堡　俠盜仗義救駕忙

和本初緩緩的騎馬進去了！

他只進去不過五六丈遠，忽然間，他撮唇發出一聲尖銳的口哨聲！

隨之就見他「嗆」的一聲拔出一把二尺半長的彎刀，人已飛落在馬下了。

「殺！」

「啊！」

「噢！」

「不好了，不……」

開堡門的人還沒回過意來，已被和本初砍死在堡門下，傳話的漢子急走了三步，已被和本初從腦後一刀劈死在地！

太狠了，附近有人往堡內跑，一邊跑一邊叫：「不好了，韃子兵殺來了！」

叫聲不比在附近躲藏的大批兵馬的蹄聲響亮！

馬蹄聲已傳進西陵堡內了！

萬子才吃驚的吼道：「有大隊人馬！」

站在廳廊上的「快活鏢」郭正也道：「堡主，有大隊人馬前來呀！」

此刻，和本初並不急於往堡內殺，他揮大刀緊守西陵堡的大門！

他打開了西陵堡門，放入人馬，西陵堡就慘了！

這正是突如其來堡的攻擊，是萬子才想也想不到的！

＊　＊　＊

「殺！」

「殺！」

鐵蹄之聲震天價响，韃子們掄動着手中的彎月刀直往西陵堡內衝殺來了。

西陵堡的大廳上已聞到了喊殺聲，萬子才抖着三環砍刀厲吼如虎：「兄弟們，殺韃子呀！」

「殺！」

西陵堡的人本來就是要出發往老爺嶺去的，如今只有出刀幹上了！

韃子兵個個十分驍勇。

七王座下的人馬都凶悍！

大批人馬衝進西陵堡，灰蒼蒼的暮色中，只見寒芒激射，鮮血迸現，哭嚎叫罵此起彼落。

韃子們只一衝進堡內，只要是人，不論大小男女，見到便砍，行近便殺！

西陵堡的人也回殺，雙方便狠幹上了！

＊　＊　＊

第一個奔進西陵堡的人當然是和本初！

第一個接近西陵堡大廳的人也是和本初！

西陵堡堡主萬子才只一發現和本初，便一個箭步攔住和本初的去路。

萬子才咬牙叱道：「可惡哪！」

另一面，西陵堡的殺手郭正、齊萬斗、張大力、萬全、白相凡等已往外迎擊去了。

萬子才之三環刀平伸，怪叱一聲：「姓和的，你竟把韃子兵帶來了！」

和本初嘿嘿冷笑，道：「萬子才，你這老狗，你絕想不到吧？」

萬子才咬牙道：「你還有出刀的本事？」

和本初道：「足有殺死你的本事！」

「你吹他娘的甚麼牛，憑你？」

「你以爲我是個只會動腦子的老人？告訴你，七王府外總管便是我，你吃驚吧！」

萬子才忙自懷中取出和本初繪製的圖，吼道：「這圖，你奶奶的，必是虛構的了！」

和本初大笑，道：「你這才知道呀！」

「颯！」萬子才扯碎草圖，吼道：「可惡啊！」

和本初道：「此時此刻你還想掙扎呀！」

萬子才這裡氣得全身顫抖不已，堡內已經火光照得滿地紅了。

和本初似是個老殺手，他的彎刀指向地上，因爲他明白萬子才的刀厲害，萬子才的追魂手更是一絕，一旦挨上一掌，吐血那是平常的事！

和本初並不急，他相信他的人馬足以踏平西陵堡！

是的，西陵堡的老弱婦孺已震天價的狂叫了！

萬子才咬牙道：「個狗東西來如風，他不該把你這老狗救下，害得我……」

是的，來如風救過和本初，但來如風也不知道和本初竟然會是七王府的外總管，而且武功一流！

就在萬子才的話未說完時，和本初已冷笑道：「萬子才，你錯了，即使沒有來如風那小子，老夫又豈是任你的人宰割的？只怕早出手收拾你的人了！」

萬子才狂吼一聲，和身撲擊而上，三環大刀狂斬如電，便聞得「噹」聲連七响！

他便也立刻覺出這和本初果非弱者！

江湖上能接他七刀斬的人不多，而和本初不但接下他的七刀斬，而且還抽腿旋踢，那正是韃子們善於摔跤中的鈎絆倒絕活！

萬子才閃身半回身，一掌拍出，打得和本初半條腿發麻，而他的彎刀更佈出一張光熖罩過去了。

這二人惡戰在大廳前，殺得天昏地暗，西陵堡中的火也熾烈了。

三十多個韃子兵在屋內找人了。

另外二十多人往堡外追殺，西陵堡不少女人往堡外逃，有一半被砍死在堡外面。

西陵堡的幾個大殺手均已帶了傷，仍然以一對五七人之多。

那和本初纏住萬子才，他不求有功的一味遊鬥，直氣得萬子才哇哇怪叫。

萬子才也發現幾十個韃子兵還在放火燒吶，這令他心中既恨又驚，到了這時候，他已忘了七王爺的寶了。

誰遇上這種事都會忘了一切。

萬子才心如刀割，他狂吼一聲：「殺！」

眞夠勁的，因爲和本初正巧閃到牆邊下。

和本初看似往空中躍，中途猛矮身，刀便也砍到萬子才的兩條大腿上。

「啊！」

萬子才中刀後發出了一聲叫，他回身一掌拍打在和本初的腰眼上，打得和本初幾乎岔氣，張口吐出幾口鮮血。

萬子才氣急了，他咬牙忍痛再出刀，管他流血多少，非宰了姓和的不可！

三環刀接着連續砍出十九刀，却是刀刀落空，因爲和本初就地連連翻滾。

和本初一邊翻滾一邊叫，還一邊吐鮮血。

也眞巧，幾個放火的韃子兵衝過來了。

「和總管！」

「快攔殺這老小子！」

兩個韃子兵架起和本初往外衝，七個韃子兵便把萬子才圍上了。

萬子才身上還在流鮮血，如今又被這些韃子兵圍上，如果他沒受傷，他是不懼怕的，但此刻可就不一樣了。

萬子才出刀四邊攔阻，他的背上又挨了一刀。

萬子才以爲今夜死定了。

便在這時候，突然有一條人影如鷹隼般的飛落下來，這人只一落在地上，嚄，手上的鋼棒連着响。

連着「梆梆」响不停。

棒子每响一下，便有人發出「啊啊」叫聲。

圍殺萬子才的七個韃子兵，有五個橫躺在地上，還有兩個頭骨硬，挨了棒子便往堡外逃。

大廳上一時間靜下來了。

萬子才便在猛抬頭間看清了來人。

來人是……不錯，來如風到了。

來如風早就到了，當西陵堡起火的時候，他就到了西陵堡後面的斜坡上瞧。

來如風越想越不是味道，韃子兵殺人不眨眼呀！

韃子兵雖是官家人，殺人放火就是匪，七王爺欲殺盡江湖人，這一手太毒了。

來如風潛到大廳附近，正遇上萬子才要挨刀，他便毫不遲疑的出手了。

* * *

來如風奔到跌坐在地上的萬子才身邊。

「嘖嘖，萬堡主呀，你這一回可傷得不輕。」

萬子才一見是來如風，不由叱道：「這些不都是拜你所賜呀！」

來如風道：「得，這時候便長話短說也免了，萬堡主，我扶你快找個地方去躲躲。」

萬子才道：「我的西陵堡完了呀！」

來如風道：「不算什麼，咱們漢室江山已淪入異族八十多年了。」

萬子才道：「我的親人們……」

來如風道：「快呀，找機會報仇才是眞。」

萬子才幾乎老淚縱橫了。

西陵堡中有暗道，來如風扶緊了萬子才，那萬子才手指後院，道：「快往後院走！」

火光已燒斷了幾條橫樑，發出轟聲是代表樑塌了，幾十個韃子兵往門外面衝，就在一片火光阻隔中，來如風已扶着萬子才到了一處暗牆下。

萬子才伸手推邊牆，果然露出一個地道口，來如風一見便不怠慢，急忙把萬子才推到地道中。

「萬堡主，你快快躲起來，我還要去瞧瞧。」

萬子才道：「來老弟，咱們這不是做噩夢吧！」

來如風道：「你就當它是一場夢，一場不愉快的夢吧，萬堡主，要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我走了。」

來如風轉身又奔回前面，他忽然聽得有人叱吼：「不見了，跑了，快找！」

來如風一聽就知道是找萬子才的。

他低聲一笑，暗中跟着十多人到了西陵堡大門口。

來如風一見那場面吃了一驚，這時候西陵堡被火燒得幾乎一片灼熱，西陵堡的人死的死逃的逃，說是血流成河也不誇張。

來如風在黑暗中望過去，只見一簇人圍着和本初。

那和本初大聲吼道：「點清人數，數數咱們死傷有多少！」

有個長袍大漢高聲應道：「和總管，咱們死了十一人，傷了二十八個。」

和本初道：「傷的人負責把屍體運回去，咱們還有八十人員，上馬！」

有人大叫：「上馬！」

和本初帶傷又上了馬，只聽他一聲厲吼：「血洗萬家莊啊！」

「血洗萬家莊啊！」

於是，和本初當先拍馬而行，他中了一掌竟然還能帶隊行軍，眞令人吃一驚。

剎時間，韃子兵雷一般的往西南狂馳而去。

來如風一看這光景，眞還替萬家莊的萬寶山捏了一把冷汗，因爲這些人太慓悍了。

* * *

前面一隊人馬是由和本初率領的韃子兵，遠遠的跟着個來如風，他爲什麼跟上去，那當然有他的打算。

來如風找機會要收拾和本初了。

來如風也不忘七王陵中的五個人，尤其是陵墓中囚着席美姬。

如果此刻只有和本初一個人，來如風早就拍馬追上去揍他了。

* * *

來如風也吃驚這些韃子兵，怎麼也不歇一歇吃點喝點再趕路。

難道他們不睡覺也照樣不覺疲累？

來如風就想找地方抱頭睡一覺，但他不能。

來如風不但不能睡，他覺得應該比這韃子兵更快的先到萬家莊。

來如風不喜歡萬寶山，更不愛「萬人迷」萬小紅，他曾聽過袁天行與席美姬二人說過，萬寶山是個心眼很毒的人物，萬家莊有弓箭手。

來如風當然也琢磨過，和本初這是速戰速決，解決太原附近的幾個江湖大豪，如果晚一步，消息傳開來，各路人物便有防備了。

來如風這是猜對了，想想陵墓中的五人，如今怕是夠淒慘可憐了，單是餓也會把人餓死。

* * *

就在距離萬家莊七十里處，和本初命人馬奔入一片林子裡。

韃子的紀律眞嚴明，那麼多人馬却沒發出聲音。

只有一個軍官模樣的人出聲。

「吃喝拉尿睡，兩個時辰之後直撲萬家莊！」

沒有回應，絲絲嗦嗦之聲不斷的傳過來，仔細看，只見人吃馬也吃，人拉馬也拉，人睡了，嚄，馬也四平八穩的不動了。

不旋踵間，樹林中一片寂然，如果有人打此路經過，誰也不會知道林子裡藏著八十多名韃子兵。

* * *

只有一個人知道，這個人就是來如風。

來如風心中明白，原來和本初

很會用兵，看樣子姓和的帶過兵。

來如風可不打算驚動這些韃子兵，當然，和本初這些人在林中歇息，也正好給來如風一個機會。

來如風繞著行，他要先奔上萬家莊去報信了。

他心中想得對，不論萬家莊如何的不是好地方，莊上的人不是好東西，但他們總歸是漢家兒郎。

就因爲這一點，來如風便往萬家莊狂馳而去。

* * *

高粱棵子一邊，小道上行過來一匹馬，那馬上好像有兩個人。

其實也正是兩個人，一個男子坐在馬鞍稍後些，因爲他懷中還斜坐著一個女子。

照規矩，那女的應該坐在男的後面抱緊了男子就行了，然而……

然而女的偏就坐在男的懷抱裡。

仔細看過去，嚄！那男的左手抖著馬韁繩，右手卻伸進女的上衣內，馬一晃他手也晃，晃得女的閉上了一對美眸成一線。

爲什麼眼睛閉上還是美眸？

那是因爲女的偶爾還把美眸睁開了斜睨那男子一眼。

只那麼一看，便知道這女子長了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

女人雙目水汪汪，這個女的柔似水，這個女的也最淫，當然，也更喜歡男的在她的身上吐火焰。

此刻這男的就在這女的胸前揉呀揉，捏呀捏，揉捏得女子「啊啊」低呼著。

處在這種情況下，你想想，那匹馬自然是不會狂奔前馳了。

高粱地正中的那條小道附近，有個人正在挽褲帶，那個人的耳朵特別靈，他把頭一縮，因爲他聽到馬蹄聲。

那當然不是大隊人馬，而是一匹馬。

漸漸的行近了。

雙方只一接近，高粱地裡站的人似是忍不住的發出「噗嗤」一聲笑。

「哈！」

「誰？」

馬上的男子收回插在女人內衣裡的一隻「爪子」，抬頭往四下在張望。

那女的也直起身子來了。

「那一個大膽的狗東西？站出來！」

高粱地裡那人徐徐的往外站出來了。

那人是低著頭的，而且還似乎掩口强忍住笑。

當那人猛抬頭，嗨，可把馬上男女二人嚇了一跳。

馬上的兩人怔住了。

「你……你怎麼陰魂不散吶，來如風！」

是的，那男子正是來如風。

來如風一路往萬家莊趕去，巧的是他要鬆散一下，便拉馬進入高粱棵子裡去了。

來如風哈的一笑，道：「娘的，我若陰魂散了，萬家莊就慘了。」

馬上的男女二人不是別人，梁上青與萬小彩二人是也。

這兩個人本是快馬奔回萬家莊的，萬小彩卻是在騎馬過小河的時候扭傷了，她便只有與梁上青合騎一馬了。

二人這麼一馬雙鞍，可熱鬧了。

梁上青這位花花公子乃調情聖手，萬小彩往他懷中坐而不坐在他的身後邊，於是……

於是馬也緩下來了，萬小彩便也在他的懷中扭動了。

這二人還在馬背上邊調情邊罵來如風。

梁上青罵來如風是王八蛋。

萬小彩罵來如風缺八輩子德，看人辦那事，要弄瞎他的一雙眼。

然而，這二人再也想不到會在此刻又遇上了來如風，眞叫陰魂不散。

* * *

萬小彩一見是來如風，有兩個衣扣也忘了扣起來，成了眞的半敞門。

「來如風，你怎麼又來了，我不要再看到你。」

來如風哈的一笑，道：「萬家二姑娘呀，還以爲妳已回去萬家莊了，原來仍然在這道上亂搞男女之事呀！」

萬小彩叱道：「要你管！」

來如風道：「妳他娘的欠揍，怎麼就是不上道？」

萬小彩道：「我們一路走來，幾曾見過一個韃子兵，八成是你又在尋開心。」

來如風的臉皮一緊，他火了。

「可惡的丫頭，妳以爲來某人吃飽了沒事幹呀，告訴妳不出兩三個時辰，萬家莊就完了！」

萬小彩道：「又在危言聳聽了。」

梁上青道：「來如風，你有証據？」

來如風怒道：「你娘的，你就知道搞女人，八九十名韃子兵就快殺上萬家莊了。」

他怒視萬小彩又道：「告訴你，西陵堡已經完了，下一個就是萬家莊。」

萬小彩驚道：「眞的？」

來如風道：「不是『蒸』的，是『煮』的，娘的，西陵堡昨夜遭血洗，血從堡內流到堡門外，這會是騙人的？」

梁上青道：「可是你卻沒出手相助呀，你，你是個什麼樣的人物？」

來如風冷哼道：「你這小子以爲我是什麼人？」

梁上青道：「攪茅缸的。」

來如風道：「你懂個屁！」

萬小彩道：「來如風，你敢同我一起回我家嗎？」

來如風道：「碰上你們，我就不去了。」

萬小彩道：「我姐對你不錯呀！」

來如風道：「就是衝著這一點，我才把消息送過來。」

他頓了一下，又道：「快回去吧，叫你爹多備弓箭手，還得小心韃子們放火燒，西陵堡就是被火燒毀的。」

萬小彩吃驚的對梁上青道：「快呀，趕快回去我們莊子上！」

梁上青忿怒的瞪了來如風一眼，道：「但願你這話沒騙人！」

來如風道：「花花公子呀，這一回看你的表現了。」

「哈！」

梁上青抖轠繩雙腿用力挾馬，立刻間便與萬小彩狂奔而往萬家莊去了。

來如風冷冷笑着，他拉出坐騎跨上馬背，抬頭看，在前面一條小河上，那梁上青與萬小彩二人已過了河。

來如風抬頭看，不知何時天空烏雲蓋頂，這光景好像就要下雨了。

* * *

來如風找了一塊高地，他遙遙的看遠方，遠方當然是萬家莊。

這時候該是過午不久了吧！

來如風坐在林邊草地上，懷中取出一塊大餅他撕著吃，只不過他才吃了半飽，忽見一隊人馬宛如一條游龍般直往萬家莊撲去。

那正是和本初率領的韃子兵。

來如風就驚疑，這批韃子兵來得眞快。

來如風再看看尚未進萬家莊的梁上青與萬小彩二人，他還眞替萬家莊著急。

* * *

萬小彩與梁上青二人似乎聽到馬蹄如雷之聲了，這二人立刻飛一般的衝入萬家莊了。

不旋踵間，萬家莊上人馬奔走，整個莊子上已響起了鑼聲，震天價的响個不停，看得來如風心中一緊，因爲又一場血腥搏殺就快開始了。

鑼聲傳得遠，更响得快，萬家莊上男女老幼全出動了，不少分成兩撥往莊外的土壕溝中埋伏起來。

萬家莊的這一行動，令來如風不由佩服，也難怪袁天行五人會在這小小的萬家莊上吃癟。

來如風這裡剛藏好身子，不遠的來路上便旋風般的冒出一隊鐵騎，直往萬家莊上衝殺過去了。

這些韃子兵越是接近萬家莊便更加的神速，只一擁上萬家莊前的大道，他們已高聲大吼著：「殺！」

和本初的彎刀舉得高，午後的陽光照得亮，半空中盡是流閃不已的刀芒。

狂怒的馬嘶眞嚇人，宛如黃河潰了堤，利時間便擁進了萬家莊。

萬家莊便在此刻有了回應。

只見莊上擁出六七十人，每人舉著紅纓槍迎上去了。

那和本初立刻發覺萬家莊有備而戰，這偷襲的戰果要大打折扣了。

於是，和本初大吼如雷：「圍緊了往莊內衝呀！」

韃子們撥馬圍莊子，忽見分從兩個方向射來勁急的箭雨，立刻就有七八個韃子兵撞跌在馬下。

有的馬匹中了箭，有的乃是人挨射，一時間韃子們似也慌了手腳。

那和本初急又大叫：「往莊內殺進去呀！」

「殺！」

韃子拍馬直往萬家莊內衝，弓箭手一排排的箭矢射過來，直到韃子再與萬家莊持長槍漢子們接上手。

萬家莊只一接上手，就射倒近二十名韃子兵，這些落下馬的韃子們，有五人揮刀便往莊內奔去。

立刻，萬家莊陷於一片狂殺中，那淒厲的叫聲，挨刀的嗥叫，切肉冒血也有聲，鮮血便一灘一灘的出現在地上了。

最令人聽了心悸不已的是莊內傳來婦女娃兒的尖叫聲，那眞的像人間地獄一般慘不忍睹吶。

* * *

來如風在遠處瞧，想著一開始萬家莊姐妹二人曾在中途攔住和本初的去路。

和本初那時候裝模作樣的不會什麼武功，來如風記得淸楚，當他攔住大車的時候，和本初還呼叫：「來大俠快救我呀！」

想想過去看看現在，來如風的心中不是滋味極了。

大白天看得淸也看得遠，來如風這才發現這批韃子兵不簡單，個個會武功，驟看之下，不算一流的，但二流角色當之無愧。

來如風立刻明白，七王府的鐵衛個個慓悍，原來是有原因的。

來如風以爲，萬家莊這一回在劫難逃了。

* * *

突然一聲爆响自萬家莊中發出來，立刻，火光迸向半空中，大火

還不只這一處，莊子後面也起火了。

「啊！」

莊上的人不少大哭起來，火光眞的與日光爭輝了，便在這時候，只見十二個男女往莊外衝殺出來了。

那萬寶山右手長刀左手短刀，使着長短刀他衝在前面開路，身兩邊，萬方萬元兩個兒子帶著滿身傷痕殺得慘，仔細看，梁上青與萬家兩姐妹也在裡面，二姐妹揮刀殺，有個老太太也以龍頭拐杖左右揮打。

有四個萬家莊的武士在斷後，二十多個韃子兵交叉衝殺，再看萬家莊，大火已燒上半天空了。

斜刺裡衝過一人，這人騎在馬背上。

這人不是別人，和本初是也。

姓和的似乎變了一個人似的，在馬的奔騰中大聲厲吼：「萬寶山，你還認得本總管嗎？」

正在突圍的萬寶山抬頭看，不由驚怒交加，咬牙道：「可惡哪，個老韃子，原來是你領來人馬犯我莊呀！」

萬小彩與萬小紅也發現了。

萬小彩大叫：「姐，那個老傢伙果然就是和本初，來如風沒騙我！」

她這話聽進和本初的耳朵裡，不由吼問：「你們兩個臭丫頭，那來如風呢？」

萬小紅道：「當時還是來如風救走了你，是不？」

和本初冷笑道：「要不是來如風，死的不是老夫，死的是你們兩個。」

他這話還眞不假，和本初怎會眞的要死呀！

那和本初又厲聲問：「說，來如風躲到什麼地方了？」

萬小紅咬牙道：「你等著吧，來如風不會上你當的，來如風會宰了你！」

她這麼一聲叫，和本初怒極反笑，道：「兄弟們，給我圍緊了狠宰啊！」

二十幾匹快馬把萬寶山一家人同四個武師圍得緊，一邊衝一邊砍殺一邊叫，利時間傳來切肉聲，有匹馬被萬寶山活生生的砍斷馬腿，馬上的韃子跌下馬，當即被萬寶山的短刀刺進胸口裡。

萬寶山拔出短刀猛一躍，半空中他厲叫：「姓和的，我和你拚了！」

和本初見萬寶山來得猛，撥馬沒閃開，只得揮刀迎上去，這二人刀一相接，發出一聲刺耳的尖鳴，萬寶山的短刀便遞過去了。

和本初並非泛泛，他側身單足跨馬，彎刀下攔之間，左手一掌拍去。

於是，這二人便狠幹在一起了。

* * *

此刻，萬寶山的一家人被怒馬衝散了。

有七個韃子兵猛追萬家姐妹與那老太婆，梁上青緊緊的跟在後面斷後。

兩下裡追到小河岸，那老太婆忽然一聲大吼：「咱們別逃了，不是拚命嗎？莊主在拚命，咱們別逃走，死嘛，死在一起！」

「殺！」

萬小紅第一個往追來的韃子幹上了。

這七個韃子下了馬，河邊不宜在馬上幹。

他們以爲只不過是萬家莊的女子，應該手到擒來的，豈料他們全錯了，別以爲三女只一男，卻個個不簡單，雙方只一交上手，七個韃子躺下三個來。

有個韃子忙又躍上馬背，他在馬上揮刀殺。

一時間小河邊上也鮮血標濺了。

只聽得梁上青大叫：「你們快過河，往高粱地內躲，這裡由我斷後。」

他叫了幾聲，有個韃子突然自梁上青身後撲到，一刀砍在梁上青的左肩上。

「卡」聲是裂骨聲，梁上青一聲厲嗥，萬小彩吃一驚。

萬小彩已與她姐姐老娘過了一半河，她要回身去救梁上青，突然間，兩個怒漢撲過來，仔細看，二人頭上身上盡是血，萬元萬方受了傷。

他們二人衝到小河邊，强忍住傷痛，便與梁上青合力大戰四個韃子兵。

雙方幾乎殺紅眼，四個韃子不是梁上青三人對手，幾個照面間，便被砍死在河岸邊。

萬小彩已挨到了梁上青身邊，她大叫：「你……受傷了，快過河，我替你包紮。」

她這行動作眞令她的兩個哥哥失望，同胞二十多年了，兄長受傷她不問，反而去照顧一個外人。

那萬元對萬方一聲嘆，道：「走吧，兄弟，咱們快過河，這正是女大不中留，要愛人不要親人。」

* * *

萬家兄弟過了河，匆匆的閃入高粱棵子裡，回頭看，莊上正燒得慘。

便在這時候，忽聽得一聲厲叫：「萬家莊的兄弟們，拚了命呀！」

這聲音乃是萬家莊上剛當上管事的石峯吼叫的。

不錯，石峯已是血染滿身了，

他揮着兩把長刀和身殺，跟他一起的八個長工也一樣的洒著血在拚鬥。

只不過萬家莊的人越來越少了，大部份已躺在血泊裡不動了。

忽然間，莊子兩邊奔出三十多個韃子兵，生生把石峯這八個人圍在中央，於是又一陣亂刀砍，雙方便又有幾人倒下去了。

那石峯挨刀不叫痛，他覷準了一個韃子騎馬往他衝殺過來了。

那石峯發了狠，雙手抱刀直劈馬首。

「卡察」一聲响處，那馬登時往地上歪倒下去，而石峯的刀尚卡住在馬頭骨內呐，不料那騎馬的人出刀也不慢，彎刀閃處，便狠狠的砍中石峯的頭。

石峯發出吭吒一聲低嗥，半個頭已不見了。

這一邊殺得慘，另一面更慘，萬寶山已與和本初本人對殺對砍在一個莊園角上了。

雙方這是豁命幹，誰也沒有打算鬆手逃。

那萬寶山的左手短刀不見了，因爲他的背上挨一刀，鮮血隨著他的手臂擺動而標濺著。

萬寶山只以右手長刀應戰，他乃有名的「快刀」，和本初身上也有傷，七處傷他强忍著不叫喊，因爲他相信，過不久萬家莊就完了。

等到殺光萬家莊的人，他還準備活捉萬寶山呐！

萬寶山也發覺了，萬家莊這一回眞的完了，想著自己幾十年的經營，就這麼完了，那股子錐心痛就別說了。

萬寶山倏然發了狂，他的長刀撩起了一道兩極光華，凌空一道光焰直往敵人罩過去。

「殺！」

「噹！」

「啊！」

這是和本初的嗥叫，萬寶山這拚命一擊，不但砍歪了彎刀，更順勢削掉敵人腿上半斤肉。

和本初拚命後躍間大叫：「攔住他！」

有幾個韃子打橫攔住萬寶山。

不只這幾個韃子兵，遠處塵土飛揚，又見一隊韃子往這面殺來了。

原來那些受傷或死了的韃子運回太原七王府，王府中忽必顯火大了，立刻又撥出五十名韃子趕到萬家莊上了。

忽必顯決心要剷除江湖幾個梟雄了。

這五十名王府的近衛個個都是高手，來如風暗中看在眼裡，可急壞了。

來如風爲救萬寶山，他也拚上了。

大吼一聲如下山猛虎，來如風棒打刀劈間，生生把幾個韃子逼退。

只不過他這麼一出現，和本初却大吃一驚。

和本初知道來如風的武功，不及細想，便厲叫：「兄弟們，圍殺那個手持鐵棒的傢伙，我有重賞！」

只這麼一句叫，那些聽到的韃子便往來如風身前撲過去了。

韃子們捨了萬寶山而撲殺來如風，而來如風卻大叫道：「快退呀，高粱地裡去躲藏！」

這話是對萬寶山說的，而萬寶山飛一般的泅過小河，河水中還漂流著他身上的血。

* * *

來如風已知道韃子來了生力軍，他才不會把力氣使在這萬家莊上呢！

來如風一招橫打江山，人已半旋在高空中，連翻十七個觔斗不沾地，一口氣落在二十丈外，他單足點地又起，人已奔入荒林子裡去了。

高手對搏，如果對方要走，大概很少有能攔阻的，何況來如風對付的是這批韃子，他若要走，便騎上馬也難追及。

來如風不但走入荒林中，他還放聲哈哈大笑了。

來如風的笑聲只有令一個人不愉快。

和本初便不愉快，他怒叱十幾個韃子兵，道：「你們這麼多人攔不住一個人呀！」

便在這時侯，五十名韃子兵已快馬到了萬家莊，這次來的還有一個厲害人物。

七王忽必顯的近衛武士統領鐵木長風來了。

* * *

和本初大叫可惜，如果鐵木長風早來一會兒，來如風就走不脫了。

他却不知道，來如風早就發覺這批人了。

和本初指著萬家莊，對馬上的鐵木長風道：「鐵木大統領，快進莊搜殺，大概都死絕了。」

鐵木長風道：「看這樣子，咱們又死傷不少人嘛！」

和本初道：「不知怎的走漏風聲，萬家莊備了箭手埋伏在莊兩側，咱們……」

他忽又對身邊幾人道：「快去清點人馬去，我這傷包紮之後沒關係。」

九個韃子分別到各處去查看，鐵木長風走到和本初面前，他看看和本初的傷勢，道：「和總管，你該回府內歇養了，你這身傷……」

和本初冷冷道：「大統領，你

就別爲我擔心了，我懷中有咱們的靈藥，別說是這點傷，再重也無妨。」

就在這時候，韃子兵自四面八方紛紛走來，和本初不等鐵木長風發號施令，立刻便問：「咱們死傷如何？」

有個軍官模樣的走到和本初前面，道：「和總管，咱們死傷近半。」

和本初冷冷道：「死傷的回去太原府，餘下的與統領的人馬結合一起，咱們去寒山！」

鐵木長風道：「總管，你也受了傷。」

和本初道：「不，去寒山。」

鐵木長風道：「去寒山有四條路，山道最難行，和總管，咱們這批兄弟夠嗎？」

和本初道：「所以我必須前往。」

他忿忿然的又道：「我明白了，咱們在萬家莊並沒大獲全勝，原因出在他身上！」

鐵木長風道：「誰？」

和本初道：「來如風！」

鐵木長風雙眉一挑，道：「怎麼，那個叫人頭痛的來如風，他沒有被囚進陵墓中？」

和本初道：「如果囚住來如風，一切便也順利了，那個狗東西！」

鐵木長風道：「有機會倒要會一會這傢伙，咱們王爺也曾說過，他身邊如果有個像來如風這樣的人物，他便諸事放心了，哼！等我殺了這姓來的，切了他的人頭去見王爺，也去了王爺心腹大患。」

和本初道：「那談何容易喲！」

和本初幾次被來如風救下，雖說那是他故意的，但也不得不佩服來如風的手段。

和本初以爲，來如風是個可怕的敵人。

* * *

萬家莊上的火焰隨著日落西山而熄滅了，高粱棵子裡，萬家莊的人漸漸集中在一起了。

萬寶山傷重斜躺著，他抬頭看，站在他身邊的人也有三十多。

萬家莊有人二百七，如今只有這幾十個，不由得老淚縱橫的對他老伴道：「慘呐！」

老太太頓著拐杖哼道：「咱們與韃子誓不兩立！」

萬小彩上前泣道：「爹，娘，這些天我與梁公子發覺情況不對，陵嶺，還是梁公子暗中潛在老爺墓中囚著袁天行五個人，這才明白咱們都上當了，急著趕回來向爹報告的，咱們差幸沒弄得雞犬不留。」

老太太道：「剛才咱們泅水過河逃進高粱棵子裡，斷後的便是梁公子呀！」

萬寶山看看也已受傷的梁上青，道：「梁上青！」

梁上青忙應道：「萬伯伯！」

萬寶山道：「你是不是眞的喜歡小彩呀？」

梁上青點頭道：「我梁上青不敢說謊言，我與小彩情投意合呀！」

萬寶山道：「那好，你們這就拜過我們二老，你們結爲夫妻吧！」

這是非常時期，非常時期不論辦什麼事也要用非常手段不可。

如今萬家莊完了，要結婚當然不容易，梁上青拉萬小彩來，就這麼在高粱地裡對著萬寶山老夫妻二人叩頭再對拜，算結了婚。

別以爲三十多人有一半受了傷，當梁上青與萬小彩二人對拜的時候，還是有人拍巴掌。

這也叫霉運當頭來，用一樁大喜事沖沖霉氣吧！

* * *

看著兩個新人站在一邊，萬寶山再回頭，他發現大女兒萬小紅。

萬小紅還在以巾爲一個兄弟包紮呐！

萬寶山道：「眞奇怪，來如風出手救下我，他同那十幾個韃子幹上了，不知他……」

他這話才一半，萬小紅急急走過來問。

「爹，你看到來如風了？」

萬寶山知道女兒喜歡來如風，但他更知道來如風不會娶小紅。

淡淡的，萬寶山道：「我只一進入高粱地，便再也沒看到來如風了。」

萬小紅急問：「他，他會不會……」

萬寶山道：「來如風精得像隻猴，他一定跑掉了。」

萬小紅道：「他一人對付十多個韃子兵，他……」

眞的是關心之情溢於言表了。

萬小紅這就要衝出高粱地了，卻又被他妹子萬小彩拉住了。

萬小彩對她姐搖搖頭，道：「姐，別去了。」

「爲什麼，他一個人呀，那麼多韃子打他一個。」

萬小彩道：「姐，妳對他好，他已知道了，只不過……唉，我看你別去了。」

萬小紅會錯意，急道：「怎麼了，難道他……」

萬小彩道：「姐，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啊！」

便在這時，雷一般的馬蹄聲傳來，有人便急急的跑到高粱地深處向萬寶山報告了。

「莊主，韃子們走了。」

（未完・十二）

新派武林奇情故事／辛　可

文・士　圖・飛

胭脂奴

上文提要： 廣仁大師出寺尋找失散二十年的雙胞女，立於十八盤嶺對天慨嘆，突然來了「巧諸葛」令狐智，提出要他改邪歸正，令狐智不聽，更以花氏姐妹要脅他，廣仁不肯，並善言相勸廣仁去殺方溫中和林浩然，方可與愛女相見，廣仁看透其賊心不改，只好破戒劈去他一臂，令狐智不甘失敗趁機以毒粉撒向廣仁，才遭廣仁殺之……

各路英雄齊滙聚　從長計議爭戰事

年輕人道：「師父的意思是……」

蒼老的聲音道：「不撿白不撿，那樣的寶刀如果落入歹人手中，倒不如咱們把它帶走。」

年輕人又道：「師父，如果咱們撿了人家東西，乾脆找個地方把他們掩埋掉，也算是報答，師父以爲……」

那老者望望天，晴空萬里，烈陽高張，十幾個黑點，在頭上盤旋，不由對年輕人道：「取過刀快趕路，萬一遇上人，不是有麻煩嗎！用不着給他們找地掩埋，『天葬』也是一樣！」

年輕人一楞，問道：「什麼叫『天葬』？」

用手往天空一指，老者道：「阿根你看，『天使』已經來了，正等着咱們一走，他們就要下來收拾這兩具屍體呢！」

要知在藏邊一帶，有很多地方，人們就是舉行天葬，只要把死人抬上高原山頂之上一放，就會引來許多禿鷹，把屍體啄食一空，人們就稱之爲「天葬」，而禿鷹更有些人稱牠們爲天使而不名……

叫阿根的年輕人邊下馬，邊咕噥道：「好嚇人啊……」

就在他翻動廣仁身體，去取那把鋼刀的時候，還眞的大吃一驚，不由叫道：「師父，這人未死，出氣有聲，好像睡着了呢！」

一語引來年老的，只見他急急翻身下馬，走到峭壁邊，探手一摸，不由也奇怪道：「他連一些傷也沒有！」

年輕的阿根又道：「這是什麼，師父你看，他鬍子上全是白粉！」

年老的用手摸了一點，就着鼻子稍聞，立刻打了個噴嚏，而且還有些暈的感受！

於是，他對年輕的阿根道：「快把水壺取來！」

年輕人急忙自馬背上取出水壺，老者接過，竟毫不遲疑的澆在廣仁頭上臉上……

終於，廣仁大師一聲輕哼，悠悠自夢中醒轉來……

一聲深長又無奈的浩嘆，廣仁一柔雙目，睜開眼來，一見是一老一少二人，不由稽首施禮，道：「多謝二位及時援手，貧僧特此致謝！」

老者一指令狐智的屍體，問道：「這是怎麼回事？」

廣仁搖頭嘆道：「一言難盡，還請老施主明告貴姓大名。」

要知廣仁雖然剛被救醒，但他早已猜出面前二人絕非秦川幫之人，因爲令狐智在秦川幫地位崇高，凡是秦川幫的人，誰人不識，如果知道令狐智死在自己手中，豈肯輕饒自己，必然是早已繩綑索綁，難以動彈了。

却聽老者道：「老夫鐵勝金的便是。」

廣仁哈哈一笑，道：「原來是長安東大街老龍居金店的『巧匠』鐵勝金啊！」

老者雙眉一揚，似有幾分得意的道：「大師識得在下？」

廣仁道：「盛名遠播，遐邇皆知，巧匠手藝，不輸汴梁城老鳳祥銀樓的師父。」

廣仁還眞把「巧匠」幾句話說得有些飄飄欲仙，而使得鐵勝金親出雙手，扶着廣仁站起來。

就着水壺，洗去大光頭上令狐智的血，廣仁問道：「請問師徒二人這是去那兒？」

鐵勝金一嘆，道：「盛名故然令人陶醉，如果受到盛名之累，那就令人啼笑皆非。」說着，招呼阿根準備上馬，邊又道：「大師父，你大概已經沒事了吧，告訴鐵某，你殺的是何人？」

廣仁收起寶刀，低頭看了一眼令狐智的屍體，嘆道：「他叫令狐智，也是秦川幫的巧諸葛，一生足智多謀，幹的却是害人勾當，今日也是他把貧僧逼得無法可想，才只好一開殺戒，說來也是罪過！」

鐵勝金一聽早嚇得臉無人色，道：「大師父，快走吧，僻靜無人地方躲起來，你要知道，在這八百里秦川，要是有人提起秦川幫，肚子裡娃兒也不願出來的，什麼人不好惹，你却偏惹上他們，我老實說吧，也不知是誰在造謠言，說我鐵勝金要打造一根價值連城的權杖，還繪聲繪影的說那權杖上面鑲着十顆白果大小的寶石，十彩燦爛，光輝奪目，就等七月十五日，在這八斗山盤嶺上，由武林中人公推出一位領袖人物，那權杖就會當衆授與這位大人物了。」

廣仁一笑，道：「既然這樣，施主這是要去那裡？」

鐵勝金愁眉苦臉道：「老龍居金店，每日都有許多武林人物前去找我，每個人見到我，開口就是要看看我打造的權杖，我怎麼否認，也不會有人相信，這一陣子弄得我老漢吃沒好吃，睡沒好睡，連半夜三更還會有人偷進老龍居，實在折騰得沒辦法，這才同東家一商量，何不找一找當今武林幾個有頭有臉人物打聽一下，到底是誰在開我老頭子玩笑……」

廣仁道：「這是往那條道上，找何樣人物？」

鐵勝金道：「先到中原找找『中原大俠』方溫中，因爲他的那把七星劍把上，我老頭子曾替他鑲了兩顆藍寶石，彼此有過一段小小交情，問問他，也許能問出一些端倪來！」

哈哈一聲大笑，廣仁道：「鐵施主，你這算碰對人了，貧僧知道那方施主現在何處，信得過，你就跟貧僧走。」

鐵勝金大喜，道：「方大俠現在何處？」

廣仁道：「長安城東關外的灞橋！」

鐵勝金大叫道：「我的媽呀！遠在天邊，近在眼前，我老頭子却來個捨近求遠，尚不知人在眼前呢！」

年輕的阿根，看上去滿臉青鬍楂子，雙目清澈透亮，身材瘦高，同他的師父鐵勝金一比，那鐵勝金又矮了許多，只見那鐵勝金稍矮肥胖，下顎兩層，肥頭大耳，笑起來如同笑彌勒，可惜這時候他笑不出來，所以一雙瞇瞇眼反倒顯得特別大。

就聽廣仁道：「日已偏西，你我快馬加鞭，也許二更以前，就會過藍關而到灞橋了。」

於是，廣仁拉過自己坐騎，一同與鐵勝金師徒上馬直馳向長安東關外十五里的灞橋。

那長安外面的灞橋有如十里長亭一般，歷來都是迎新送舊，夫妻別離，或遊子遠去道別的地方，正所謂：

「那年離去長安時，
洒淚相擁灞橋邊！
聲聲低泣君早歸，
怎奈一去永不還！」

不過灞橋却也因這種揮淚送別與歡暢相會，而漸漸的興旺起來，也因此有了茶樓酒肆。

如今，廣仁與鐵勝金師徒二人到來，一不是爲了送別，更不是爲了迎新，所以他們的臉上，既找不出悲憾，更找不到歡暢，倒是一種哭笑不得的意味，在鐵勝金的臉上時隱時現，因爲，如果他師徒不是一念之「貪」的救了廣仁大師，包不準長途跋涉的空走一趟中原！

所謂「貪」，當然是指廣仁手中的那把寶刀，雖然刀未到手，却也省却白跑一趟中原，應該算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了。

都快三更天了，三人一路疾馳到了灞橋，老遠的，一條通往渭河的大溪，在半圓月的描繪中，像一條銀帶，顯得那麼清澈與剔透，附近小逆旅與酒舘，早已打烊，四五隻高矮不一，肥瘦齊全的野狗，正在爲一年兩度的性慾問題，互追互咬，而對於廣仁三人，連正眼也不瞧。

年輕的阿根往地上吐口痰道：「哦呸！二八月狗戀蛋，七月這才第一天，牠們就提前折騰起來了！」

師徒二人跟在廣仁後面，來到

一間最大的客店前面，廣仁一手拉馬，一手叩門，只聽裡面問道：「是誰呀！半夜三更的……」

廣仁早在外面應道：「請問這裡住了一位姓方的或是姓林的嗎？」

裡面沒有回應，但却是急急的把門打開來。

就着燈光一看，裡面的人笑道：「果然是一位大師父，快請進！」

馬匹就拴在門外柳林下，因爲這兒棧房沒有，要找棧房，甚至是修蹄刷馬溜馬，那全得到長安城去。

也就在廣仁與鐵勝金師徒二人，三人走入店內，那個揉着睡眼直打哈欠的小二，才把大門重又關上的時候，二門裡，早見林浩然哈哈笑着迎了出來。

一見是江南「武林才子」林浩然，廣仁不由雙目一瞇，心中有着太多感慨，二十年前，二十多歲的武林才子，是何等的風流倜儻，神采煥發，那種江南人的文靜氣質，在他那武林人物特有的堅毅精神襯托中，顯得是那麼的瀟洒，如今，二十年後的如今，已是灰髮霜鬢，額添皺紋了。

林浩然如今看來，又與半月前在相國寺所遇，似乎又蒼老不少，廣仁在想，一個人要是憂患壓身，何止蒼老得快，想那戰國時的伍員，在過昭關之時，一夜之間鬚髮蒼白，可知憂患中的人，是多麼的痛苦！

先是，廣仁把鐵勝金師徒二人先介紹給林浩然知道，然後又招呼小二，送來一些酒菜，打發小二先去睡下。

林浩然立刻先抱拳對廣仁笑道：「容林某先恭喜大師。」

廣仁一驚，道：「難道……」

「不錯，令嬡二人在下已經找到了！」

廣仁再驚而起，道：「林大俠找到她們了？」

林浩然一笑，道：「不錯，而且我也把她們二人安置在一個安全地方，就等大師去父女相會了。」

廣仁又道：「林大俠能確定她二人就是貧僧早年失散的一雙可憐女兒？」

林浩然先讓廣仁坐下，但廣仁却激動得不能自已……

於是，林浩然道：「她們一個叫巧巧，左掌上面確有一粒黑痣，另一位叫圓圓，左耳也有一粒黑痣，二人長相雷同，俱都是花容月貌，有此一雙絕色女兒，大師應足慰平生了。」

廣仁早已熱淚盈眶，抖嗦全身，連連稽首爲禮！

林浩然這才笑對鐵勝金道：「林浩然這次來，也正要見一見盛名滿天下的『巧匠』鐵勝金，想不到今晚在此相遇，可算巧合。」

鐵勝金尚未開口，廣仁早已掩不住既激動又興奮的心情，立刻搶着道：「說起來，鐵施主也算是貧僧救命恩人……」

於是，廣仁就把八斗山十八盤嶺上巧遇令狐智的事，詳細的說了一遍……

林浩然一聽，不由憤怒道：「令狐智眞是老奸巨滑，竟然用這種卑鄙手段逼大師，這種人如何能容他活在世上，大師殺之是替萬民除害，這是善擧，更何況七月十五日咱們又少了一個大敵！」

廣仁嘆道：「當時貧僧在想，就算是不要我那兩個女兒，也絕不會對林大俠與方大俠二位下手的，令狐智本是個聰明絕頂之人，難道他想不到此點……」

林浩然一笑，道：「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令狐智就是這個樣子，因爲他們秦川幫的作風，是大異正道的。」一面又對一旁驚楞的鐵勝金道：「林某首先得向鐵兄謝罪！」

鐵勝金又是一驚，他知道這些江湖中人的作風，在未明何事之前，最好靜心聽着。

心念間，鐵勝金臉色端正，雙目凝注在林浩然面上，一眨不眨，一付誠惶誠恐的樣子。

林浩然一笑又道：「一枝武林權杖，是林某要拜托你鐵兄代爲鑄造的！」

鐵勝金一驚，道：「可是……可是……」

林浩然以手制止道：「鐵兄請聽林某把話說完。」只見他身子傾向鐵勝金，低而有力的又道：「從明日開始，鐵兄盡快的閉門在店中，爲我鑄造一根光燦耀目，看上去價值連城，但却是虛有其表，一錢不值的三尺長鴨蛋粗的金色寶杖，十日後，林某將親往貴寶號取物，至於造價，全憑鐵兄一句話。」

林浩然此言一出，連廣仁都大吃一驚！

鐵勝金見林浩然說話認眞，神色莊嚴，自也不敢多說什麼，只是連連點頭不已！

哈哈一笑，林浩然道：「如今聽到秦川幫的巧諸葛已死，林某好像突然間感到一陣無比的輕鬆。」一面擧杯道：「大家乾一杯，預祝成功！」

緩緩放下酒杯，林浩然又道：「如果林某猜的不錯，那令狐智這時候趕往八斗山十八盤嶺，必然是在勘察地形，預作準備，但他却出乎林某想像之外的竟在尚有半月之前就趕到八斗山，可見這令狐智的智謀何等機敏。」

廣仁搖頭，道：「貧僧本無殺人之意，如果當時他答應貧僧，只要能見上貧僧兩個女兒一面，也許貧僧會立刻回轉大相國寺。」他微微一頓，又道：「貧僧以爲那令狐智會提出的條件，不外是叫貧僧退出這場事非，却不料他竟强人所難，要堅持取林大俠與方大俠二人項上人頭，這種不仁不義之事，豈是貧僧所願爲的，何況林大俠與方大俠正爲貧僧奔走呢！」

望着一旁直打哈欠的年輕阿根，林浩然對「巧匠」鐵勝金道：「鐵兄明日還有正事要辦，二位可以先行去歇下吧！」

於是，鐵勝金起身告退，領着徒弟走入客房。

鐵勝金一走，林浩然當即低聲對廣仁道：「在下在樊城攔住大師兩位令嬡，原本是一場搏殺，但經林某提起大師認女的事情，令嬡二人蘭質蕙心，總算沒有演出慘劇，如今她二人正在潼關附近的黃河岸邊，『黃河醜魔』丁成濤的大船上，就等大師前去相認呢！」

廣仁含着無限憂慮，道：「貧僧擔心，不知她二人已被那秦川幫調教成什麼樣的人。」

林浩然道：「二人皆是明眸皓齒，國色天香，女中花魁！」

廣仁搖頭，道：「美麗來自她們的母親，貧僧擔心的却是她們後天的養成，如果她二人在秦川幫屈仙姑那種怨毒於人，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的教導下，心志已喪，人性早泯，就算貧僧見了她們，倒不如不見爲佳！」

林浩然搖頭道：「這點大師盡管放心，林某以爲你們父女見面團圓，短期的生疏總是難免，但父女天性，却不是誰能加以泯滅的，只等明天，大師即可提前上路，趕去潼關，與兩位令嬡團圓了。」

聽了林浩然的話，廣仁輕點着頭，道：「我佛慈悲，希望如同林施主所言。」

緩緩的放下酒杯，林浩然又道：「但不知方大俠如今怎麼樣了，照說他也該在這一兩天趕到了。」

廣仁道：「都是爲了貧僧勞累奔波！」

林浩然一笑，道：「我輩江湖中人，能爲同道做些事情，心中總是快樂的，何況七月十五日八斗山還有一場惡戰！」

廣仁道：「只恐怕貧僧無法爲林大俠等一衆俠士出力了。」

林浩然道：「大師慈悲爲懷，不願見到血腥，林某十分諒解。」

這夜對於廣仁而言，眞的是潮思起伏，難以成眠，是辛酸，還是興奮，眞的令他翻來覆去，直到天將亮，他才閉上眼睛睡去！

這一睡也眞沉，因爲外面來了人，來了一羣人，才把他吵醒，而吵醒他的聲音，却有一個十分熟悉！

廣仁翻身而起，因爲房門已被人推門，而推開房門的却正是「中原大俠」方溫中。

在方溫中後面的，正是林浩然。

這時候方溫中才吁了口氣，道：「事情我已經聽林大俠說了，方溫中爲大師高興！」

微微一笑，廣仁隨着三人走向前面來，飯堂上，只見秦二壯與其餘幾人全在等着吃飯呢！

經過秦二壯的介紹，廣仁見過了秦家兄弟與秦和之，以及大名府的快刀關玉與他的六個粗壯大漢。

大家邊吃着酒飯，林浩然低聲道：「如今事情已是似箭在弦上待發之時，在這段期間，希望天下武林中人，能盡量的趕往八斗山十八盤嶺去，只要我方的人去的愈多，勝算的機會也愈大。」

方溫中道：「一路上我們已經看到不少武林人物往秦川而來，約莫着西北道上的人物，也該往這兒來了。」

秦二壯笑道：「林大俠的這條計謀也實在高明，當初如果說出是與秦川幫決戰，一定有不少獨善其身，貪生怕死之輩，避之唯恐不及呢，如今傳出的是推擧武林盟主，就不怕他們不在好奇心的驅使下，前來這八斗山十八盤嶺了。」

林浩然一笑，道：「只要天下武林携手合作，秦川幫再陰毒，也將不足爲患了。」

這時方溫中却擧杯對廣仁道：「大師即將父女團聚，方某先爲大師祝福。」說完一飲而盡！

廣仁大師憂容含笑，也擧杯喝乾，這才緩緩站起身來，對着衆人稽首，道：「貧僧思女心切，這就要上路了，對於各位大力協助，貧僧永感五內！」

於是，衆人送廣仁大師出了這家客店，互道珍重而別。

望着廣仁的背影，快刀關玉嘆口氣，道：「當年關洛道上的大閃刀是何等的英雄，如今却是皈依佛門，竟與青燈黃卷爲伍，寧不令人嘆息！」

廣仁去了，但他却是迎向另一次幾乎又是悲慘局面的慘事，那是他一直在心中放不下的大石頭，終於使他體認到爲人父的不易！

因爲，父女見面的場面，却充滿了血腥！

也有着無數辛酸的淚水！

* * *

神偷毛幹與丁成濤蔡龍王三人，每日在這黃河岸的大船上，大塊吃肉，大杯灌酒，光景就等七月十五日到來，大夥殺奔八斗山十八

盤嶺了。

也不過幾天光景，花氏姐妹已同毛幹親近得如同自家人一般，只要見到毛幹，花氏姐妹就大聲呼叫毛大俠！

這在毛幹想來，自己可算是她姐妹的恩人，因爲沒有毛幹的發現，大閃刀又如何知道他的一雙寶貝女兒下落！換句話說，如果毛幹從中攪和時候，被她姐妹任何一人把人頭送上人頭店，這一對姐妹花又怎麼知道她們的父親？

於是他覺得花家父女應該視他毛幹爲恩人，那也是理所當然之事。

這日一大早，毛幹對丁成濤與蔡龍王二人道：「眼看再十來天，就是七月十五，咱們總不能就這麼等到日子到了才上路，我想先溜入秦川，探探情勢，那地方我熟悉，一有風吹草動，也好叫大夥有個準備。」

丁成濤與蔡龍王二人一聽，當然十分高興。

丁成濤道：「毛兄願往，那是再好也沒有了，我這裡派王順協助你，一有消息，只需叫王順回來知會一聲就成了。」

毛幹忙搖手道：「不用，不用，人多反倒誤事。」

蔡龍王笑問道：「毛兄是否又犯了毛病，想找個粉頭逗樂子！」

毛幹呵呵聳肩笑道：「那也是過了七月十五日以後的事了！」

丁成濤問道：「毛兄準備何日登程？」

「說走就走。」

毛幹立馬黃河岸，他回頭望望沿岸十二條船，船上正有許多灰衣短衫赤着脚丫子的壯漢們，邊說笑邊地幹活，光景還夠歡樂的……

毛幹心想：你們這羣不知死活的傻蛋，如果有一半裡逃過七月十五大劫數，就算誰的祖上積德了。

伸手往船上打着招呼，毛幹同蔡龍王丁成濤二人一打手勢，抖動手中絲韁，往潼關而去！

他走的模樣，看起來從容不迫，但他一馳三里道外，不由仰天哈哈大笑……

只見他一手摸着衣袋，那塊絕世珍寶——長白雪玉，正在他的衣袋裡，那可是百萬兩銀的身價，有了它，那個王八蛋才甘願冒九死一生往八斗山跑……

繞過潼關，一路往南，盡是些崇山峻嶺，但毛幹心裡明白，鎖龍嶺人頭店裡的人，大概全集中起來，準備拉到八斗山去圍殺各路英雄了，這時候甚至各處派駐的秦川幫人物，約莫着都已上了鎖龍嶺，自己大可以一搖三擺，直下江南，因爲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去那杭州西湖的劉家畫舫，會見自己的心上人兒了！

只要一想起劉家畫舫的小娘子劉翠翠，毛幹就會伸出舌頭在嘴巴四週舔一下，而把個嘴巴舔得濕漉漉的有如塗上一層肥豬油，眼前也立刻出現翠翠那撩人心弦的倩影……

她那皮膚，白得像西湖中長出的荷花，白裡透紅。

她那俏而嬌的臉蛋上，小鼻小嘴，却生了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就在她那長而黑的睫毛眨動中，令人神魂顚倒，正就是：目挑心招而使得彼此色授魂與，不能自已。

看起來是瘦了點，却生了一個大得令人吃驚的屁股。

她也許是矮了些，但自己也是五尺身高，眞就是天生一對，地長一雙的一對「璧人」！

毛幹每思至此，總會伸手一捋他的小八字鬍，杏仁斗雞眼一瞇，好像在吃冰糖葫蘆般的甜絲絲樂哈哈……

尤其是他想到與翠翠綢繆繾綣，雲雨巫山，輕憐蜜愛而又卿卿我我之時，翠翠所表現出的女人味，誰能說她是四十老娘婆之味！人說：男人三十一枝花，女人三十老人家，這話對我毛幹可不適合，當然，對翠翠也不恰當，因爲我毛幹打算再活個三十年出頭，當然是「過了八十不想她」，而劉翠翠那時候也有七十多了吧！

蹄聲得得，山路徐風陣陣，毛幹馬上觀山景，心情開朗而難捺心中喜悅，幾乎引吭高歌起來，光景還眞是人有精神馬又歡！

眼看已離潼關二三十里了，就在一個山溪小橋邊上，毛幹聽到了一陣急促的馬蹄聲自身後傳來，心頭還眞的一跳，猛回頭，早聽得一聲如出谷黃鶯般的叫聲：「毛大俠慢走，等等我們呀！」

可不正是花家一對姐妹花追來了！

毛幹一怔之下，當即停馬橋頭，遙望着花巧巧與花圓圓姐妹二人縱馬衝來！

「毛大俠怎麼不管我姐妹了，一個人不吭不響的就走了，這是要到那兒呀！」花巧巧有些撒嬌的問。

毛幹道：「我上那兒並不重要，就這一半天，妳們的老爹就要來了，怎可以跟我一樣，一走了之？快回去吧！」

花圓圓嬌笑道：「不，我們要同毛大俠在一起。」

毛幹一怔，道：「那爲什麼？大船上住着，不是很安全嗎？」

花圓圓接道：「毛大俠在的時候也許安全，如今毛大俠一走，我姐妹就覺着不安全……」

「是呀！讓我們同一羣水寇住在一起，睡都不敢睡。」花巧巧及時的說。

哈哈一笑，毛幹道：「二位盡管放心，如今誰都知道妳姐妹是大閃刀的女兒，天大的狗膽，也不會有人惹禍上身，回去吧，安心等着父女團圓吧！」

花圓圓道：「不！既然追來了，我姐妹就算跟定毛大俠了，要不然毛大俠就把我姐妹先送到汴梁城大相國寺去，我們在那兒與家父會面。」

毛幹心中在想，自己這是南下杭州，本打算坐船的，這麼一來，雖說也算順路，但却要走旱路，一路上領着這對姐妹花，難保不會出事，但又不好加以拒絕，正躊躇的時候，却又聽花巧巧細聲細氣，嬌味十足的道：「好不好嘛，毛大俠！」那味道還眞像劉翠翠的味道。

於是，毛幹一橫心，一咬牙，道：「好吧！我先送妳姐妹上汴梁，再辦我自己的事！」

花家姐妹一聽，心中暗笑，表面大喜，立刻不約而同的對毛幹道：「毛大俠眞好，我姐妹永不忘你毛大俠的恩德！」

毛幹既然答應，如今又聽這一對姐妹口蜜如糖的讚頌，心中得意得已「忘了我是誰」！

烈陽在深山中似乎失去了烈性，山林調和着峯上送下來的輕風，而使得路上行人涼爽不少。

毛幹領着花家兩姐妹，不疾不徐的馳向盧鎭，眼看着在距離盧鎭尚有一個時辰的路程，這時候日正當中，山上茅草，波浪般被山風壓向一邊，三人到了一排柿子樹下面，毛幹勒住馬韁，自己先翻身下馬，邊對花氏姐妹道：「二位下馬吧，咱們就在這兒啃吃些乾糧，塡塡肚皮，喘口氣再上路！」

花圓圓環視四週，只見盡是高山危崖，荒林怪石，六七棵野柿子大樹上，青不溜丟的大青柿子，長得滿滿的，十分惹眼，但却一個也不能上口。

只聽花巧巧道：「這地方荒林蔓徑，山崖環立，看來是個清靜的地方。」

花圓圓立刻應道：「妹妹，如今毛大俠可是陪咱們往汴梁去，總不能再像過去一樣，讓毛大俠撇下我倆，悄然而去，下馬吧！」

花巧巧一笑，道：「當了二十年姐姐，如今成了妹妹，倒是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

嘻嘻哈哈拉着手，二人走向大樹下面，毛幹已拿出牛耳尖刀與一個油紙包，那包裡正包了三大塊醬牛肉呢！

毛幹取出一塊，割成三塊，先交到花巧巧手上，花圓圓却對毛幹道：「毛大俠可帶有酒嗎，何不取來共飲，再說這塊醬牛肉太多了，我吃不了這麼多，讓我自己切！」

話是親切的，動作又是自然的，毛幹一笑，隨手將牛耳尖刀遞向花圓圓，邊道：「妳割吧！我去拿酒！」

花圓圓握刀在手，先是瞟了一眼妹妹，就在毛幹起身將走之時，花圓圓已揮動牛耳尖刀，一招鯉躍龍門，反手一彈，牛耳尖刀疾快的抹向毛幹的脖子！

毛幹有着本能的，也是職業性的機警，由於雙方距離近，而毛幹身材又矮，牛耳尖刀何其鋒利，最佳的躲閃，就是往地上縮！

當眞是間不容緩，毛幹在「咻」聲剛起之時，挫身縮頭，就在頭頂火辣辣一大把長髮連着大片頭皮肉的飛揚中，毛幹淒厲的叫喊着，一口氣連翻五個空心觔斗，人已站在七八丈外，這才擰身回頭望去。

只見花圓圓目瞪口呆，手持牛耳尖刀發楞，一旁的花巧巧，手上托着那張包醬牛肉的油紙，口中直叫可惜！光景是沒有接到毛幹那顆三角頭顱，在懊惱不迭！

一看花家姐妹未再追來，毛幹咬牙「絲絲」，强忍疼痛，急忙伸手入懷摸出一個紙包，打開來連那紙包一齊捂在頭頂上，一條布巾連着把那塊冰涼的長白雪玉，包紮在傷處，看樣子痛苦減去不少！

却不料，「噹」的一聲脆响，花圓圓拋去牛耳尖刀，兩姐妹雙雙拔出尺半柳葉鋼刀，緩步向毛幹逼來，一面花圓圓冷笑道：「眞同個猴子一般精，不過今天你是死定了，人頭店等不及取你的項上人頭呢！」

毛幹頭頂被削去一大塊皮肉，血也流了一臉，突見他伸手往臉上抹了一把，鬥雞眼有一半氣得幾乎彆出眼眶外，他面龐扭曲，嘴巴抖動，哈着大氣，道：「妳……妳們……好沒良心！」

冷冷一笑，花圓圓道：「良心是給大奶奶看的，你知道嗎？」

花巧巧也冷凛的道：「對於一個狡猾如你毛大俠的這種敵人，想要取你項上人頭，可眞的是不太容易！」二人就在話聲中已將毛幹圍起來……

依靠着一塊大石，毛幹怒視花家姐妹，道：「原來妳們至今仍然不相信，那屈仙姑就是妳們的滅門大仇人！」

花圓圓道：「我們不會忘了屈奶奶的話，千萬不要相信敵人，毒藥的外層，永遠是甜的。」

花巧巧也道：「我的左掌小痣，寶雞已有不少人知道，我姐姐的左耳黑痣，許昌也有人見過，你想拿這些來唬人，我姐妹豈肯上當。」

（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何三清和趙家的人拚鬥，雙方都將鬼谷的禁令置諸腦後，就在雙方短兵相接時，雪地上出現鬼谷「勾魂令」，神簫玉女飄然而至，康世澤也同時趕來，仍不讓總管對女兒加以援手，被趙峯譏諷，羞憤難當，雙方扭作一團，神簫玉女見他們不理「勾魂令」，便採取擊殺行動，先後殺死趙家二子、飛雲堡堡主和總管何三清……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鬼谷

目睹至親遭慘死　奮往鬼谷尋名師

谷主別出心裁，將鬼谷劃爲可以砍殺爭鬥的場所，只要有本事，可在此任意砍砍殺殺，打打鬥鬥，殺人放火，爲所欲爲。

於是，有那身負血海深仇的人，從四面八方湧向鬼谷。

不幸，進來的多，出去的少，大多數都將命葬在鬼谷。

無形中，鬼谷成爲一個尋仇滋事藏汚納垢的是非之地。

這兒所發生的事，千奇百怪。來這兒的人，也是千奇百怪。

有慷慨悲歌之士，有陰險狡詐之徒，有俠客，有梟雄，也有數不清的奇奇怪怪，形形色色的江湖異人。

鬼谷谷主從來不過問鬼谷以內的事，任由這些人爲善爲惡，自生自滅。

這些人也從來不和鬼谷谷主打交道，甚至連谷主是肥？是瘦？是男？是女？都不知道。

忽見遠處人影晃動，形色匆匆的奔來一個眉清目秀，儀表非凡，臉上籠罩着一層濃濃的淒苦與憂愁的少年。

是別人口中的小雜種、私生子——孤兒康少峯。

小峯進入鬼谷，夜色已深，但見白骨遍地，陰風撲面，梟鳴盈耳，鬼氣十足，目光所及全是些入目生寒的東西，沒見一個人，也沒見一棟房舍。

這景象令他不寒而慄，只好硬着頭皮向鬼谷的腹心地帶走。

默行頓飯工夫，眼前出現一座莊院，黑漆大門的頂端懸着一方橫匾，上面有兩個斗大的金字：鬼府。

康少峯昂首凝視，曉得已經到達鬼谷的大本營。

正欲穿門而入，卻見鬼府門檻上大模大樣的躺着一個赤膊裸胸，全身只穿一條短褲，蓬頭垢面，肚大如桶，肥豬也似的骯髒老頭兒。

胖老頭大有來歷，乃「鬼谷三叟」之一的醉叟解千愁。

醉叟解千愁神功入化，罕有其匹，爲人不善不惡，可善可惡，放浪形骸，不拘小節，性好杯中物，成天瘋瘋癲癲的，常醉不醒，認爲世間愁苦多，一醉可以解千愁。

身旁擱着一把破酒壺，一隻鷄腿吃去一大半，正自呼呼酣睡，狀至香甜。

小峯走上前去，恭謹有禮的說道：「這位胖爺爺請醒醒，在下想進鬼府去。」

一邊說，一邊搖，醉叟解千愁霍地睜開雙眼，粗聲大氣的斥責道：「豈有此理！那來的臭小子，竟敢打擾我老人家的好夢。」

不問青紅皂白，翻腕就是一巴掌，把康少峯打倒在地，摔了個四腳朝天。

好傢伙，隨意一揮，就如此驚人，功力之深，嘆爲觀止，康少峯今天算是開了眼界了。

解千愁那一掌好像是在打蒼蠅，出手後立又呼呼睡去。

小峯爬起身來，拍去塵土，再度小心翼翼的攏過去。

醉叟解千愁火了，吹鬍子瞪眼道：「你又來幹甚麼？」

康少峯謹言愼語道：「區區想進去，請你老人家讓一讓。」

「憑你這點本事，也想進鬼府去，找死？」

「小可身負血海深仇，想進鬼府去。」

「想進去就進去呀，沒人攔你，別在這兒閒扯！」

提起酒壺，「咕嚕！咕嚕！」的喝了三大口。

小峯沒再多言，右腿一抬，打算從醉叟解千愁身上跨過去。

醉叟解千愁揚腕打來一塊鷄骨，嘻皮笑臉道：「年紀輕輕的爲何這般無禮，我老人家在此睡覺，怎可拿人當驢騎！」

一塊鷄骨頭能有多大，力道卻大得驚人，小峯反應快，險險避過，將身後的老樹射穿一個洞。

小峯看傻了眼，駭異不已，結結巴巴地道：「是你老人家叫我過去的，又不是在下有意冒犯，從身上跨越不可以，請你讓開又不肯，晚輩實在不知如何是好？」

醉叟解千愁哈哈一笑，道：「簡單，若敬我老人家三個響頭，喊三聲醉爺爺就可以了。」

康少峯仇深似海，一身是恨，早存忍辱負重之心，暗想：「算啦，大丈夫能屈能伸，這個糟老頭難纏得很，姑且依了他，他日但有出頭之時，再叫他加倍償還。」

心轉意決，當即雙膝跪地，磕了三個響頭，叫了三聲醉爺爺。

醉叟解千愁這下可樂了，笑得前仰後合，自言自語道：「我醉叟解千愁閒來無事，喜歡在此收天下孝子賢孫的響頭，今日生意不錯，一共收了三四十個。」

小峯暗將磕頭之辱記在心中，舉步就要往鬼府走，身後有人譏笑道：「小雜種的命可眞長，沒被狠吞狗吃掉，居然活着來到鬼谷。」

眞是冤家路窄，蛇蠍美人趙婉君與玉面郎君楊明母子，竟在此不期而遇。

楊明雙目如電，從醉叟身上掃過，對康少峯道：「不過，小雜種，這一步棋你是下錯了，在鬼谷之外，小爺我礙於谷主的律令，不敢大動干戈，此地則不同，想殺便殺，想砍便砍，你這條小命是死定啦。」

仇人見面，分外眼紅，前塵往事立刻湧上心頭，康少峯虎吼一聲，道：「姓楊的，先別得意，鹿死誰手尙在未定之天。」

蛇蠍美人趙婉君黛眉雙挑道：「死到臨頭了還嘴硬，老娘現在就送你上西天！」

玉腕一翻，暗力如濤，一掌呼嘯而出。

楊明不願久戰，急欲置他以死命，一面揚腕發招，一面道：「娘，別跟他嚕七八嗦，三招兩式解決掉就算啦！」

三人拳來腳往，拚得你死我活，醉叟解千愁則視若無睹，頭一歪，又呼呼睡着了。

論功力，講修爲，楊明母子中的任何一人，都可在三十招內取小峯性命，更何況二人聯手合擊，康少峯想死裏逃生，恐怕比登天還難。

果然，不出三個回合，康少峯便被震得離地飛起來，落地時奇巧無比的一屁股跌坐在醉叟解千愁的肚皮上。

楊明得理不饒人，銀虹一閃，拔劍分心就刺，口中嚷道：「就憑你這塊膿包料，也想替你那婊子娘復仇？哼，做你的鬼夢去吧！」

分明是十拿九穩的事，偏巧，醉叟這時候大肚皮一挺，忽然站了起來，順便將小峯彈出去，凌空翻了兩滾，腳落實地。

蛇蠍美人趙婉君不給他喘息的機會，馬上揚掌追至，道：「小雜種，你死期已到，足下黃土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醉叟解千愁另有高見：「且慢，等我老人家的賬算清之後，你們高興怎樣就怎樣。」

他人高體胖，聲如洪鐘，三人見他大步行來，大肚皮一挺一挺的好不嚇人，又不知欲找誰算賬，齊皆移步閃躲。

醉叟乍然一探臂，像老鷹捉小鷄般將康少峯抓在手中，道：「臭小子，你的膽子越來越大啦！先是把我老人家當驢騎，現在又當椅子來坐，這筆賬……」

康少峯急忙分辯道：「前輩息怒，請聽在下一言，剛才小峯被這個毒婆子一掌震飛，無巧不巧的跌坐在你老人家身上，區區身不由己，並非故意。」

醉叟解千愁一扭頭，轉對蛇蠍美人趙婉君道：「小寡婦，是這樣嗎？」

趙婉君出道已久，知醉叟爲人古怪，口齒尖酸刻薄，雖然心存戒懼，但一句「小寡婦」刺傷了她，滿臉不悅道：「是又怎麼樣？」

解千愁露出一嘴黃牙，嘿嘿冷笑道：「好說，是就自己打三個嘴巴子，磕三個響頭謝罪。」

這話口氣太大，趙婉君惱羞成

怒，大發嬌嗔道：「你好大的口氣，姑奶奶可不是好欺負的！」

嬌軀疾閃，人掌齊進，欲與解千愁一決高下。

醉叟不怒反喜，笑容可掬道：「哈哈，小寡婦要動手啦，是不是活寡難受，空闈難熬，活得不耐煩想自尋死路？」

手未動，招未出，僅大肚皮一挺，就把趙婉君撞翻在地。

「看劍！」

母子連心，楊明怎能袖手，暴喝聲中挺劍從身後猛刺。

解千愁轉身回頭，疾伸二指，輕而易學的便將劍刃夾住奪過來，然後揚腳一踢，楊明馬上變作倒地葫蘆，滾出去一丈多，再也爬不起來了。

醉叟不屑一顧，口中唸唸有詞道：「這種破銅爛鐵，還要它何用？」

用力猛抖，一柄明晃晃的寶劍立時斷成四五截。

丟掉手中斷劍，往趙婉君面前一站，道：「我老人家做事向來一是一，二是二，而且不准賒欠，說要打妳三個嘴巴子，叩三個響頭，就要照單全收。」

說到就做，按住她的頭，叩了三個響頭，接着又脆生生的打了三個嘴巴子，直打得趙婉君鼻青臉腫，血流如注，張嘴吐出來三顆牙。

康少峯睹狀喜上眉梢，樂不可支，拍手叫好道：「打得好，打得好！痛快，痛快！」

醉叟解千愁錯愕一下，咧嘴嘻笑道：「打得好？你小子要不要也來痛快痛快？」

話是這樣說，卻挺着大肚皮大模大樣的向鬼府大門走去。

他，一肚皮撞翻了趙婉君，學手投足之間便毀掉楊明的劍，令康少峯佩服得五體投地，急忙緊走幾步，正經八百的說道：「老前輩天人神技，在下萬分欽佩，康少峯身負血海深仇，請你老人家收留。」

可不是說着玩，當眞準備要下跪拜師。

解千愁揪着他的頭髮，不許小峯下跪，道：「你小子這是幹甚麼？」

「想拜你老人家爲師。」

「去你的，老夫一向獨來獨往，孤家寡人一個，沒興趣收徒子徒孫。」

手一甩，將小峯逼退三步，一屁股坐在鬼府門檻上，提起破酒壺，喝起酒來。

小峯一身血債，滿腔悲憤，一心想拜師學藝，又上前哀求道：「少峯歷經千辛萬苦，好不容易才來到鬼谷，求老前輩可憐可憐我吧！」

醉叟解千愁白了他一眼，一臉不耐道：「滾，少來這一套，我老人家生來鐵石心腸，說破嘴皮子也沒有用，想叫人家可憐你，進鬼府去找『病叟』那個老怪物。」

伸手隨意一撥弄，就把康少峯推進鬼府大門內。

小峯大爲不快，暗將這筆賬記在心頭，放步往鬼府深處行去。

鬼府佔地極廣，彷彿一個城鎭，裏面茶樓、酒肆林立，客棧、飯館隨處可見，占卜算命者有之，販賣武藝者亦有之，熙熙攘攘的好不熱鬧。

有人在酒樓上花錢買醉，有人在客棧裏高枕酣睡，有人高談闊論，有人放聲高歌，更有人在拚死拚活，打得死去活來。

這兒的確是個無法無天的地方，也是一個弱肉强食的所在，黑白兩道上各色各樣的人皆滙集在此，隨時隨地在上演着千奇百怪的事。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地方，所發生的事更加不可思議！

凡是來到鬼谷的人，都是有所爲而來，尋仇、殺人、學藝、賺錢，不一而足，從晨至暮，從暮至晨，無時無刻沒有兇殺，無時無刻沒有爭鬥，彷若屠場鬼域。

因此，鬼府之內屍積如山，白骨遍地，充滿了陰森、恐怖、血腥、危機，一片鬼氣！

正北方，有一座七層高樓，康少峯從別人的口中得知，曉得是鬼谷谷主的府第，整天門窗緊閉，寂靜如死，甚少有人走動，多少年來沒人見過鬼谷谷主的廬山眞面目。

高樓內的主人，威震武林，也威震鬼府，雖然不曾親自過問鬼府中事，大家對這座神秘的高樓卻敬畏有加，沒人敢公開談論谷主的事，亦無人敢擅闖高樓一步。

小峯進得鬼府，稍事飲食後，便信步而行，想尋找醉叟口中的那位病叟拜師學藝。有意無意間，惡狠狠地瞪了那高樓一眼，喃喃自語道：「我娘和外公，是死在黑虎莊的人手中，是死在斷送我娘一生幸福的那個惡棍手中，也是死在鬼谷谷主的手中，此仇此恨，不共戴天，我康少峯總有一天會闖進去，殺掉鬼谷谷主和神簫玉女。」

話剛說完，耳中乍然傳來一番怪異的話語：「喂，萬事知，萬事通，萬事能，有病替你治病，有仇代你復仇，要學掌劍有掌劍，要學刀槍有刀槍，能預卜吉凶休咎，能知過去未來，有錢的快來，沒錢的快去！」

接着是一陣叮叮噹噹的串鈴搖晃之聲。

小峯心中好奇，循聲望去，果

見左側不遠之處，圍着一羣人，鈴聲便是從人羣中傳出，趨前一看，馬上發現在人羣當中四平八穩的坐着一位白髮如雪，虎目鷹鼻，身穿八卦衣，手拿串鈴，年約六旬上下的老者。

老者面前擺着一張八仙桌，前面掛着一塊白布，上面寫着他口中所說無所不能的那幾句話，桌旁兵器架上刀槍劍戟一應俱全，噱頭十足，似乎眞的無所不能。

算命賣藝的老頭見康少峯越衆而入，主動招呼道：「老朽神叟余千知，號萬博先生，博通古今，知萬事萬物，有求必應，不靈退費，那位客官想問卜算命，或報仇學藝，快請趁早，我萬博先生很快就要收攤子了。」

一陣清脆悅耳的串鈴之聲過後，神叟余千知又道：「喂，萬事知，萬事通，萬事能，有病替你治病，有仇代你復仇，有錢的快來，沒錢的快去。」

小峯見是一個江湖賣藝的，料定八成是個騙吃騙喝的空心大佬倌，但繼而一想，外公曾說鬼谷內有一位江湖異人賣藝，說不定就是他，自己投師無門，正感不知如何是好，何妨用銀子買一身絕技神功。

於是，深施一禮，道：「萬博先生，在下想買絕技神功，不知價錢怎樣？」

圍觀之人一聽眞的有人肯花錢買武功，一片嘩然，齊將目光投注在他一人身上，其中一位身穿玄衣，美艷如花的少女，更是凝神注目，一瞬不瞬。

神叟余千知見有財神上門，精神大振，起身相迎答道：「一分錢一分貨，客官出得起大價錢，我萬博先生自會傾囊相授。」

康少峯探懷摸出一錠小元寶來，往桌上一放，道：「這錠銀子可以買多少武功？」

余千知的笑容收起來了，像是一隻洩了氣的皮球，又坐回原位去，愛理不理的道：「娃兒未免太小看我萬博先生了，這麼點銀子買酒不醉，買飯不飽，買棺材不夠，收起來孝敬你娘去吧。」

言者無心，聽者有意，母親爲他受盡千羞百辱，最後又賠上一條命，神叟的話又勾起了他痛苦的記憶。

不過，別看他小小年紀，卻能屈能伸，頗有丈夫氣概，聞言非但不怒，反將悲憤化作力量，使復仇雪恨的意念更堅決！更堅定！收起元寶，取出外祖父遺贈的那一串寶珠，鄭重其事道：「這一串寶珠怎麼樣？」

寶珠粒粒晶瑩剔透，璀璨奪目，大家都看傻了眼，讚不絕口。

萬博先生當然識貨，見錢眼開，笑容再度綻放在臉上，接過寶珠，仔細把玩一陣後道：「此乃飛雲堡康家的傳家之寶──『驅邪避毒夜明珠』，價値連城，珍貴無比，小友想學甚麼都可以。」

「我要學蓋世無雙的絕技神功。」

「學海無涯，至大至深，你想買那一種武功？」

「不管那一種，只要能獨霸天下，威鎭武林就行。」

「我萬博先生的功夫樣樣精奇絕妙，罕有其匹。」

「罕有其匹不行，我要天下無敵。」

「天外有天，人上有人，怎麼樣才算是無敵天下？」

「很簡單，只要你能傳授在下足以殺掉鬼谷谷主的武功，這一串寶珠就是你的啦！」

此言一出，震駭全場，個個呆若木鷄，神叟余千知摸摸自己的脖子，將寶珠退還小峯，望一望七層高樓，滿臉惶恐道：「小兄弟，這個玩笑可開不得，老夫還想多活幾年。」

鬼谷谷主是康少峯必欲殺之而後快的大仇人，見神叟如此，改口道：「這樣吧！如肯將鬼谷谷主的來龍去脈告訴我，在下必有重酬。」

這也正是大家亟欲弄明白的一件大事，因爲鬼谷谷主獨霸江湖，以鮮血壓制黑白兩道，一直震懾着武林中人的心弦，也一直是個謎樣的人物，沒人知曉鬼谷谷主是老是少？是男是女？是美是醜？是高是矮？

結果卻大失所望，余千知滿臉靦覥道：「這個題目太大，恕難從命。」

一旁圍觀的玄衣少女冷哼一聲，道：「哼，連鬼谷谷主的來歷都搞不清楚，還好意思自稱萬博先生，不要臉！」

神叟瞪了他一眼，道：「女娃兒有所不知，並非老夫不知此人底細，而是……」

「而是怕鬼谷谷主殺掉你，對不對？」

萬博先生吃玄衣少女一頓搶白，氣得雙眼發直，康少峯及時說道：「不管你是不是知道還是不敢說，反正這單買賣吹啦，再見！」

拿起寶珠，轉身就走。

稀世瑰寶，珠光四射，余千知不死心，搖着串鈴，緊趕三步，鼓起如簧之舌，道：「除了鬼谷谷主的事說不得之外，餘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先免費送你一卦如何？」

「送甚麼？」

「談談你的身世、遭遇。」

「好，說[illegible]。」

「你是一個私生子，別人口中的小雜種，你娘自殺在大風雪中，來此的目的是想拜師學藝。」

別人罵他私生子、小雜種時，康少峯準會[illegible]雷霆，此刻話出神叟之口，感受大不相同，聽他言來絲絲入扣，分毫不差，不由爲之一怔，暗想：「這個老傢伙有點門道，我何妨問一下自己的未來吉凶？」

當即正容說道：「你看在下將來的吉凶怎樣？」

神叟余千知手一伸，道：「拿來。」

「拿甚麼？」

「寶珠。」

「多少？」

「不多，三顆就[illegible]。」

康少峯[illegible]了想，取下三顆寶珠，道：「東西在這兒，你先說說看。」

萬博先[illegible]上上下下，前前後後，仔仔細細的打量着康少峯，久久不發一語。

臉色愈來愈沉重，充滿了迷惘、疑惑、驚異甚至恐懼，片刻之後方始戰戰兢兢的說道：「小俠骨骼奇特，貌相出衆，先苦後甘，前途無量，乃大富大貴之人，可惜殺孽太重，整個武林將會被你攪得天翻地覆，鷄飛狗跳，天曉得會有多少人喪生在你的手中，鬼谷谷主可能也無法倖免。」

話出口後，發覺失言，臉向高樓，不勝惶悚之至。

圍觀之人則議論紛紛，反應不一，有人相信，有人存疑，有人大罵余千知騙死人不償命。

小峯同樣信疑參半，聽他說得痛快，立將三顆寶珠送給萬博先生。

忽然想起醉叟解千愁之言，康少峯探詢道：「可知病叟老前輩在那裏？」

余千知嘻嘻一笑，道：「廢話，身爲萬博先生，當然瞭如指掌，不過……」

「不過怎樣？」

「養鷄要米，養魚要水，問路也得問路費。」

「要多少就乾脆直說，別拐彎抹角打啞謎。」

「也是寶珠三顆。」

「三顆太多，不幹。」

「兩顆如何？」

「只是問路，不值這麼多。」

康少峯不願被人敲竹槓，轉身就走，萬博先生窮追不捨道：「小財神慢走，打個對折，一顆總可以了吧？」

自己居然變成小財神，小峯頗感啼笑皆非，心想：「聽醉叟的口氣，病叟似是一位悲天憫人的長者，花一顆寶珠，打聽出他老人家的下落來，如能得到他的同情，學得一身絕技，總比向余老頭買功夫要便宜。」

摘下一粒寶珠，交給萬博先生，道：「嗯，這還差不多，你說吧。」

神叟余千知指着十丈以外的一座低矮昏暗的破屋，道：「呶！娃兒看清楚，病叟龍雲那個老怪物就住在那兒。」

只是耍耍嘴皮子，才三言兩語，便賺進四顆明珠，余千知滿臉春風，好不得意，搖着串鈴，重返八仙桌前。

鬼谷之行，爲的就是拜師學藝，病叟去處既明，小峯毫不遲疑，當即放步奔去。

詎料，甫至破屋附近，忽聞一個清脆悅耳的聲音冷笑道：「花一顆明珠，問一個瘋子的下落，覺不覺得自己是個白痴傻瓜蛋？」

話說一半，從房側走出一位玄衣少女，正是剛才搶白萬博先生的女郎。

康少峯不悅道：「珠子是我的，高興給誰便給誰，關妳屁事！」

玄衣少女白了他一眼，嗔怒道：「哼，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說你傻還眞傻……」

言未盡，耳畔有一個蒼勁有力的聲音接口道：「小燕，妳在和誰說話？」

小燕聽出是祖父的聲音，驕狂之氣益戢，聳聳雙肩嬌笑道：「爺爺，燕兒是在和一個糊塗蛋嘔氣。」

康少峯火了，氣虎虎地吼道：「住口，再胡說八道，我就打爛妳的嘴！」

小燕根本沒把他放在眼內，嬌軀一擰，準備動手打人，祖父又及時大聲說道：「誰敢打我白龍莊主『神劍』衞道的孫女，莫非吃了熊心豹子膽？」

話未落，人已現，是一個道貌岸然，不怒自威的老頭兒，康少峯認得此人，是白龍莊主神劍衞道，自己母子倆辛苦搭建起來的房子就是被他派人燒掉的，在往飛雲堡外公家的途中，又受盡他們的凌辱與刁難，今又在鬼府相遇，心中暗暗叫苦不迭。

心念間，人影乍閃，衞道的身後又多了兩人。

一個是長子「金錢鏢」衞宏道。

一個是次子「摘星手」衞宏濤。

康少峯心知來者不善，鬼府之內可以任意砍殺，腳底一滑，退了三步。

小燕姑娘一臉茫然道：「爺爺，他是誰？生這麼大的氣幹嘛？」

衞道緊蹙着眉頭，咬着孫女的耳朵說了幾句悄悄話。

小燕聽畢，花容大變，殺氣騰騰地叱道：「野小子，我道是誰，原來是康雪梅那個賤女人所生的雜種，你今天死定啦，休想見到明天的太陽。」

這小妮子好潑辣，衞道淡淡數語，點燃了她的心頭之火，說打就打，一掌呼嘯而出。

黑虎莊趙家的人和小峯作對，他知道原因，可是，白龍莊衞家的人爲何要燒掉他們母子的窩，四處追殺，卻一無所知，見小燕來勢兇猛，急忙閃身避開，道：「姑娘請住手，妳我往日無冤，近日無仇，爲何出手打人？」

小燕姑娘鐵青着臉，一字一咬牙道：「好個無冤無仇，你們母子害死我爹，氣死我娘，倒推得一乾二淨。」

康少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道：「妳說甚麼？害死妳爹？氣死妳娘，這……」

小燕不再多言，玉掌疾翻，暗力呼嘯，將康少峯打退五尺。

是泥人還有三分火氣，康少峯忍無可忍道：「好刁的丫頭，簡直不講理，想打就打，我康少峯也不是好欺負的。」

小燕正有此意，挽起袖子，正要大幹，神劍衞道上前道：「燕兒退下，讓爺爺來親手打發他。」

不待衞莊主出手進招，康少峯搶先說道：「衞老前輩，你派人燒我們的房子，一再羞辱我們母子，今天又要下手殺人，這究竟是爲了甚麼？」

神劍衞道怒沖沖地回說：「爲了甚麼？哼！你那無恥的娘心裏有數，去問她呀！」

「先母已亡，求老前輩口下留德，別再辱駡她老人家。」

「死得好，既然如此，就到陰曹地府去問。」

聲冷氣壯，吐字如刀，話完，一招「追魂奪命」，以雷霆萬鈞之勢攻出。

白龍莊乃是武林一大宗派，神劍衞道望重一方，出手一擊，既快且猛，小峯那能消受得了，勁風兜體一撞，立如弱柳殘枝般向後退去。

衞道決心要康少峯的小命，揚掌再上，用力更重。

吃一次虧，學一次乖，小峯不敢硬接，只好閃身退避。

神劍衞道彷彿在玩老鷹抓小鷄的把戲，道：「小子，殺你如探囊取物，不過，一掌畢命未免太便宜，老夫要你吃盡苦頭，受盡煎熬，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一陣叮叮噹噹的串鈴聲，打斷了衞道未盡之言，神叟余千知蹣跚而來，吆喝道：「喂，萬事知，萬事通，萬事能，有病替你治病，有仇代你復仇，可以當保鏢，也可以幹殺手，能預卜吉凶，知過去未來，有錢的快來，沒錢的快去。」

甚麼地方都不去，邊說邊走，偏偏站在小峯和衞莊主的中間。

此老名頭甚健，衞道不敢輕慢，皮笑肉不笑的抱拳爲禮道：「萬博先生，衞某這廂有禮啦！」

神叟余千知打了兩聲哈哈，道：「不必多禮，只要不打擾我老人家的生意就沒事。」

衞道愕然一楞，道：「余兄這話就不對了，分明是尊駕打擾了老夫，卻說本莊主打擾你，萬博先生想做生意，等衞某解決掉這小子以後也不遲。」

余千知老臉一沉，道：「你把這小子殺掉，我老人家還做屁的生意。」

「那余兄要怎麼樣？」

「好說，你們站遠點，我來做生意。」

「如果白龍莊不答應呢？」

「哼，這可由不得你，不答應也得答應！」

一句話激怒了神劍衞道，氣衝斗牛道：「余千知，你簡直目中無人，老夫自不量力，今天倒要領教領教。」

立與長子金錢鏢衞宏道、次子摘星手衞宏濤，從三個不同的方向攻上去，欲以快刀斬亂蔴的手法，先把萬博先生制服，然後再取康少峯的命。

然而，算盤打錯了，父子三人聯手，依然不是人家的對手，只見萬博先生環攻一掌，便以摧枯拉朽般將三人震得踉蹌而退，摘星手衞宏濤功力較淺，動作略緩，被神叟的串鈴打中，當場痛得暈過去。

衞道目睹兒子傷重倒地，方寸大亂，忙着替衞宏濤療傷止痛，那還顧得下再跟萬博先生爭長較短。

神叟余千知好不得意，引吭大笑三聲，衝着康少峯搖一搖串鈴，道：「小財神爺，你的武功太差了，那裏是人家父子祖孫的對手，要不要我萬博先生効勞？」

康少峯道：「我跟他們無冤無仇，用不到你來多管閒事。」

「不對吧，無冤無仇他們爲甚麼要揍你？」

「可能是誤會。」

「誤會？哈哈，娃兒錯了，他們恨你入骨！」

「這是爲何？」

「此事說來話長，應從你娘康雪梅身上說起。」

「是這樣嘛？你對在下的身世倒很清楚。」

「當然，不清楚如何能將你那一串寶珠弄到手。」（未完・四）

上文提要：哈大姐率領手下五十人偷襲龍華別墅，並放火燒了別墅，只是未見目標人物小川和田野。回途中碰見管賬丁大發，報知坊中打起來，哈大姐不知何方大膽之輩來闖禍，待到賭坊一見，原來是自己欲獵之人物小川與田野。原來此二人想來尋回失去之寶物，卻被趕回來的于不悔、古照今等劈傷狼狽而逃……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七巧賭坊

待人至誠有賢能　亡羊補牢求高人

申方艮道：「有什麼不可？」

水道生道：「改名呀，爲了一個殺手？」

申方艮道：「咱們不都需要殺手嗎？」

水道生怔住了，是的，他本人也最急於邀請到厲害的殺手。

水道生妒忌哈玉芳幾乎發了瘋，哈大姐得了三個厲害的殺手在身邊，她高枕無憂了。

人嘛，有幾個不是活在後悔的歲月中呀！

人只一生到這世上就開始後悔了，要不然老天爲什麼巧安排，叫人一出娘胎就「哇哇」大哭起來？

水道生後悔，後悔沒留住古照今。

申方艮更後悔，古照今在他幫中三年，他沒有機會賞識古照今的功夫，當然，申方艮更是恨死雷子鳴了。

他至此才知道必是雷當頭忌才。

江湖上有太多這樣的例子，申方艮心中痛恨，眞不想去搶救雷子鳴。

當然，他是氣在心裡，救人還是要救的。

＊　＊　＊

哈大姐火大了，這才離開多久呀，幾間屋子已被人摧毀得滿目瘡痍。

丘大元過了半天才自屋頂上落下地來，之前他是去追殺那五個黑衣武士去了。

丘大元奔入後院中的時候，正巧兩個黑衣人自門裡跳出來，雙方一言不發就狠幹起來。

兩個黑衣武士合殺丘大元一人，兀自被丘大元刺傷，兩個聽得偏院外傳來嘈雜聲，一驚之下又叫出另外三人，於是，五個人一擁而上想把丘大元先刺死！

丘大元不叫他們圍上，彈身半空中他打出兩隻飛梭，就插在兩個黑衣人的背上與前胸，於是，五個黑衣武士有四個帶傷，他們上了屋頂，逃往大街上了。

丘大元不放過，他追上去了。

只不過當他追到大街上，他發現了捕頭杜常樂。

杜常樂正率人在追盜賊，丘大元只好不追了。

＊　＊　＊

「大姐，五個傢伙跑了！」

哈大姐道：「五個該死的東西，想不到他們進來把咱們好好的家弄成這樣子！」

她走進內室中，立刻安慰的笑了，因爲她的藏寶之地是安全的。

便是再毀損些東西，她仍然高興，她只要把丁管帳找來，立刻會叫人來做更好的，無他，有錢能使鬼推磨，是不是？

＊　＊　＊

累了一夜的杜捕頭，天剛亮又來到七巧賭坊中了。

不只他累了一夜，七巧賭坊中誰不是累了一夜。

杜捕頭把七巧賭坊的大門敲開了，開門的不是別人，而是一個大夫與伙計一人。

杜捕頭嘿嘿冷笑，道：「就知道是你們幹的，嘿嘿果然不差！」

那伙計見是杜捕頭來了，便對大夫道：「大夫，你好走，不送你了。」

那大夫提着藥箱走了。

伙計這才對杜捕頭道：「大人，何事？」

杜捕頭道：「帶我去見哈老板！」

伙計不敢多言，帶着杜捕頭往後面走去。

＊　＊　＊

七巧賭坊雖然被小川與田野二人半夜潛來把賭坊後院各屋搗亂個稀巴爛，哈大姐的臉上有微笑，因爲她算一算個帳不吃虧，她不是也率人去龍華別墅殺了人又放了火？那比小川他們來此可就有賺頭了。

哈大姐正在吩咐各處快整理，她還叫人把毀了的堆在院子裡，等着全部換新的。

便在這時候，伙計帶着杜捕頭來了。

遠遠的，哈大姐已看到杜常樂了。

不等杜捕頭走到，哈大姐立刻奔上去，道：「杜大人，你瞧瞧，東洋鬼子很猖狂，半夜裡潛來我這裡，又是殺人又是搶，我被他們搶去多年積蓄，少說也有五十萬兩白銀呀，你可得替我作主呀，杜大人！」

杜捕頭聽得一瞪眼，道：「怪了，東洋人報案說有人去龍華別墅又殺人又放火，如今那兒變成一片廢墟了！」

他往四下裡瞧一遍，又道：「怪了，你們這兒的人……怎麼這麼多呀……」

哈大姐一把拉住杜捕頭，道：「走，過去瞧一瞧，我的人也挨了刀。」

杜捕頭被拉着，哈大姐先拉他到附近的申方艮與水道生二人住處，她隔窗指給杜捕頭看，道：「床上兩個人挨刀子，幾乎沒有命了。」

她這是把申方艮與水道生二人也算上了！

哈大姐又拉着杜捕頭往前面走，去到一間大客房中，唉，方浩與米太郎二人正在「哎呀」叫吶！

身上流了那麼多血，掉了幾塊皮肉，才不過包紮妥，二人的火氣也消失了，變得有氣沒力的直叫痛。

人嘛，老頭與孩童一個樣，天眞歸天眞，受了罪一樣叫痛不已！

哈大姐拉着杜捕頭走進去，她對方浩道：「方大叔，我與兄弟們到船上去辦事，東洋人是怎麼來殺人搶劫的？如今官家有人來，把情形說給杜捕頭大人聽！」

方浩咬牙苦撐，道：「說起來話兒長，東洋鬼子太猖狂，操他娘的，咱們在這兒開賭坊，月月納稅還出糧，想不到東洋鬼子也紅眼，今夜潛來十多人，把我這看門的老人也下刀砍傷……」

他衝着杜捕頭，又道：「大人呀，天無日月一片黑，人無法條亂成堆，你快快去抓東洋人，我們會在神前爲你燒上一爐香。」

杜捕頭一瞧，還眞的楞住了。

「有証據是東洋人幹下的？」

哈大姐問方浩：「方大叔，是什麼樣的東洋人？」

方浩道：「好像一個叫小川，另一個叫田野呀！」

杜捕頭道：「你還知道他們名？」

方浩道：「我知道，他們二人好像也受了點傷，因爲他要殺我，我們當然也回手！」

他看看哈大姐，又道：「把他們找來一問，再看他們有沒有受傷便知道了。」

哈大姐道：「對呀，看他們身上的傷就知道了！」

杜捕頭道：「這件案子由我擔綱，非查個水落石出不可，妳安心啦！」

哈大姐忙點頭，道：「一切全靠大人了！」

杜捕頭臉皮一緊，又道：「哈老板，咱們這是說法條的，丁是丁來卯是卯，我問妳另一件事，妳得對我實情話兒實情說！」

哈大姐道：「你大人有問我必答，也可以說知無不言，言而必盡，什麼事？」

杜捕頭的三稜眼一瞪，道：「龍華別墅被燒光，而且還死了男男女女十多人，這件滅門似的血案會不會是……與妳有關連？」

哈大姐道：「杜大人，你如果要我幫忙查案就講呀，又何必把我扯入案子裡？」

她等於是否認自己涉案，然而她又沒說不是自己幹下這件大案。

杜捕頭怔了一下，又道：「會是誰幹的？」

哈大姐道：「我也許可以提供你一個辦案方向。」

杜捕頭雙目一亮，道：「妳有高見就快說！」

哈大姐道：「我以爲血洗龍華別墅的人物，必是咱們中國人！」

杜捕頭道：「誰？我也知道是

中國人，誰？」

「那我就不知道了……」

「妳等於沒說！」

哈大姐道：「我是想着東洋人在咱們土地上弄了個什麼治外法權，他們可以為非作歹亂殺人，他們自然也得罪了不少中國人，所以我說是中國人幹下的……」

杜捕頭道：「哈老板，事情總是會水落石出的，我眞希望妳沒幹這件事！」

哈大姐道：「我是想幹，當我覺得官家無法保護我們安定的時候，我就會豁出去的。」

杜捕頭拍着胸膛，道：「我就代表官家，我杜常樂為哈老板擔綱！」

他重重一抱拳又道：「我要去辦案了，這一天還眞夠我累的了！」

他走了，又是那伙計送他出了大門。

哈大姐望着走去的杜捕頭，她冷笑了。

「憑你呀，你這一輩子也休想破案。」

* * *

杜捕頭心中十分明白，這夜雙方幹起來，只是主力未碰面，你們打吧，殺吧，找機會我自會狠狠的撈一筆，死活是你家的事，賺銀子當然是我的事！

他有這種想法，別以為他是混帳王八蛋，其實普天之下，不論是那一個國那一個邦，幹捕頭的都有這個「心鋼眼」。

心是肉造的，為什麼有人叫這種人做「心鋼眼」？那當然是有原因的！

原因是心變成鋼，這個人的心自然硬，心硬的人是不會發慈悲，想也知道，如果天下太平，一年到尾無一件案子發生，那時候早就沒人幹捕快了，憑那幾個餉銀呀，連食西北風也難養家活口！

杜常樂如果在太平之地幹捕頭，他早脫了官服投靠到……說不定投靠在七巧賭坊了。

* * *

申方艮的傷好得慢，第五天才能活動他的兩條肩，因為他背上的一刀差一點叫他慘了。

那水道生早他一天就回去了，水道生傷得也不輕，只因為水道生心中有事情，他提前一天就走了。

水道生心中可在高興，哈大姐就快正面與東洋倭寇幹上了，因為東洋倭寇認定了哈大姐偷襲荒島，也搶去了他們的財寶！

東洋倭寇為什麼那麼快就知道是哈大姐把他們的財寶偷去了？那是有兩個主要的証明！

其一，七巧賭坊來人沒殺死在荒島上的藝妓，他們乘船回去後，問活人便可以想到是什麼人幹的了。

其二，也只有七巧賭坊中人才到過這荒島上，佟大川與杜老三就被抓來荒島幹苦力，逃走的是七巧賭坊的人，他們有理由來偷襲。

有這兩個原因，小川與田野二人自然找上七巧賭坊了，而且也認定是哈玉芳率人幹的。

一個專門坑害別人的組合，當然不會忍受別人來坑他們的，黑龍會的人物就是這樣。

黑龍會的陰謀是盡一切方法掃清大清朝海上的運輸能力，以後由他們一手包辦，到了那時候，他們予取予求而壟斷了海上運輸的命脈。

* * *

哈大姐當然不知道這一切，水道生也不知道，甚至三刀會也不知道，因為他們的私有組織是沒有整體國家觀念的，他們只會營生。

杜捕頭只會在他們的盈利中榨取一點小油水。

杜捕頭這一回沒弄到油水，因為他發覺哈大姐的賭坊中也淒慘，他不好意思轉彎抹角的伸手討錢。

杜捕頭走出七巧賭坊，他在台階下面回頭望，心中的話沒出口，只不過從他的冷笑，可以看到他是多麼的希望天下大亂呀！

* * *

「吁……啊……吁……」

這是趕大車的硬生生把一輛大車停在七巧賭坊門口，趕大車的身邊坐了個錦衣大漢，他「颯」的一聲跳下大車，立刻間另有一輛大車也在七巧賭坊大門口停下來，只見古照今已自趕大車的身邊跳下來，立刻，由車內跳出兩個大漢，另一個是文質彬彬的先生模樣，這人手上還提了個不算太小的紅木箱子。

古照今走到前車，對那大漢施禮，道：「方三爺，請跟我進去！」

那人不是別人，三刀會的三當家「追魂刀」方傳中來了，方傳中的臉上一片冷煞之氣！

方傳中抬頭看看「七巧賭坊」的招牌，冷冷的道：「你就在這兒當差？」

古照今道：「是的！」

方傳中道：「眞有出息！」

他是不以為然才說此話，古照今只是笑笑。

那方傳中對後車上跳出來的二人道：「張護法、李護法，跟我進去！」

跟方傳中進入七巧賭坊的人還有那個文質彬彬的漢子，他好像是個大夫！

不錯，三刀會的大夫扁平來了！

大當家受了重傷，他當然要趕來。

* * *

古照今奔上台階推開了門，七巧賭坊這幾天一直把大門關得緊，其內部眞的在整修。

被東洋倭寇把幾個房間搗得稀巴爛，不整修怎麼行。

那方傳中跟着古照今，他重重的道：「你曾在雷子鳴的船上當差？」

古照今道：「當了三年把手！」

方傳中道：「為什麼棄職不幹？」

古照今道：「三爺，已經離開了，又何必舊事重提？還是快……」

「不行，我不知道則已，既然知道了，咱們三刀會的人才外流，我不甘心，總得弄個明白！」

古照今一笑，道：「三爺，我不算人才，別把我看得那麼重！」

方傳中道：「話不是那麼說，要知我三刀會是個大組織，江湖上多少人想幹還不一定要吶，怎會有人不幹，一定出了什麼毛病。」

古照今能說出是雷子鳴忌才嗎？

他笑笑，道：「三爺，你就說我是個見異思遷的人吧，你甚至說我是小人也可以！」

方傳中楞了一下，而古照今已微笑着進入七巧賭坊的門內了。

古照今帶路在前面走，繞過三大院廻道進入一座偏院中，那兒是幾間客房，供賭客們住的。

古照今站在一間客房外，立刻對方傳中道：「三爺，到了，就是這一間。」

客室內傳來三刀會大當家的聲音，道：「是古老弟嗎？你回來了？」

於是，方傳中一個大步奔進房中了。

方傳中也怔住了，他發現申方艮大哥幾乎是大病一場似的瘦。

「大哥，苦了大哥了！」

方傳中奔到床前幾乎單膝下跪，口中帶着忿怒與愴然的語氣，又道：「何人如此大膽，敢動咱們三刀會呀？」

隨之進來的兩位三刀會護法，「黑砂掌」李子明與「鐵腿」張鵬飛二人也擠過來見禮道：「大當家！」

申方艮對這二人點點頭，那位三刀會的大夫過來了。

這位大夫叫扁平，在三刀會也是老資格，他提着葯箱跳上床，立刻問道：「當家的，你傷在……」

「背上！」

「讓屬下瞧瞧。」

「扁大夫，一刀砍在背骨上，夠重的，這兩天算是輕了一半。」

扁大夫解開申方艮的外衣，裡面沒穿內衣，申方艮轉過背去，扁平只一瞧便道：「這個大夫用了洋人的葯，也算有效！」

一邊的方傳中道：「老扁，快為大當家換好的葯，完了咱們上路。」

扁平不怠慢，立刻動起手來了。

* * *

客室中的人正忙着為三刀會他們當家的換葯吶，門外面，古照今陪着哈大姐也來了。

哈大姐一進門，便笑對申方艮道：「申大當家的，這些天怠慢你了，多多包涵呀！」

古照今已把申方艮給他的令牌還給了申方艮，他站在一邊和走來的小雪在細語不休。

這光景看得方傳中不太高興，忍不住的哼了一聲。

* * *

申方艮站起來了，兩個護法忙上前左右攙扶，哈大姐道：「怎麼馬上就要走呀，至少容我請各位吃頓酒菜吧！」

申方艮笑笑，道：「哈老板，我知道妳是有一套，妳堪稱女中豪傑！」

哈大姐哈哈的一笑，道：「申大當家，江湖條條路，你我風馬牛，能夠認識，那是緣份，這幾天我這兒不太平，我少來問候，得罪得罪！」

申方艮道：「哈老板，單只那夜那位老兄死守在門口不叫東洋鬼子衝進來，就令我此生難忘，容我申某說句心裡話，妳是怎麼把人帶領得為妳賣命呀？」

哈大姐哈哈再笑，道：「申大當家的，江湖上有句話，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只不過我多了個『誠』字而已！」

申方艮笑了。

申方艮也走到古照今面前，道：「小古呀……」

他這一聲小古，就把古照今捧了上天，不但兩位大護法一怔，三當家方傳中也楞住了。

方傳中心中想：「這小子是什麼東西嘛！」

但申方艮却笑對古照今道：「你現在如果點個頭，三刀會變成四刀會，你是四當家，如何？」

申方艮這是第二次重提，古照今立刻發了楞，發楞的不只他一人，在場的人都發楞。

申方艮哈哈一笑，又道：「老夫不逼你，你多考慮，三刀會的大門為你開，我歡迎你隨時回來！」

古照今立刻單膝一跪，道：「古照今沒福氣為老爺子服務了，你老見諒！」

申方艮黯然一嘆，什麼話也不再多言的就走了！

大門外上了大車，那方傳中心

中不平的道：「這小子只不過是船上一個把手，他算是什麼呀！」

申方艮重重的道：「他有被賞識的理由。」

「什麼大不了的理由？」

申方艮道：「你見過天下最厲害的殺手嗎？」

方傳中道：「天下誰是最厲害的殺手？」

申方艮道：「古照今就是天下最厲害的殺手，過去我沒放在心上，可是當那夜我見他一刀便刺殺那厲害的東洋人之後，我算是見識了眞正用刀的人——眞會用刀的人，在出刀之前是看不出他的刀。」

方傳中道：「那又怎樣？」

申方艮道：「我們老哥三人聯手，也不見得能鬥得他過，你說怎樣？」

方傳中楞住了：「眞有那麼大的本事？」

申方艮道：「我不會看走眼的！」

於是，方傳中也豁然想通了，如果古照今功夫平平不怎樣本事，哈大姐又爲何把那麼美的姑娘送了給他？古照今甚至也不想回三刀會坐上第四把交椅，當知大當家說的是實在情形了。

* * *

三刀會是不會對水道生有所賠償的，三刀會的大船在大海上失了踪，三刀會當然要派船出海去找尋，在事情未弄清之前，申方艮當然不賠銀子。

水道生也不會去找三刀會賠他，他也知道，龍華的東洋倭寇們吃了大虧，一時之間是不會再找他的。

水道生這幾天已快把他身上的傷養好了。

只這麼兩次挨刀，已傷得水道生的心情大變，他想着自己爲何不對敵人下刀？

他雖然有兩千白銀定銀在三刀會手中，但他已在哈大姐手中弄了一萬兩銀子，算一算他有賺不賠，這方面他是安慰的。

水道生拉了一把椅子坐在蒼龍號大船上，身邊又坐了蒼龍號的當頭洪在山。

另外，天龍號張天發也在，當然，失去飛龍號的當頭李長春也在。

四個人抬頭看月兒，那圓圓的月兒好像在天上滾動不已，而水道生却十分感慨的對三人道：「江湖就是江湖，咱們想過好日子便是免不了要拚命，就像我這一回，差一點沒命！」

李長春道：「東家，別氣餒，總是會過去的！」

水道生道：「過去？怎麼過去？東洋人只一旦喘過氣來，他們會再找來的！」

洪在山道：「操那娘的，不就是動刀嗎？誰怕誰呀！」

張天發道：「對，誰怕誰呀？殺人誰都會！」

水道生道：「說得輕鬆，眞的挨了刀，那滋味實在叫人受不了。」

他是挨過刀的人，有感而發，說的是實話。

李長春道：「就單挨刀又怎樣，咱們少說也拖幾個墊背的，怕他娘嗎？」

水道生道：「匹夫之勇也，唉，咱們只差高手了！」

* * *

天下事還眞的那麼湊巧，就在水道生四人在船上閒聊的時候，忽然有個飯店的伙計奔到岸邊來。

這人來得突然，這人的吼聲更來得突然。

「喂，誰知道有個姓水的呀！」

他吼了一下，便喃喃的道：「還有姓水的，娘的，有沒有姓火的呀？操！」

「誰找姓水的？」

有個人跳上岸，雙方看清楚，船上下去的人道：「喂，你不是飯館小二嗎？找姓水的幹什麼？」

那小二道：「不是我找姓水的，是客人拜託我來找一位姓水的。」

那人道：「你說有人找姓水的？什麼樣的人？」

「一對老夫婦呀，灰髮老人壯碩，女的却瘦兮兮！」

「你等着，我去船上問一問！」

他說完便又跳回船上，一直奔到蒼龍號大海船上，已聽得水道生道：「是誰找我，是不是東洋人呀？就說我不在……」他還眞怕再挨刀子。

那人道：「不是東洋人吶，東家！」

「那是誰？」

「是一對老夫妻……」

水道生只一怔間，立刻跳起來了。

他興奮的道：「難道是他們二老？他們來得快，出乎我意料之外了，哈！」

他得意的跳下船，然後對那小二道：「快帶我去見那二老……」

小二看看水道生，道：「你姓水？」

「不錯！」

「眞罕有的姓氏呀！」

水道生道：「那也沒什麼。」

很快的，水道生奔進附近的那家飯館大門，抬頭看，只見一對老夫妻正在吃點心，各人吃一碗麵條。

水道生走近，立刻對小二道

：「快，加菜，把好的菜送來幾樣！」

小二回身而去，水道生已拉住那老者，樂得開懷的笑道：「太好了，太好了，你們二老終於來了！」

來人不是別人，乃惠州來的柳逢春與他的妻子「飛梭」黃鶯二人是也！

柳逢春哈哈一笑，道：「這地方開埠了，人也多了，地方變大了，小漁村變成大商港，找你還眞不容易呀！」

黃鶯的精神極佳，但是瘦兮兮的樣子，她也衝着水道生點頭一笑，道：「水先生，找到你眞好！」

不旋踵間，小二又端來幾樣熱菜，水道生道：「酒，怎麼少了酒呀？」

小二忙應道：「馬上到，三位喝什麼酒呀？」

水道生對黃鶯道：「柳夫人，妳看咱們喝紹興老酒如何，溫和保養身子，熱了喝更好！」

黃鶯道：「當年我甚麼也不忌，如今病了多年，唉，就喝點紹興酒吧！」

水道生忙對小二道：「淡一些的，熱上三斤。」

小二回身走，柳逢春道：「水先生呀，你的那玩意兒太靈了，只抽上一口精神百倍，病要發作，抽上一口就好了，所以咱們來找你！」

水道生哈哈一笑，道：「小意思，二位賢夫妻，我提供那東西，你們永遠抽不完的烟。」

柳逢春與黃鶯二人愉快的笑了。

「太好了，找對了，因爲……」

柳逢春赧然一笑，又道：「那玩意兒實在好！」

水道生道：「二位賢夫妻，以後在我這兒住下來，別說是這點烟膏，便一切吃住花費，我用最好的供應，比之二位住在柳家村可高級多了。」

柳逢春道：「有道是英雄也怕病來磨，這些年我爲妻子花去所有積蓄，便是兩個徒兒也時常送些碎銀子供我們二老花用，如今遇上了水先生如此照顧，感謝之至了！」

水道生見酒已送來，立刻親自斟酒，一副尊敬的樣子，比他侍候爺娘還周到。

那柳逢春酒吃到一半開了口：「水先生，我的那個小師弟與兩個劣徒也在黃浦灘混生活，早晚我想見見他們三個人，你看……」

水道生道：「不急，不急！」

他對黃鶯笑笑，又道：「二位才來到，在此先吃個飽，今夜暫住在這家客店裡，我去爲二位找個安靜的地方住下來，等一切安排妥了，咱們自會把令高徒找來會面！」

他愉快的笑笑，又道：「我還打算找來大夫爲夫人把病治好，總是不能永遠靠抽大烟吧！」

原來他也想到抽大烟的人喪志之外也損傷身子！

原是有陰謀的，水道生把大烟送去柳家村，其因的是要把柳老英雄控制在他的掌中，他已失去古照今，他也沒弄到丘大元與于不悔，那麼他就把他們的師父拉攏到手，也是一着妙棋。

但他想不到這麼快二老便來找他了。

人既然來了，又是投靠他而不去找古照今三人，他是個在黃浦灘上標準的會動心眼之人物，他要這二老找大夫，快快醫好他們的烟癮，因爲他似乎發覺柳逢春也沾上了大烟癮了。

如果柳逢春也離不開大烟，那麼他的武功就會大打折扣，什麼也別想依靠他了。

水道生心事重重的陪着柳逢春夫妻二老二人吃過酒，便把二老留在這家飯店中歇下，他獨自走了。

水道生又回到船上，他找來兩個李長春的手下，吩咐他們人快去找房子，先安頓二老，自己便走了。

* * *

柳逢春第二天一早醒來，已有個大漢等候在這家飯店中了，他是要帶他們二人去個安靜的地方住下來的。

雖然是起來了，但是却不能走，至少不能馬上走，因爲，一大早這二老就得擺上烟燈對面躺，然後把帶來的烟燈與烟槍取出來，挑了烟膏燒起來。

這早上的一鍋烟二人是非吸不可，要不然黃鶯就會咳呀咳的咳個不停了！

柳逢春還好，至少他才沾上這玩意兒。

二人匆匆的抽了煙，又匆匆的吃了上海早點，這就隨着那人走了。

柳逢春與黃鶯二人精神大了，一路還逗笑了。

只不過才轉了個彎，便到了一條小巷，正可以在黃浦灘岸邊的船上看到巷底，柳逢春夫妻被帶到巷口第二家小院門前，那人伸手推開了院門，帶着柳逢春二人走進去，只見另個一伙計在那三合小院中忙着吶。

忙什麼？忙着指揮幾個漢子掃地佈置清洗着。

就在這時候，水道生來了，而且不只他一人來了，而是帶着一個中年婦人與一個十分伶俐的丫頭來了。

水道生走進院門，立刻笑問：「柳老呀，這兒如何？」

柳逢春道：「水先生，你好像叫咱們永久住下來了！」

水道生道：「當然，有了舒適地方住着，也好先把二老的病治好呀！」

柳逢春道：「老夫沒病，我要有……」

他怎知中了大烟毒就是病，而且比病還厲害！

水道生只笑笑，道：「等大夫來了再說吧！」

他又問伙計們，道：「一切全要最好的，何時送到？」

一個伙計走過來，道：「就來了，去大公司買的，全是一流的！」

這裡話甫落，嘩，門外來了一輛大車，車上不但裝滿了新式傢俱，也有大箱子四口，箱中全是衣被。

於是，人多眞是好辦事，就在柳逢春與黃鶯吃驚中，很快的，兩間雅室佈置好了。

先是，水道生站在門下看屋內，他西瞧東看搖搖頭，道：「去，去瓷器店中搬上幾件景德鎭的大花筒，尺半高的八仙賀壽瓷像也搬來，另外，上等茶具也來一套，安樂椅子不能少，墊腳的小櫈要洋式的。」

他可是眞會侍候，一切全想到了。

水道生把兩個女的叫過來，道：「石嬷嬷、小紅，你們二人要好好侍候二老，若有不是小心我的手段。」

兩個女的立刻應聲「是」，這二人是他自府中找來的，專門待候人的。

水道生眞是用心良苦。

水道生非如此不可，他不能再蹈失去古照今的覆轍，當然他更明白，失去一個古照今便等於也失去了丘大元與于不悔，每想至此，他是錐心搥胸好不追悔也！

現在，他總算把他們的師父與師娘弄到了手，他當然要十分小心的侍候他二老了！

柳逢春與黃鶯夫妻二人幾乎是跳進幸福窩裏似的，二人太高興了。

別的不說，當黃鶯打坐在那張洋人愛用的安樂椅上的時候，小丫頭小紅便會在椅子後面搖擺椅子，令黃鶯以為自己已飄飄欲仙了。

尤其是抽過大烟之後，小紅送上一碗甜甜的蓮子湯圓湯，趁着苦口吃下肚，全身便舒服得想飛。

這樣的日子過了三天整，這日過午不久，水道生帶着個中西合璧的大夫來了。

這位大夫出過洋，但回來黃浦灘之後又開業搞中醫，因為那年頭還是中醫吃香。

這位大夫他姓楊，弄了個洋名叫楊約翰。

水道生帶着楊約翰進入小院的精舍中，水道生笑對柳逢春與黃鶯二人道：「這位楊大夫，新技術老觀念，甚麼大病他都看，扎中針，扎洋針，針到病除，我今請他來為二老看一看，把二老的身子治得比年輕時候還要好。」

柳逢春道：「眞是難為你了，如果把我妻的病醫好，水先生，你說吧，要我幹甚麼我幹甚麼！」

水道生哈哈一笑，道：「柳老，如今甚麼也別說，先把病治好。」

楊大夫把手提箱擱在桌子上，他取出聽筒掛胸上，先把黃鶯的腕脈摸上摸，只見他閉目直皺眉。

一邊的柳逢春好緊張，半盞熱茶時間，姓楊的一瞪眼，道：「我聽聽妳胸前背後……」

他把聽筒貼上黃鶯身上，這玩意兒中醫大夫沒見過，還是新鮮東西吶！

楊大夫聽了十幾遍，才搖搖頭道：「妳有肺癆。」

眞是一語中的，黃鶯道：「咳了多年了。」

「妳抽大烟？」

「也是最近的事情。」

「再抽死得快。」

柳逢春一聽急上前，道：「怎麼會呢？她抽了便精神也大極了。」

楊大夫還眞罵人，他冷冷的道：「那是笨蛋以為，如果你有一日不抽，試試看，非死不可！」

柳逢春一怔，道：「眞的？」

楊大夫道：「怎麼不是眞的？黃浦灘上去打聽，多少抽大烟的人跳江呀！」

柳逢春一聽，怒視水道生，叱道：「原來你玩我二老呀，可惡！」

水道生心中一怔，忙道：「我也不知道呀，所以我才把大夫請來為二老醫病的呀！」

不料柳逢春是個火爆脾氣，他一把揪住水道生，道：「說，你為甚麼如此招待咱們？你的目的是甚麼？」

水道生能說是要他二老為他賣命嗎？他啞口無言了。

柳逢春叱道：「你的心術不正！」

水道生道：「柳老，你怎麼如此翻臉不認人呀，我可並未對不起兩位呀！」

柳逢春道：「你為何叫咱們抽大烟？你想叫我妻早死不是？」

水道生道：「我若有此歹毒之心，就不會把楊大夫請來為兩位醫病了。」

黃鶯嘆口氣，道：「我們老了，我們的武功也遠不如從前了，否則我也可以武功療病的。」

這才是水道生最關心的，他不由追問一句：「你兩人的武功已大不如前了？」

黃鶯道：「幾乎武功盡失了！」

水道生冷笑了！

柳逢春道：「年已六十精力是不如從前了。」

他對水道生道：「原是想來投靠你的，這麼一來，也就算了，你的一切花費，等我找到古照今他們之後，必一五一十的還你！」

他再問水道生，又道：「可知他們落腳之地嗎？」

水道生大是洩氣的道：「他們人在『七巧賭坊』，找到虹橋西街就可以找到七巧賭坊了！」

他此言一出，便等於是攆二人走路了。

柳逢春又拉着黃鶯，兩人往門外便走，兩人連頭也不回的便走出去了。

水道生對楊大夫道：「那女的眞快死了？」

楊大夫道：「氣漏神散，中氣不繼，內神離位，精氣不再，這人不死也差不多了！」

「眞的不能救了？」

「總得都是個三兩年吧，還得處處小心侍候！」

水道生道：「操，走了也好，我用人甚急，豈有時間用個癆病呀！」

他塞了一錠銀子送走了楊約翰。

於是，這小院由他臨時住下了。

水道生還把李長春也找來這小院中住下來。

他們在等，等着瞧東洋倭寇與三刀會的大火併，當然，也許是七巧賭坊與東洋倭寇們的大對決！

＊　＊　＊

走在大街上，那柳逢春嘿嘿冷笑，道：「別把老夫當成病貓呀，瞎了兒的狗眼……」

他的精神大，走起路來帶風聲，另一邊，黃鶯也冷笑道：「我故意說咱的功夫不行了，姓水的好一副失望的眼神，眞是可笑！」

柳逢春道：「就說嘛，黃鼠狼向雞拜年，他紮根就沒按好心，找咱們為他出力賣命！」

「你呀，還說要為他做任何事吶！」

「誰叫他用手段請妳我抽大煙呀，他用大烟傷了妳，我就翻臉了。」

原來他老人家太愛黃鶯了，眞是至死不渝的愛情。

＊　＊　＊

這二人一路打探虹橋在那裏，走了大半個時辰，走得黃鶯又喘了。

柳逢春也有些不自在，因為這些天他也抽烟抽上了癮，如今無烟抽，他心裏有些慌！

老英雄柳逢春夫妻二人常年住在惠州柳家莊，從不知大烟的厲害，尤其是飛梭黃鶯，以為吸了大烟治她的病，不料反而快要她的命！

柳逢春愛黃鶯勝過他自己生命，所以聽了那位楊大夫的警告立刻火大了，不顧一切的拉着妻子走了！

水道生心中也有氣，自己費了那麼大功夫，也下了本錢，為的不過是求高手助陣，不料柳逢春與黃鶯兩人親口說他們的功力已不行了！

水道生原打算求他兩人留下來的，聽了兩人的話他不攔住兩人了，任他兩人走掉。

＊　＊　＊

那年頭人們也奇怪，那兒人多那兒擠，上海開了埠，附近州縣的人便也擠來黃浦灘碰碰運氣！

此刻人多，就沒人去注意柳逢春與黃鶯兩人了。

擠在人羣中，柳逢春口乾舌燥，黃鶯更是打哆嗦，沒有大烟抽，兩人不自在！

那黃鶯用力苦撐着，在柳逢春的扶持下街邊上他問人，道：「老鄉呀，七巧賭坊在甚麼地方？」

那人忽的吃吃笑，他用手一指，道：「老先生，你不識字？」

柳逢春道：「我識字。」

那人指着高台階，道：「瞧，那塊金字招牌。」

柳逢春猛抬頭，果見高台階上的門楣有塊金字招牌，寫的是「七巧賭坊」。

柳逢春對那人要謝謝，不料那人已不見了。

他扶着妻子，道：「走，咱們上去吧！」

黃鶯已經在咬牙嗒嗒響，臉色也變了！

＊　＊　＊

「彭彭彭」，柳逢春在敲門，敲七巧賭坊大門。

「轟」的一聲門拉開了，是個伙計開的門：「幹甚麼呀，討飯的？去，去，去！」

柳逢春臉皮一緊，叱道：「你怎麼說話，你看我們像是討飯的？」

「那你們幹甚麼？想賭？咱們這幾天整修內部！」

「我們來找人。」

「找人？找誰？」

「古照今、丘大元、于不悔也可以。」

那伙計聽得一瞪眼，道：「

喲，你們呀，找他三位甚麼事，想向他們討小錢呀！」

柳逢春却笑了。

他明白，狗咬窮人敬富人這句話，不由淡淡一笑，道：「告訴我，他們住在這兒嗎？」

伙計道：「你眞的要找他們？說，你是誰？」

柳逢春道：「告訴他們，就說他們的師父來了，師娘也來了。」

那伙計哈哈笑了！「吹牛皮呀，他三位本事大，你夠格當他們師父？」

「咻！」

眞快，柳逢春的右手指已定在伙計的喉管上，他冷冷的道：「有本事你閃躲！」

那伙計當然閃躲，但他再是搖頭擺肩，而柳逢春的一根指頭就是在他喉前不稍離！

於是，伙計急得叫道：「喂，你想幹甚麼？」

柳逢春收回手，道：「叫他們出來迎接老夫！」

伙計道：「你眞的是他們師父？」

「他們出來你就知道了。」

伙計一聽轉頭跑，他一邊跑一邊叫：「老闆娘，老闆娘，貴客上門了！」

他相信古照今的師父眞的來到了。

他奔進後面偏院中，正遇上古照今與小雪兩人併肩走出來，伙計立刻奔過去，道：「你師父來了。」

古照今道：「開玩笑，我師父才不會來吶！」

小雪道：「爲甚麼你師父不會來？」

古照今道：「師娘有氣喘病，臥病在床多年了，我師父師娘情義重，妳想想，師父會拋下師娘不管嗎？」

伙計忙道：「也有個病懨懨的女人在一邊。」

古照今一震，道：「眞的？」

伙計道：「快去瞧瞧就知道。」

古照今拋下小雪就往前面跑，一口氣跑了大門下，他便也楞住了！

柳逢春見是古照今，不由招手，道：「阿今，師父來上海找你們來了！」

古照今忽的奔過去，單膝一跪叫道：「師父，師娘，你們也來了，太好了！」

黃鶯道：「你好，師娘不好了！」

古照今道：「快，咱們後面再詳談。」

他雙手扶正黃鶯，那小雪已追來了。

小雪剛走到，古照今已對她道：「給師父師娘叩個見面頭吧！」

小雪眞聽話，爬在地上就叩頭，柳逢春道：「你們……」

古照今道：「師父，她與我結婚了。」

柳逢春道：「是個好姑娘，你要善待人家呀！」

古照今道：「我們相親又相愛。」

忽然傳來一陣腳步聲，就在圓門下，那哈大姐已率人迎出來了。

哈大姐身邊的于不悔猛的躍過去，大聲呼叫：「師哥，師哥，你們怎麼來了！」

丘大元已奔過去拉住了正在哆嗦的黃鶯。

丘大元吃驚的道：「師娘，妳怎麼了？」

這時候哈大姐也發覺了，她急忙叫伙計：「快，快去請大夫來，咱們這兒有人病了。」

那黃鶯開始喘起來了！

大夥見這光景都緊張了，哈大姐不緊張，她的心中暗自高興，因爲連古照今的師父師娘也來了，她的力量也更加的大了。

她如今正需要武功高的人來協助，因爲她心中十分明白，東洋人那個叫黑龍會的組織，大規模的攻擊還未展開，他們絕對不會失了財寶而就此罷休！

哈大姐心中想的不能說，她只是盡心盡力的爲古照今的師父師母張羅着最好的吃住之外，更把最好的大夫也爲二老請來了！

黃浦灘上中西醫，也眞巧，他又把那位楊約翰請來了，楊大夫匆匆走進門，見是水道生曾派人請他治的兩個老人家，就先是一瞪眼，然後呵呵笑了。

「兩位老人家，我們眞的有緣份呀，又見面了！」

楊大夫如此說，哈大姐一邊就笑哈哈，道：「喲，你們原來認識呀！」

柳逢春不說話，楊大夫可是非說不可！

楊大夫也知道哈大姐的人不簡單，以一個女子，能在黃浦灘上黑白兩道呼風喚雨，她的手段不簡單！

「哈老闆，是這樣的，這兩位老人家原是在一位水先生那兒作客的。」

他只一提到水先生，哈大姐與大伙的興趣高昂了！

古照今吃驚，道：「水先生，水道生……」

楊大夫道：「就是他，原是他請我爲倆老醫病的，我也爲倆老診斷過了，可是我把結果說出來，藥還未開吶，這位老人家發了火，拉過他的老婆匆匆走了！」

哈大姐道：「你怎麼診斷的？」

楊大夫道：「我的診斷呀……」

柳逢春到此刻才沉吼一聲，道：「娘的，太陰了，弄大烟想控制我倆老呀！」

於是，柳逢春便把水道生找他們的經過詳細的說了一遍，古照今聽得一瞪眼。

哈大姐拉過于不悔，道：「你聽見了嗎，我對你說過，趕快把師兄請到上海來，你偏說甚麼師嫂有病不能來，如今差一點被水道生控制！」

于不悔吼道：「我饒不了姓水的！」

哈大姐道：「那倒不必，姓水的並未沾到好處，我以爲東洋人也不會放過他的！」

于不悔道：「楊大夫，快快替我師兄師嫂把病醫好，多少銀子不計較！」

楊約翰道：「放心，他們中毒不深，我盡力。」

只這麼幾句話，柳逢春聽得大爲感動。

柳逢春對黃鶯道：「聽聽，咱們在柳家村還以爲他們三人有了銀子忘了咱倆老，咱們誤會他們了！」

黃鶯道：「大元我最疼他了，可是他一去無音訊，我正在生他的氣！」

丘大元立即拉過翠竹，道：「來，給我師父師娘叩上三個見面頭。」

翠竹當然高興！

大家都高興，柳逢春撫髯哈哈笑，他倆老以爲也跳進了福窩了。

* * *

柳逢春與黃鶯這一對老夫妻奔向哈大姐這件事，沒多久消息便傳入水道生的耳朵裏了，水道生心中不舒服，原是自己設計的，一心要把這倆老據爲己用的，不料又爲哈大姐撿拾了便宜！

水道生心中不是味，他坐在他的大船上生悶氣。

過午不久，涼風徐徐，水道生閉目坦胸喝悶茶，忽聽岸上有人喚：「水先生嗎？」

水道生一瞪眼，立刻全身一震：「是你！」

岸上的矮壯漢子一聲笑，道：「下來說話。」

水道生道：「你上船來呀！」

聽水道生口氣，他帶着幾分怯怯，因爲岸上的人不是別人，乃小川是也！

水道生最不願見的人就是小川與田野。

小川在岸上招手，道：「下來方便。」

水道生跳下船了，他走近小川，道：「我告訴過你們，第二批貨不是我的船運送，第二批貨我轉包給了三刀會的船運出海，等三刀會把銀子送來，我自自然然的就把四千兩銀子一五一十的送去！」

小川搖搖手，道：「四千兩銀子小意思，我來找你沒有別的事，只想打聽一件事。」

水道生道：「你向我打聽一件事？」

小川道：「而且我有回報。」

水道生道：「你們日本人太過份了，動不動就想要人的命，好像你們的命貴重，咱們犯賤似的！」

他摸摸身上摸摸臉，又道：「我們是生意上的來往呀，上一回你們出手打了我還想要我老命！」

小川道：「你不是也帶着三刀會的大當家找上我們那裏動刀嗎？」

水道生道：「也是你們不講理，不問青紅與皂白的出刀就殺人，咱們是自衛。」

淡淡一笑，小川道：「過去的算是一場誤會，也就別再提了！」

水道生道：「找我甚麼事？」

小川道：「先去酒館坐坐，我們再細聊。」

水道生先是看看附近，見沒有甚麼人，便點點頭，道：「也罷，去就去。」

他跟着小川，兩人走到大街上，那小川沒多久便轉入一家酒館中，伙計似乎認識小川，帶着他走到二樓上。

（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小郭與毛小珠、哈巴狗等於河邊遇上關山月與崔心蓮的襲擊，小郭心知是金駝子與毛子水於背後指使，便以蟻語教哈巴狗與毛小珠詐傷引出金、毛二人，二人現身後，感到尷尬即刻退去，事後金駝子對其徒弟哈巴狗說要套出小郭的師門，毛子水也逼女兒毛小珠去探小郭的底細，但二小都當小郭爲知己，所以各顯得爲難……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浪俠

月色朦朧擁江中　醉意薰薰試郎情

「妳是不是想大笑？」這人頗有自知之明。

翁玉琴快要死了，不想隱瞞甚麼，她點點頭。

「妳知道我是誰？」

「猜……也能猜出來……」

「似乎妳中了毒？」

「我快要死了！你……你能不能幫個忙？」

「能，妳能不能也幫我個忙？」

「我？我是快死的人，你要我……幫忙？」

「對！」

「你這人眞絕……還快死的人你也開玩笑？」

「妳死不了的！妳能不能幫？」

「要是我眞能不死……你只要提出來，甚麼忙我都能幫。」

「那眞是好極了！好極了！」

「你是說我……我不會死？」

「當然。」

「你知道不知道我是中了何人的毒？」

「不管是誰，就算是當今使毒名手巫春、金駝子以及李澍等等，也都沒甚麼了不起。」

翁玉琴道：「可是我快要死了呀！我正是中了金駝子的毒！」

裴不凡道：「妳似乎對金駝子的信心遠超過我。」

「不是這樣，因爲我……我自己知道還能活多久。」

裴不凡道：「妳並不能確知自己能活多久。」

翁玉琴道：「八成，你想在我死前消遣我一下？」

「當然不是，我求妳幫忙，妳答應了是不？」

「對，問題是我目前無法爲你作甚麼事！」

「能！只要妳的嘴還能動就成！」

「你快點說吧！再停一會，我連話也說不出來了。」

「我救了妳之後，妳要作我的情人……」

「你……」翁玉琴眞的想笑，所謂幫忙就是作他的情人。

「妳又在笑，對不？至少心裡在笑。」

「對……」

「是不是在想，一旦作了我的情人，也不知道是作了甚麼人的情人？是僧是道，是文人是武士對不？」

翁玉琴又笑了，她點點頭，道：「正是如此。」

裴不凡道：「我不僧不道，不文不武，但也可以說亦僧亦道，亦文亦武，作這種人的妻子不可，情人則可。」

「你爲甚麼不要我作你的妻子？」

裴不凡道：「這完全是情調問題，因爲一旦成爲夫妻，日久必膩，由於情人不是夫妻，沒經過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沒有保障，可聚可散，所以比較容易維持新鮮感。」

話是不好聽，却是巴巴實話。世上的實話往往都是不大好聽的。

裴不凡道：「我的話可有道理？」

「有。」

「妳答不答應？」

「如我不答應，你救不救我？」

裴不凡道：「我不考慮救妳。」

這個人固然不是君子，却十分坦白。

一個人能時時坦白，事事坦白，雖非君子也相差不遠了吧？

「你這人倒是很坦白！」

「是的，我裴不凡一生行事，總是胡同趕羊——直來直往，不尚虛僞，妳到底答不答應？」

「我不是立貞節牌坊的那種女人。」

「我也不要那種女人。」

「我答應了。」

「不過我仍要先小人而後君子，我的所謂『情人』！」

翁玉琴眞想大笑，這個人眞是太絕了。

只不過這個人至少是不尚虛浮，有一句說一句的人。

裴不凡取出一個小葫蘆，倒出五粒小藥丸納入她的口中。

翁玉琴道：「你也會療毒？」

裴不凡道：「我如果不會，這世界上就沒有人會的了。」

翁玉琴道：「你要我做你的情人，不怕得罪了那個主兒？」

「妳那相好的是什麼人？」

「我雖然迄不知道他是誰，但能猜到。」

「是不是身手高，身份也很高？」

「是的，他八成是……」

裴不凡打斷了她的話，道：「不用說了。」

「你似乎已經猜出他是誰了。」

裴不凡點點頭。

翁玉琴道：「你也不怕他？」

「有點怕，但不很怕。」

「這是不是指你的藝業不如他？」

「也許不是藝業，而是動計謀不如他。」

「對，那個人是陰謀詭計層出不窮的人。」

裴不凡伸出手，翁玉琴也伸出手，他握住她的手，把她拉了起來，她忽然驚喜而尖叫了起來。

要死的人，居然在盞茶工夫變成一個沒病的人了。

不論是誰都會驚喜若狂的。

「裴不凡，你很了不起。」

「至少還能對得起裴不凡這個名字吧！」

「當然，你是我的再造恩人，我今生再也不會離開你了。」

「妳當然不會離開我，因爲他會殺了妳！」

「你爲什麼要不僧不道不文不武？」

「因爲我見過太多出家的人不守清規，可以說守清規的人太少了。而岳飛所說的『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的人也太小了，因此我要以自己的形象警世。」

翁玉琴道：「將來你站在哪一邊？」

裴不凡道：「我要好好地擦亮眼睛，看清之後再說。」

「你是說目前的局面很複雜？」

「當然，一不小心會把好人當作了壞人，把壞人當作了好人。」

裴不凡道：「我說到目前爲止我還是個處男，妳信不信？」

翁玉琴道：「若眞如此，我的運氣眞不壞。」

* * *

這是本鎮上最大的一家酒樓，也是數百里內最大的一家。

小郭和三小在飲酒，這工夫進入二人。

小郭的眼珠子立刻就亮了起來。

一個是蕭露，另一個又是長孫虎那個英俊青年。

小郭自信是個涵養極佳的人，對這件事却不能處之泰然。

儘管到目前爲止，他和她一起時只能用管子欣賞，儘管她和長孫虎在一起，却又是十分親暱的樣子，甚至儘管她自稱是他的人了，却又和別人親熱，小郭仍然很在乎她。

只不過蕭露却像是根本不認識他。

「噫！」長孫虎指指小郭道：「又遇上了這個人。」

蕭露道：「是啊！又遇上這傻蛋，眞倒霉！」

小郭五臟翻騰，哈巴狗指着二人道：「我看你們兩個才是不折不扣的王八蛋加三級……」

林小玲和毛小珠大笑。

蕭露道：「小虎，和這人一起的，都有點十三點。」

毛小珠忍無可忍，霍然站起，走到蕭露桌邊指着她的鼻尖道：「妳這個小潑婦敢駡人！」

蕭露道：「妳要幹什麼？」

毛小珠道：「我要揍妳！」一拳搗去，蕭露伸出兩個指頭一撥，毛小珠這一拳被撥偏了。

小郭道：「小珠，妳回來！」

毛小珠不服，又是一掌砸過去，蕭露一閃，長孫虎用筷子一夾，牢牢地夾住了她的腕脈，居然

抽不回來。

這差距相差太遠了，小珠漲紅了臉。

林小玲不服又撲了上去，用一杯酒向長孫虎潑去。

長孫虎只是一吹，酒全都折回，濺在小玲自己的身上。

小郭走近，向長孫虎攻出三掌。

當然，長孫虎鬆了筷子，毛小珠收回了手，一怒之下要掀他們的桌子，那知長孫虎以一個指頭按住，桌子紋風不動。

小郭攻出的都是極少用的煞招，不但淩厲，而且變化絕奇，所以長孫虎就沒有那麼輕鬆。

至少五六招下來，他並沒佔到上風。

「好！算你有一套。」長孫虎道：「你自以爲還有什麼比我高明的？自管提出來，咱們見個高下。」

小郭這些日子增長不少見識，賭，他不是頂尖，武功當然也不是，還有什麼是他比別人高明的呢？

只要有，他一定要和此人見個高下。

因爲到目前爲止，此人處處佔了上風。

至少他的女人在他身邊，小郭自己反而變成了陌路人。

「你的酒量如何？」

「千杯不醉！怎麼？你也善飲？」

小郭道：「一生中不知醉是什麼滋味。」

這個牛可吹大了，長孫虎看了看蕭露道：「聽到沒有？這個傻子終於還有值得一提的本事。」

毛小珠厲聲道：「不要傻子、傻子的稱呼他！」

長孫虎道：「妳以爲他不傻？」

「他當然不傻，而且找不出幾個比他聰明的人。」

長孫虎和蕭露相視而笑，道：「好，咱們來比飲。」

小郭道：「好！贏了如何？輸了又如何？」

長孫虎道：「輸的人除了付酒錢之外，另輸一萬兩。」

小郭道：「如果是你輸了，另加一項。」

「加一項什麼賭注？」

「不准再和她在一起。」他指指蕭露。

長孫虎道：「怎麼？你認識她？」

「當然，她是我的女人，只不過我是自賭桌上把她贏來的。」

長孫虎和蕭露互視一眼，道：「你可知道她的名字？」

「她是不是叫蕭露？」

二人大笑，蕭露道：「我們終於得到一個結論。」

「什麼結論？」

「你是個傻蛋！因爲我叫蘇喜，不叫蕭露。」

此言一出，小郭不由大爲驚愕，吶吶道：「妳不是蕭露？」

蘇喜道：「當然不是，名字可以隨便改變。」

小郭楞了一會，兩女可看出一點門道了，林小玲道：「小郭，蕭露是你的什麼人？你什麼時候在賭桌上贏了個女人？」

小郭道：「不久以前。」

長孫虎道：「賭飲還算不算數？」

「當然算數。」

「如我輸了，仍然不許我和蘇喜在一起？」

「對，至少在我弄清楚之前你們不要在一起。」

「弄清什麼？」

「弄清她是不是眞的叫蘇喜，而不是叫蕭露。」

長孫虎看看身邊的蘇喜，她勉强點點頭，於是長孫虎離桌道：「走吧！在此處比飲是不成的。」

小郭道：「不在此處比到何處去？」

「到糟坊(製酒廠)去！」

四小跟着長孫虎來到鎭上一家大糟坊，要求掌櫃讓他們看看儲酒庫，說是要大量購酒。

掌櫃看這六個人，最大的是長孫虎，也不過是二十五六光景，一些毛孩子能大量買酒嗎？

「小友要買多少酒，買哪一種酒？」

長孫虎道：「貴人糟坊有哪幾種酒？」

「燒酒(白干)、黃酒(即俗稱老酒)和花雕三種。」

長孫虎道：「燒酒存量有多少？」

掌柜聽到這口氣有點不悅，心想：「毛頭小子你能買多少？」

掌柜的道：「本坊的燒酒存量不多，大約還有一千七百多斤，不知這數字夠是不夠……」

那知長孫虎攤攤手道：「勉强湊合了。」

掌柜還有點不信，茫然道：「小友是說全買了？」

「是啊！本來我們是想要兩千斤以上的。」

「小友可知道這一千多斤燒酒要多少銀子？」

長孫虎道：「要不要一萬兩？」

這口氣又把掌柜唬得一楞，吶吶道：「不要……不要……不要……這麼說，小友是決定全要了？」

「當然！掌柜請帶路去看看酒吧！」

掌柜帶二人來到後面酒庫中，打開門，那香醇而濃烈的酒氣撲鼻

而來，量差的幾乎都已經半醉了。

這酒池深五尺，長一丈二三，寬七八尺。

目前池中的燒酒大約只有三分之一池的光景。

所以長孫虎才說勉强湊合，長孫虎對小郭道：「你自詡能飲，一生中不知醉是甚麼滋味，對不對？」

小郭道：「正是如此。」

長孫虎道：「不醉之量不能用杯，甚至用瓢或罈來飲對不對？」

「有此同感！」

「那麼，只有把人沉入酒池之底半個時辰以上……」

衆人不由大爲震驚，尤其是三小，怕小郭被酒淹死。

小郭撫掌大聲道：「這方法正合我意。」

林小玲在他身邊低聲道：「小郭，可別發狂，白干太烈，一旦彆不下一口氣，可能一口酒就把你嗆死了！」

小郭好像沒聽見，毛小珠也道：「小郭，你行嗎？」

小郭道：「試試看！」

「這種事也可以試試看嗎？」

「不試怎麼知道自己成不成？」

哈巴狗道：「郭少俠，請三思……」

小郭道：「請不必爲我躭心！」

蘇喜道：「小虎，你眞行嗎？這可是燒酒呀！」

長孫虎道：「不必發愁！」

小郭道：「如果弄髒了這一池酒，也是暴殄天物，不如我們都把身子洗淨，赤裸下池！」

長孫虎不反對，於是二人去洗澡。

然後二人只穿了一件內褲下池，使身子沉入池底。

人沉底不冒泡，可知他們都閉住了呼吸。

只不過閉住呼吸能躭多久？這就要看雙方的功力了。

時間緩緩地在沉悶、焦灼中流走了，已經是半個時辰了！

二人在池底還是一樣，仍沒冒泡，而且沒動一下。

掌柜大爲驚惶，道：「二位小友在此打賭，要是出了人命，本糟坊還要打人命官司，這怎麼可以？快點把他們弄上來！他們會不會已經死了？」

蘇喜道：「不會的！」

掌柜道：「要是死了呢？」

蘇喜道：「死了由我負責，當然，我負責自己這邊的人！」

林小玲道：「我以爲長孫虎已經淹死了！不信妳把他弄上來看看。」

蘇喜道：「我以爲姓郭的已經死了，不信弄上來看看。」

兩人都知道對方的心意，想要對方先把自己的人弄上來。

那麼一來，輸的就是對方了。

掌柜在一邊不停地嘟噥，說是死了會影响他們的生意。

如果傳出去酒池中淹死了人，就更無人敢喝他們的酒了。

大約一個時辰光景，池底開始冒泡。

這顯示二人在呼吸，只是呼吸量極少。

這當然是利用龜息換氣的方法，只不過這種換氣的方式是十分深奧的，有多大的功力才能在水底躭久？

池這邊是長孫虎，那邊是小郭。

二人冒的泡越來越大。

大約又過了半個時辰，小郭身邊的酒忽然起了波濤，就像是有一條大魚在水底蹦跳一樣。

事實上，這是利用體內排出的罡氣使水震盪而製造氧氣。

不管甚麼人，也不管他有多深的武功，都不能不用氧氣。

水中有氧氣，酒中自然也有氧氣。

只不過含量太少，問題是如何使其含量增加？

這激水生波就是一個有效的辦法，而此刻這邊酒池底下的長孫虎也以同樣方法激起了酒浪。

掌柜目瞪口呆，他甚至以爲二人已死，是鬼在作祟。

三小也大爲驚異，至少他們現在才知道，小郭太不簡單了。

池中酒浪越來越大，眞正是酒浪滔天，蔚爲奇觀。

有時噴起的酒柱達一丈多高，像兩頭巨鯨在噴水。

這樣又過了半個時辰，一共約兩個多時辰，突然酒池底冒出一人，正是長孫虎，他落在池外，全身赤紅。

他身形有點的搖晃，顯然已有了五六分酒意了。

他四下打量，見小郭尚沒出池，大感懊喪。

就在這時，酒池中冒起一人，正是小郭。

他身上也是赤紅的，身子也有點搖晃。

顯而易見，二人的酒量幾乎一樣，小郭只比長孫虎遲一點點時間出池而已，二人的酒意也完全一樣。

「我輸了！」長孫虎道：「其實我絕對能再躭一會，甚至比你更遲些出池，我只以爲你已經出池了！」

小郭道：「酒逢知己，甚是難得！你沒有輸！」

「我輸了！」長孫虎道：「我自當遵約在短時間內與蘇喜疏遠，希望近日能和你印証別的技藝了。」

小郭道：「隨時候教……」

長孫虎抱拳一揖，擲出自衣袖取出的萬餘兩銀票掠出酒庫。

蘇喜大叫：「小虎……小虎……」長孫虎已經走了！

蘇喜站在門口冷冷地道：「姓郭的，我恨你！」

小郭道：「蕭露，妳不必再裝了！我仍然以爲妳是蕭露。」

蘇喜已經追出。

掌柜活了這麼久，今次可眞是開了眼界，還在那兒發楞。

小郭把銀票往掌柜的手中塞道：「掌柜，看看夠不夠？」

掌柜一看，不由十分驚喜。

他本來十分後悔，以爲一些小孩子打賭，萬一末了付不起這麼一池子的酒錢，豈不是白白吃了大虧？

何況，也可能喝死了人。

如今銀子是一兩也不少，當然，還大有賺頭。

掌柜的發了會楞，發現四小已經走了。

「這半池子燒酒，再過火一下還可以賣，今天發了一筆不大不小的財哩！」

* * *

原野上烏雲飛馳，似乎有一場暴風雨。

但在一片桑林之中，四個人正在力搏。

其中二人正是當今會主座前的左右護法。

對手二人自稱是「北海神龍」的門下兩大弟子，「守護神」一號和三號，二人都在四十以下三十五六以上。

這四個人都是頂尖人物。會主座下左護法左劍魂和右護法費天儀是會主以下最硬的人物。

這「北海神龍」門下的「守護神」一號和三號，也是秦葆琪麾下最棘手的人物，五十招內，雙方打成平手。

他們大打出手的原因是，「守護神」三號說當今會主是個吃閑飯的人物，應該立即下台。

左劍魂反唇相譏，說「北海神龍」秦葆琪自幼在塞外長大，等於半個野人，怎能作中原會主？

這兩番話都是雙方不能忍受的事。

此刻雷聲「隆隆」，林中捲起狂飆，接着奇大的雨點子「辟哩叭哩」地落下，不一會就大起來。

「守護神」一號和三號突然收手撤退，向相反方向遁去。

左劍魂和費天儀大喝一聲追去。

這時四個人自濃密的桑樹枝椏中掠了下來，居然是四小。小郭道：「三位有沒有發現一個秘密？」

林小玲和哈巴狗都搖頭，毛小珠道：「是不是『北海神龍』門下的『守護神』一號和三號易了容？」

「對！」小郭頗爲欣賞她的反應，道：「說說看。」

毛小珠道：「當雨點子越來越多時，那兩個人的臉上突然淌下一些油彩，而且隱隱可見相貌有點變了。」

哈巴狗吶吶道：「相貌有點變了代表甚麼？」

毛小珠道：「你笨死哩！下雨一淋，相貌變了，表示他們易了容，他們既爲『北海神龍』門下，爲何又要易容？」

小郭道：「這件事也很怪！想不到他們的用意。」

林小玲道：「會不會那兩個人根本不是『北海神龍』門下的『守護神』一號和三號，而是冒充的？」

小郭道：「冒充的目的呢？」

毛小珠道：「旨在挑起當今會主與『北海神龍』之間的仇恨！」

小郭道：「聽起來似乎頗有道理。」

毛小珠道：「你似乎並不以爲事情是這樣的。」

小郭點點頭，道：「你們先回去，我去追看。」

毛小珠道：「我陪你去。」

林小玲道：「爲甚麼妳可以去？」

「我可以勉强跟上小郭，妳行嗎？」

「我……」林小玲聳聳肩，道：「我怎麼成？門口又沒有貼『福』字。」

毛小珠大怒，一掌砸過去，林小玲近來肯學武功，也不含糊，二人掌來掌去，打得還眞結棍。

小郭疾奔出林，他要一個人去。

毛小珠是非去不可，道：「小潑婦，回來再和妳算帳。」她也疾射出林，林小玲追出，已落後十丈有餘。

她追了一會就把人追丢了。

哈巴狗在後面喘着道：「林姑娘，我們回去吧！」

林小玲道：「毛小珠這個小潑婦好會勾引男人。」

哈巴狗不便插嘴，二人返回住處，已是三更稍過。

林小玲本來已上了床，但沒有睡意。

她在想小郭和一個叫蕭露的少女，也在想毛小珠近來貼得小郭很緊的事，她忽然覺得自己可能甚麼也抓不住。

想到這兒，自然是十分懊喪的。

就在這時，忽見一條人影向屋上掠去。

由於是由下往上掠，而且輕功不怎麼高明，此刻雨已停，月亮時隱時現，隔着窗紙正好可以看到了人影一閃。

林小玲很機警，小郭不在，她要特別小心。

哈巴狗身手有限，八成已經睡了吧！

林小玲輕輕推開後窗，往側面一竄，這是客棧的西跨院，栽種了些桃、李果樹，可以隱身。

她發現屋頂上有個人，不知在幹甚麼？

她甚至隱隱看出，這個人正是哈巴狗。

林小玲大爲驚異，哈巴狗在幹甚麼？

本來她以爲哈巴狗發現了敵踪出來查看，但這想法立刻就被推翻了。因爲哈巴狗在屋頂上的神色有點鬼祟。

哈巴狗和他們在一起，一向是忠誠率直的。

林小玲起了疑心，就立刻先行返屋，躺在床上假寐。

她相信，哈巴狗在窗外看了一會才回房去的。

林小玲聽到哈巴狗輕輕閉上房門上了床，她才悄悄上屋頂。

她立刻就看到，屋頂上有一塊小石壓了一張紙條。

就在這時，林小玲四下打量，並沒立刻拿走這張紙條。

她是個聰明的女孩，猜想把紙條壓於屋頂上，可能是等人來拿。極有可能這是吃裡扒外的臥底行爲。

就在這時，一條人影向這方面馳來。

此人的輕功頗高，至少比她高出頗多，她不敢確定對方是向這個方位而來，但暫時迴避爲妙，立刻伏在鄰屋屋脊之後。

不久，屋脊上出現一個蒙面人，小玲心頭直跳。

可能她猜想的沒錯，哈巴狗是個臥底。

這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像哈巴狗這個人，素日對人謙卑和氣，凡事寧願吃虧，尤其對小郭格外敬重，他要是有問題，是很難引起懷疑的。

這人四下張望一下，立刻取了小石塊壓的紙條。

他並沒有看看週圍，立刻長身而起，幾個起落就失去踪影。

林小玲很慶幸有此發現。美中不足的是，沒能事先看看紙條上寫麼些甚麼。

她返回屋中，上床躺下，想着哈巴狗和這個蒙面人，忽然想到這人和上次在那山中小溪的沙灘上見到的蒙面人之一很相似，隱隱覺得此人有點駝背。

甚至她以爲此人似在盡可能挺直腰背，不使人看見他駝背。

「金駝子……絕對錯不了，是金駝子……」

* * *

小郭並沒追上「北海神龍」門下的「守護神一號」及三號，當然也沒追上會主座前的二護法。

不久，毛小珠追上了他，喘得上氣不接下氣。

小郭道：「先坐下來休息一會吧！他們二人回去了？」

「我……我也不知道，八成……回去了……」

小郭道：「我總感覺有點怪！」

「甚麼事啊？」

「『北海神龍』這個人……」

「這有甚麼怪？誘利所趨，很多以前孤芳自賞的人都顯了原形，『北海神龍』秦葆琪又怎能例外？」

「我說的不是這箇。」

「你能不能把你所想的全說出來？」

小郭搖搖頭道：「不成熟的想法，言之過早是不好的！」

「我知道，你不信任我。」

「要是我不信任妳，就不會讓妳跟着我。」

「可是你對我很冷淡。」

「怎麼樣才算不冷淡？」

毛小珠道：「總之和我所付出的相差太多！」

小郭道：「我却以爲，我對妳已經夠好了！」

「不，自從你爲我吸毒之後，我以爲已是你的妻子。至少，你已經是我的未婚夫了！可是你……」

小郭道：「妳最好不要有此想法！」

「怎麼？你不認帳？」

「在那種別人無法爲妳吸毒的情況之下，我爲了救人爲妳吸毒，難道說我犯了大錯不成？」

「反正你也要爲我想想，任何一個少女，被那樣吸過毒之後，她就不可能再嫁給別人了……」

「這說法是片面的，救人的人豈不無辜？」

「怎麼？要我作妻子，你覺得要受很大的委曲，是不是？」

「那倒不是，而是男女之間總要有了認識和瞭解之後才能結合，以妳我來說，妳能瞭解我還是我能瞭解你？」

毛小珠道：「我以爲我能瞭解你。」

小郭道：「妳如果眞能瞭解我，妳就不該嫁我。」

「爲甚麼？」

「我另有一個女人，我眞正喜歡的是她。」

「那你對林小玲那個小潑婦不是太不公平了？」

小郭喟然道：「這個我不能不承認，但這種事是由不得人的，小玲對我不錯，我會設法報答她！」

毛小珠道：「你想甩掉我，門兒也沒有。」

小郭道：「妳不是我的甚麼人，這個『甩』字是說不上的。」

毛小珠大聲道：「我却以爲，我已經是你的人了！」

小郭不出聲，當先回頭飛奔。

毛小珠追上來，道：「小郭，我不以爲我有任何地方比別人差！」

「我沒有說妳比別人差。」

「你說的那個蕭露就像蘇喜一樣？」

「當然，要不我怎麼會把她當作蕭露了？」

「是在賭場中贏到手的？」

「不錯。」

「在賭場中混的女人一定不是好貨。」

「但迄今我並沒發現她不正派！」

毛小珠道：「你要是不負責，我就和你沒完！」

小郭加速奔行，把她遠遠地拋在後面。

毛小珠氣得直發狠，但輕功不如人也沒有辦法。

其實小郭已經暗暗繞到她的後面保護着。

毛小珠當然不比任何人差些，至少不比林小玲差。只是在小郭的心目中，她們二人都比不上蕭露。

小郭在後面暗暗跟着，看她發狠、跺脚，知她對他用情至深，但由於她的老子心懷異志，他就必須小心點了。

他總不能討一個仇人之女爲妻，留下無窮的後患吧？

就在這時，他聽到左後側林中傳來「得得」蹄聲。

回頭望去，竟是一個年輕女子。

由於雨霽天晴，月色甚明，看出這少女很眼熟。

終於他發現，這女人竟是蕭露。

小郭大喜，立即停下來等她，到了跟前，這才發現她飲了很多酒，已有八九分酒意，在馬上搖晃不已！

「蕭露……妳在那裡喝了這麼多的酒？」

「我是蘇喜……你是甚……甚麼人？」

小郭看了一會，實在分不出此女到底是蕭露抑或是蘇喜。

初步的印証是：蕭露端莊，蘇喜稍嫌熱情。

說得露骨些，那就是輕浮。

「你……是小虎……看我……連你都不認識。」

小郭本想否認他不是長孫虎，但她已經下了馬，道：「小虎……你給我牽着馬……我好熱，咱們到山澗裡去洗個澡，好不好？」

小郭一直在打量她。

他一直不信，世上有這麼酷似的人，但是，這個少女却自稱是蘇喜，相信蘇喜和蕭露可能有血統關係。

小郭並沒有表示意見，他不以爲酒喝多了會連自己是誰都弄錯。

因爲，她是蘇喜也好，蕭露也好，反正他的內心深處只有蕭露的影子，只要和她在一起，煩憂不生。

他仍然把她當作蕭露。

甚至他以爲，她就是蕭露，詭稱是蘇喜。

山澗很幽邃僻靜，尤其是在夜晚。

月色如畫，澗水潺潺，怪石嶙峋，構成一幅十分動人的畫面。任何人到此，都會陶醉在這圖畫中。

小郭正自欣賞如夢似的水光山色，却不知她已經下了水，道：「小虎……快來呀……好涼好舒服……」

小郭這才發現她已經下了水，而且似乎一絲不掛。

這比用管子來欣賞她，可就截然不同了。

澗水清徹，胴體隱隱可見，因爲澗水最深處不過五六尺的光景。

「小虎……下水嘛！你要爲我搓背……」

小郭到前爲止仍把她當作蕭露，因爲她連口音也像蕭露。

世上沒有這樣酷似的人。

他無意沾她的便宜，實在是想進一步看看她到底是蘇喜還是蕭露。他也以爲，一個女人在賭場上把自己輸掉，尤其是那麼美好的女人，這是不可能的。

小郭也下了水，只不過他穿了一件內衣。

「小虎……給我搓背呀，但也只限於搓背。」

小郭繞到她的身後，爲她搓背，當然他會打量她的胴體。

「這是蕭露的胴體，蘇喜不可能渾身沒有一個小疤。」

的確，人類自幼長大，不論照料得如何週到，也不可能身上沒有一個小疤痕，蕭露是唯一的例外。

她的酒意未醒，經常站立不穩，所以有時他要抱住她。

一把之下，雙手自然會捂到她的雙峯上。

這又豈是用竹管所能企及的奇趣和經驗？

他能體會出，她的胴體在顫抖，水是涼的，但她的胴體却是熱的，他相信她體內的熱血在沸騰。

在這情況下，他要是進一步加以誘導，任何事都可以發生的，因爲她把他當作了長孫虎。

她與長孫虎之間的關係，一定遠超過他和蕭露的。

但是，小郭好色，却不會乘人之危。

這是因爲她有七八分的酒意，如她沒酗酒，她自然不會把他當作長孫虎，至少他們的外表不一樣，年紀也不一樣。

「小虎……你何時娶我？」

「不會太久了……」

「你現在有甚麼感覺？」說着吃吃笑了起來。

「唯一的感覺是希望妳立刻變成我的妻子。」

她扭頭似要投懷送抱，在雙方幾乎全裸的摟抱之下會發生甚麼事，這是不難想像的。

但是，她突然打住，而且凝望着他很久，而且退後三步，吶吶道：「你似乎不是小虎……你……」

小郭知道，她的酒意已在減退之中。

「你…… 你 不 是 小 虎……你……是……」她正迅速地恢復清醒，道：「我想起來了，你就是那個傻蛋小郭……對……是你，你這個色狠。」

她撲上要抓他，小郭的水中功夫了得，閃了開去，上岸抓起衣衫溜了，現在他似乎相信她就是蘇喜。

只不過他剛才所看到的臉龐和胴體，却又和蕭露的完全一樣。

他想起毛小珠，不知她回去了沒有，立刻加快速度奔掠。

此刻山澗中的蘇喜神秘地脆笑着上了岸，匆匆穿衣，就在這時，忽然她聽到身後有人發出冷笑。

也許是心中想着得意的事，警覺性就差了。

她迴身望去，六七步外站着個和她一模一樣的少女。

身裁一樣，臉孔一樣，就連衣衫也一樣。

蘇喜驚異地吶吶道：「妳……妳是誰？」

少女哂然道：「妳是誰？」

蘇喜道：「反正妳是妳我是我，我不是妳，妳也不是我。」

「對，可是我的名字却被人冒用了！我又是誰？」

蘇喜一窒道：「對，是我冒用了妳的名字。」

「爲甚麼要冒用我的名字？」

「第一，妳我太酷似，剛才的一切即可証明，連我的朋友都分不清你我誰眞誰假，其次，我要利用妳和小虎關係，試他一下，看看他能不能暗室不欺！」

「他似乎做到了，是不是？」

「是的。」蘇喜道：「我不說妳也知道，我叫蕭露，我們二人如此酷肖，我懷疑我們有密切的血緣關係。」

原來是蕭露冒充蘇喜來試小郭。

這種試驗是很殘酷的，稍一把持不住，會立顯原形。

事實上在雙方赤裸之下，想入非非是人類的本能。

如何才能抗拒這種誘惑，也只有教養、人格和信心才能抗拒，具有這三個條件的人有多少？

蘇喜道：「他似乎像個君子。」

「他的確是個君子。」蕭露道：「如果他不是君子，而妳又和我極相似，他進一步的要求也是順理成章的。」

蘇喜道：「妳和他到了甚麼程度？」

蕭露道：「沒有妳和長孫虎熟絡！」

蘇喜道：「我們並不熟絡，妳冒我之名和他接近，在沒揭穿之前，他就會以爲是我主動和他接近，甚至以爲我是一個蕩女，所以我要教訓妳！」

蕭露道：「妳未必是我的敵手！」

蘇喜道：「試過便知！」正要出手，蕭露阻止了她。

蕭露道：「我們必須弄清雙方的身份和來歷再動手也不遲，令尊何人？必是武林名宿吧？」

「家父去世了。」

「令尊的大名是？」

「恕難奉告。」

「妳不說是很不智的，妳不以爲我們太相似了嗎？」

「世上相似的人也許不僅僅是妳我二人。」

「你既然名叫蘇喜，你爹當然姓蘇了，可是武林中沒有一個姓蘇的絕頂高手．會不會跟母姓？」

蘇喜道：「妳呢？估計妳的父母也不是泛泛之輩。」

蕭露一窒，正要回答，蘇喜道：「妳不必說了。」

「爲什麼？」

「因爲妳正在編造故事，何必聽妳胡扯？」

蕭露心頭一動，這個女人眞是玻璃心肝，精得很哪，道：「人人也許都有些秘密，不便告人，妳我都是一樣。」

蘇喜道：「妳和小郭是怎麼認識的？」

蕭露道：「就和一般的年輕男女在偶爾的機會相識一樣。」

「你們已有婚約？」

「口頭上已有婚約。」

「好！現在我要教訓妳了。」

蕭露接了五六招，不由駭然發現，此女的一些招式固然和她的不一樣，却隱隱看出，大概是同出一源。

這使她更加相信，這個女人和她有血緣關係。

就像她們的武功同出一源一

樣。

只不過兩人都不願叫停，大概五六十招時，有個人在一邊大聲道：「快別打了，妳們可能是一家人。」

來人正是長孫虎，但二女還是不停手。

長孫虎往中間一站，正好二女各砸出一掌。

長孫虎眞是了得，幾乎分不出先後接下兩掌。

蕭露道：「長孫虎，你們是什麼來歷？」

長孫虎道：「姑娘先說出自己的來歷，我們一定說。」

蕭露道：「爲什麼一定要我先說？」

長孫虎道：「是姑娘問我們，當然要先讓我們知道妳自己的來歷，這樣我們才能信任姑娘。」

蕭露道：「如果我說連我自己也不知自己的身世呢？」

長孫虎一楞道：「妳和她一樣！」

他發現蘇喜冷冷地沒有表情，長孫虎就不便再說了。

蕭露見她十分冷漠，也不願向她低頭，掉頭走了。

蕭露走遠了之後，長孫虎道：「妳眞不聰明，這個蕭露很可能和妳有關係，妳爲什麼仇視她？」

「你不懂？」

「我是不懂。」

「不懂就不要問。」

「正因爲不懂才要問。」

蘇喜扭頭就走，道：「小虎，如果我喝醉了，把你當作別的男人，你會不會順水推舟，佔有我？」

長孫虎愣然道：「爲什麼要問這個？」

「你回答問題就是了。」

長孫虎吶吶道：「我……我當然不會那麼做的。」

「小虎，你的語氣有點勉强。」

「沒有啊！」

「是不是如果眞的遇上那情況，你沒有太大的把握可以把持得住？」

長孫虎道：「我應該不會乘人之危的。」

蘇喜就不再出聲了。

* * *

三更將至，小郭正要入睡，忽然屋內人影一閃。

「誰？」

林小玲「噓」了一聲，立刻來到床前，低聲道：「不要出聲，是我。我要你去看一件怪異的事。」

小郭不耐地道：「什麼怪事？」

林小玲在他耳邊說了幾句話。

「妳別胡扯！那有這種事！」

「你來看嘛，小心點，別弄出聲音來。」

小郭只好下床，二人小心翼翼地自後窗出來，隱伏在視野良好之處。

等了一會毫無動靜，小郭道：「妳是不是吃飽了沒事做？」

語音未畢，林小玲扯了一下要他噤聲。

這工夫哈巴狗自後窗中竄出來，他的輕功差，不能自後窗處竄身上屋，只好先落地再墊步拔起。

在上屋之前，他還小心地四下張望了一會。

小郭一看他的舉措，有點鬼鬼祟祟，不由一怔，哈巴狗這個人一向待人謙虛，而且坦率爽直，從無秘密可言。

照這行爲看來，這人大有問題。

由兩小的隱身位置望去，哈巴狗在屋頂上放了一件東西，用一塊小石壓住，立刻就掠下屋頂。

小郭看了小玲一眼，低聲道：「想不到……」

小玲道：「快去看看，遲了就來不及。」

「爲什麼來不及？」

「因爲來取這東西的人馬上就要來了。」

小郭很聰明，故意以不高明的輕功掠過去。

這樣萬一來取此物的人在附近看到，會把他看作哈巴狗，因爲在遠處看不清是誰，却能看出輕功高低來。

小郭拿起小石下的字條，看了一會就再壓好。

他剛剛回到小玲身邊，已看到二三十丈外有條人影疾掠而來。

小玲以肘部撞了一下，告訴他人已到了。

來人落在屋脊上，四下一打量，拿起紙條就走了。小玲低聲道：「你爲什麼不攔截？」

「目前沒有必要。」

「什麼時候才是有必要的時候？」

「過些日子。」

「你看出這蒙面人是誰了吧？」

「雖然他盡可挺起背脊，但駝背是他的招牌，豈能瞞得了人，他必是哈巴狗之師金駝子。」

「小郭，有句話我說出來，你可能覺得我多心。」

「不會的，妳說吧！」

「哈巴狗在此做臥底已經不容置疑，對不？」

「當然！」

「那麼金駝子和毛子水是穿一條褲子的人。金駝子扯着哈巴狗這條線，而毛老爹也來了，這已經獲得了証明。」

小郭微微搖頭。

林小玲道：「你以爲不會？」

（未完・十一）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ROYAL GOLD
寧神
固本
紫金丹
紫金丹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碧玉珠
The Lady Pearl